

瀑布

大写、在社会主义、
竹林与玄谈庙。

坏蛋继续出版

(The badegg continues to publish)

**不要对这些恍兮惚兮的语句
有所疑惑，这里没有思想。**

www.plus2pounds.com

目 录

第一章、一个乡绅的经验。	1
二月、在鹈鹕的斜对面。	37
三月、尼姑往事。	53
忽然四月。	93
五月、淡季。	113
反对六月。	151
七月和反右。	201
八月。	241
八月过后，还是八月：九月。	291
十月、在社会主义。	341
插件集。	387
十二月，以及跋。	439

第一章、一个乡绅的经验。

1 把（一个捧着钵的人走过来跟我说（还是老一套）：东西带来了吗？我望着她感到悲伤始终没言语）鹅头插进正确的插座直到通电朗诵一部小说直到它散架推开窗呼吸一点空气关上但不要欺骗一个卧底。警惕语言符号的非线性特征以及任意性以及在客厅里走过来走过去下午数数钱。重要的事只想一遍！不要怪风小它太敏感七、描述一头鸟以及它的稳定性（杯子里有没有蓝鲸这不重要）。这是一种重叠吗？重叠并总处于一种随遇而安的焦虑。

冲浪。冲浪与重叠。

一件事与另一件事重叠这是一种特殊重复。一个动作和同样的动作重复运行我们得到了什么。重复意味着可能产生重复的意义而意义的重复削弱意义的质量听着很简单太阳升起一个人重复走过一个路口。多次经过原先的自己。

插入，接着演奏。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一种停顿、空隙与不再出现打哪指哪的状况：说出的迅速在空气中消失。一句话（反话）被记录一种完整得以表达。表达，而不是表述。傍晚一个人空着手回到家中虎呢？妻子问。他没说话绕过妻子来到沙发上躺下望着电视遥控器和主要望着遥控上的按钮。这一望傻乎乎的就望到了第二天中午。

中午的山中虎停在一枝枫树下喘气雪要下还没下。

因为什么原因，这一天特别安静。

妻子在厨房打扫完卫生又去院子里种了几株芹菜苗中途（详见：中途）她出了一趟门回来后又出去了一趟。

这些都容易理解。

虎、丈夫和一刻停不下来忙碌的妻子（一九八六年是农历虎年）但这些也容易让人费解：一个虎一个半睡不醒的丈夫还有那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妻子：也许她在生闷气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上午丈夫出门去了妻子追上去问。丈夫说，看虎。

2

快下雪了还看什么鸟的虎妻子说道但也没有在埋怨。

我就是丈夫仔细想了想说去看看。说完了没再说就走了，也没回头往虎山方向或无底洞谁知道呢这种事只有他自己知道，消失。

没想这一看到第二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雪要下还没下：这是一定的，往后我们就会知道）他才回到家中。晚上，妻子抱起丈夫反复抚摸着他的脑壳因为他们是夫妻。

丈夫望着遥控，没说话。

虎呢？虎在山中。夜晚的虎在夜晚的山中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感觉山中也特别安静而雪始终要下没下。虎不是谜底。

哪有那么好的事。

单开蓝鲫。这又从哪儿说起呢。

是年（光绪廿二年五月廿五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五日）被组织抛弃的李鸿章虚岁七十四。

组织与自组织。说与对象。

你信吗，它们是一回事（星期三桌子上丢着五个饱满的桔子一只苹果它们（星期三、桌子、桔子和苹果以及饱满）是一种组合。但不是组织。一盆红花一袋混合麦片也在同一张桌子上它们构成另外的组合。没有哪个更强势。一盒烟一个水壶它们更近更相互依赖仿佛也是一种组合。这桌子上散落着不少于二十八件东西它们都是生活中的消耗品指向一个人平常慵懒的活着的反组织态度一个在星期三上午在生活（当然也在写作中）有待处理的场景。一个合集（数学）。还是随便什么其它鬼知道通过与它们的持续对耗一个人顺利度过了一个世道清平的上午。而这正好是终极而不是其它。通过对时间（仿佛确乎有这么一个东西似的）的艰难处理。

3

剥开一个桔子（记忆中一个穿一双宝蓝色人字拖的女人来到江边看水）。

一个有限的女人和她的桔子。

观察产生混沌。（或者说全面观察一个事物是不可能的，能观察到的只有它的事实）

在意什么？一头冒气的鹿吗不是。

也不是。

春游路上扛着灶台的人远远地拖在大部队后

面。也不像是在殿后。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除非全错。且总是这样。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要集资取他人人头。这不是让上帝（神和上帝。神主要是神秘相对上帝的具体与伤感。神自有意图。神即意图。而人是目的（一九八六年我感受到这一点感觉有点太迟不是因为来自身体的恐惧，不是。也不需要通灵。神运行在水面上雾气朦胧有时则不是））看笑话么。放缓。

门联一副，致沉思中的关羽铁粉。其实时代并不是改不改变的问题，而是一直没什么大的起色。

破罐破摔

（建议使用徽宗瘦金体书写）

千	永
万	远
不	批
忘	判
阶	资
级	本
斗	主
争	义

4

雨在下。立春的中雨也是山区的冷雨疫情还没过去正在大幅蔓延。我（一个仿佛乡绅转世）躺着，饿了也没心思吃饭脑子（一头鹅孵着蛋）不动感到现实巨大迟缓并且反复。身体与心无法跳出现实以外。雨在下，熟悉的雨声：落水管发出的声音。雨势均匀。我看着窗外远远看着那个山尖雾气笼罩的山尖只是看着。没有由物及情，没有。半空中炮仗声沉闷独立惊醒梦游中的神仙和吞食烟火的黄鹤在此时有一句没一句地写着它意义着什么？也没有。

从最小语义单位到事件到情节到故事到卡夫卡为止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犹豫。在出门遇见穷人和尼姑时不要迅速叹气。沙漠，等电话和悬疑推理诸如此类。杯子里有没有水杯子里都有杯子。

杯子和虫。

杯子怀疑虫子。(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虫子飞来一杯水放在桌上虫子、杯子飞走。一杯干净的水虫子飞走飞走又飞来掉进干净的杯子。一只干净的水里一个虫子。就在杯子的上方一个干净的虫子飞走后又飞来飞走杯子是杯子(杯子干净)。一杯干净的杯子飞走，虫子，一杯虫子。掉进水里干净的虫子一杯水。掉进水里飞走一杯虫子掉进干净的水里，飞走！杯子怀疑虫子。一杯干净的杯子怀疑一个虫子飞走。一个飞走的杯子虫子掉进水里。杯子干净。一杯干净的水里飞走，虫子。飞走后掉进一个杯子一个杯子掉进水里。杯子和虫。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干净，一杯虫子。)

5

10:50分，上午。翻天覆地地去厨房煮一锅土豆。

洗衣机震动(这年头在纸上画一个鸟不如写一个鸟字更突兀)用一根筷子而不是勺搅动咖啡水也具有一样的功能(意义):加速布朗运动:即道在发挥它的作用。齐桓公的冬天。

连根像样的拂尘都没有还算是标准、目秀的道士吗。(在一个传统道士眼里世界只是一股庞大的气这一点暂且放着不展开，另说。)但利用冥想去升仙综合成本还是有点偏高而顿悟是另外一种骗子文化。奇经八脉什么的。说到底这些方式方法理念都过于朴素想当然但能理解(在情感上)。毕竟几千年来才出一个李商隐。而且还跟卢照邻差了快两百年这都是些天意(现在的天下包括美

国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算不上一个多高级的概念。大同和小康就更不用提了几乎可以忽略。革命（与演化）同样也是一种腐朽。以上，是在灶堂煮土豆时的所思所想。乡村的冬天寒冷极了。

譬如《玄谈庙》和《竹林》原本是另外独立的故事我想过了（有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分叉，标记，木匠在练习游泳）而这不重要。理论上，《瀑布》无法破坏。

一个人站在风中不动它还算动物吗。

在一个五迷三道的星期三阴天下午一个人他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人特有的情感而不是其它而事先他并不清楚这些。一个，人。他甚至都懒得表扬自己。一个人与一个人似曾相识另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近似。

（关联上下文）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什么出发点，从任何一点随意出发。搞得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似的。怎么可能呢。也不可能实际逃离，我们遵循旧社会秩序。作为乡绅以及他们后代，我们必须对遗传基因保持诚实：这是写作一切的基本与前提）连续吃掉三支香蕉没有喘气。

星期三（假设）一头鹅走在近代的道路上它是怎么开始的？顺着这条道路往雾气迷布的远处望去能看清的只是道路的延伸与消失。

多么不应该，点燃一个烟头又立即把它掐灭在烟缸里并不会因此烟缸里就会多出一个烟头这也是一种情感吗，是。排除情感因素一个烟头和一个左派在数量上恰巧相同并且同等光滑。诸如此类，所有推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相信菩萨（可以祛病消灾），并因此认识了菩萨。我们（我们与菩萨）构成一种相互供需的关系。

从一九八六年起他就认识这种经验。

一九八六年他以一个人的面貌出生（到来、显现，哪怕发生：不可能说清）前途怎么样不管是取消（终归是情感）还是破坏（只是一种趣味）他只有自己照料自己。

在任何一天，一场雨下完后紧跟着另一场雨到来。一个人来不及出门被一头蚂蚁卡在了门缝里这被允许吗？在当地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语言方式。所谓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根本不存在有的也只是对语言的态度。要不被统治不要抵抗（没这种必要）否则只能躲得远远的绕开它。事件正在变复杂而一个人始终在事件的对立面：她在哪儿。弯曲一根手指，放并深入。在自然指引下她能否得到安慰。不知道。在一个星期三上午天气阴沉剥开一个桔子剥开后想再剥开已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秋天，一根稻草运行在水面上）。这是一种陷入并且这不可能发生：我提到神了吗，没有。切土豆，唯一的神创造世界这是我们的唯一故事。妻子出门去了，去买一些食物。

7

中午，一个人出门去。

天空阴着路过果树时她从树上摘下一个果实。触角，或一种接口，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一只不断膨胀的气球的表面的反作用力诸如此类她停下在风中停着不久脑子进入深深的无知。故事到此终结。

只是这算什么？它不可能什么都不是。

假设它是A那么它就是A。A是一种基础。教条但可靠。A不是A除外其它的任何事物但也无法独立、唯一。我唯一尊重的事实是此刻（事件介于已发生和未发生之间的一种静态）我正坐在椅子上在往一个写字板上输字符写作而A，妻

子出门去了。妻子（自己对自己）说：天阴着妻子为什么不出去买些没用的东西呢。说完，她就出门了。我理解这也是一种生命行为的分形。在一根绳子上打个结，便产生两个指向。

没有说这不应该。

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尤其当事情是这样非这样的时候，更别说会是那样。那样，一件事就没法说了根本说不出来。妻子不是一个人烧完一支烟后突然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出门啦既然天气如此这般阴沉。不是。它不是不能被解释。之后被理解和接受。

不是指一种情绪。

没那么（诸如深海里的动物种类：芒光灯笼鱼之类的那么）复杂也不是爱情或其它。是它（从下定义的角度）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情。只是一种平常。就像云平常，天空中没有云也照样平常。（这里，加入一点色彩：比如浅灰蓝或者去泡壶茶水或者装载一头孔雀或美洲金刚鹦鹉在缺乏色彩的环境下工作仿佛一种罪）而不是特殊记忆：去泛滥的洪水中打捞上一根木头一九八六年一个拖拉机手。

8

（这是不是过于无章了但本长篇确实没有特意去设计章节的想法）也没有提到反光镜和光合作用和分叉。这不是关乎失落与否的问题这是一座空庙必须与其它事物（比如酵母）进行连接。是一种愿望，或意志。

它是真实的：如果真实指的就是真实。

不是分析，而是在看见。并且掠过。

两个桔子看见它们时它们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桔子在这方面我必须诚实。就像它们也是诚实的桔子。当然在这一点上谁也不会得到任何好

处。33 减去 () = 25, 你能说假设它的答案是一九八六年你能说这里包含了某种诚实成分吗, 没有。不要消费诚实 (但尽可能的去消耗理论上有限的时间) 毕竟一个诚实的尼姑总要好过一个此刻正望着水面的年轻道长。此刻, 一个星期三上午偏中的时刻 11:13 分一个人正看着河水流淌。河对岸, 乌漆麻黑的人群正在一枝银杏树下投票他不再关心这些, 不能。他以超越时空般的不动望着水面上微弱的波澜没有得到好处连象征性的好处都没有简单说他需要重新出发。动动脚指头, 他出发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没人在意这些。他, 这如果是脱离那更不成立。这就像仿佛点燃一支香烟同时另一个烟头也被接上而那会儿正好在一月, 一个星期三。她抬起头又低下在珠帘旁边的梳妆台静坐还叹着气仿佛一朵离开组织踏空的浪花。一九八六年, 秋天。我在进步。对世界的认识已超过天空、鸟和供销合作社 (它会衰落、过气, 但需要时日。文化, 还是传统还是一种权力、一个动作。随便什么, 丢入便是。一般来说总是先有结果之后过程呈现)。

中午我一个人捧着碗饭来河边看风景: 这是少数我能回忆起童年时代的影像我看见了什么? 一条蜿蜒 (沿着丘陵和溪流) 从旧社会一路顺延过来的社会主义机耕路、一个在路上迁徙的和尚。没有仙鹤我也没看见对岸山上有虎出没的行踪我在进步中 (无论身体, 还是情感发育) 吃着饭菜感到四周有不规则的微风吹拂。世道的风景。

(敲敲桌子。)

以为会有大的顿悟出现可惜没有但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经验: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没有这样的词。那天下午, 我匆匆去了一趟不远处的玄谈庙:

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改造后的村级轴承加工厂。庙旁边有大片竹林这就是往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源因（有这个词汇吗）我这样回想。当我在什么时候想要通过一部书去写全部：是啊，全部。它便是一个可靠的可以开始的地方：它不是严肃的也一定是抒情的否者我不会在这会儿一个星期三下午一个阴冷的日子想起它。16:20,下楼寄两本《瀑布》诗集,一个方向湖南和另一个安徽,路途遥远。一月初,武汉的冬天湿冷让人想起动物园,走在路上仿佛一个奸诈的诗人走进一种迷狂:哪一种?鬼知道。它应该是正式的。至少属于正式的那边。我没有统计过。这也许是个概率问题。但要是这样考虑那也太普通了点不符合一惯性以及本书的风格。

以及,照这么推论下去不会有任何一丝的结果以及一点自言自语、合法的大白话。我没有额外的意思也不准备承担发放回扣的义务。简单说它绝对只是一个普通事件的插入并延展。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切都在进行中,随机、不动、不可倒退、忽和极少量追悔。塑造并回馈于我,这么一种机械物理机制——不仅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我把它理解为某种现实外状态的持续和妈的说到底随便它是什么:什么形象、模型与扯淡结构。我得到。一种规定、标准、金刚不坏。并且温暖。离开。我不能回头(我回过头后头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面墙壁)只能更加深入并离去并远远地直到被自己看不清。一九八六年,再远、宽广,便到了古代(旧社会)。那是另一个画面或困惑甚至思想的困难。打开窗,街上,和尚还是那个和尚。他跳出草丛,说:和平!战争结束啦。他不知所谓地舔着一个极难舔的冰激凌。

没事，妻子说。

穷困必然潦倒要不怎么叫置死地而后生呢。在饭桌上躺着又是为什么（一个人）？把一首诗改上十万遍顺便路过一排炮房。

不要觉得有什么事疯狂。它们没有意义。

看会儿电视和电视机、让智商降为零要是不小心感到大范围的失落那么坚持就是胜利。还原。保持先进性。下雨了吗，没有。无论从任意一点大面积出发一头鹅也走不出鹅的形状菩萨也一样。它握着有且仅有的一个传统发光器走去厨房烧水它仿佛站在痛苦的边界以外：在等待一场暴雨的过程中它也在着重思念一头麦哲伦企鹅或久经考验的印度（在还是半殖民半封建时期）。它不在那儿。它（以上）无非是一种影像脱落。它（菩萨）我们也可说它是一个节拍器（从某种视角观察，它就是）这不需要任何民主协商。这是一部打火机。一部躺在桌上的取火装置我把它竖立一部通体黑色的佛陀它是。我看见它（我说的绝非不是化身而是它彻底）被火机的形式和外在给包围了。它沉默着。没有明显的怨恨和哀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通过一个空荡、迷人的视点。爆米花。得到这个暗示后我迅速走去墙角贴墙站着（阅读品味决定写作能力：眼高手低者除外。也不是。写作不重要它只是一种超能力）。

11

但这也是不对的。无论从哪方面：伦理抑或规矩或其它但也仅仅只是不对并没有剧烈到错误的地步。这就像农夫不懂得欣赏风景无法照顾天空的燕雀到最后也不可能被同类承认和理解，在漫长（难以磨灭的）艰难岁月（从一月到十二月必须都是）回到一种最初何况还是每况愈下的总体感受中。浪在退去，从回笼觉醒来的人望着窗外。

一切都孤单单放在那儿，在窗外。一种被放置好的风景，没有意外，运动着。并（且），大不如从前。

翻开一张牌它会是什么？

不是方片 3。

正好不是，这是其一。其二，发生了什么？我们来到了哪里。远处有山，鹿停在山的高处在雾气中冒着无效的热气地图还远远没被探开，在胸口以及在任何地方。行动取消。一道波纹逐渐减弱能量涣散我们融进其中熟练并有恃无恐（抑扬顿挫）地开始嗑起一堆瓜子壳。到处都是容器，海鲜沉入海底。不管到哪儿了继续在必然性中前进否则，这一趟的意义在哪儿。这一趟（不管它是什么它可数，跳跃，路上不会一直遇见温暖的动物）豪华但首先必须什么都不是我都不用下马。我也不会暴露果壳里的秘密。这不重要。重要的东西永远一瞥即知（奇怪的是还没起风天就黑了。而我，真的要去河边踱个步。）

12

断开连接。

（踱步）结论：鸟是突然出现在空中的。这点不会有任何疑问（包括鲣鸟的俯冲）。

接受恐惧，在深夜，一个人叹气。粘贴。不停抛一个硬币很难凑整齐一首诗所以，研究天空。跑进雨里但不要经常使用。保持遗憾，一月，或在一月末把一支打火机立在桌上和不要去仰慕任何一个现代派（画家、诗人、艺术家等等）。

讨厌什么？一个木匠吗。

多么遗憾，我不再有机会成为一个木匠。木匠来到河边架桥，两天前，木桥已经被一场洪水冲走了。

茱迪和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鲂鮄。

在神级大佬们的幕后彩排现场打起瞌睡。

是啊你就继续沉浸在低端漂给你带来的快感当中吧。关于中老年时期的暴勃（中圆点）迪伦的卷发或者重要的永远不是你自己。

刻意无聊的演绎和一点超前的废话，过期导弹穿过夜空，划出耀眼弧线。

从我窗边跑过时你能把鞋子留下吗。

嬉皮星球的黄昏数百万猕猴冲进海里庆祝佛陀降临。忘了一首诗，它的题目叫《统一》，或反之。

闷着，等待沸点：这算人类简史吗。

来过，但仅限于散散步。

远远望去，一个句子正通往天空、命以及其它（从惯性或趋势上推定，打结的航线）。

抛浪（或近超）：

你懂的如果你懂）。

13

怎么说呢在真正剥开一个桔子时又是另外一种体验。记住你并不孤单，照邻。在这样一个一月的细雨天提供不同的（甚至主要是错误的）想法以供发呆这种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还是不会把马匹借你，不能。你的云梯（或客户端）呢？忘了科举，让我们在残废的摇滚中相会。

下载，但不要传染给我！

端起一杯水，端着并在适当的时候化解那一事无成的伤心，海平面下降。

电影还没开始，电影！

一个话佬的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又下起冷雨的上午，解会儿酒，煮上一壶碎银子。

一月十一日，三个一，选举。

三个一的组合可以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十）等诸如此类，看你喜欢那种。

我个人还是觉得组成门比较顺眼。

翻译什么？假设能翻。不是的，有见过脑袋外翻的么，没有。交流使写作失去可能。这天阴天，照邻早起冲了个澡出门去了即便在窝火的妻子连珠炮似的追问下他也没有吭声。我们能看出他的平静，一贯这样。迈着魔鬼似的缥缈步伐他出门去了。附近，社会在变得更坏。巡视一切的燕雀停在空中不动仿佛那些熟悉的鸟儿。这里是城市，而城市美好。地级市另当别论。跟一个清洁工打了个照面她这两天输钱了吗。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只是生活在底层。那里极黑，且养料丰富。一头白猪也走在路边。天暂时还不会塌天半黑着。雨，即使要下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前去封地之国的队伍还没抵达便已经走散了。只是历史上并没有对此进行有效的描述。历史就是所谓的来龙去脉，一种能量运动。在历史中起开一个新款百事喝着在少年拖着虚脱身体的上午去找一支龙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在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时代风气中摸一摸自己的良心它还在，且不动。没有明确的变动不像灵魂最近它又长重了一点：约三两。有总比没有健康。搞得跟修炼舍利子似的。一盏台灯不亮。

14

怀念虚头巴脑的贫富差距。

概况，以及短裤。

看着一台 KONKA 牌矮冰箱而想起葛布店南里的夏天，二零零二年。属于表妹们的夏天已经逝去了（金城武呢？他回上海了）。一泡乌：简直可以用来当作一部世界名著的标题。偶尔感到快乐也感到难过。不知道，我又不是一个蓝色拖拉机手。我，如果是花也是一朵映山红。云，那还是算了没那么飘忽穿好救生衣注意安全。

躺着但不要太重复。

粗略回忆一下上次拖地板是在哪年哪月。事到如今士大夫的忧伤还值得统计吗，不值得。海带。酒多了，伤脑子，不要后悔，在第二天清晨不要去宇宙深处晃荡即便不动你（原子中的原子）也在那儿，永不生锈。但，好在你的组织结构正在垮掉，这便是自然，被音乐带走。不要在海报设计这种事情上偷懒，要享受在不确定中折磨的茫然。

虎远远望着山时并不能看见虎自己，没这种想法。

蒸馏技术什么的。

骆驼在铁轨上行走，骆驼与火车。

15

在夜晚突如其来的失落骆驼失落骆驼和失落相互分离，失落和粥。单只骆驼变换（拉长，在位移中逐渐消失）骆驼的真相是什么？其中，我们称之为骆驼的那种东西的真相又从哪里说起呢处于内部的必要性以及边界观测的痛苦以及飞鸟的优势诸如此类组合问题千里江陵一日还。

这里（一个水缸旁边）曾经站着一个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一直是宋朝。事情起了变化，而我正好不在这里：这里，你还盼着打土豪分田地吗。如果下定了决心那么请先准备好足够的空间感。

离开这里（而不是去任何其它地方因为总体上它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把路上站着的一头鹅（虽然值得同情）也称之为我，没道理。你又没有羽毛。多读点历史，它抽象之后是一道正弦波（从人文主义的斜对面望去：你她妈的太时髦了，虎。而你，鸬鹚是吧，还是早点回到水里去）。

卢照邻在黄昏走在古代的道路上不知悲喜但感觉交加。

在想象以外他什么都没有。

有，也视而不见。

多芬（Dove），是一种深层营润的滋养美肤沐浴乳品牌注意是深层。但当我们说一个人行走在大地上这个大地是什么意思是一块大型豆腐干那样的东西吗，还是说它只是说说而已。

大地给人一种向下并实心的感受，因为万有引力。甚至有人说夜晚在生长这不是扯淡又能是什么。深夜，安静的玄谈庙，佛陀和农机厂的裴师傅都喝嗨了，颠舞四肢的同时也从嘴里释放出阵阵旷野寒气。（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看见树，现在就看见树了。——巡山记）

也不是在表演。

那太政治其实（其实我并不喜欢喝蜂蜜柚子水过于甜腻）问题只有一个：一个人不能够同时看着一幅画的所有地方除非他是复眼。而且足够复。

是局限性让我们成长而不是什么黑夜。

黑暗是常识。

黑暗中我们无处不在。直到光亮起我们待在原地不动说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老实话。

大概是冬天快要过去了的原因。

下雪？还要等些时日。即使在冬季。下雪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一种重复。在平凡而伟大的复兴期下雪难得但并不宝贵。所有雪加在一起才是雪这个结论到目前（曾有一度它相当流行）为止还无法被推翻。在所有雪中有一个雪不是雪你还能说这所有雪是雪吗绝对不能。下雪总归让人想起遥远的事物，与我，那主要是朋友照邻。照邻，姓卢，初唐人士，他是偏好遥远事物的那一种。

他的形象已深入我心。但也只是形象。与深沉抑郁的杜工部比他还差一个河边。20:07分,雪在下。在心里面。也只能在心里面否则如果雪还在下那一定不是在我的心里。

全部,说起来就是两个音节而已我现在为什么还看着一个就快枯萎的盆栽它又不是一个概念。缺水,并且估计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事物凋敝本就蕴含失落的图景。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哪一种让你更失落?瀑布失落。

唯有神中性不男不女或左右也不失落。

一根藤条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片叶子这样去描述又有什么好处呢除了能偷懒。

价值判断和风险评估。

不能埋怨雪下得太大太快,在心里面。

17 而实际上在过去的半个钟头这部排风扇大约排出了三立方米的烟雾,到窗外(世界上)。

我从心里出发沿着无限大雪走去不晓得哪里远远看着我消失(这么一个过程)我反复使用这个过程在一把旋转椅子上来回半旋转也听听音乐。得到好处。

被拐走(风或其它)。

武汉肺炎与武汉是动物园。

两者矛盾吗,不。

与假装在(严肃:严肃意味着什么)写作。

打开一只握着的拳头打开。一个动作,打开。一种变化,打开。一个没有痕迹的过程,打开。什么是打开一只拳头开放(像花儿)打开这严肃吗。一只拳头不会自己打开,或开放。打开后拳头消失。一个指令被执行,一个指令:打开。但没被执行。事件没有发生。一只拳头紧紧握着自己调用全部宇宙力量,一只紧握的拳头被轻轻打开。不知道。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打开但始终没有开放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感动是不是。

对饵料的认识。

延迟，晚到的未来。甚至迟到。

寅日不宜邀请故人就席它们胆子小只好停在烟雾外等。虎(烟雾中),不动。叹着气,略显忧伤。

谁都没有错不是吗。

走廊屋檐下筑有一个空燕巢(来年春夏那头燕子会回来)。遵循迁徙规矩的燕雀你可知道这一户人家世代温良。那个陪着你度过夏秋的男人他还留存着稀薄也是少年的民国记忆。连续发出 13 记 ACE。中午,阳光爆满,直射。一枝本地香榧树上挂着目测八个成熟果实。往卡拉宝空罐里抖入一点烟灰。风时好时坏摇晃着竹林。那株银杏树树枝上没剩下一片树叶而江浙的冬天还有两天便是除夕。村广播在播送越剧何文秀选段老掉牙了。瓦片,砖红色和乌瓦片。我在阳台歇着懒得去山里田地上观光散步我的(心中的)那支瀑布就在不到五百米外的溪流里。估计干了。玄谈庙要远一些也不远从阳台望去两个丘陵小山坡就能到它就在那儿。墙角落,蜜蜂在无规则运动葱茂盛极了。几乎每家每户屋顶上都装着水塔两支龙也在屋顶歇着。一个正在报废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熟悉(那是以往)同时感到陌生(它是空的只是一些新旧混杂的建筑物)。象棋。丈夫举着炮,仿佛睡着。他梦见了什么。虎(一头老的虎)在中午山上打盹也追忆过往那些活泼的日子。

没有组织的温暖。天空正晴转多云明天起有雨放牛或去溪流里踩着清冽的流水钓鱼一个人不再关心这些。没法关心。他忘了。

还在写作意味着一个人她还是开放的。把门

关上一个人看着半开的门只是看着。但并不清楚她的看法。

我不是她。相互都不是。

虎呢？在中午山上。

中午，一个人她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她一也只能一。她一个人。

定点清除：我想起了什么？

在一个战争日趋文明化的世纪战争失去它的纯粹沦为工具。

马克思和大象，工具。

天黑着一个生命体摸黑回到家中。妻子肩膀抗着工具坐在门槛上打盹。削光了头发。没有后悔，生命体掉出一些眼泪怀着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摇醒妻子。接着！妻子睁开朦胧的双眸说道。说着把工具缓缓递送给他。什么是家？对一个离家漫游的生命体来说家是一个能让他重新感受到孤独的地方一个形而下的最高概念是普世价值的杰出体现无与伦比的牵挂和无常生命中的过渡。是一个借口、早涝保收的寺庙（仅针对出家人）、海洋和归宿 21:21 分他跳进水缸躺下。

19

是一种隔离和阻挡。家，一个人无论走多偏和远他总是要回家的。只要他还是人。是一种自然发明（这样说我理解吗？）是脱离动物后人得到的净化产品。（我不理解）是一种比喻化的病毒或语言现象（有什么不是？）是千里走单骑。仿佛也是，怎么说呢对于一个电子，家是在某个范围内出现的概率。但总的来说，家是堕落。而再往多了说就没意思了。太阳升起，一个士兵从前线撤退扛着一棵树回家了。反面：他必定来到了海边，雷电大作。

起初，宇宙一片混沌。

混沌中一坐庙缓缓升起。接着放之四海皆准（直到科学及时出现破除庙的迷信）陆地、空气、河流和山脉，星系爆炸与重生，现代人出现。现代就是未来。石油终于得到它的用处。近乡的落榜书生不再感到尴尬。伟大意味着正确，光荣成了历史使命，雁如同原始鹅飞在湛蓝的解放区的天空诸如此类云云。一盏灯被打开。打开后一头企鹅出现在灯下。堕落，它说。说完它脱先消失。星期三，情况不是在变复杂而是不负责任。

但也不会对谁造成伤害。这是好的。这总是好的。不见得有益但这是好的。这不是说害虫对鸟来说是好的。它是好的，不可能坏。它如果是好的就不可能坏。保持呼吸是好的。保持均匀呼吸好极了。（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长篇）气也是好的问题不在于好坏问题也不在于矛盾或对立问题只是问题。问题也不需要答案那样就又回到老路上。一九八六年解答一切的猴子在路边算卦。当地群众入了迷一个个奇迹般地失去了理性。想想也挺可惜的（但这已经算是一种特殊情况）。从大的范围来说它和我们存在一种浪漫的错位并且不需要去理解。

20

树立在路边。

冰山。

冰山与饥肠辘辘与一座正在垮掉的冰山。并不需要理解。楼梯以及面包。恐龙。公式。公式和公式之间的空隙：最小单位。射击一头麻雀（或其它）。假设一种语境，它是什么？语言失效处，恐惧来临。

连砍运的成本都不够。

动物在空气中和大地上穿行，低能量，掉毛，借助工具它们走的更远。方向标准，语气稳定，

在鸟隐没的天空一群燕子依次掉了下来而我们什么都不是张着嘴脑子飞走。更多的黄鸟和企鹅特工队。拆开微波炉，清洗，在那个上午（2019年4月30日）以后黄药师忘掉了许多事情。

塞尔维亚及巴尔干半岛以西的黑夜。在一根头发丝上打300个结她有时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曾经）。一起去SPA她走过去问坐在公园长凳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城乡结合部少女还是去深山当尼姑？你看着办，她望着她叹气说。结合部抬起头，化为初代异形，走了。我们不知道，一九八六年，在去游泳的路上在地狱入口徘徊一圈她又回来了，是吗，在星期六。她是一部汽车、一颗星粒我沉迷于这个奇妙的节奏并且当然也希望能保持住这种错觉一直到星期六。

下不下雨都行。

21

单曲循环和一个丧尸嬉皮士的震撼农具。

秋天和论奸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和一种黄色。有各种各样黄色它是其中一种。但从情感上它又是唯一的一种。它远离粗糙的分类学它作为色彩本身并不存在它存在的方式本身构成一个事件：黄色事件。它是一块方形如果我愿意它也可以不是。一块（像它那样的）黄色，放在阳光下，它反射黄色的光芒。在雨中它又是另外的样子。但它黄，这由它的本质决定。它没有本质（或者说，这重要吗）它只是黄色，一种色相而不是其它：不要想着它有某种载体它作为信息也是黄色。而不是黄色的。它不一定看上去是黄色甚至根本不是可视中的色彩。它是，按之前定义它是一个孤立事件。它让人突然举起手，举着，迟迟不愿放下。

黄色，一个人突然对着空气说她在说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声响：它没有激情。也

不是某种需求。她看见天空中的黄色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出形状（怎么可能）便已经感到失落。失落是好的。失落意味着正在接近物。但黄色不是。黄色冷漠、消极和什么都不是，但主要还是前者。黄色曾经是一种幸福的颜色在作为颜色的时候。以后也会是。这不需要去否定。星期三一头黄鸟停在窗口它是无辜的。它作为黄色的一种变形并没有恰当的使用价值。黄色，或黄色。我意识到带来冲动以外表述它的困难因黄色绝对而造成的一种绝对障碍。我沉迷其中又或者索性被包围，都行。它就在那儿。当我转头，看着窗外（随便什么只要在窗外）我感到我在窗内。一块黄色的天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以前说天空空荡但决不会说天空黄色，没有道理。一个像天空那么大的黄色我需要那么大的吗，不需要。不像一小块天空中的黄色来的更安全些。相当于回到起点。但我还是要说它是一块新的黄色，新得发暗。在空荡阴沉的星期三上午的天空中保持中性（如果是一头停在空中的鸟，那情况就好办多了）。它稳定吗，当然。当可有可无的光线照射它，它反射。（有没有另外一块类似的黄色？没有）它就像一个虚空的命令但也只是像命令。命令只有两个字：黄色。黄色停在空中就像为了方便它像一小块黄色的天空它就在窗外我再次叹了口气，走去厨房烧水。以我以前的性格，这一去我不会再返回。现在也一样。文学最多也就是一种妥协而不是冒进因为那里：要去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但黄色那样的东西我们假设它就在那儿而且它就在那儿，不用怀疑。只是在等着发生（被一头黑猫叫醒）。麋鹿群冒着气继续在密林中行驶，东倒西歪，大部分已经丧失集体或等级观念。听着调频收音机

众神和照邻蹲在一旁谈吃露天火锅难道他们不知道尼采已经疯了吗在上上世紀末。

后来，夕阳在由它反映出的彩霞中徐徐然沉没，照邻起身拍拍衣袍上的枯枝败叶望向长安，脱口道：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嗯。再后来，照邻点点脑袋，万物皆下品，唯有吟诗高他长长地嗯了一声。表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挖一个坑。抬起单只手臂，伸入九天云霄外。点燃一根火柴当然让它烧着，不动（顺便从前线静静地撤退）。都在控制中。淘米或骑马路过山林。虎。虎的美学和所有使用方法以及虎山（一九八六年，那里才开始下雪）。

没什么的。

说它是一种娱乐不妨说是一部价值含量偏低（几乎为零）的游戏。在游戏中晃荡。在短暂并暂时的声息中摸不到边和抻铸、进用、抚辑、招抚、奥援、采擷、蔚为、递嬗、徂、攘御等其它。放任一切便是控制。坐在雨中。一种被雨包围的感觉。对。以及对什么？一根弦被反拨，发出铮的一声。出于对仗的需求一头鸟（它必是黄鹂）仿佛火箭射往史诗般的太空。我不需要红旗、倚靠在墙根在阳光照射下的一个无神论疯子的神烦、晦涩的絮叨。致敬每一个恐怖片影迷。银翼杀手、菩萨和神仙。稍后，干净降落。我极其干净。通透，轻并且其它。

写它个三部曲！这时有人特地起哄道（仿佛一群喝多了水银又忘了密封炉火的士大夫娘希匹）。这都什么时代了，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明天一定会更烂（有人把它理解为熵增）。8名散布谣言者被警方依法查处：散布、谣言、依法。用词准确、具体、语法标准，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

严肃且可信。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事情总在重复。沿着某国广袤地平线写下一个1，用草书。找到了便是找到了。早到了、事实和历史。去珠穆朗玛峰峰顶运下几具物体，因为，你想了想，说“它们就在那儿”不是么。不是意义的形而上的意义的意义你确定它是意义。群与对称也是。端起一杯干净的水倒扣在空气中。杰出的生产线员工最近罢了工（或被选择性裁员）因为腐败或其它别的不可告人的莫测原因。打打草稿。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尼姑、虎、她或一九八六年，一切都要先打起草稿（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发生了，也就发生了）。草稿永远不嫌多且来源于经验。在草稿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拆卸、破坏。这其中，尼姑（后续会大量涉及）的草稿是一个也许姓裴的女人。而一头鸟停在空荡的天空，稳稳停着不动，它基本上是一切的草稿。甚至一根海带、裤子什么的，一个人走在路上抱着鹅。一张牌闷着，想着翻开它的人这会儿还没准备好。诸如此类都是。不是东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凡事都得有所准备。或翠鸟，一九八六年起，我就像一个捡破烂上瘾的本地员外，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再也舍不得丢掉。是阶层决定了这么一种习性，我不怀疑。写作也是。当一个人通过写作去处理事情时，她又去处理一些什么事情呢。以及如何处理。她要是一名尼姑，必然哀伤。要是一头鸬鹚，可想而知我们也会担心它是不是正处于危险的云雾之中。而打草稿，正是我的命门。我是一点就通的那种类型，曾在一九八六年（一个傍晚），我沿着尼姑的手指看见过仿佛是我的前世的一头狒狒。而有时，我也会丢个硬币，测一下字什么的，便得到鼠年的暗示：杰。（造句：杰

出的雪降落在大地上一个人抬起头仿佛在寻找她的鸟。)或喷射一些烟雾,冲散那个不断往纱窗冲撞的蜜蜂的飞行轨迹。总而言之,我不可能去关心已经被大量关注的事物。没有这种习惯。请原谅,这会儿我得先去厨房烧壶茶水。红领巾在飘荡在风的作用下和风向不明。失去了什么?语言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会对提出问题这一现象提出疑问。我也不关心没能力关心这些。(): 看见了吗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漂亮的问题我把它抹了。进入历史的尘烟雾中。这就是整体风貌。窗外,树枝在摇晃而你(是谁)再也不愿意、实在懒得从前线撤退。

在一切还没到来以前。

突然感到恶心。

停着,雨和读者严肃的表面。而广义上你(最小)可以是一朵花。一朵花即使在一九八六年的广义上它也不可能是你。你,本质上是一点高斯模糊而“睡眠是条大河”。不建议签约。《大教堂凶杀案》我特涩法克直接忽略。至于大海的奇怪,原谅我于情于理我实在抽象不出只是,传统的蝠鲞还在那里叹气吗。没有余光。我坐着。此刻(说的好像真有这种情况似的)在窗边,或窗外、前、内等都行。稳定压倒一切。门吸。

门吸和它的影子。沿着影子和门吸构成的三角形的最长边线我们可以看见一盏打开了的镜前灯。一个人走进这个狭小空间,打开灯。各种影子形成。迷恋影子的刺客。田忌赛马,喝水、可降解塑料制品:一个咖啡杯。蓝色艾弗森、理发师,以及他的红心蛋糕。起死回生。稳,无间距。抽出一根,点燃。从星期一到另一个星期一。借用一根充电线克服胡思。稍息,鹤被打回原形。也许事情就是这样身体和思想分离以及精神分崩离

析化为霸王龙。烧着了，在次级活动中。看着一个泡沫破裂。从头至尾，看着一个水滴形成，掉落，掉在地上成为水。这个星期天（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我不会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也不会把手臂空举着。完全没有主题。目的、手段、方向和其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春风已经刮起，势不可挡（当）。改良和革新。梁启超后遗症、磨蚬（一种贝壳）和在与大部队彻底走散的上午反复收听一首颓唐的进行曲。它是这样的：当我把一根手指点在洗手台的大理石上感到有点凉。也想起一个过气的朋友。

而不是其它。

彷徨和犹豫和快进，这些都不对。

把脑子翻个遍！在一块控制面板上同时按下吹风和抽气和取暖 1 和取暖 2。企鹅丢在水缸里。或跳两下，停着。

还剪了新发型。

两根临时棒棒糖，我想，我总归没有听错。（非）转基因和一对夫妻。其中丈夫在前，妻子磨磨蹭蹭的背着一个基因蔬菜袋（骑着自行车）路过农场。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出现在任何地方但都在瀑布中。

篮球：了不起想起香港的方向盘。

一个人在写瀑布他在写瀑布的什么？起初，他只是点蛋白质。瀑布在变深厚。一个人投进瀑布中（这里，此时），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起初他把声音换成文字。后来他只是把文字转换成别的文字：一棵树倒在路上，一棵他不认识的冬青或别的什么树他路过时从树边上走过。不像以前他这次没有停下去了解这棵树木。这是他的事，不需要鼓励（他从没有因为被鼓励而去劳动一件

事情)。

还看见一个燕子。

冬天，它还没返回南方作什么呢？漫长的顿悟。也许，正是重新来过的时候：不要怀疑。不要有任何关于豹的想法。不要有描述和尽量少使用祈使句。遇见冬天，使用标点让它单独成立。不要故意去制造那种接近奔溃的感觉不要急和像一个大人那样坐在马桶上哭。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我们还会回来，在正确的秋天。现在，准备好那个动作，一起跳进瀑布中。以上，感到了什么？

27

兔子。兔子在此刻二零二零年一个星期五中午看着一盆植物。看着，但并没看见什么。兔子空旷。若有所思但主要还是空旷。兔子想起什么便把什么放在一边，想想这个、那个，兔子空旷想着。望着这盆植物。兔子想起战争是会死兔的，稍后想起怎么说呢这就是作为种类的兔的宿命酷爱战争，兔同样无法逃离能量涌动与交换。几十万年来都这样。作为一种能量消耗形式，战争和诗歌的分行一样简洁且优美。兔在路上跳动，兔毛被用来制成柔软、保暖的兔毛衫。兔其实进入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兔曾经扑朔迷离。

兔与兔的关系通常紧张。同时，兔只能以兔的角度去观察兔以为的世界：最高概念仍旧是存在、上帝和道以及诸如此类。实在太旧。兔一觉醒来发觉仍旧在睡中。兔索性懒得再醒反正这一切都会过去兔吃着窝边的长茅草或蓬蒿经年累月叹气兔的使命是什么？除了受罪。兔在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道路上感到自己更像一个短工（或佃农）。快过农历旧年了兔想过回一趟江东。兔与其说信仰户口所在地，还不如说它更信任祖籍。在这种特殊社会的文化阴影下。兔没有归宿（那是

一个无底洞吗)。兔喝着一种来自云南的茶叶水也修剪脚爪。平稳驾驶着。这一切(仅指全部)总是有原因的,是吗。不能说无穷动就没有目的。兔化身为一根搅屎棍,在有时候。有时是一条YKK拉链。消遣而已。兔严肃时仿佛一头严肃的虎但极少有那种时候兔对权力没有两毛钱兴趣。这不对兔总把兔权丢得到处都是。权力来自修辞学。兔有一年冬天过河时还碰到了曹植。两者几乎没有交流。当时,一群没必要的鸟(渡鸦)在它们脑袋顶上盘旋或停着不动。景象的凄凉感相当浓厚。不久,兔撞到一根银杏树树桩上当场昏厥。

研究兔的专家基本上是一伙骗子。他们知道个兔!没有那种抽象能力。他们连兔都不是,兔好歹还是兔。兔的任务(不是使命)也只能是成为兔。这就够了。但实际中兔总在神话兔自身。投币:

28

回乡偶书与面向对象。七刺客(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与河边。假动作,以及门柱去哪儿了想念那个在寒风中用三百个火花点起烟的傍晚(在太阳宫天桥上)。当时(二零零五年)大家都还年轻、穷以及被谁统治说到底有什么所谓吗。酵母与发光水母。表面与核心与海南岛的形状,当语言失去交流功能,诗显现(仿佛光芒退去:我们都会走到那一步)。八字胡和没有成为原版希特勒的潜质。在察举制盛行的年代,垂钓被认为是一件极其颓废的事。或举着(通常是手臂,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一支拖把:再特殊,恐怕就成了一种气体)。荒诞被划入文学理念已经有上百年了,百年来,下雪却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基本上还是分三种:下和不下(停着)和要下没下。(膏药:当地时间1月17日下午,主席来到缅甸总统府。1月

的内比都，阳光明媚，草木葱茏。总统府前草坪上，礼兵英姿飒爽，整装列队。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仪仗队举枪致意，军乐团奏两国国歌。主席在总统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一一握手问候。（责任编辑：杨强_NN6027）把换气开关打开，让它真实换会儿气。真实和真实感，大象独自舞蹈。那些原教旨主义一个个排着队等着上天堂。队伍有点走形。一只脚搁在水缸的缸沿上，另一只（右脚）交叉搁在这一只脚上。穿彩条纹袜子的杀手在路上被冻得够呛差点儿从驼峰翻落——就是这种东西打算写上个一年半载的只要世道还足够坚挺。在一个鸟人都没有的水坑（大得简直像湖）边，我当时想，其实只要每个党员预支一万块，那也有九千亿足够顶一段时间了。但也只是一闪念的想头。少顷，便打窝、下竿，调五钓二，坐下来无趣地等着浮漂出现动作。凡事都很艰难，在艰难模式下。身体能察觉到。鹅：宇宙中回荡着这个声音。说到底照邻是在担心什么又是在和谁战斗？天地万物，我们也就这一万分之一。但我们还有艺术！和跋着被神选中的拖鞋。对某些普通物品的好感常常让人欢喜（如同抱着一个女人同时还得了道。

傍晚，兔盖起大庙，在雾气中。兔还购买一些保险，在平时。兔有兔的考量。对生活，兔的要求一向偏低能自由活动即可。兔平常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立方公里。没这必要。兔回到原点。兔在神游列国之后大发慈悲。现在，它在各条神经上的悲感充足。望着这盆叫不出名字的大叶植物兔回到原点（但一些时间已经过去，时空发生了深刻（逻辑上的不可逆）变化。把事情理清楚，兔这么想，但总感觉它太科学了点兔也会挥发么。

从科学的观点也是会的。但从形而上来说它只是一个谜面。没什么，兔，12:32分，狐狸下楼进食。

以及前进！

在去换美元的路上雨要下没下。擦肩而过的兔子和异形形同陌路。流淌着口水也计划随时昏厥（龙）在剩下所剩无几的时间里乱弹琴或扔出一粒色子，停在2点。再扔，4点。三扔，还是4点。平均3点多。而由于高税收和官僚主义作风等重重问题，照邻最终放弃了前往当地捕捉黄鸟的想法，是吗。

嗨，你好，渦輪增壓。

由于前年的粮食产量预期明显低于去年，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跟随一匹大雁飞去南方，掉进海，成了虎鲨。新闻没有报道这起事故。那些造谣骗谎话的记者统一被关进金丝雀鸟笼中，三天了，连一滴雨水也没得喝现实是残酷的。晦暗（并且不随哪怕一个面壁面烦了的达摩的意志而进化）巨大，同时也板上钉钉。在经历无数道的洗礼和反复（我认为那称得上是一种反动）被教育屈平原终于病倒在田间连使唤丫鬟的力气也熄灭了在一个冬天下午。天空沉重无光，大量晦气游荡在半空中，阳台上，那部全自动洗衣机的按钮坏了已有两年过三天。只是阳光在什么时候穿过深邃的太空到来？离家出走的丈夫身上的单衣够保暖吗。没有人能给出合乎标准的答案即使朗诵，哪怕咏叹也不可能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实质。问题不在这里（哪里？）凄苦它本不是问题。悲凉更无从说起。它们都是高级套装：人生的、免费的。猫急了也会翻墙。就这样在板凳上苦候半个赛季的替补守门员从后场匆匆跑上来甩头攻门结果稍稍偏出了左门柱。

怎么说呢，当一个人荒芜到没边儿她来到附近的河边。

两双袜子。

（或俯首望着暴露在户外的脚指头。）

而理论上我最后也会消失，在最后的时候，寒号鸟经过。

寒号鸟和它的夏天。

人在离开自然动物成为人后追求自由成为人的天性。天黑着，07:16分，城市的凌晨、清晨或早晨，她们出门去了，去参加科举。指挥使半躺在床上握着一杯咖啡水他是得病了吗，不明原因肺炎抑或鼠疫？

都行。

星期一，在瘟疫潜伏期提前离开动物园。

列车就要启程，车上没什么人（5%不到）。

31 D2190，汉口至杭州谁能想得到过2天动物园就要整个封锁呢。列车即将启动，请照顾好小孩和老弱病残列车员。列车在华中地区大地上移动。没有插孔。荒芜。车窗5F，大地移动（倒退）没有插孔。曾经有一个到处寻找插孔的插头它需要交换微弱但蓬勃的能量它没找到。它是一个好插头：光滑、发烫。没有可插入的接口。文化不兼容（甚至相斥）是一个问题，风水不好大抵也有这种可能。它傲慢吗，一个插头。但它本质荒芜。一种心境。列车在华中地区从西至东移动，荒芜。河流和水塘荒芜。村庄荒芜。村庄重复且相连荒芜。天空类似。车厢里没什么人车厢荒芜、和谐。疾速车厢荒芜。鸟荒芜，在荒芜天空。前进！前进荒芜。吃着一罐薄荷薯片，远远离开瘟疫区。以地球自转的反方向：一道曲线，荒芜。插头移动。这里是哪儿？这里难免荒芜。精神的，也是

文化的。一片荒芜。穿过荒芜，前进！荒芜和江东父老瘟疫在漫延。疾速、和谐。事情还远远没那么糟糕。瘟疫之火在荒芜中漫延，还没那么糟糕。不至于。睡去，插头。插入荒芜。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天黑了一个人回到家中。荒芜的妻子提着灯笼站在门口。虎呢？她问。这便是回家的正确方法。20:34分，（这就又回到了开头）把鹅头插进正确的插座。加粗。

泥水匠爬上屋顶，把瓦片疯狂扔进旁边竹林，吓坏正在觅食的鸡群。我站在浙江的阳台无济于事抽着烟，观察附近村子里的一切：总体上感觉这两年时代在倒退。一九八六年，站在相同的地方那会儿天空晴朗天空中偶有鸟儿经过。不像这会儿（真到了这里，这时）鸟停在栏杆上不动赶它也不回头。

从上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时代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误会在所难免。这是历史的大格局带来的局部效应：就像一头蚂蚁沿着大象的表面爬一圈得出一个周长而不是体积同样，指挥使一般只负责指挥。

32

烫熟一个洋鸭，拔毛。

在农村和城之间，有一处断裂。

一个没有土地的和尚站在村口看杀牛。事态在扩大化。被抛弃地活在低级时空，没有神和风雨太阳的照顾。

复又睡去，驶入本末倒置的复国梦空间。

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朵云（迟疑），和孔子的浮夸的座驾）基本没有可翻译的东西。云和座驾是一种对应关系。其中云对应孔子，座驾则对应孔子的背影那么，云和座驾实在是一种敌对关系。

也不一定。小本生意一旦落了空，这人整天觉得浑身空荡，跟猴似的。一大早，妻子便下了床，拖拖地板也唉声，大约仿佛跟西西弗斯也没太大分别。取消事件（它对任意物种通用），只呈现一点细枝末节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也没有。前戏也未免忒漫长了点。

星期二。（不是星期二就在星期三但这天确实是（在）星期二因为别人都说这天是星期二而不是其它。）

在有一天（就像这天：天空阴转多云，一月）是星期二还是三，还是在一月份这并不是重点。它只是一种安慰。

星期二这个星期三那个它们最多只是一点安慰。无伤大雅对一匹落水狗来说这简直就是（我毫不怀疑它在道德上的正义性）一点语感无间道。“东西带来了吗？”

33

★。

这是一点（用符号表示的）尘埃。

举着一个灰尘。

或上山下乡去寻找一个失散已久的兄妹。一九八六年，山水相连，大家都不用表现的太客气。

这也是松鼠憾事吗。

曾经，我站在一座桥上。当时，雨大于风，雨水仿佛憾事从天空降落。但我不能过多停留，在心里面提醒自己，不要去寻找、接近那个奇怪的词语。就让它在那儿。它是好的。不要去拥有那种大范围顺水推舟的情感。

那是在倒推上去的一九八六年一切还没去中心化（风吹动树叶，就像风吹动树叶。雨从天上往下落，落在地上成为水。人们在路上看见龙，也不会觉得难为情（想象另一种不可能）。部分人

晚上睡觉继续梦见大水 and 用草绳穿过腮的鲤鱼：主吉。木匠离开村庄一去不还。理发师萍萍（没过多久，她去了上海）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的屋子里发呆，吐着泡沫再也想不起怎么做负离子烫。整个秋天雨滴颗粒无收，而下雪（下雪了吗，没有。下雪是转移。让目光从眼前离开，转而想起更远的地方是提升和净化。一种强行植入的节奏，是被结晶的秩序也是祖先恐惧的阴影以及杂七杂八其它。雪在下，我在规定的路径上四面八方走着反正说的都是同一个方位。可见三百年来武林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待漫长的日子。我们一群人跟着醉熏熏的捕蛇者迷失在乡间田野，烧野火的同时身体也在风中蓬勃发展。如同一把点不着的荒草。稀奇的佛陀和本土菩萨连续掉落，漂浮在水上打牌。仿佛那也是一种玄谈。扮演元始天尊的孩子抱着他的羊跳进最深的水潭。参军回来的坡脚青年为我们带来越南的消息：那里的水牛有村后的水塘那么大，恐怕还远远不止如此云云。而前门山就像以前那样安静着。我们在那里找到了蛇窝，在向阳的岩石坡上烧烤它们闻着香气一个个沉浸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少林光头的臆想中（在生活的实际演变中，相当部分人只是遗憾地带着他们从云南还是贵州换来的妻子去外地做馒头生意去啦）不能自拔。风水轮流转，有的据说还远渡重洋到过非洲开普敦还是好望角什么的望着崭新的海面，那种祖上坟头冒着青烟的触感油然而生（意思是：自然产生（某种思想感情））等等诸如此类不在话下。

一个下午，妻子把脸画的跟个妖精似的，吸着一个烟头，出门去了。而现如今，除非在打开窗驱散烟雾时偶尔感到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主

动想起它们。

也不需要去更新或修改记忆。

关上。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福建可大可久的打击。意思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一根睡着的皮带。）

哈利路 亚

她从口袋

摸出一个桔子

说：赞美主。

35

突然而动容，搞得我长久以来好像一直是个坏人。想想也是，我没那么完整。我举起手臂放在空气中，开始有气无力地忏悔：主，我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曾经，我想成为一个幽默大师。我没有实践承诺，成了一个诗人。我有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她紧接着说。

紧紧看着一把锁的钥匙孔和不是猫。深入，并旋转。什么都没发生也就什么都不会得到以及失去。逻辑只存在于实际（低能量）空间而不是哪哪都在乱飞包括埃博拉海是啊我知道是错的又怎么样呢，雨停着就是停着，不管有没有雨雨是情绪，你说。还没说完，你就跑去，在瓢泼大雨中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迟早的事，但就这么定了。不远处，河对岸，运动越发强烈冒起烟雾（有时我坐着。转头从窗户往外看去，看着窗外这些那些我诚实吗，我这样想。要讨论的主题并不多：

鼓风机、捡起一条高于一切的烂命、坏循环、庶民燃料或电池、黄昏恐惧症、飞，你又能飞去（出）哪儿、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小鸡屎、乡绅的经验等等。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七日）总体上还不错，没什么可担忧的。

二月、在鹈鹕的斜对面。

37

下过一场雨。如果（这是）在梦里。雨停着。如果在梦里认识梦，雨正好停着。让她走。如果这不是在梦里不是梦，让她走吗。如果是这样：大量使用拟声词和换汤计划。如果一九八六年，让她走吧，我们。雨停着（如果只是停着），雨，让她走。走进雨里。如果不只是梦里，我不再知道。原谅我我也不愿意。雨，停着。二月中，如果下过一场雨，我会知道。雨大于梦。如果相反（雨停着，梦不知去向），让她走。如果只是反复跳腾的命。如果只是这样：雨，或停着。我不再确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包括：

掏空一只柚子，仅作烟缸。

防控，以及你不懂讨饭（的艰难，或诗意地栖息在有限大地上）。哪儿都一样（包括上海周遭）。中子星的大致密度为每立方厘米 $8^{14} \sim 10^{15}$ 克。五、当晚，林冲仰天长叹道：“不想我今日被

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直如此命蹇时乖！”六、在箱底。

《雨夜小令又》

——本文作者

雨在下。这会儿，我和雨和其它
还有什么要写的吗，没有。
裤带，一个人停在雨里
一个人（假设她这会儿停在立春的冷雨里
而我不认识：样子非常潦草）停着
我有什么要对她说，没有
但雨总是局部的。下雨
帮助她接受雨（包括雨的全部）

顺序。我先看见喜鹊，腊梅树枝上的一对喜鹊。看见后，它们飞走。我连忙追去追到看不见之后才是两匹相对的虎。虎从山上下来，来到河边，隔岸对望。我吃着一片饼干我们相互耗着（也在冷空气中吐出一些白雾）。我们头顶上空一头仿佛海鸥的鸟儿时飞时停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当时，我还想着一头飞马可能从远处走来。但飞马毕竟只是想象中的动物，它没实际来。

38

去地头转转，没有找见（做人的）意义。锄草，在坎头上歇会儿（望着后门山上的竹林）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在各种陶渊明下沉到基层的岁月。狗仔在长过头的青菜堆里打滚儿，风吹过不干不淡。岳飞什么的。有什么鸟用。不要逼迫我迫使我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人。常年邻居后来成了一个天主教吗还是基督徒，看不出来。她坐在村口小卖部的水泥板里吸收夕阳光也翻看厚厚

的大 16K 烫金封面《新约》。陶醉其中。煤气灶什么时候送到他说快了，已经到大岩畈村转弯处。积德：日子不好过，那要埋怨上代。就像子女过得差总归是自己的错。这没有什么可历史唯物辨证的。今日节气雨水，整日到头，心里头总感到无尽的旁骛莫非又到了大赦时节还是说封禅也不在远处。夜饭过后，于村口久久惆悵（又及：购得辉白二两，冲饮，微苦中倒也带了些许的清香。庚子年，春。）

在，其次不在。

再其次是在或不在（次要，但必然）。在阳台上，望着村后的山。也只有望着山的部分和表面。山表面上是一些竹林和松树和其它。山常年不动。但如果你经常把一个党派和政府称作他或他们那就没意思了还不如望着一个山。但一个山通常没有罪与恶：它被看见的样子就是它的样子甚至它欺骗你的样子，也只是它本来的样子。山有看不见（清）的部分吗，没有。山的好处始终是它的不移动。一个人绕着一个山转是为了什么。一个人安静望着一个山，在当地，主要就是这种人。他们总是望着山的最高处以为那儿离天空更近远离事实怎么可能呢那只不过一直是一种崎岖的安慰：否则，它是什么？中医药思想吗。这是诗歌带来的问题之一。一个山（作为视觉信息）压迫望着它的人。关上眼后，一个山的形象和作用要缓缓才会消散。这时，它在或不在那儿。诗，还是其它，已经跟我没有鸟的关系。

前额的头发留到足够搁在耳朵后头。坐下在院子看木桃花，丈夫正好从山里回来。丈夫在什么时候回家，很难预测。从四季来说秋季大于春夏。依时辰而言，傍晚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中午。他没

有提着灯笼。他正好还可以被认识。他与其它所有丈夫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与其它每一个丈夫并没有什么不一样。门槛的作用是什么。丈夫不是天敌。丈夫要是它是一头燕这会儿也该是回来的时候。

见到虎了吗我（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丈夫）望向他问。他不年轻了丈夫，冒着亮浸浸的虚汗你管我，他有气无力道。仿佛佛陀丈夫他看着仿佛一支拖把。

我自然而然转过头去，接着看花。但并不主动，只是平静望着。形容暗淡即便清照也不过如此。历史总归是惊人的相似有一种淡淡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如来感。这感觉被压在心里，不动。我不露声色。

比粉红更深些的木桃花，花瓣干燥，树木严重缺水。我俯下身在水缸撩起几勺随意泼洒。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人主义。是频率相差较远的波纹双方不容易产生干扰。但家庭是家庭。是一切社会的基石。家庭表示一切稳定是一种桎梏与万恶的源头。我们更像一对离散组合而不是传统的家庭同事。这是早先就约定好了的。一切如常推进便是，我们的进行曲，我们松垮的玄谈庙。

丈夫在客厅不知道究竟在搞什么，动静特别大。他握着遥控器突然冲到我眼跟前也不说话这是一支几乎断成两半的电视遥控。电池盖板也掉没了。因为我们是同类我努力挥了挥水勺麻烦他把它拿走。然而他却无动于衷，折下一枝花骨朵随手插在我后脑壳上。也不是恨。

我们最终会化为众多烟雾中的其中一道烟雾，分子腐败、解体，进入本身即烟雾的历史中，回到开放中去。

我不是妻子。

他是这样的丈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同样，这两天仍旧疫中。星期六，我坐在溪流滩上看水。一个人（看着像一个社会垃圾）踩着乱石堆走来，并且问我说快给我一点信号。

我给她了。

板凳上的坎特。

事态没有也不会扩大化，她绕道走了。

风吹动竹林带走竹林中的鸟鸣声。

飞马的一百倍。风吹动每一枝竹子使整体的竹林在摇晃在中午阳光下有事情正在发生。而有些事已经改变。一只线手套立在桌上，干部在近几日继续下沉。

干部们身心发飘。

晾衣架（五个）。

41

我坐在阳光下打瞌睡我自始至终乃一种生化反应（现象）。前天，我们用一百五十斤快要作酸的发酵酒去烧了二十斤的蒸馏酒我们享受物质分离。竹林在晃动，贤士和虎不知去向。空气中有一种张力存在。丈夫（他望着云移动的天空）叹气说真是奇怪了，天空原来是空的。我能感受到他的语气。但理论上不可能理解他的感悟。背景不同。一九三二年，那会儿还是民国。而对一九八六以前的事，我都不认识。我们单独分别陷在同一片走廊的阳光里。用了半个钟头我才从东西方的创世纪讲解到前秦以前的战国。我说，我们祖传下来的老鼠胡须表明我们并非正宗汉族我出门去了，去溪流滩散步。最高温度 17（室外，光线下估计 25 以上）。最高的思考总是关于生死。尤其最近这些日子，运气占了绝大部分。风大了，用大点的浮漂才能立得住水面。我朝（虎当然不在竹林）竹林走去感到风的异样（非反常）。雪里蕻。

一筐雪里蕻的什么？必须再跟进一步。让物品（而非语言的）功能化而不只限于审美。

否则事情就没个完了。

蔬菜也是一种心理作用，在特殊时期。连着买了两支塑料火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尽。但任何事都讲究一个有备无患比如类似猫这样的猫类就有九条命。猫也在轮转。属性不变。此时，风突然停着。因为突然，感觉风像是意外停下的。风停着的时候特别像风反正我是这么觉得。没坏处。把放冷的茶水一饮而尽这春季怎么看都不像春季。自然和大无畏。总体上，我更喜欢单一的事或物。但在与现实平行的地方并没有这种分开的恩怨。在这种阳光下暴晒，衣服很快干燥了。妻子在我背后走过来走过去（收拾雪里蕻、衣裳、葱，扫地以其它）这让我怎么安心写作，在走廊上。在走廊尽头有一件农具我压根不再认识。而龙离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在太遥远。放眼望去，两个龙在屋顶都快僵成了琉璃瓦片。附近还长了几根杂草。农村的文艺还是朴素的，功能的。17:29分，夜饭广播在约一分钟以后到来。大几十年来没有变过。村庄作为一个信息接收装置它更像一种灌溉表演。水到渠成。夜饭烧什么呢，妻子认真问道。随便什么东西烧熟就好勒我立即敷衍道。我向来走得很远。望着从墙壁烟囱冒出的人间烟火是风把它们连续吹消散，二月。极短暂的计划是晚上可能会下载某部少林派电影来消磨。

42

二月，一个病态的滚龙抬起龙头。扛了会儿又低垂下去吃草。草根富含纤维和杂质，大利粪便。最近龙精神全无，被困在天地之间超级消极。大概是气候的缘故缺乏雨水龙总体感觉改良太温和革命又过于粗糙（休闲）。只能说在后修正（修

真)时代有些事且需从长计议只是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呢。存在即各种不合时宜,习惯就好。

晚饭后,我没有出门步行。而是直接上到二楼阳台望着朦胧星空也练习吐纳。一等一的低手,鸡毛和令箭齐飞。这样的夜晚使人安静。安静中稍带祖先遗传的恐惧在约北纬 30° 附近。一个江郎忘了上句,也想不动下句:一吸一呼之间,万籁沉寂又起伏实在闹心。一小块早竹园紧挨着阳台,此刻没有风(停着)我听不见竹林也就不觉得它生动。正逢在这静好岁月里落得个相互陪伴我将睡去,半垮在藤椅上,下沉。而那些正从胸口(一九八六年,底线附近)泛滥起来的往事妈的,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一一过滤并扑灭因为终归没有价值。

43

二月,一个人拎着一支萝卜去外头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发现它已是两天后的原点。

二月小。

一个杯子摆在栏杆上。

杯子一个人坐在杯子附近写一幅画。一个像杯子一样的物体被称为杯子是因为它是不是叫杯子并不重要。它是杯子,是一种容器。它本身并不会给人带去悲伤。这不是杯子的功能。卢照邻的功能是在古代游荡。杯子同样也是被设定的。二月,这时正好有一床被子也晾在栏杆上被子和杯子,不是一种巧合:除非都是巧合。杯子的故事(历史)源远流长杯子同时也是鼎的变化形式之一。画一幅杯子只需要画出杯子的大致轮廓。人类作为共同体的轮廓正好是他们的命运。悲凉,在一个杯子旁边。每一个杯子都处于(各自)宇宙的中心。这没什么可延展的。一个苍蝇在阳光下搓动它的两根前脚。这会儿,台湾海峡有 1-3

级的中浪区。杯子的动作主要是不动。动也是被动杯子能代表绝大部分静物的本质吗，不能。牢牢抓住一根到稻草并且亲自指挥怎么说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调过头。当地还发现了几只鹭鸶鸟。当地和杯子。一个鸟停在我对面的一枝雄银杏树上，我不知道鸟名。事物的组合构成画的形式。鸟飞开。记忆和无鸟的画面这时重叠。端起杯子喝一口放凉的茶水杯子和虎和南方。那是什么，如果你同时（这当然不可能，只是假设）看着这个杯子和杯子的杯柄。记忆重叠。杯子和虎重叠成为杯虎。其中虎隐约，杯子相对稳定。太阳底下无新事在逻辑上不能怀疑一切但要是说一切皆虚妄，那也太佛了点。不够励志。得到杯子，你就失去杯子以外的一切。这很容易解释，比如：这是一个杯子。

雨在下，栏杆上摆着一个杯子。

44

二月雨在下，并不表示这会儿是雨季更可能是说雨季在接近。

杯子也不例外：低风险，且可防、可控。

不讲规矩什么都乱糟糟的包括下雨。

在有一天的一天末尾在抛开主语的无边搜索中，竹梢倒向的方位并不代表什么。今年是小年。诸事不宜。但不试试，又怎么知道。虎有虎的性格（它虎），虎大量脱先。这不应该，是吗。造成如今这般局面毕竟是系统性的，大势所向，个体在其中无所动弹个体假使它就算是一个先进的蚂蚁，个体无法分裂。

在一场只属于我们的雾气里。

清晨，我和虎真实相遇。我们讨论的问题不外乎古今中外和雨季什么时候到来诸如此类云云。但推论出的大概率事件往往是走向永生的毁灭也

许是双方在最近的情绪上实在比较悲观。也许不是，是向来如此（我不能说这是一种天然的保护机制，但或多或少确乎给我带来过一些幸运。）太阳升起，我们分别（虎当然走去它的河边，独自望着近处的瀑布，而我（跳下葱）匆匆走去竹林）。

路上，偶尔能听见一声声空洞惨叫。这叫声没有方位、稳、遥远仿佛天籁我思想很久，杵在竹林外。

迟迟没有得到感动，没有。

就因为这一切无关乎正直么还是，我的计算方式出了问题。我没再细想，等到起风，也就走进竹林去。我在竹林穿行自然会形成虎的嗅觉我四处寻觅目的（我这一趟有另外的目的）。我有时点燃一支，吸着。有时恍惚中抱着一支通天毛竹（它的一个竹节就有一人高）只是长久抱着。我大渴，便去山涧吮水。这些都是野兽的原始直觉和累赘，而不是来自一头温良的畜生。谁知道呢。虎（其实是一种经验）如果指向一个地方（比如竹林中四面八方的荒芜）那虎自身首先为莫须有。大致上就是这么一种杞人感。而竹林连气场都算不上，最多也就是一种排场。

不知道。再往这么追鞭式谈下去真就没个点了。22点过15分，有一天的末尾，此刻。月光清洁、薄，大地渐凉。我得赶紧退出，罪过与消失。

雨在下。这（语法）总没有错，在一个好像对，实际上不对的夜晚这雨下在哪里，怎么下，小下抑或徒劳，总之下雨让杞人感到一切仿佛平常。平常而非正常。而非伤神，杞人的心也是雨水做的。吃过夜饭，她孤单单斜靠在窗边听着雨声。情感寄托上总要比完全没有稍强一些。其实念佛度日与要是不小心脱胎成为一名尼姑战士情感上

两者她都可以接受,情感上。情感上她已金刚不坏。最高指示相当枯燥寡淡。但与猫比较,她更愿意变成一个雨中的兔。一个猫跳上村中央昏暗的路灯柱,又转跳至更高的屋顶,消失。运动开始了吗。整个农村静,破碎的麻将声寥寥不足以点缀这雨夜的静。丈夫!她猛然大喊,只因胸口突如其来的一阵压抑。怎么啦丈夫从楼下窗口探出脑壳来遥遥远远朝天空头顶的方向呼应道。这人脑壳蓬松,男性,毫无悟性。确是丈夫没错。以下便是双方简短的对话:

“在干什么,丈。”

“看新闻啊。”

“碗。”

“老早洗完啦,还用说。”

“遥控。”

“在。放心,一直捏在手上呢。”丈夫伸出紧紧抓着电视遥控的那只手臂,挥舞。

46

眼睛骨头痛!杞人懒得再言语,遂(平行正对着这细雨中的夜空)一遍又一遍大唉也不知这天究竟会何时坍塌。想起来,对天和天空的研究业已荒废多年。

天会塌了,但不是在这个时间段。

夜晚,八点过十七分,翠鸟。一个暖水瓶摆在桌上连续不动。因为次序分明。也因为(少部分)它静物。一个水边的鸟却不是,它散架,是因为它破坏飞行的规矩还因所有星系在相互远离。由景入情,因为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一个人露宿街头另一个人才想起贫富悬殊和阶级斗争(这叫什么事儿)没有新的亚洲。因为它(一切)是诅咒而无关地理、植被与气质因为一切都不会过去。包括关公绝对坐在井边。(不)是吗,因为如来

不愿是佛，隔壁村的玄谈庙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倒闭因为没有明显的原因，鹅在秋天路上不得已遇上失落的异形蝠鲞也行（正反都是常态）。好在我们看见，因为实在拖沓和无畏，彼此反复叹着气。直到永远。鹅弥陀佛，仿佛丢了善。

二、天稍稍有点黑，还没到漆黑的程度。夜饭后，我独个人出门去荡马路。妻子提醒我说夜头时凉最好还是披件外套。我不耐烦说不用了，就在附近，不会走远的。我又不是一支啸响火箭。我曾经化身为一只冒着冷气的鹏在村堂上空翱翔。这个在旧社会那篇故事中已经有过相关叙述。或其它。但这类往事太年久失修我不想再提及。我将来的自传通常很短，一两句话就能概括比如钟馗、男，时代、事迹一概不详诸如此类云云王师北定中原日。

47

我本来就没打算走远，我永远在中心。

计划最多想象成一个古人那样走到上村头的坝上去看会儿水，听一听流水的孱弱。寄情根毛的穷山恶水，不是。空气中并没有乡绅士大夫后不见来者的那种气息。养生疗法。这会儿是春天，自我感觉心情大好。好在哪儿，一下又说不上来。总之我是投奔目的地去的，这让这次短暂的旅途有了某种皈依的感觉。

但我不急，慢腾腾在路上荡着。目光所及，也就那一些童年时熟悉但这会儿多少有些陌生的山丘、溪流岸边的树木什么的。尽量保持感官的敏锐，我把自己设定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离家多时的归乡人。当我偶尔停下，抬起头仰望天空，我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无聊仿佛被抛上一个鸟不生蛋的树杈。但感觉是空荡的东西，不能相信。在快要踱步到电厂的地方，一群羊急速朝我奔涌过

来。“哦，好啊。那就是为国增光啊。”他说。

赶羊的是邻居。他提前说了，我也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他给出了结论。假设一个年轻时因工伤断掉几根手指的车床工（工厂就在玄谈庙边上）他热爱饲养家畜，以此为生。

这和出门遇见穷人有多大的区别，没有。

他和羊群一起走远了。

他让我想起就在电厂墙壁上记得有“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这才二月份！

我没有见到理论上应该见到的那支瀑布。也许是因为天黑，远远的没法听见。也许本来就没有。二月是枯季。全错，当然也不对。它只是不能被讨论和枉议和值得吗，也不值得。一种无从说起的感受仿佛二月只是二月。不会多出一天（除非在闰年而是年正好是），也绝不会少去一日。跳着过或不过二月的每一天必须过完。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方法。除此以外不论在古代还是在旧社会二月没有大的分别。鸟颠三倒四，虎两肋插着翅膀但不飞。木匠几乎绝迹而龙脉一天天萎缩。现实和梦交错难辨何况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而两个同样的打火机立在手掌上，它们是好日子牌。它们是产品。而在二月如果是阴天，有光，但一定是很浅的光。而今天是不是一个好日子在二月末很浅的光的最后一天东西带来了吗，没有。

还特别容易掉毛或去研究建国方略。

或只是空等着外星异形入侵那样事情就统统系统性解决了还不用谁恨谁。二月的敌人相对虚弱，这也是由二月的性质所决定的。二月的气压通常偏低。

我想过了，二月不大适合大写（它其实是一

种雨季里特有的写法)。二月写什么怎么写它都存在是谣言的可能这倒不要紧只是说它没有标准，在二月。反之，谁说了算谁就是标准。也不是，是谁在说谁就是标准。谣言的标准是在一个谣言时代被封杀的就是谣言。谣言短，精悍(香蕉也是)。反之在谣言时代还有不是谣言的真相吗。

谣言和真相只是近义词。

二月。不要犹豫，在拍灭一头苍蝇时。它不该出现在二月季节不对(但也不是错：错往往是指比如一个历史的轮胎它是方形的那才是错)二月不是雨季，在北半球。

这里，二月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实际的二月成了一种语气助词。

而我特别擅长这一套，呜呼哉。

在成吉思汗被黑客姐已从游戏《永恒荣耀》盗出后。干脆说，这种事不会在二月发生。跟是不是虚构无关难道二月还不够虚晃吗，完全无法把握：若一个人不在二月内部。

但这种关于事物两分法的情况就说来话长了且与是否二月也没必然的关联。

历史上，出现过一朵被命名为云的云。

它是云一。

而其它云例如云二三四到无穷尽都是一些双孔喷头喷雾剂这样定义总不会有什么危险和不对。二月就这么潦草过完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对此，我没有不满意的。我不会真的动感情在即使所有的二月我都不会举起手臂，空牢牢举在空中。

忘掉敌人/对象/虎或具体背景诸如此类都是一种修行，二月。只要愿意你还可以去定居在村中央的裴那里度上一晚但这样书生长衫多少还

是会有点委屈。压抑太久他也是会爆发的。

像一个淡水河豚那样凶爆。

但这种小概率事件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二月还有其它吗，似有似无。

甩锅学，二月。人民的希望不在田野上。抄底（最好在二月中旬）。闰年，是的。永远不承认错误；坚决不承担责任；以及绝对光荣、正确；眼睛骨头痛。并置作为传统叙述手段和被爱妄想症。这些都能构成二月。

比雾还蠢：在，一个鹈鹕斜对面一个出头鸟的躲闪。大水，以及大水过后。肃清来到倒计时。新世界就一定纯洁、本真吗，不是。二月，请随便给我一个词注意它不是传统的“喂”，我们说，坏种子能否结出好的果实？

估计还是得拼运气：

土地和肥料和风水和缺一不可。

50

星期二（二月），一个人在路边成功捡起一根树枝（新芽柳条）（或一个鱼钩）握在手上她突然忘了这树枝从哪儿来。又要丢在哪儿。她恍惚。她开始在天空寻找那把云梯。

二月，算账还要等到秋天。可任意插入的二月。打了一个水漂，在二月。而另一个人（女人）突然想起要去当尼姑。她去了，在二月末尾。这种事已有年头没在当地出现。但总归也能理解。二月么，除了吃饭、睡觉，仿佛没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人迷信丢失，火气几乎为零，能有一点大难临头的感觉还得仰仗她的动物本能。虽说这类一拍脑子就去脱离集体的机动出家方式未免有些极端，但也足以证明她的勇气。二月，下午。当我坐在竹林旁边的阳台上，我总会想起一些人（整体）或动物（具体的灰鸟）。想起后，在想念

它们时，又会觉得月份、季节，总之哪里都不对。群众从来没有像在这二月那样关心过其它群众。栏杆上，那盆葱又开始蓬勃发展。而村口溪流清澈，水声潺微，鱼虾不见踪影，仿佛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怎么说呢，二月。总的来说，要是下过一场雨，我会知道。雨有雨的痕迹。而这些正好就是。

三月、尼姑往事。

53

这会儿是雨季，三月。

一、进入三月，我便望着这天空。天空以外的地方，我都回避，不愿去看见。这说明哪里（或我）出了问题。就好像以为这三月的天空可以不在三月。我当然错（而不是因为单纯）。在实际的三月，并没有事物来得比三月还大。天空（它的原理是空荡）作为一种需要，仅次于安慰且不及。

二、昨晚下过一场大雨。这大雨从二月末下到进入三月，始终大。我躺在床上听，听到它仿佛停歇。我终于睡去。它下完没，我不懂。其实大雨并不复杂，它只是故事（形容词化）。其次，一场在梦里的雨即使雨量相等，也会比清醒时感觉大一些。我喜欢大雨的感觉。它偏激但富于音乐性，狂乱却毕竟有限。它使该停下的（比如梦）停着不动使过程得以返回结果大雨就是这样。第二天上午，三月，我醒来看见雨停着。它下完了吗，

也许是。也许指令还没到达。不知道，我了解大雨的各种情况（包括雨前雨后的征兆与痕迹）。但在三月，我总归困惑。

三、我假设这时候的天空正在下雨。同时假设三月正是这个三月：它确实也是。那我还有什么可捧眼的呢。下雨使得三月的天空不再空荡，或更加空荡。两者我都可以接受。但下雨不会让三月更像三月。这近乎于扯淡。雨，即便大雨，它都不会拥有这种功能。雨大，大于天空，必定也会小于三月。这一点不证自明。在可知的历史上我们说雨下完了，也就下完了（以前，我也这样认为）。我不能让一场下完的雨还在天空空荡荡停着这一不符合规矩。二、它实在也不是在三月需要去讨论的事情：过于空穴。于是乎，我没有得到知识，这样的假设并不成立。

而且还涉及到谈什么问题，我的普通话特别不标准。语气凋敝，思维严重地级市。事实上在心里面我基本排除了得到解放（升天）的全部可能我是从一条虚线来的。还是明显蜿蜒的那种。照邻，不要让一个乡绅的韬晦那么快覆灭。可是（扪心自问，即便）用最好的鸟就能搭救起他吗。

答案是否定的，最好的佃农也不行。

雨在下。完美！

三月雨，一个人参与下雨的方式只可能是跑进雨中，或翻开脑壳有一颗没一粒地接着。

这个人不是我或丈夫其中任何一个。

我跑去空调底下，用遥控把空调打开。

连着按了三五下才按开。

这都是命。

以前，一条命沉稳降临大地：仿佛没有重量的鸽子那是在一九八六年。但世道需要平衡。新

命至，旧命退场。没想到是真的。当时，她那么怯场。失控，无论从哪个角度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觉得可惜。这个三月，后门山上的柴朵花还没有开放。我仿佛瞬间陷入尘世中一小小点微小的沉思。被套牢了。情绪动物，这就是缘故。

把帽子也戴上。

低垂头，望着一块桌布上的几何图案，沉思！翻腾。一直到这个下午过去，不再动作。这一切（人生什么的）也可以是一个交代，只是问题是向谁呢。废墟中的一个鹿吗还是漂浮在（无论在哪儿的）一个巨型冰块？还是在一条红色万宝路制造的烟雾中？还是一个空碗、一阵风云？还是一？不可思量。

这一日，鲁智深走过数个山坡，见一座大松林，一条山路。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却见一所寺院。见院内的破败景象，智深蹲哭起来。

三月，疫情也就这样了但写作还是得接上。是作品的作，或作为动词的劳作，在于哪个更不重要。三池虫史，或三池崇屎（三月，星期三，他下楼去提了一个新热水瓶上楼：走的是同一部楼梯）。俗话说，喝的是茶水，从脑壳里蹦出来的是嚎啕诗篇。但原则上是一致的，取消语言的功能。

又或许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要来点海吗。一个人（从中圈附近）跑过来问。什么？我望着她的球袜上的破洞。

海。她抖索着，像一匹被大雨驱逐的原始猴子诸如此类。

还是算了罢（我没听懂）。我打量着她球袜上的破洞叹气道。这是一个颇为深邃的洞口，循着往里深入你几乎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因为没有。

除了忧虑。暗黑中，一盏点不着的灯。疫情精确到个位数。数字被复制，以电速在网络蔓延。接收数字的人嗑着下午的瓜子壳。数据疑云（在局部地区）。上帝赞美数据。数据本身并没优劣之分。能说0一定比1来得完美，不能。不是同一回事体。虽然所有数字相加结果仍旧可能为零。人们发现数，稍后相信了它，并且认为万物皆数。怎么搞成这幅样子。她至少需要一只新的球袜她走了。到目前为止，我总共深入嗑了17.3颗瓜子壳。凡事都怕深入。深入的虎。

转而，又从洞口返回。

我打开后窗透气，排除成吨烟雾到窗外尽可能去遵守一些物理世界的定理三、也盼望所有数字都能无疾而终。这便是忧虑的意义。下午，天空阴，附近并没有风吹开乱世的画卷。

凡事也无须拔高。

56

或时不时的总想着终极检漏。

《他和他们是夫妻》：言情、动作、古装、爱情，或民国、军阀、爱情。就这样随随便便走去阳台扫会儿落叶，以每秒0.03KB龟速想一想这么些年来的核心认识是什么它还坚固吗，在这么一个如此平庸、窝火的三月。但也不要再去说大势已去这样的超凡废话在一颗葱旁边。重复吞吐一口还算新鲜的活气。是年，照邻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

阅读水浒传，在中午阳光下昏睡去，惊蛰。

男主角曾是一个周身布满派别斗争神经的原始直立人兼国家二级退堂鼓表演艺术家，姓林，单名一个冲字。三月，古时候的二月中，还没到远帆扬州的时节。也不适合落草与造反总之时辰和气氛都不对。未来会怎样，更复杂还是继续就

这么粗糙下去他心里始终没个底。目光平视过去，光秃的银杏树上一个小小的松鼠多么活泼灵动，充满生命之喜悦。他仿佛感到大欢喜，自然岔开双腿，搁在阳台水泥栏杆上让血液更容易倒流回心脏他作为一部生物永动机已及中年，苦乐参半，缺乏信仰和现代性加之哀伤略大于失落，小颓，一根筋等等实在这些都不算毛病，大环境使然。他热爱葱，这会儿就在一蓬葱旁边。豹呢，他更远往山中那片青翠的竹林望去。豹毕竟可遇不可求，且因过于象征而逐渐神秘化了。来到这把年纪，对它的形象越发高斯模糊，但他清楚，豹一直在心里面从未离去这又是何苦呢豹与虎不同。豹只是偶尔出现而虎基本上无法被理解。

豹易冲动，这他是明白的。

他和豹相互抑制他有时相反，想象在豹的内部。那儿照样来得虚空，无所依存。

三月，又是中午，阳光还没来到最明亮的时候他牢牢关住心中那匹动物，消灭它想要在竹林中奔跑的自由。那点万劫不复的劣根性。世道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已不能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了。但朝代更替就像海洋变换，他无非也只是其中一朵浪花。这点历史大局观他（虽强撑着）还是有数的。所幸，安慰的是这会儿院子里的大山茶花树开得正红，满当。

这星期五三月下午，正要出门，妻子突然追至，紧紧抓住他的裤带说，去哪儿呀。眉宇间青筋暴突，口红只涂画了半滩。砍竹子，做一根鱼竿。丈夫叹气道。

出去混和炖猪蹄，丈夫无限望着妻子远远超过在三月所能及。一个人出门只是去砍一根鱼竿这意味着他不会走远。妻子没说话，目送他的背

影远去，消失在村头。仿佛消失，从特定时空中褪去。但这也没什么，消失。消失后他还会回来，因为他始终是丈夫，一种不怎么样的纠缠态。分子热运动处于低水平位置或还有两米就要淹过防堤大致上就这一类直觉。

丈夫背着唐诗三百首逐句消失。

你很难深入他的内心一探究竟。不像尼姑的心是雨水做的丈夫全身空旷，无物。最好的情况是能找到直又挺拔的箭竹，但附近山坡上并没有这类竹子。也许用小枝的金竹也不错，丈夫想起他小时候（至少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有过这样一根鱼竿。可是金竹（它不是纯金的）究竟长什么样丈夫也想不起。趟过浅浅的溪流丈夫看着岩石堆中的一小片竹林。竹林密集且空旷两者相互矛盾吗，也不是。他只是来砍一根竹子用来做鱼竿，别的他不想记得。他，假若以每天认识世界上一种植物记他可能要提前花上一千零十三年相当于回到中国的宋朝。当时，民风朴实，封建有序。风和雨就像当地的风和雨，季节分明。

58

丈夫伫立在土地上，想了一会。

排水。他想起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不会是真的指水从田里或脑子排出它可能只是一种笼统的感觉。他这时还有一种更烧糊了的心理活动比如需要一点排风感。这便是一个空旷的丈夫在空旷的地方容易发生的事故。每一个丈夫。只要它们没超出身为一个丈夫的边界直接抵达和尚的彼岸。是空旷，而非失落。也不存在哪个更高级两种不同的状态是。一个关乎精神其次是神经。当丈夫遇见风，他觉得风是好的。

随便砍倒一枝竹子，他拖着它回去。运用夸张的手法在第二年三月、傍晚，他才拖着他和竹

子和柴刀回到家中。他是如何绕行的？

因为这一切皆过眼云烟，丈夫来到家门口时发现提着灯笼的妻子确实长高不少。

没事的，照邻。这时妻子紧实地抱起他把他埋在深深的胸口说道：这会儿仍旧是在三月，而我们是夫妻！

丈夫无声的哭泣毫无疑问惊动了枇杷树枝上的喜鹊（当我随意抛出一个词，我并没有想过它正好是一个喜鹊那样的鸟。而不是别的。就因为正好合适？也不是）并且不能被替换（事实上，我不想说出任何一种真实情形，太过复杂也不可能。事实上我对一头喜鹊的认识仅限于它的笔划构造和一种杂食性鸟类）它就是喜鹊，而不是其它。

那样我也就放心了，三月。我有多久没去看海上的波浪？

59

在密集型人情社会了此一生。

驴倒立在水面，波澜不惊，屹立在村口感恩至死。也远远望见尼姑群从路上走来：鲜艳，划一，蓬勃中冒着生命的大烟雾。钓鱼的废头这时头从坝上回来形容松垮仿若盘古再世。云缓缓平移，疑似空中的护体弹幕。三月，搞不好已是五月，没人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诗人坐在香樟树下看天，妻子手腕缠绕佛珠，说这正是时候跟随眼前的部队去深山修行。看见没，诗人说。举起手臂，用一根手指指着头顶上空，从大树杈上挂垂下来的那根蓝色尼龙绳子以及末端足够探入一个脑袋的绳圈被爱妄想症什么的。

妻子只有默默望着尼群旖旎远去，消失在无聊乡野。

雾中神仙或红军小战士：这是一个病句，引发歧义。06:18分，醒，仍旧三月。我靠坐在床头

追会儿梦，远处有山。山朦胧，雾气就像雾气弥漫、平常且次品（这仍旧是病句）。这山多高。从离天的情况感觉它足够高。高到去追究它的高度已经没有实在意义（对于我）。它只是村子附近（我窗外）的一座山。我熟悉它也陌生。它就在那儿，几万年来仿佛一种稳定、无用的经验。我不去山中。知道山的各种情况但我不会到山里去我又不是虎。即使进入山中（那绝不是自然）也不会有虎的审美：虎有什么审美，没有。我不是山中的动物。但也不是后天习得的坐标原点。这大约确实是如今望着一个山那样的物的好处，它浑然。让我所有的感觉全部不成立、失效、不赶趟诸如此类云云迫使我成为修行路途上的一部抛锚拖拉机。在下雨吗，没有。因为这一切是雾。因为这一切是雾因为这一切是雾因为这一切是雾吗。什么雾。雾的什么。这仍旧是个病句，尽管我很愿意得出类似的一个结论在当我想了解一切的时候：它也是此次漫长写作（《瀑布》）的无数主题之一。我不知道。我在想（至于山：这山连绵。从窗口一路看过去，它毫无疑问愈来愈雾的副产品。没有这雾，这山不就是一点世俗地貌吗。难道这么迅速就悟到了真理我在想。我听见召唤。在雾中复睡去）我终究会得到雾。

每隔一年去小溪钓一个浪里白条，放入缸中。以此推算致仕归隐的岁月。奇数蛰伏，偶年继续卧躺，默读一把福音，平淡中仰望迷路的飞碟经过。

这是早春三月该做的事情。一面祖传红旗在无风的村口摆荡，从窗口望去仿若青年尼姑打湿的短裤激励一代又一代乡痞到外头世界去赚些钞票纸。这些无聊且循环播放的佃农，往上数六代没一个是认识字的。只是疫情何时了结，早前的

递减部署仍旧能指挥得动形势变化吗。在不确定的未来迎接现实（即对未来的忧虑）的方法几乎耗费殆尽。光凭喊几声重复的口号怎么行呢。那都是些无用的祈使句。可见人貌似盘踞生态高位实则黔驴。就算是那单一只熬过冬季的黄鹂鸟它也晓得飞落屋檐，倒挂身体，追啄几粒积重难返的雨水珠。况乎人矣。我的颓丧感（这是一种病）一向来的并非不无道理。好在除此以外我也就真正没剩下别的什么了也算勉强活了个通透。（也不要千里迢迢送来那根唯一的火柴棍！我是枯火或一朵枯火上的一个浪花）就让我在三月想念另一个三月罢。望着这窗外淅沥、含糊的山雨，摆上一副象棋残局静候某个欲断魂的太空猴子偶尔撞进门。我有的是光辉。我现在下午4点50还差十分钟，村中央的夜饭广播将如约响起。届时，我按原计划会走去阳台撒个尿，在葱地里。

这个傍晚，摆在墙角的那桶蜜蜂又有一批分了出去，飞走了。丈夫坐在院子里的水缸边赏鱼，见妻子扛着锄头从田头回来，慌手慌脚指着一个空蜂桶。意思是妈的赶紧去把蜜蜂给追回来。

三月，我看见我伤心得在哭（还是因为哭而反过面觉得伤心，不知道）我在梦里。只是因为丢了一只鞋。我帮不上忙，也没法跟那个我交换，只有退出，来到05:35分的梦外。梦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不要在意梦见了什么而是没有梦见什么。整个白天，时晴时阴，我都在想着这梦但怎么也想不通梦源。可能是因为（源头）一律太抽象罢。写作也一样。有什么是两三句话说不清的呢而且还在反复说（就像哪里有反对，说明那里就有重复的压迫）。要改观的总归是自己。它是生为人的任务，而不是娱乐。我并不觉得气闷。我问丈

夫，这分走的蜂王是新的，还是老的。是旧王丈夫肯定说道。道理很简明，这就像人老了，儿子把父亲赶出家让他一个人去猪圈住道理都是相通的，丈夫幽然叹气道。他正用一根竹枝条在水缸里拨弄水面，撩拨起一点无序的涟漪。妻子扛着蜂桶，戴一顶蚊帐帽出门去了。我有些担心，她清楚蜂群的方向吗。天空快黑了，我在夕阳下坐着，等候妻子尽早一些回来。于情于理，凭良心我不会、也没看不起世上的每一个妻子我也没觉得饿。

吃的是太阳能，吹的全部是哑哨。阳台上的葱被风压倒了，葱管折断。

忧愁港台怀旧金曲通过村中央的夜广播响起，袅袅余音混合方圆半公里内夜饭菜烧糊的香气。其间，狗在跳。大气运动。鸡乱飞。群众统一昏倒在路里。

我没有气力对付这派升平景象，单单望着眼前这片竹林它实在宁静。一个竹叶和一个竹叶分得清楚明白。相似，且不需要有任何联系。竹子的用途在失去，除了当柴烧它还能烧些什么。竹子回到植物本身的价值，制造氧气，招蚊，根茎入中草药。诸如此类自我繁衍直到永远。它统治这一块区域、土壤和风景而我在它认识中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小点匆匆生命。我操。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有。它不会被说出，要是没有我。就这么回事儿那就让彼此物我两相忘罢在顾此失彼的命运共同体大气候中，在三月傍晚。在未来经验引导下。在建起长城的一刹那一道不可逆的光线附近也在一副烂牌被风吹开的概率内部也在虎消失处。也在一个烟头反复被点燃，自动熄灭的变化框架下也在最高概念神道佛的照顾中（仿佛一点植被），这会儿 18:21 分，天微暗。也在，

只限于理论上的，投胎路上。也在具体低能量空间（亚洲）在一个劣绅的有限写作中。

这天三月植树节，也是西方菩萨观音农历生日。有西方，说明就有中心。这中心在心中不动。村里一批休闲妇女早早去独秀山上香了。妻子没有出门。这两天气候变化，她痛风得厉害。

菩萨灵通的，有千里耳目，你心里面到达就行啦一向唯物的丈夫安慰妻子说。

你懂什么东西妻子埋怨你就是任凭什么东西都不信，老天菩萨怎么能不相信呢菩萨最大。妻子端起满盛的果盘上楼去，在八仙桌上摆开糖果、两汤罗碗米饭、几个糕食什么的还借了我的打火机点上一对小红烛。红烛火焰在微风里荡漾，迷信极了。我理解这种农耕时代遗传下来的世界观和供求关系，朴素、混乱。那一尊摆在衣柜上的造像（整体的慈悲感主要体现在它那对眉毛的弯曲幅度上）小是小了点但也是金身包裹。没有问题。

菩萨空心这也没问题。

在宗教肆虐、升仙有序的顶盛时期，行走在路上的人感觉离天很近。气若游丝的神仙们在清洁天地间大可自在游荡并不会受到各式人工信号乱射，以至迷失了路。骑鹅者是一个上京述职的年轻东林党人。三月春从会稽出发往北方游行，已走两旬。一路上，没有遇见哪怕一个丈夫。就这样在路过一个河边的禅修寺庙她终究忍不住，面向菩萨注目的大方向奔涌出眼泪水一泻千万里。

焕然一新。我有一次她向我死乞白赖借（乐事牌的）薯片吃我没给她也没生气脾气超好，在她欲退党的那一个中午。她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她的性格和道德情操不允许她这般冲动。但她最终会回到我佛的怀抱她向我指天发誓。她老早就意

识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宿命，她说。因为毕竟她是亚洲的女儿。我无法抬杠。我们的宗教立场与派别都不尽相似。

但我一定会支持她！一如照邻的总是从草丛里忽然跳出来的邻居粉丝支持他那样，希望她能支撑下去。无它，双神的问题只是不符合惯常的逻辑。可以有无穷菩萨，但唯有单神。除非还有更假、大、空的神。其次，神必须神秘兮兮的，没有偶像崇拜。神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但这只是以上命题的一小点无伤大雅的推论。三、不要去造神。

或成为神。（这叫什么事儿）神是一种虚拟货币，只要你想神还可以是一个漏斗。诸如此类什么的。在这样一个三月阴天雨要下不下而上山下乡势在必行的下午。一个菩萨坐在走廊里，静止也闭目望着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仿佛出了神识，云游四方。手中紧紧握着那支遥控。

64

我走近，陪着（嗑些瓜子壳）。还是离去，到厨房烧壶水离他足够遥远，亦无法拆散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试了，但不行。

这说明我的主要分类也是菩萨。

此刻，一个菩萨和一个墙角的燕子和另一个菩萨，在三月光阴中。菩萨光荣、沉重，路途漫漫。统一在缸底菩萨们，在更抽象的底部。

在甚至底部的底部一个菩萨都懒得撑起他的手臂他是一个曲折也坎坷的故事。通过空气，从左右几乎同时传来两种鸟鸣。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不同的鸟。但是两只不同的鸟，这不会有大的错。两只，菩萨搬动手指头来回数着。不会有错。

菩萨忘记。三年自然灾害什么的，观音土，菩萨拒绝加入一切路线斗争他当时害怕极了。躲

得远远的。三十年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不记得了。你除非所在的（比如某种奇异空间）并非正常的人间。但这个概率实在也太低了点菩萨不关心数据。此菩萨非彼菩萨。呼吸均匀、不动，仿佛自言自语，标准的菩萨就是这幅样子。

都是从烂日子里扛着过来的。

十四万个菩萨（罗汉勉强也可算在内）。

你再比如说你怎么能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呢脑子也太大了点。抛开修辞问题暂且不提，纸老虎要是真给惹毛烧着了它很容易火化为一支霸王龙一下就把你给反灭了妈的这不是自找果子吃吗。一下回到三百年前。那一年1720年，也是闰鼠。全朝发生大规模蝗灾，持续三年，饿死超过二十万。而当时人口不过两三千万还没到现在的零头这都哪儿跟哪儿数字并不重要，尤其在三月。能过关就行。

三月，丈夫是一个整天坐在走廊忘了对象的非佛教徒和非唯物主义者。望着棋盘，但不知道在望什么嗑一个瓜子壳，但也只是为了给他的宝贝蜜蜂吃。简单说他没有自我存在感。

也就不存在。

仿佛比菩萨更为先进的单神。

把艾派德打开！我有时跑去阳台，往下喊。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连线我手机的摄像头实时看清楚大前天跑到屋外那棵银杏树树杈上聚拢一团的蜂群的运动轨迹（非常之张狂缭乱）这样他就安心了。

我再尽量把手举得稳一点。

这相当于一种转述。未经加工，它可信。只是在三月（特殊吗，也不是）又有什么是可信的。但按佛学原理来分析，它一定会有。信就有，不

是么。反之不信，也只是一种态度。而态度无非大同小异，没什么新鲜。就好比遇见一头翠鸟，你又能有什么天大的态度。难道你还能反对它不成？反对的季节早已经过去，那是在二月。或还没到来，至少也要到六月。

翠鸟，按照规矩，我在不远处看着。

它背对我，停在柳树枝上。它不知道。遇见翠鸟是说双方应该尽可能的认识。我认识这种鸟但不是这只。这只被归类为翠鸟的鸟儿它不像是我的鸟。没有根据，只是直觉上。但不会妨碍我观察它鸟是这样的，看久了，也就觉得它熟悉。我没有时间，要散步去稍远的地方。这种熟悉主要来自某个特定视角下它的轮廓：一种工作中的鸟儿特有的外形。它不动。背脊隆起，鸟头注视水面。就跟一九八六年我见过的灰鸟一样但灰鸟不是一般的鸟，两者有明显不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灰鸟是特定的一只鸟，而非类别。这点很重要。否则我那么多的故事就白写了。这翠鸟有着灰鸟的鸟韵但毕竟没那么传奇。也就最多远观而无法近视。也许是我心里的想法作用到了它它忽的从树枝跃起射进水中，消失。我没久留，散远去。在整个散步事件中（我在担心什么？在良好的山水间缓步行进我仿佛一个偷工减料的归乡游子处在一场戏文中。这戏文的主题、风格以及目的统一都是过度放松。没有起始与终了，也没有身体所在。有的，只是在时光中与光同速度无尽移动。而这些，只要我愿意，实在是可以置换的。简略说罢，我其实是一副药，在汤中。而偶遇一头翠鸟：它连一个完整意义的最小单位都算不上顶多算一个动作。但）它多少还是起到背景或氛围衬托的效果，一直到快返回村口，远远看见打着灯笼的

妻子朝我呼喊。我都不知道她在喊什么，三月。

就好像我也不反对（这始终是一个认识类问题）。无论翠鸟或它们不是什么。

比如，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棵树。

在所有树木中它是一颗什么样的树木？它是阿尔及利亚树吗，也许是。我不确定。三月，对一个没到过阿尔及利亚的人大约很难理解这棵阿尔及利亚树。阿尔及利亚树在阿尔及利亚阳光下，独立，难以接近。不是因为它遥远：从浙江远远看过去，只需越过一些山脉、海洋、一些黑暗的国境线和行走在沙漠的驼队之类沿着地表曲面最终能看见它。不是因为它过于抽象和概念化。要理解一棵树（在这里它是一颗阿尔及利亚的树木）就要了解这棵树的全部情况我必须小心，能使用的工具不多。作为一棵树，它固定在阿尔及利亚（一块空地上），这已是一个重大成就。我不会再去怀疑它是否可靠。它一定真实。

67

那么它是一颗阿尔及利亚树吗，还是一棵普通银杏。这要看谁重要。我倾向于前者，在一块空旷的阿尔及利亚空地上，它至少是唯一的一棵树木。

树上没有停着翠鸟，或其它。

没有就没法反对不是吗。

是它的存在让那块空地以及更辽阔的阿尔及利亚不至于那么寡淡。一种反定向效果。阿尔及利亚和一棵树木它们都有悠久历史，而且毫无疑问后者的总体历史要远长（丰富）于前者。但我无意去做出这些莫须有的价值评判：很有可能会得罪当地某个健壮、高大的黑人。也不愿去暗示汉语在现如今世道下表现出的无效。不单汉语，所有自然语言都是。但这无非也只是一种心情。

当我想去了解这一棵远在阿尔及利亚的树木我便没完没了陷入（它是语言的，也是三月的）困境中。这困境温暖、腐朽且没有边界。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有一棵树木，它如果是一棵银杏树木，那么它就在眼前而且树上没有停着任何一头翠鸟这点尤其关键。我走去阳台边，伸出手就能抓牢它的树枝。但如果我不想，只是在阳光下望着它。那它就有诸多的可能。不管它（它不是树木）多远，阿尔及利亚和树木都不会是它的重点我都不反对。

三、在路口，我问张长衫。

三月，张长衫仰天叹道，还是飞不起来啊。他叹了一口气，走开了。碰到这种情况，我又能反对它什么。

我抬起头，望着他叹过气的天空。

这三月的天空高且深当然主要还是空荡，没什么大意思。在当地，天空并非群众关心的事物。要是问起天空怎样，他们多半会说可能要下雨罢。说完，特地望向天空。傻乎乎的，也不知道终究在望些天空的什么难道还能望出一支龙来。他们是农民。

68

起风了，丈夫在机耕路上随意走着。

因为没有技术和具体目标，这种走法基本上已经超越了朝代、文化或种族的分别。是个人都能会。伴着风走便是。要是遇见停在路中央的鹤、鹭之类的纯野生物种，也不用太见外，它们只是杂质。就这样在温柔的风气中移动半把香的时辰，近昏，丈夫就回家了。

在快到家门的自家围墙边，丈夫点燃一支，靠在墙头吸着。

也看着眼前那条平常用来倒泔水、排污之类的微型沟渠。三月春季，渠边已经长出了些草叶。

感觉茂盛顽强的模样。他想起一九八六年，这里曾经躺过一个青年和尚。那天瑞雪天，大中午，他捧着饭碗准备去上村头找伙伴，一出门便看见这个奇怪的出家人。说不出奇怪在哪里。皮肤黑，脑壳上两道戒疤不是特别整齐对称。也不说话。当时的丈夫路过他时，和尚（而反对一个和尚几乎等于在无理取闹，或这也太群众的眼睛是漆黑的了）面露笑容，那牙齿挺白。他在想。隐约是有些模糊了。他展开想起许多事许多事仿佛时过境迁，他内心里便滋生出一些感伤来。还好，这时终于等到妻子及时提着灯笼出门来，一路照耀他，回到家中。

所以说，客气地讲：三月，我们严禁反对。它不是对身心健康、后代、风气等没有好处，是压根没有出路。

反对一头鹤，也不应该。

但静止，不反对，仿佛也不对。但也只是不对：这个我们已经如数研究过了。

三月毕竟没有那么激烈，还不是正式的雨季。我们只需要躺下，躺着便是。数数钱，一切照常。薯片掌握在谁手中，谁便是真正咏叹之王。

在与瘟疫对攻的下午顺手剥开一个桔子。

龙在华夏大地和天空消失太久。

坐在走廊上出神记，三月。

在九纹龙史进说完：“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题。”后，合上书本。

关于荒凉宇宙中一根葱的若干问题及报告你是从哪条小道消息获悉的。并且也能产生如获至宝的感叹。

谁是谁的瘟疫谁心里清楚。

互瘟。

倒转一个句号它是倒转的句号吗。所以不要玄谈个啥量化宽松等等宏大图景，跟便是或 all in。

好烂都是一副牌。

出去走走罢，妻子埋怨道。丈夫长久凝视蜂箱的轮廓不置可否。一个不再需要重点的下午。

在村头与伟大的溪钓高手、村级挖笋之王、天才捕蛇者、我私人的永远偶像、一代玄谈宗师肥汀相遇，向我表示了关怀和亲切问候。伟大的溪钓高手村级挖笋之王天才捕蛇者我私人的永远偶像一代玄谈宗师肥汀远远说道：主席，散步去啊。我连忙走上前去，挖出香烟递上去一支回道：嗯，随便看看山水。好啊，年轻人，还记得我传给你的绝招吧伟大的溪钓高手村级挖笋之王天才捕蛇者我私人的永远偶像一代玄谈宗师肥汀说道。哪里敢，我汗颜羞愧道，没齿没齿。

70

（这是大前天的事）。

远远看见妻子用轮椅推动丈夫往东山岭方向移动。我没有跟进。杵在一支倒拖杨柳还没完全形成的树荫下尽量等到一个跳着舞蹈的人巡游至此。她全身烧着紫色火焰，肢体动作激进、狂野，表现出的视觉效果和精神状态能把方圆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们给统一感染。我暂且命名它为：火烈鸟计划。或春风中的鸿毛行动。没什么特别的讲究。无非心无旁骛，望着眼前那涓涓流水一去不返，感怀春逝。只要情感到位。

溪流对岸，一个向阳斜坡上，几个劳力在修坟。

丈夫他们走远了。

这三月长。长到跨越了季节。我早早醒来，还是在三月。山峦层叠相依，雾气腻歪，大势仿佛停止运行。

认识的鸟全部躲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再来到空中和窗台前。阳台上葱涨势良好，甚至可以用蓬勃形容。三个白鲮（昨天下午，捞走一个肚皮翻白的）聚拢在水缸底部基本不动，只留半透明的尾鳍微微扫动死水。要用极大想象才能察觉到它造成的澜。也是可贵平等的生灵就为它们取个名罢。一曰成吉思焊，二曰焊文帝，三曰鲸。只可惜一个咳嗽便惊动它们慌乱撒开，以至不能分辨是哪一个个体。也罢。这会儿经年为劳动病（尤其静脉曲张，小腿血管碧青、鼓涨，形似盘龙）所害的妻子发如蓬蒿，弓着背，已经在灶头默默生火准备早餐。妈的那2个贼配丫鬟A和B（plus）一律不知去向。我往偏房呐喊两声，不见动静。大概是昨晚出去游荡还没归来。这才礼拜四！我亲自动手搬来一条竹藤椅，在走廊一角坐落（这是我的庙堂），目光略过高深的水泥围墙，枯呆瞭望那个柚子树树冠以及广大的天空。村广播摧枯拉朽般播送疫情漫延的信息联播。大同世界，毕竟只是文学中的乌托邦幻想。此刻，06:35分，太阳要出未出，依稀想起照邻，与他发自肺腑的情结：就是和邱淑贞搞一下。思念荒废的朋友不想竟成了这清晨里头唯一良好的安慰。要是可以对调，我愿意这一日是第一日。

忽一日。黑暗，降临在一张空白的白纸上。这黑暗小、醒目、不动。这小点的黑暗在白纸正中间是一个方形（接近正方形）的黑暗点。在黑与暗之间，它更像一个黑点，很黑，很怪。这黑点是什么？

它好像不是什么。只是黑暗，不是物质或某种影子，不是。也不能为了方便就称它为黑点。黑暗就是黑暗，而不是黑或暗。仿佛一种人为的

感觉。而纸无非是一张普通白纸，A 4 大小。一个黑暗点，在它降临（它是怎样降临的？它突然出现在纸上）之前，除了空白，纸上没有别的信息，平坦、寂静，各方面都非常标准。

不像在它达到后，纸（白）和点（黑）的关系看上去十分紧张。其中白大，且平面。黑小，小到从稍远的地方看，它就是一个点。但好在它，它不像通常的黑点，它是黑暗。即使被大面积包围在空白中，仍会感觉它有反击的可能。即使这黑暗停在纸上不动，始终没有变化。三月傍晚，两个不好的亲戚在路上相遇，彼此没有说话。但都歇了下来，顾左右望了会儿四周的空气在心里头还是有点么难为情相。

两个亲戚，一黑一白。黑的是黑人，白的不是黑人。最后黑人亲戚往东方走去，剩下白亲戚停在路上忘了回家的路线。

72

甚至在吸饱空气后忘记吐出没用的氮气。

这种情况在当地常见吗，也不是。

但在当地的三四月份就是这样，有些事会发生，尽管从它们此起彼伏的表面看上去仿佛没有天理亦或王法。但它们会发生。

也不是风水地貌的问题。

也不是磁场或多年没有过地震。说不清总之存在这么一种特别的发生机制，福无双至。就像院子中央的那株茶花树，三月，当树上其它花朵都凋谢完了，一个花朵却还硬开着。它在反季节吗，看着也不像。看着也不像别的花朵。事实上这很难，通过一个花朵想起别的花朵而不是其它。这就像通过虎，我总能想起浪花。而通过一个浪花，我从没想起过别的浪花。即便在三月。

那不是个别的浪花，是一个花朵。

那个花朵在妻子心里鲜艳、开放，是最红的。不一定红，但一定是最红。

它作为曾经的感受不会消失。花朵开放，凋谢，红。有没有一朵花开放后，凋谢，凋谢完再开放。它鲜艳、红，不是别的花朵。至少一朵正常的花不会。即使它红，又那么鲜艳。只有一朵不正常的花（它是一朵红花吗，我没有这样想），它还没开放就已经凋谢（一九八六年，雨季。花儿在夜晚开放，我时常感到害怕。而越是害怕，它越是开放。它鲜艳、红，红得没有道理。我觉得周围有些不正常。这种感受在我心中从来没有消失）。

一朵花开放，开放后凋谢（在这里，我们不关心别的花朵）。凋谢后，它不再鲜艳。三月下旬，雨天，我下楼饮水，看见劳作归来的妻子坐在走廊上，手指头拨着佛珠，嘴里念着一些含混的话。望着院中的那枝山茶花，她仿佛不正常。那一树的花（除了那一朵）已经凋谢，在泥地里继续腐败。那是些开放过花朵，红，但不再鲜艳。丈夫呢，到哪里去了我在厨房窗口远远问道。妻子白了我一眼，没说话。花朵开放，凋谢。即使鲜艳、最红，凋谢后也不会再开放。但这不是她现在需要的感受。花朵一定是鲜艳的，红和开放。不一定最红，但她要是个花朵，那也一定是最红的。即使现在不是了，就像一个花朵开放后凋谢她曾经也一定是。鲜艳，开放，红（包括最红）以及一切正常。其它的都不重要。

从侧面看，她就是那个花朵。

这明显也不是道理，只是在表达一种心意。天知道。三月，有些话不是不能说，是最好不说。二、也说不出。

比如一句（不是）空话。

一个燕子在低空飞飞停停，大阴天。

看天的人坐在阳台计算鸟的轨迹直至它飞出天空。一种青黄不接的感觉仿佛乌云移动纷至沓来。在疫情严重地区，一个烂船斜插在水中，一群烧香的人淌水过河来到万能的寺庙，发现庙也不见了。原地摆着一个空煤气罐。队伍中有好事者搬开煤气，还是找到了一个拱起的笋尖总之没白来一趟。附近，一名颓废美的尼姑抱着鹅，披头散发在竹林里偷偷哭泣。

这说明世道可能已经在发生新一轮深刻变化（结构上）且一切未完待续。但牢记屎命总归是好的经验。三月中下旬，妻子们一个挨一个消失。

新爱情是不用指望了，天若有情，还不如去村口的大香樟树下写点没劳什子用的诗。

也是，自从心血来潮退出朝廷以来，我们见到指挥史的情绪是日渐的低落。显见的一个错误决定。什么希冀中的垂钓啊，农耕啦，甚或寄情山水统统没有心思。都是假的，假的。就连村里小学文化的裴寡妇都知道他平常说的都只是些自以为委屈的气话。就在刚才他又提着那根裤带在村里到处溜达，做出一副晚上准备套脖子的可怜模样来。

有道是做狗就是做狗，阶级的烙印有那么容易消除么。喂，去不去钓鱼。我趴在阳台栏杆上从上往下逗他。

他自然是听见了，不应，双手背在身后，做清风状。

妈的给脸不要脸。自讨了个无趣，我只好重新躺回藤椅上，翘起二郎腿，静静望着天空的空荡、复杂。0，村长和分裂。

在一堆数字中间，它是0。

在一群鲫鱼里它正好是 O。与此雷同，在我心里，它什么都不是。

不朽的村长，与他土得掉渣的阴天下午。一个从水缸里蜕化升空的蚊子在努力煽动国家分裂，一个深山里来的尼姑（我不认识，貌似还挺严肃伟光）突如其来飘至说：你他妈是想两败俱伤吗，废头。

这就算是接上了。

我正在阳台上修真打坐，祈祷也忏悔。挖出一支红万，点燃。我懒得在乎她，继续孤零零望着那根笔直的葱（管）。后来，天空就放晴了，阳光浅薄，下起一点细雨来。又在约莫 13:45 ~ 55 之间拨通了家里的座机，这样远在白虎山摘茶叶的妻子就可以用关联的移动电话接收到。也没什么事情。无非是时间点太迟了，问一下她有带饼干充饥没。信号迟迟没有接通。而要是用呼喊派的方式，手头又没有合适的信号放大器。也罢，还是算了。为了几块钱和更多的几块钱人民（有些是人，有些则是民）在大地上，在历史虚无中劳作。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呢。

理论上，所有一切加在一起便是零。

相减也是。

但这只是理论，是发明的东西。理论上人还发明了神仙、实、诗歌和潜意识以及比它更深邃靠谱的直觉等等诸如此类概念。人是动物。又不是主要物种。人的起源始终是个秘密。人终将回到痛苦的秘密的怀抱。三月末，有人发生于零。有人死去。有人在路上见到一个钉子。当然也就会有人在学习翻译隐喻。世道（在这个巨大隐喻里）什么都有。当一个鸟儿飞过天空不用看我就知道。我抬起头。但这样就太技术了。但要是

这样，以我的性格又怎会甘心。但要是实在只能朝这种方位修行我大约也不会勉强自己，说必要的便是流畅的。

也就是说，在三月，我们最好不要说话。

但对着一口锅置气也不理想。困兽心理学。浮槎。一个神仙感到孤独，稍后又感到沉重。一个现代特种兵无意中穿越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什么都不会发生。人只会穿越到未来。不要走得太快，光速即可。同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罪恶，有罪恶的地方就有侠客（一种信誉产品），以此类推，就有烧烤、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保护费、反抗、新一轮侠客、牛肉和大炼钢铁、自然迫害、浮肿、落草为寇、义气、回到江湖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一个简洁的混沌系统，任何一点细微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江湖血腥火并。三月不是说这玩的，它无须预言。三月一个下午，宇宙突然整体动了一下，不知道你们察觉到没有。同样，当宇宙绝对静止（并非不动，但理论上不可能被得知）我也总能感觉得到。妻子摸了摸我略微发烫的额头，担心我是不是病了。怎么可能，这才三月末！我只是（除脑子以外）缺乏狂暴劳动。因为劳动产生数学。而我对把太空猴子送进太空的数学缺乏应有的信心。数学基本上是伦理学的一条分支，数学代表自讨苦吃。数学与裤子拉链。

七和七和八总共二十二捆柴火。分三次拖，总路程就长了，不划算。分两次解决，运柴者人会严重脱力。扔着不运，也不行，没法向共产国际交代（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不是一个单调的算术问题。它至少涉及到猿猴为什么演化成需要劳动的人。而不是直截了

当进化为无聊的金刚或尼姑。

妻子坐在路边吐着气，在三月微风中汗水乱冒一头崭新的虎来到她身边，安静伏下。虎的目的是什么？

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浪费掉的，他们没有事情去做。那种一个人她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开个荒，种一块田地，等着粮食在季节转化中自动结出成果。那是植物和祖先们驯化的功劳。那不是劳动。那只是一些动作。它的所有意义只是在对身体负责。没有娱乐，肉身沉重。所以我平常很理解也支持妻子在闲暇时念念佛，这里风水不好。

几千年来，它停着不动。

那点让当地人得意的自然山水风光，算哪根毛？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漆黑的底层。不远处山上竹林清洁，这里就是所谓的农村。这里，而不是那里，只是这里。这里是全部，对一个没有风火轮的人。而这里黑，那是真的黑，尤其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但黑也不过是一种人的感受，可忽略不计。总之一九八六年以后我没再正式回到这里。这里始终不够正确，但得过且过大概齐也行。落后是一种罪过。晚上，我又在梦里第一次见到零碎的游击队在山林出没。吹着轻灵的唢呐，在山岗上迎接那朝阳万丈幸福的红光。

而有时大风。这风主要从南面运动过来，体表感受大于三级。而从竹林摆幅度观察它至少大于五级。至少远远看去，摇晃中互相倾轧的竹林有一种江湖龙虎斗的视感。常年被风湿痛干扰的妻子说这种南风天就是说要下雨了。这是久经考验得出来的经验，也算是一个普通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某种把握。至于雨是否真实地会来什么时间段来这些都不重要。这又不是一个算术问题。

对粗糙过日子的人来讲下不下雨本就是无关要紧的事情。我查了天气预言，往后十天阴雨。礼拜天去把坟给上了罢妻子说。她总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只香炉。一张桌子上如果摆着的不是一只香炉也可以是一只拖鞋，或其它都有可能。因为体积的缘故都可以被摆在桌子上香炉和一只人字拖。它们有近似的吗香炉和一只拖鞋它们同时摆在桌上它们被什么需要？任何一片天空中总是有鸟飞过而不是一只拖鞋。诸如此类。

二、土豆。

在当地，俗称红毛番薯。是红毛人（通指外国人，我估计是荷兰什么地方人种）用来药中国人的。吃过的人，要是过段日子没再吃就会毒发身亡。但神奇是由于我们有丰富之烹饪传统轻松就把它的毒性给化解了土豆曾经救过欧洲人的命，这点小历史我没跟正在锄草的妻子讲。那三林上上礼拜埋下的土豆种这会儿的茎叶滴嫩已有三寸来高度。土豆主粮化什么时候到来，这很难预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何曾消退过？它不像风。风在什么季节到来，从哪里来，这些大约也是可以推算的。

78

三、关于燕巢。丈夫、妻子与我，这是一家三口长期以来的生活结构。从一九八六年至今。丈夫胡乱指着天空说刚才有个燕子飞来啦。从语气判断，可以得出两点：1、他对此事感到欣慰，甚至于因敏锐的洞察而感到愉快。2、因为这是今年开春飞来的第一个燕子。我们的燕子因为它是候鸟，北半球春至，它只好从南方飞行上千公里回到以前来过的地方但它的泥巢被一对麻雀占据了。丈夫和妻子都认为应当把走廊里的巢捅掉它

会重新筑巢（ke, 第一声）的丈夫说。丈夫相信，这个飞回的燕 kangBan（一定）是去年的燕既然他们夫妻的想法难得一致，我觉得也挺好。但还是太罪过了我说。正当要爬上竹梯子的时候我想起来说。

以上，便是在某天我习得的三点农事知识。当时，三月还未结束。也没下过一场像样子的雨也没有薯片吃。我有些担心。担心三月以外并没有别的月份。三月将无限运行下去（它最大么），至少会一直到永远。如果是这样，我会感到悲伤吗。不知道。我其实除了悲伤以外，也感觉不到别的。我是各种悲伤的综合体和自组织。我有时也会自动酝酿悲伤备用，并且一般来说通常会有富余。在这里，我提议把悲伤作为一般等价物。那样我将成为超级亿万富豪。我的游泳池将会比太平洋还辽阔，脱离无产阶级的桎梏。我会一个人搬运到月球去生活，冷暖自知。我每天看着这个黑暗虚空中的玻璃弹珠，太阳从弧形的地平线升起、下落，无所事事，我看着驼队穿过沙漠疲惫之极，冰山沉入海底，巨型风暴从游泳池升起。我看见照邻游荡在古代的道路上心不在焉看见虎站在山顶，它是在等待一场暴雪吗。三月不是下雪的好月份。玄谈庙香火枯萎，游击队消失在丛林。革命导师妈的还在睡午觉，一群虎鲸反复攻击一头失散的抹香鲸（沿着季风带），历史在缓慢移动。我已足够高。当我还足够远时，我发现悲伤的形状像是一种冲积平原并且我们说到哪儿了。总的来说我学会了如何悲伤，但并不关心农业。从农业出发，我也不关心科举、发电站和仅限于内部少数几个人的民主。从更总体面积而言，悲伤是一种色彩。涵盖范围大，普适性强，色调饱和度

偏低、淡。而从负利率到蛮族妇女不缠脚到体制内到动动手指头能改变个啥，不能。

它是怎么发生的？它又是什么。

它正在发生。

从死结不可解开到一匹鹅的失落进入仙境到眼见着根据地在发霉而心里平静得跟太平湖面似的。从面粉到一支火机竖在桌上。从绝无仅有（三月）到敲击一个回车键，以及从大的方面来说到退稿的不可避免（写作是另外一回事，是最终主题：通过写作我反向观察脑子的意识形态）。少顷，从开放到正常枯萎。桌子上有人故意摆着一个香炉和一只拖鞋是为了什么除非不是为了什么。从三月三黄帝诞辰到在没有鸟以前。从逻辑与事件对应关系到指导员这两天抱恙卧病在床，以至于不能咏叹。从 A 到没有。从快进到大不了重头来过但这是不可能的。从你他妈太知识分子了、太士大夫到实在不要去忧心地主家的余粮。容器的重要性。香炉和拖鞋谁排在第一，一只空香炉。从丫鬟们消失到复辟的艰辛：一个人扛着一根木头默默行走在丈夫身后从来都是这样。从，我可以说不好听的吗：让耻辱柱和贞烈牌坊这类伟大的文学字眼灰飞烟灭罢从而回到文房四宝的墨香。从又是一个阴天下午到电量下降至 71%。从托克维尔到哪位？到等着，听听音乐。到往事不用再提。香炉与一只立在桌上的拖鞋。这是一张桌子。但几乎没有人会首先意识到这里首先是一张桌子当这张桌子上摆着一个香炉和一只拖鞋的组合。这其实是一只拖鞋，它的旁边是一个香炉而拖鞋下放摆着一张桌子这么说仿佛也没大的道理。确实，从古至今桌子、香炉和一只拖鞋是一个古怪的组合而且不分先后。没有石油就没有这只塑料拖。

从在什么文明洼地之类吸氧到思念武松和一条惹眼弹涂鱼。从浙江出发，到进入越国的路上偶遇元始天尊。拧掉螺丝，卸下风扇，清洗。这范仲淹也是，净整些没用的。从双话事人也不错到 5.5 毛。从永不承认错误，坚决不承担责任，绝对光荣、正确到活在当下。眼睛骨头痛。从可防可控到你以为指的是什么？到迅雷下载。

稍息，从菩萨保佑到总开关在哪儿？

到凑字派作文。从比方说乡试，到“以顾兄的才华，隐居此地，未免太可惜了吧。”快去找点干柴火来！从轻功到这个雨季总算正式到来 18:31 分揭开锅。既然归隐大约是不符合现实走向的。

最间接的方法便是让一块石头停在天空中。站在地上的人抬头看还以为天空破了洞。但即使天空破了一个洞对当地人而言也不会有所启发倒不是善于健忘，相近是因为他们记性太好。他们记得各式各样事情，但没什么层次。他们记得虎曾在附近山地里出没，后来野猪泛滥（野猪和香炉：有野猪牌香炉吗，迄今为止还没有）。也记得百鸟无踏是一种难得的跌打草药，也没忘掉佛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仿佛量子力学仿佛肥皂。

他们正因为有太多时代记忆，脑子容量饱和，坏掉，甚至溢出。所以当他们看见天空中停着一个不详的石头，便本能警觉到历史潮流会以毒蛇猛兽般摧枯拉朽摧毁一切常态事物：香炉、一支倒立的拖鞋或肥皂。正如裴寡妇慌急慌忙跑进门呼喊，出大事啦出大事啦，天要塌了。快跑！她丢下一句话屁烟似的先行消失。

妈的天空只是一股气，塌什么塌。

我推开窗，看见超乌黑的阴天半空中飘着一个两三吨的石头。陨石的可能性极低而我的感觉

并不太好，关上窗，回到椅子上重新坐着，吸吸烟气也摆弄摆弄几个枯燥的文字符号。也因为许久没有对象，以至显得无完整的话可作表达。这大概就是力的意义。我如果感到踏实那是由于被引力吸附在地球上我饿，那基本上是因为桌上就有三包小饼干而我又懒得吃它的缘故。力即因果（肥皂和香炉亦然）。力，要是深入了解并理解它并非无色无味。力即时。力这么说罢，对无而言，空就是它的力。

有一年春季，力飘荡在空中经久不衰和了无牵挂。而力之道：力道，在当地一般指的是力气或气力。力气大者，对应胆子也野蛮些。等动乱大面积降临，正当是闹革命的优质耗材。

鹅是预言，是正在实现的语言。是忧虑而念旧是在方向上正好相反的东西。

在没有鸟以前，别说是鹅，鸟也不会有。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农历三月初五，连夜大雨延至早上，近中午停歇，宜冠笄，忌除服、造屋，原定盘算好上坟的事只有推迟。死去的人陪同我们度日直到我们也死去。去哪儿，不知。仿佛这路途漫长，有去无回。捧着一只空荡的香炉而绝不会是一节肥皂。茫茫一片，都是同路人。一个人（女人）这会儿没有出门，倚靠在床头数着钞票纸。窗外，溪流对岸的山中，炮仗声在低空炸开，沉闷、独立，接引鬼神同时，难免惊动正在林中踱步的虎。好在女人数得细致，入迷，并没察觉到进行中的事态她朝手指头吐一点唾沫，反复数那叠全新的纸。

一条大腿高高翘起，自然落下，压在另一条弯曲的大腿上。这样我们就能看清，她那条葱白的腿上那立起的稀疏汗毛。村中央广播这时又在

播放什么越剧何文秀选段，女人突然停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朝天花板的方向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顺手在床头柜抓过烟盒，抖出一支，迅速点燃。她侧身朝窗外膘了一眼：天空、雾或其它，不知道。或只是窗外。接着目光马上射回到纸上，重头开数。披着海带。我驼着背，在家门口前的自留地往上喊她，快些下来摘茶叶啊她也不应。虎在对面山林中静静立着不动。在整体安静的山林虎显得尤为静它在等什么。仿佛有意在等什么，一种动静，还是某种暗示。还是什么都没在等只是立着不动很难猜。虎是雾中的王，它有自己的阴谋。

在世道清明的日子，我通常能感觉到以上。女人这时大概是数疲倦了，翻了个身，抱着钞票，一点一点睡去。口水流淌，四仰八叉，露出一副舒坦、满足的笑容。细雨重新下起，我没进门去取伞，也不情愿继续采摘。走到柚子树底下，眺望山水大气，直会儿腰就这样身处旧社会的感觉缓缓袭来。它旧，并且隐约感觉就像在一九八六年我经常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来回游荡。它们相互交叠混合，伸手去抓，似乎又都抓不到什么，是空的。完全不像一个雨滴落在手指尖上那么实在：仿佛每一个尼姑都有一只最好的香炉和一块清洁肌肤的香皂。

锅仿佛也是必备的。那样她就可以在每次出庙远行感到无限疲倦时躺进锅里，盖上盖。对一只三头六臂哪吒的思念。我有时真的需要他的风火轮不管它究竟代表什么它离去（离去哪儿，不清楚，只是离去。一个点离去，它慢。正好大于引力束缚离去。而不是陨落与射。我看着。一个点必然离去，我举起手，它也没停。一个点是一个正方形点，离去。黑，如果一个点只是黑，离去。

我为什么此刻正好淌着一点眼泪水，一个点。因为离去吗，一个点。一个点它不是我的点，并非我制造。在离去。把我留在这里，一个点。我看着。越离越远，仿佛消失（但始终在那儿）。它不会消失，一个点，它只是离去。不是离开，而是离去，一个点它是离去的样子它不射。我伸手去抓，正好够不着。它就在那里（那里）仿佛就要消失但是不会。只是离去。一个点特殊吗，它必定特殊，不是我的点。它是什么，一个点。它一定在离去。否则，它又是什么呢。一个点我不认为除了它是一个点以外还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点的样子，轻。轻到仿佛没有重量。它不是一间印刷厂，它点。且只能是点：最小的完整。在——不是离开（这里）而是缓缓离去。足够远，在离去，我此刻正看着。没有消失，我会找不到它吗，这一个点。就这样它离去。离去，日出升起）。

84

又清明。白雲駐慈最風華，綠嶺歌勤禮世家。小坟碑上的繁文联字多已腐蚀，有两三个字的笔划看不清爽。猜对了，也不见得认识。在早先印象里，两边旧碑柱刻的是：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更为简朴，也符合小坟主人的身份。恍惚中，想起已有二十多年没来这里。记起小时，清明时节，经常约村里伙伴来这向阳坟坡，拔那种细小的大壳落笋，亦摘些柴朵花来尝味道。据说这柴朵花（映山红）吃了会流鼻血，反正我是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只是觉得这红彤彤的花朵味道寡淡，迷信气十足。可能是上坟的日子早了几天，今年山上并没见到这种花。我登上坟头，用柴刀掠掉那些杂草蓬、刺藤、蕨叶之类，大一点长到半人来高的树枝，只好用手去折或从根部砍断。妻子则在下面拔些杂草，最后用扫帚清除出去，丢在路边。

说是路边，实在是没有路。四周大都已荒废，是其他家上坟的人踏出来的一点路径模样。我平常疏于体力劳动，清了半边坟头，便有点气喘。只有歇下来，点燃一支，吸着。体会山水气象，望一望风水地理。又意识到所站地方对逝者不够尊重，便又跳下来，在半圆形平台上徘徊。妻子烧起三根香，插进石板缝中，准备正式的仪式。又命我上来祈拜。说是她是大人，不能拜，要我才行。我问需要下跪吗。那倒不用，站着拜几下就行。妻子说。她站开在一旁。我走上去脱下帽，合掌随便拜了几下，心里也没有话要讲。反而是妻子细细碎碎在念叨什么，我是听不灵清的。等我在登上另一侧的坟头，大致上清理一番后，妻子又从不远处挖来一个草土包，让我在坟顶砌上。并强调那是要倒扣的，也就是土朝上，草压在底下。我照做，并在草土包上插了那根树枝。树枝一头绑着几张泛黄的佛纸。这里头的意义我是完全的不清楚。我看附近有的坟头只是把纸压在土块上，并没有用树枝做成旗帜。等这些都搞完，末尾一道程序便是放炮仗。因为还有旁边的两个其它坟要去上，就只放了带来的一挂鞭炮。剩下两个炮仗烟火计划在另两处燃放。我让妻子离的远一点，免得溅到烟火。这电光鞭炮的炸响声相当暴躁、激烈，我连忙背过身，捂起耳朵。连续两天阴雨，下山路有些湿滑，我先行，让妻子跟在后头。

是为记。

三月。三月过后，便是秋天。

秋天，天气忽明忽暗，粮草价格普遍上涨，无聊的游士继续四面八方浪荡，在路边遇见一个坑，跳下去，大小正好合适。

但这是秋天的事，在三月的最后一天，抬头

寻鹤的人看见一支鹤飞过，却又忘了，不认识。出门去四川打短工的孱头，神经兮兮地地图导航到村口，犹豫了两炷香，还是返回到家中（反锁大门）。

而那个燕子始终没有飞来筑巢。

葱管膨胀。

寡妇们不小心，统一撞进异形的怀里。赤脚医生死灰复燃骑着电瓶在乡间疯奔鹅立在枇杷树上不动，苏州淮安来的未知诈骗电话 13:34 一通，15:23 又打来一通（还不如去尼加拉瓜种番薯）。海平面忽然倾斜，一头赤道麦哲伦企鹅开始打洞。

而丈夫手握遥控，长久凝视水缸中的打短佬（蚊子蜕变前的前世）的舞蹈。而群众呼声愈来愈消极，虔诚的干部低垂脑壳一根一根数着脚指头。

正能量在冒烟，饼干厂关门大吉。赤链蛇从冬眠解冻，分叉的信子舔着露水，失去产毒机能。而雨要下不下石油冒出地面全面污染幼发拉底河及两岸。东方菩萨大慈大悲躲在树下默默蒸发（或忙着学习如何吹出呼哨：两者必选其一）。村广播上午响，中午掉在了地上，没有意外。摇滚老炮拖家带口回到故乡准备开垦一亩两分地良田。还削短了整头的长发。而大势还在五十里云雾中酝酿发酵（张 3 R，生日快乐。准备好了，短信通知！我的电量还是满格的）而夜幕必然降临，就好像诗人总要脱掉裤子，战事总会自己到来，员外家的女儿总要挺起骄傲的胸膛三月，事不过三的三月，三月过后还是三月的三月，除了自绝于动植物，我还有什么可说以及我在说什么？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三月过后，四月，掐指一算，我大约会离开浙江。我的拖鞋或尼姑呢。唯有离去。

香炉，包括我的刹车，离去往一百个以上未来同时离去。就是这样。

一个正方形，就是这样。同理下雨、农奴制、禅、一部拖拉机什么的就是这样。仅仅这样，如此。因为就是这样的。还因为这些都只是局部的意见。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产品，连工具都算不上。因为你的脑子水位实在过低。雨在下。因为要有人。没有人观察，雨在下是什么意思。下雨。雨从天空落到地上，成为水。因为一个人伸过手掌接雨，接住的却是一点水。

她不服气，再接，还是水。最多雨水。因为从古至今（这又能说明啥），接雨仍然是一门技术。这三月从下雨开始，雨大，她一个人待在家不出门。雨停，她还是闭户不出，并且不因为什么。只有当雨过天晴，风声略有松动，她才勉强移动到门口在门槛上趴着，学会了忧虑（就是一切）。三月是雨季，在雨季就要有在雨季的样子。因为她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雨滴，这让她忧心忡忡她宁愿是雨中的空隙。并且她偶尔也想吃一顿烧熟的夫妻肺片并且也说不出是因为什么。

望着雨，她总是感到人。因为人相对严肃而她严肃。人是有目的的雨滴或一支霄响火箭。因为她愿意这么想毕竟也无可厚非但她考虑事情总是太磨奋。她要是一个雨滴，那她一定不在雨中因为还雨在下。

三月（既然）大约会在一场（小到中）雨中结束。在结束前，星期二中午，因为我在想起在白虎山摘茶未归的妻子。想起她因为涨水可能过不了那条必经的溪流。便搁下毛笔，提着灯笼奔赴进雨里。

因为全部这些都是安排好了的动态，因为相

似（肥皂和香炉）。无论它们是什么，因为不可避免相似。这是一群有组织、无预谋的诈骗鹅。一些现成的原材料。注意，这是集合！这是王大善人，他亲自在熬粥济灾亲自拨乱。在四月或三月谁知道呢有什么鸟的区别。

因为这是一个三相插头。

而这是一点易经八卦随便打发了拿去启发罢。这是孔子订下的规矩据说，说是去去晦气。这是亚洲哪儿？这里：至少它们相似。两个贼配正在桥头火并哩。这是润土，那个骨骼清奇不知道是谁。这是妈的，有人领悟道，可能确实是走漏风声啦。

这不是排比。没什么可哗哗的，这是一曲讽刺乐府民歌。

当然，这是理所当然一支从前线撤退的插管小分队，在河边默默生火烧饭，因为前两天被克扣了粮饷。这是知县不耐烦说：“知道了知道了，会处理的。”这是小半段盛世龙脉，摊在手掌上晶莹剔透。一，这是一。一与一极其相似。而不是半个破折号。这是端起一杯茶水，不放心又放下。这是明末，一群人办镖局，裹挟在时代里的故事。这一次真的是插翅也难逃。一匹马，长宽高视情况而定。这是村里的裴寡妇，小名娜娜。因为这是直挂云帆济沧海什么的。这是财神。财神保佑啊！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一个二级中风的黄帝后裔，望着天空不清楚在后悔些什么：这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不用猜也知道这无疑也是过度幻觉。关公的膝盖。因为这还是包括一小撮乌合之众在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作怂在词语大于语法的一年四季。因为这很奇怪，照邻走在古代的道路上，路边却没有像以往那般突然从草丛跳出来某个亲戚，询问他

朝代局势如何变化。他其实都准备好了的，从柴、米到无所不包。从实在不可饶恕到这能怪谁呢。但这也算一种可有可无的胜利吧。但那就这样罢。但愿人有限长久。因为昨天星期四，我的肚子隐隐有那么点不舒服。我和妻子在离村子不远的电厂脚下的田地里劳动。妻子在锄土豆窝旁边长了没几天的杂草，方便稍后进行施肥。我则独自坐在坎头上，像个年轻的旧社会地主那样在专研这些农作物的涨势情况，想象秋天到来时的收成。

一个人从马路那边走过来，走进我们的地里说：你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之前说过的与行过的，就如同大海边的礁石，猛兽的本性，它们永远不会改变。而你们，不知悔改的人类，非要搞什么全球化什么命运合作体难道你们已经遗忘了巴别塔的教诲。

89

我必将以更大的洪水淹没这一切。使更大的火焰吞噬你们的虚妄。滋生更恐怖的瘟疫传染整个世界。让土地崩裂，气象混乱，盗贼横行，生灵涂炭等等诸如此类。因为你们，愚昧的低级物种，敢不听于我的话。你们在心里已长出败草。你们的梦中已出现狡猾的毒蛇。你们沉沦将不可避免。你们的救赎将毫无意义。一个种子落在那里，它就要在那里生长。你们是坏的种子因为这是我说的。

说完，她就走了。妻子连忙丢下锄头，跑过来说：她是哪个西方菩萨吗，那么凶。我拥抱着妻子说：别怕，应该是隔壁村的什么人。

我如实记录这些，是因它是我亲眼所见，亲耳听闻的。

还因为我必须诚实。就像插在香炉中那柱淋湿的香火因为烧了一半而无法重头烧起。在拜佛的季节，鹅梦见自己烧着了。鹅又要关心全球气

候变化，又要关心哲学流行趋势，又要关心文学没落又要关心家禽健康鹅在梦中无限忙碌。鹅的命就是如此，鹅制造的世界繁杂。因为朝鲜实在也是没什么可关心的，鹅感觉它趣味性太强。从氢到铁，其实鹅关心个鹅呢。还不如趁着雨季（还没到来）提前阅读一部量子力学习题精选与剖析。自我封闭是鹅的一大法宝。鹅空，但只局限于表面。布莱轩尼，这是鹅平常躺下的床垫的品牌。鹅大举进攻。去哪儿？大举进攻，鹅说。说完鹅跳上轨道走了，留下仅有的一点光辉鹅不再被日常观察到。

鹅在担虑什么？鹅的计算公式如此浩繁。在什么时候鹅才能与一个雨滴充分相遇。鹅没法持续一致的视角与脱毛。

清明（雨和鬼），即是节气又是祭祀的日子。清明的鸟，也与别时不大同。统一低着鸟头不知道在韬晦些什么仿佛哀悼只是毕竟也没什么可哀的。要哀，就哀自己罢。在强势、乱来、报复性反弹的暮春当中不要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头。阳台上，葱在蓬勃生长。后山竹林停着不动。焚烧生活垃圾、可口可乐瓶的烟雾在村中央升起。那个旧燕终于还是飞了回来，只是巢没了。院子里的那株山茶花已顺利凋谢完成阶段性目标。银杏树枝正在一个个曝出新芽。其中一箱蜜蜂没有挺过前几日降温已全部昏厥。尼姑进入深山老林一去不返。三个白鲮沉在缸底。断了锄头柄。新弯下的玉米苗昨天傍晚已点了水。石油批发价格腰斩。瘟疫不晓得被季风刮去哪里。月亮在夕阳还没落下就升起在半空。神仙扮作道长下凡在路上有气无力游荡。扛着锅。拖粮食来村贩卖的电瓶车司机跑的飞快，我追出去喊，他已无限迷失。但当

地穷人口袋里快没钞票纸了，经济缺乏韧劲，没日没夜搓着麻将。书生们在春困中做着春梦：温和且改良。他们没有基本逻辑，两眼抹黑。虎在这个季节同样开始换毛。卢照邻（白羊座）大病后总算恢复往昔风采，说他在寺庙里测过八字啦，坚定不移非要上京赶考。拦都拦不住，牵着驴。数学基础仍旧稳固。一支部队从郊区开往市中心，但这次除了春游没有其它任务。一九九四年，郭富城发行首张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随便。面包和糠你会选哪两样？木头倒在路上，崭新、物。被路过的一个亲戚捡起到溪滩当烧烤柴去啦诸如此类懒得写剩余你们自主发挥。虎与虎在竹林相遇，在起风时也在新老儒学过气的时节。一个黑人很黑、很尖，从地里冒出来，骑上虎，飞走。剩余的虎只好深入竹林的必然中。虎就是这样。不分古今地理虎没有灵魂。也就没有桎梏。也就不需要解放。裴寡妇以前是村里的美发师。上个九十年代初，从广州学艺回乡，在即将倒闭的供销社对面开一家萍萍理发屋。负离子烫什么的我早上散步，顺便想去囤点粮食、油、面粉、盐和保鲜膜诸如此类碰巧路过那儿。那儿静静的，成了一块荒地。地里长着一株天竹。还萌发出了新枝。只能感叹这都是社会不稳定造成的憾事。原本她算计过去隔壁村加入什么家庭教会，还是去新昌大佛寺进修尼姑（那里不收女徒）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在追求灵魂质地与分量的供需道路上，村里几个痞子觉得她有点祥林嫂附体，入了魔。经常合起来骗她说寡妇哪来的魂魄，没有。裴自然是反击骂道，没有寡妇，你们这些短棺材晚上要去哪里射。裴的故事短，不怎么复杂。某年秋天她突然失踪。好事者议论纷纷。有的说那天发大水，

她从金丝桥跳下去啦，顺着小乌溪江汇入澄潭江、潮娥江一直到钱塘江最后漂入东海，更远还可能到达太平洋和美国西海岸。也有更下作的，硬说亲眼看见她被东阳来的小货郎骗走，卖去上海做了鸡。也有的说扯淡，怎么可能，应该是跑去苏联当了尼姑。甚至有的说，这还用说吗，百分之一千被观音菩萨收了徒弟，她那么虔诚的。虽然是些无稽之谈，但大家多少也能归纳出对裴的印象轮廓：这人有点特别。天竹并不是竹科。大概属于灌木类。叶子的色彩会随四季而变化。也长细小、光滑的果实。但它（天竺）应该跟佛教没有关系罢。但这荒地确实长着这么一簇天竹树。但如果万事万物都有关联，那它们一定连续。但裴的确失踪多年，仿佛断裂。但虎的出没也不会是一种意外。但也有可能在某个黑夜裴是骑着虎走的。至少在潜在意识中存在这种状况。但意识是意识（沉重），跟轻飘的灵魂搭界吗。三月，说到底，最底，火并是一定的。但也只是内耗的结果。以上。

忽然四月。

93

忽然四月。

我躺下，躺着。这个动作相当突然。当时我经过一个坑，想都没想，跳了下去，躺下。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空间通常正好合适。

忽然作为动作的一个修饰词汇，它会不会成为四月的特征。不知道，我没有准备。我愿以为忽大概是一种动物。

批林批孔，或者轻功。

衙役在阳台上一盆葱附近在中午光线下打盹，在阳春四月。

出去混迟早要赔款。

可累的像牛的穷人已经快要报废。丢失了自动光合作用的功能。但凡此类历史遗留问题，一时半会的不可能解套。

但竹林在风中摇晃。蝠鲮翻着白肚仰躺在海面上。

年轻且五谷不分的东林党（外围）吃过中午饭，晃去自家地头视察麦苗的病虫害情况。情况并不明朗但也没什么可忧伤的。只好把闷着发黄的理想默默埋进土里，顺便用无影腿踩上两脚。

鹅忽然昏倒在村口。出门遛弯的丈夫（坐落在小卖部墙根：墙面印着“少生优生”和“卖枪支”以及“收野货”的手机号码）望着半空中柳絮游荡的自由感，入了迷。

仿忽睡去。

雨季暂时结束，龙干枯之极，口臭恶劣。进出口贸易额曾断崖下跌之势。稍带两条万宝路的侄子在微信上说至少要到下礼拜四才能回村。这才上礼拜三！我并不是急躁的性格，只是偶尔有些暴戾且懒得合作。

天空空荡，这会儿，无云聚拢。勉强举起一只单臂，稳举在空中感受聊胜于无的在，或聊胜于无本身。还不如饮上一口明前龙井。一个红色昆虫停在鞋带上不动，多翅、耀眼、少见。估计所在的生态位不会太高。不像是某种化身或卡夫卡。三个格力电器纸箱。海鸥。枇杷与琵琶行。温吞空气中夹杂有一股颓废的松垮感（或反之）。怎么搞成这副样子，没理由的。但也不会只是语言的问题除非都是语言问题（现象）毕竟四月是个笼统的月份，所有杂草败类都被视为蓬蒿。照邻们在地级市还好么，惊恐七十二天据说那里已经解封。据说又可以去动物园看动物了（带着尺子）。反正我是不信的。狒狒。但我（包括想头）并不重要，无论从哪个方位。我只是世界的一点全部。我在古代的话大约也是一名光芒四射的衙役我不是光（这太拖大与抒怀）。我有一点挺好：基本无害。在四月，我是微风。排列顺序如下：

四月大于我大于风。四月还是出仕的季节。切记宁兔死狗烹也不要出去出风头。

俗话说，在四月乘风破浪根鸡巴。

四月，从竹林归来，在阳台坐望不远处的竹林。那时我在竹林中（寻虎，或其它），不像这会儿在竹林外我饮水也望着那时的竹林。这便是竹林的好处。我可以在竹林，也可以不在，竹林都相同。不同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感受。在竹林中（那时），我在竹林（仿佛一个闲人，在那里）不在其它任何地方。而在竹林外，我只能在这里。而且正好在这里（竹林外）。这里，不是那里（这几乎是明摆着的事）。那里是竹林，就在不远处。我那时就在那里（在竹林中），刚归来不久，我就已经不在那里。我要是想在那里，必须飞快地跑过去，说不定就能在那里（甚至完全在竹林中）。但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虎早就走了。诸如此类（■：防伪检测点）大梦一场。在一场梦里，不分虚实。梦虚构，所以真。三、梦总归是关于遗憾的事，否则什么又是梦呢。这梦大。梦醒后，这遗憾越发放大、不待，直至消失。抓住一只温暖的手，紧紧抓住。那是在一场梦里。04:35，梦醒，点燃一支，在黑中吸会儿烟雾。不是梦。最多半梦，在梦与非梦间恍惚。什么都不是。也不是假。摊开手掌，放入黑中，它是空的，仿佛没有。而在梦里，这只手抓住过另一只手。这只手温暖、软，用很轻的力道便能紧紧抓住。实在，仿佛跟真的似的。那是谁的手，不知道。仿佛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梦总是指向遗憾。这遗憾真，仿佛真实发生过。又仿佛只是一场空（又有什么不是）。但梦毕竟（只）是梦。无论在那种场境发生什么憾事，多真，梦完后，对一个长篇来说它就沒用了。

所以它不是别的，而是一场梦。这梦有多长。只记住了这一只手，它越抓住越紧，越紧它越消失。直到最后没有，是空的。那时，我松开手掌，感到真的遗憾。遗憾什么，一只虚构、温暖且软的手吗。不知道，这只是在梦里（大梦不分内外）而不是记忆。这场梦正在退去，消散，这真让人遗憾。一场梦，没想到它是真的。它真的梦过。一只手，它小，灵活，抓紧它，它越消失不见。这种事恐怕只有在一场真梦里才有。一九八六年，我经常梦见下雨。梦醒后，雨正在下。屋子里黑，我复睡去，接着把它梦完。但梦也无非也是一种假设，无法证实。梦中，我被什么东西牵绊。梦就是梦，不存在其它更危险的梦。梦，怎么说呢就像一个苍蝇没有头或只是一个苍蝇头一种睡中的状态。四月，卖豆腐的移动小贩已经走远了。听见叫卖声我立即下楼追出门去。但他已经走远消失在村里（包括前天和这个上午）。岂有此理。路上问各种村民他们毫无例外寒暄道这人是谁啊怎么还在家待着，都四到五月啦。说完抬起手臂指着某条墙弄证据凿凿说去那边啦，快上去追。我追去各种那边在长着青苔的村道乱穿各种空影，无声无人。带着挫败回到家中，丈夫竖起手指头，都不用看，指着头顶走廊的墙角说，看见没，那个燕子换地方筑巢了。2分。巢这几天才开始筑，颗粒状泥土还没干尽，夜晚，燕没在巢边停歇，它去哪儿了。这完全在我经验之外。农村的夜黑，那是真黑。黑中，风吹动竹林，云和天空彻底不见。群众在漆黑的屋中关着灯火，虎下山，在村里无限转悠。相当于摆烂。妻子这时想起她的城市，城市明亮的街道。连嘴角淌出的口水也是甜蜜的。傍晚，她在锅里熬起二两猪油渣，叹着气在农村

不再包围城市的四月。在举着锅铲成佛无望的季节，怨和恨仿佛情仇消散枯竭的岁月。神经不是一般恍惚。裤带崩裂。静脉暴凸。思想静止不动。血压忽高忽低。两片乳房随风晃荡，咳嗽重复且随地吐痰。形容潦草。眼泪水早在一九八六年已干枯。

午睡醒。

如果雨在下（含三级阵风），至少说明天气正常。如果不是，可能醒错了时空，这会儿不是在今天。剩下如果其它情况那又何必去讨论它雨在下，四月雨，灰鸟。一个人交叉双手压在胸口盼望主耶稣基督重生，每年度一次。一个鸬鹚潜入水底沉着不动，在一根水草边。一匹驴烧着，火焰永久不灭。那是它的火。一个残废打开窗发现不能再打开只好关上。蝠鲮跌入无底洞。

97

推土机倒退着开往茫茫古代。中途还掉了链子。与此同时副排长在拖地小农经济走向滑坡宇宙汤变质发霉一支火机坏了齿轮（同理，它不可能再坏一次）液态气体所剩无几。一支掏屎部队一个个的东倒西歪躺在河边抒怀，其中一个用鲤鱼打挺反弹起身体朝对岸的呐喊道：猪油渣，我们还是回家去罢。其回声嘹亮、悠远。而一头鹤与虎雷同，同样也在掉毛。也该是到这个季节了。与此同时常见的龙就不说了满身的戾气鳞片斑秃还生锈露出一副气数已尽的孱头样。总归是年份不对。与此同时土豆涨势良好举人落榜后终于搞起二次元视频直播支支吾吾的连一句话都不通顺还一个劲关心什么政策方略。这叫什么事儿，就不能把罩子放亮点吗。雨在下与此同时冰川崩塌，一个蓝色电子宁愿沉默也不想轨道间跃迁，丢失了概率任性极了。关公的膝盖与此同时亲戚

走在路上欲断魂，妻子的爱情在起雾时灰飞烟灭。记忆力衰减，一头翠鸟垂下鸟头，停止抛光。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伤。

一块与五毛，它们的硬币面积同样无穷。

一个台湾人和一个黑人，她们只是在村口的小卖部谈天，而且是空谈。

一个更黑的妇女（至少比群众还黑）和一头翠鸟停在各自的河对岸后悔，或思过，两者并不统一。一个和尚（禅宗亦或搞双修的不知）拖着一根木棍步行在举目无亲的机耕路上。清明后，四月。

大的叙述框架（时空、人物、语境）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在后门山上闲荡，猛然刮起一阵大风，幽静的竹林顿时感觉有些古怪。我慌忙往外跑来到一个朝阳的岩石坡上。准备躺下，便看见那茶叶地里熟悉的妻子。弯着腰背，仿佛在咳嗽仿佛一头正在啄食的小型鸵鸟。从这种距离，还带有一点俯视的架势观察妻子我也是第一次。考虑到确实没要紧的事体，用烟屁接起一支新烟我索性安稳些坐落下来远远望着。下午，整片茶地上就她一个人。光线不好不坏，主要还是风。起风后风就乱七八糟在运动，没有停歇。

把妻子的笠帽在茶树蓬中吹得乱跑。

但并没引起她的注意。她的动作很小，基本上只有单只手臂在来回活动。也不快。可以理解，对一个从三反五反、放卫星、四清，挣公分、红卫兵、批林批孔诸如此类一路混过来的劳动妇女她落下的劳作病应该不轻。她除了信佛和菩萨再没别的高级文化知识。她有时会停下，立起身体，也不知道在左右瞭望什么。仿佛一头习惯叹气的微型鸵鸟（而其它妻子们都还在睡午觉）她走到一边

把篮子里的茶叶倒进一只绿袋子里。接着回到刚才那蓬茶树边上。她曾经也有过一个女儿，遥远。在平时，她可能已经不想记得她了。

她现在在喝水。

在风中掠一下头发鸵鸟并不是一种哺乳动物她应该又叹了一口气，附下身，开始重复手臂的摆动（不是能看的很清）我不记得了，她属牛还是鸡。要是属鸡，白羊座，那就是一九四五年。而她和我一同来到世上这是一定的。但也只是这辈子而已。

从情感和事实上我都愿意长久这么望着。不论是不是在风中，她就像一个孤儿。她不知道，人不应该劳动。论一蓬葱的垮掉，布朗运动，龙和笼。

浙江的四月，内耗，以及得了吧你这舔鸡巴的。夜仿佛幕布（假设人生是一场戏）降落，天边，乌云略显青淡。而倦鸟迟迟不归，坐在阳台上的人（不动）只是坐在阳台上瓦尔顿湖什么的，还不如假匹卖俏的陶渊明。

去中国化。

霍元甲，或一只水泵。从左至右，它们分别是杯子、空气、一盒烟（含火机一支）、空气和柚子皮烟缸。

但在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世界观它们只是环境物夜愈发黑，村堂中几个人造光源亮起，达到小康水平的若干饭后群众已出村去荡马路。不知道是不是当地风水差，年纪轻轻中风、偏瘫的为数不少，这也就理解大家为什么对散步出现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是闲得慌，两者不矛盾。

卡夫卡 1883 年出生，比光绪皇帝小十二岁。按资历，都算得上是清晚期历史人物。都十足忧

郁。时代在变。真理也是。在习习凉风中脚下挂着人字拖提前等候夏季来临。妻子在厨房念念碎听不清，能听见她剁菜板的噪音声。她是故意的。人与人之间应该留出空隙，太过无间会搞的双方都不自在。是代沟维持我们在一起。还有其它（总是关于情感的）。隔壁邻居热爱饲养畜生但从从不养猫。一九八六年左右，他跟我谈过一席话，至今记得。主题是孙悟空的那个（就是吊）超级长可以缠绕起来当裤带使用还有半截多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前前前主席同名）后来他的一个女儿，不提了太伤感。他这会儿正从阳台下走过，黑乎乎赶回一头黄牛。他下棋，这都玄谈到哪儿了。夜已彻底黑。不是八点就是七点准，村中央的有线广播正在报时。那就暂且收摊罢。我想，看到这些文字的人是有福的。

两个凡是。摘下手表，在某天 19:28 分 15 秒。全选，三餐饭。何时出浙江？不是四月就是五月谁知道谁又关心这些。黄泥拱从坟头破土而出。不是象征，它就是生命，是崭新的。虎不在竹林，寻遍不见。起风。起风与善恶守恒。而旧神在万年统治后逐渐消泯而一代新神还在宣传制造中（使用鼓风机！）在换汤不换药的初级阶段。遥想在明朝当官那些年，风调雨顺鸭子飞过天空。世上是不是真有真神？以前曾经有过，现如今确乎是没有了的。现如今只有人。

人这个，人那个，人宝贵和意义和目的。也不讲究义气了，讲的是效率和盈亏比。什么的，一个剑客应该多情还是无情？这相当于问孟姜女她为什么不去建筑长城。已经超越伦理学范畴。极度枯燥。而新晋的寡妇提着灯笼走过你的荒原。海面无澜无浪潮。鲣鸟忘记俯冲。火山射出成吨

黄金。蛇密切跟踪所有和尚的踪影。一个特务可渴了，她利用乌鸦研究风向又被乌鸦反利用。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最近基层形势特别繁芜风云且反复，过往的经验已经不赶趟了。冷兵器时代的辉煌与孔雀爆开。以及微湿的晚唐甚至以及杜甫与猪油渣与秋风为茅屋所破。打哪指那。无缚鸡之力与全球总导演的复兴噱头。雀还。猫（雨中，它轻巧翻过墙头）和逼格反比定理：只适用于上不了台面的非类型先锋过气文学。约等于自绝于人民：准备好了吗，低头，拉上裤链。一九八六年一个酷儿的脖子上绕着线圈随时可以通电诸如此类。在机耕路上偶遇满载而归的裴寡妇，便责问她天天的捡这些塑料瓶啊，尼龙薄膜啊剩菜剩饭渣这些乌七八糟的勒索作什么呢。是想制造反社会烟火吗，还是恨自己的人生，憋气。她没做声，低垂脑壳，杵着。意思是让我先通行。

是习惯和德行把人分成五花八门。而不是血脉和语言和发型。埃塞俄比亚三集电视连续剧什么的。傍晚，四月中，我走去电厂脚跟的自留地检查花生的发苗情况。顺便带两根莴苣回去烧夜饭菜。远远看见神背着手迎风站在地头。我正要走近（约二十米路程）她立即举起单臂伸出一根指头，左右轻轻摇摆。我就明白了点燃一支索性靠在一株广玉兰树下冒起烟雾。

上回遇见还是在三月初。

也是在这附近。妻子在弯玉米苗我坐在那根田坎上对着初春的田野风光抒怀与那会儿她突发性冲过来来上一通滔滔废话不同这时的我们只是沉默在夕阳余晖中彼此耗着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至于她，自有她的深奥与神秘与自恋与气质，非我等凡夫能够探究。对时空的理解大约也不尽相

同。从背面看她仿佛一头背对我的翠鸟。周身散发着斑斓微光。理论上，神无处不在，无色无味。但现相于此时此地而且正好此时此地必定有其原因与苦衷这是她的事。而我也没特别要紧的事务。就这么陷入迷离就算某种相声形式罢直到最后一抹光线消失天气略凉还是我率先按捺不住勉强发过去一条短信追问：怎么样？时候不早了。她没具体回话，只是发过来一个OK图标。

命令、牛仔裤和洞。

兰波的《醉舟》有一百行（一千六百字）！十九世纪是（我想说什么来着，转瞬就忘记：跟蚂蚁有关）十九世纪是人类灿烂时代，艰辛而伟大，颓废且更多的苦难。一个蚂蚁在栏杆的平面上走动觅食在它意识不到的高处一个巨大的物体在观察它的举动蚂蚁被风吹进空中，丢失。丈夫（嗑着瓜子壳）在坐在走廊上倾听艾派特中播放的当日数字报告从百万级到个位不等只是些数字。数字意味着形式精确与虚无一棵银杏与一片银杏树叶在数字上相等。雨在下，几个疏朗小雨。整个村的雨加在一起有半斤吗，没有。一场过路雨甚至连一场也算不上。一场完整的雨应该有前、中、后与起承转合雨是背景（一切事物）。同理虎也是。虎是竹林的背景。竹林是山的背景依此类推一座庙的背景是山这没什么难理解的。不容易理解的是动机。虎的动机是什么？没有人搞清楚过。虎通常不动，它要是在竹林出现主要是因为路过。虎通常也极少作为对象出现：写作动机和言说对象。当然在这方面虎比雨高级但也乏善可陈发电机组，四月。在这样阴但不沉的天气，在看得到的空中起先只有两个燕子。并飞，忽又乱飞，难以预计它们的轨迹。仿佛自由。

又仿佛只是没有目的谁知道呢，要艰难细致地去分析才有可能隐约察觉到那只是因为混沌。而且要排除情感因素。当三个以上的燕飞行它们便成了一群燕。一种更容易被把握的现象。它们的飞行混合在一起更接近移动。各自的飞行轨迹仍旧是对它者的模仿或跟踪。在这个游戏中它们不会有创新。

四月，雨在下。

雨在什么时候下下在哪儿还是不下停着，雨都已经被过度重视。无论文学还是实际中。在四月的一天，下雨让一个人感到压抑。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想去火星吗？一名和尚飘忽而至问她。想都别想她说你不可能有足够的燃料来救我。下雨本是一件古老的事情。

在没有人 and 动植物以前雨已经下的很好了，很标准。但没有意义。其它事物也雷同，只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动作，还没被注入魂魄。当时的雨（想当枯燥）从水面升起，来到空中。又从空中掉落回到无聊的大地成为水百万年来都是这样。这样的雨绝不是一种偶然，雨的下法是固定的。

也没什么不对。

下雨又不需要价值观，下便是了。不管是四月，还是在某个劳心的日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有时思念这样的雨它单调，没有阴谋感。重复，也神秘（光听它的雨声就能知道）。是灵魂的注入污染了雨。使得雨分出大小轻重、快慢甚至冷暖，使雨不得不从自然脱离成为一种气候。成为季节。雨季在什么时候来临，现在正是。雨在下依据以往的经验 and 雨势来看这种带风的雨并非雨季里的正宗。合法，但不够正派。这雨随时会停。俗话

说每一场雨都对应一场往事。这雨对应什么，我再也想不起。不是因为近和徒劳，也不是不在雨中我就不认识。雨而已，是如果有得选择，我宁愿没来过。

照邻，见字如面：

一晃已有三月没见，再一晃又会在何时呢。人生几何，人生在体验上大约也没大的差别。都是来来去去，不见得会有什么特别高级的后悔与追求。那只能是在社会化分工后纯粹的组织才能达到的壮举。补天什么的。人生主要是严肃，村里的裴寡妇说。裴寡妇说的话都是对的是经验之谈。那天四月傍晚，春风微熏。在村口大香樟树脚下她跟一个苍蝇屎似的围着村里的诗人张长衫绕圈儿。张盘腿席地垮坐，眼睛关闭，作一副修真状。对裴的骚扰自然是无动于衷。长衫，裴发言说几个月啦？语气当真是相当的轻佻。裴用一根准备好的稚鸡尾羽毛往张的耳朵洞口掸扫一边撅着嘴往洞里吹恶臭的口气基本上绕香樟树两三圈就来上一回。长衫，不是我说你，你娘希匹的，欠的还少吗，不在乎再多一次。是不是，长衫？是不是！裴好言好语，有理有据。张打开一只眼瞟了一下，又迅速关上。深深吐纳一口，不说话。还特地把一根手指头贴在眉心，仿佛快要入定。长衫！裴突发性大吼道：妈的给脸不要脸了是吧！说着，突然把胸膛撕开堵在张的脸孔面前。

几乎就要贴牢。

大概是毕竟还是能够感受到从肉体发散出来的体温和气味但主要是危险感，张瞬时往后倒下，四肢更加收拢，抱头痛哭不已。裴望着她的长衫，表情复杂丰富斑斓。长久望着有一柱香时间。偶尔有路过的村里人也没好意思打扰他们，绕开道

去。裴俯下身，把她的长衫埋进她偌大的胸口无限轻柔抚摸拍打着长衫的背面。夕阳断肠，我从树杈高度看下去这一刻她们真像一对事实上的夫妻。

远远望去路尽头，我等待的乡村理发师一直没来。顺利，人生何处不相逢。羞，即日（四月初三）。

在越南南部。

潮湿屎堆。在一个种子内部，模糊、黑。在一部空壳马匹架上，在路边。在你是怎么知道的？在一切源头和野餐。庙尽头和手表。在回到北宋当驸马（言情、治愈、轻松）的癔病中武装召唤师的不败血管。保持做梦。

在空气中（消失）在鸡零狗碎雨中在我们说洪水必定抵达之前。干等着。也在竹林七闲的散伙饭局各式原配的哀怨声中继续煎药、抓虱在任何一个星期二。

在可（防）控范围。在国内支持漫长变法还不如躺着（像列宁那样）。设备与终极粮票。准备好了吗在孔乙己故居终究能感受到什么，已经不能。在指挥使再一次立誓削发为僧挨家挨户宣传轰炸下，在祖传的错乱边缘，大前天来村里干活的木匠终于感到头晕，水土不服，于是乎联想起那在妻子身旁残喘的痛苦岁月。旧燕归巢，怎么说呢，或者干脆在一头鹅的脖子上打两个死结。表现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四月，过伶仃洋。在于哪个先入为主。在所有修仙手段全部忘记的下午，鸡蛋和石头至少有一个人毫不在乎一直站在虚构的那边。因为她说，她一直想她说她想成为自己。妈的谁不是？煮豆燃豆其。在根号下。

在掏心掏肺的热爱浪潮尖，一代人丢失，下一代荒芜。吃片饼干，等着在世界中心午睡的尼

姑缓缓翻过身，在缸底。一起。

从声音去感觉，这时的竹林中只有我一个人。除非有虎路过。虎的步履总是很轻很轻轻到底。但最轻，我都认识。在虎出沒的特別氣息中這種細微聲（像是在摩擦一根倒下的竹子，又不是很像）尤其特別。在竹林的聲音系統中，它準確、近（但不是很近，但絕對不遠）並且實在。我敏感，仔細去感受了，確實沒有。這讓我放心。一個人在竹林中，不見天地，仿佛被竹林包圍。無限延展的竹林沒有形狀，竹子與竹子交叉、重疊，沒有說哪根竹子特別，哪根顯得平庸它們是植物。但也不能說它們就是介於礦物與動物之間一種帶有根系的次生命體，從情感上。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竹林：一個包括竹子與竹子、竹子與竹子之間空隙的集合。甚至路過的风。這時的竹林平靜，風停着。在風聲為零的竹林要想產生那種江湖龍虎鬥的氣氛並不容易。除非是有人刻意營造。但又怎麼可能我並不是江湖中人，沒有那種性情。我來到竹林，也只是普通的路過。更非誤入。除非是為了追虎但這會兒是四月末不像追虎的好季節，也不是（我更喜欢在秋天）。其次，虎進入竹林，一群人（七個）緊跟着追進竹林，那頂多是文學上的想象。更是一個誤會（是嗎，那就可惜了）。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可以在不破壞原則的前提下在適當的時候（只要不是在任何星期三）再去討論。虎不是目的。在竹林中，它更像一種干擾，難以擺脫。即使這會兒沒有虎出沒（這是可以肯定的）它仍舊是竹林的一部分。除非我從竹林離開。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忘記了離去的方法。

虎遁入竹林，尋虎的人望着一天天升起的新

竹，四月，只有消失。

忽而又回到城市（忽然吗，这要看城市与农村有多大的区别），长睡一觉。醒来时，天光已近暮色。恍惚中听见几声清脆的鸟鸣声，以为来自熟悉的竹林，不禁恍惚一场。忽，恍惚的惚。再去聆听，那声音便不觉得亲切。城市不是粗略的东西，它需要去仔细考察。它的色调，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它混杂的声响系统，有哪些是稳定的，而哪些是杂质。它那些走在路上的人（几乎没有）谁运气好且正常，谁又有成为和尚的潜力。等等诸如此类。从阳台望去，掠过整个城市上空，得到的感受近乎为零。它不是活的。二、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在山中待得过久，她的感知跑偏了。她不知道。三、总的来说是语气有问题。

城市的四月，或四月在城市，怎么看都有点忽。忽和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四月，和在四月泄洪的必要性，顺带发散讨论（主要以务虚为主）混沌与惯性的不可避免。

泄洪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调整好泄力，未雨绸缪，别到时候大水冲龙王庙那就不值当了。但这会儿才四月下旬，还远，也就无所谓费那个心思干嘛。人民和养鹅也是（系统工程）。有什么不是系统的存在吗，似乎也没有。有系统，就会出乱子。越简单的系统，乱起来就越激烈。甚至不知所终。这不是我瞎掰是书上混沌理论说的。我一向信仰混沌，混混沌沌，应用起来非常便利。混沌是怎么开窍的，反正混沌就这么忽然开窍了。想必那会儿也是四月，否则它怎么可能开出窍呢。至于出窍的方法与动机，谁知道呢那不可能知道。知道就不叫忽然了。忽然是一种古怪现象。天忽然黑下来，竹林忽然起风。玄谈庙忽然平地升空（地

基下埋着一个漏气煤气罐)百事忽然变难喝风水忽然停着不动,这些忽然让人费解。苹果忽然掉到牛顿脑子上。堤和坝一起忽然崩裂,羊群在回村路上(不是忽然,是非常)忽然陷入恐慌,一个劲地在路边磨角。它们是怎么了,牧羊人寻思着,难道系统又出岔子了,那么忽然。修修补补又三年。

其实要是远距离(远到离开所在地的感觉)考察,忽然也没那么忽然(心理感受)。忽然是系统才有的问题,没有系统(那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就不存在这类么蛾子。而系统无非是一种惯性。习惯就好。习惯不了?妈的你以为自己是嬴政或卡夫卡再世吗。好习惯受益一生。冰冻三尺非一日寒冷,习惯也不是忽然得到的。四月,更精确是在四月下旬,我的习惯是单单望着天空,对云视而不见。若有燕雀从天空经过,那一定是一个忽然事件。因为鸟总是忽然出现在天空。傍晚,忽然而然,丈夫(从浙江到湖北)回到家中。他迟到了。

108

吃 <chiq\> 一顿呼啸丝。炸毁宇宙后,还有一些炸药剩余。听一首港台金曲,反复听,直到它自乱节奏且主旋律灰飞湮灭在一个肝胆冒烟气、星辰陨落的庞大此刻。蓬松不可避免 × 不要过度解析函数 $f(x) : x =$ 高地狒狒。弱电企鹅效应。

不要听副排长牢骚。

当然,按惯例,也不要向迷路的尼姑借火柴。在房间里制造出一个海洋也不要。也不要遇见一点鸟事便伤感起来,它极易被时间稀释,被什么乱七八糟的事给中和掉。

动一动脚指头也无可厚非。轻取。在写作时我只是在写作,仿佛脑壳里面驻着一座庙:香火断断续续,菩萨自身难保和特别的不灵。至于未

来会怎样，那是杞人关注的事。雪花干啤曾经是一种好喝的啤酒。后来，照邻通常用它来浇阳台上的花盆。还没到五月，傍晚，恍惚有一点逼近筑基的感觉。真身在体内静止不动，我有点怕它。一旦反常起来它的异形感实在强烈。只好点燃一支，长吸一口，镇住。在大是大非前，我必须站在我这边。我一向来擅长这个。好久没有喝到过雪碧。上传。云什么的，在一切可以上传的朝代。上传到脑子里面，爆开。这就又回到了（路过）开头。杜仲和把亲戚们甩得远远的。

“嗟！来食！”我的前世吃过人肉。我怕，只有醒来，逃至梦外。没想越逃越深来到更深梦中我是怎么知道（观察到）的？我不知道。这感觉就像无底洞套着无底洞，唤叫声在洞中荡漾，放大，由远及近：“嗟！来食！”恐惧使我变形，缩小，想要在无限光滑的洞壁上寻找各种可能穿行和躲避的裂缝。

不光四月在所有月份我的梦都没有色彩，只有明暗。洞亮、扭曲、滑，梦却极黑，黑到没有边界。我无法也不想区分是在梦里还是洞中，两者仿佛相互重叠。就这样当我捂着脑壳跑到一棵梧桐树下我干脆停下停着，换下双手叉着后腰，关闭眼睛也往身体大口吞进空气：低氧含量、乏味。遂逐渐变态成一头七星瓢虫什么的。四月，一双袜子。矩阵。

以及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发生了什么？一部台灯。肉体感知器：链接真与虚拟。四月末，空气，昆虫穿行。麻雀射进墙洞。古巴过气了吗（作为岛群）仿佛一只鹅蛋摔坏在路上。在朝鲜。彻底的高尔夫球手和他的本命年。那太珍贵。在所有坐标原点重

复叹气也饮水。接受。水仙是什么意思，一种观赏植物吗(盆景类)。论发明一个神仙的自然需求。

以及想来点核武器吗。风中没有错与对与左右。被抛入。稳。在蝠鱮跃出海面的中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睡去。嘴上还叼着用来吸牛奶的塑料吸管。此刻，通过吸管她吸着空气。从太空俯视，她像半个残废的像素。

或一间郊区印刷厂(歇业：从一月到下一个月五月份期间)诸如此类没什么鸟用的例如一朵云。不认识宋仁宗包括他那无知的弟弟。也不认识随便的一株什么树。这太难况且理论上也行不通。能分辨的只是相似与不同。非洲。原则一：没有原则。

尽管遭别人翻白眼，猪油渣还是在战斗进行到滚烫时从容离开了前线，带着一小麻袋的炮灰回家，施肥用。一路吹着口哨，漏气也做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学难题。气温正好，春夏交汇，感觉一切在牧场化。

图像。倒数，点燃啸响火箭。人口密度。掷出一把色子。这里是哪儿，而不是在什么时候。酵母。酵母什么？一个东亚病夫远远从路尽头走来。挑着一担废弃的云。这时候他的无敌风火轮呢。想想都觉得离愤。同一个梦，不同世界。对所有说法保持警惕包括这句。所有与一切，还有全部或统统。想想都觉得：有准确的词儿吗，没有。人类还没发明这么一个字眼。在初级阶段。放开一根绳子，让它自己打结。在学会制造玻璃之前，已经有玻璃这种东西。闪电也是。推进！推进便是规定，没有目的。浪花撞击河岸，推进便是。一切都在控制(放弃)之中，直到最终大雾降临，万物落幕：时髦、必然、令人沉醉，忽，四月你

还会想起那些好的后悔吗。不会,但你也不愿意(发生了什
么?)交出了那支与生俱来的红缨枪。

血液脏,基因天生残缺。劣等。和尚不像和尚,尼姑处在发情期。整个四月作为一种划分方法大致上就副模样,永世不得超生。附问答:对童年怎么看?痛苦根源。对故乡怎么看?什么故乡?没有。对自己的诗怎么看?它们是我写的。4、对传统怎么看?都是骗子。有宗教信仰吗?没有,没有资格信。你的诗与时代的关系?大于后者。每天写作吗?是的,几乎。最爱读哪些书?大学时代后,阅读基本已结束。今天的诗人对外国诗人的熟悉程度远超对中国古典诗人的熟悉程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说明外国诗人写的更好。如何看文脉在各地的中断,有什么好的解决之道?断了就断了,什么文脉?读《论语》吗?不读。你读《道德经》吗?不读。你读过佛经吗?无。对人这个字怎么看?就是一个汉字符号。对爱与仁这两个字怎么看?爱看着挺爱,仁字没啥意思。道与德是汉语的源头吗?汉语的源头不在东方。阴柔与阳刚,孰轻孰重?无所谓。现实的真相与生命的真相,孰轻孰重?真相无轻重,只是真相。儒释道精神在当代汉语的写作里几乎不起作用,如何重建?建它干吗。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恶,如果有本性的话。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我活在一个低能量时空,有逻辑、秩序,也有混沌带来的不确定性。大部分汉语诗人没有来世的观念,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来世是个比喻。古典诗歌里有自然之乐与人伦之乐,现代汉语诗歌的欢乐在哪里?诗从来只有忧虑,没有欢乐。你如何看待诗歌的声音问题?明白所问的意思,但它并不神秘。你认为诗人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分裂。诗歌

的最高理想是怎样的？消灭诗。你为什么写诗？闲着没事。其次，因为我能写。你对死亡怎么看？谈谈你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死亡经验。没死过，活着时我永远活着。没有这种经历。如果有来生，你还做诗人吗？是不是诗人是天生的，非自我意志所能摆脱。肉体最终会成为珍贵的石油。你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很多。你的写作是为诗，还是为人生的？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30、你去菜市场吗？不去。

五月、淡季。

113

五月，过去的仿佛已经去过。反之未来还没来，但它会自动到来。也就是说未来在改变我的过去，而我无非是一种正在变化中的状态。五月（为什么是五月）我如此强烈并且我就是我面向的对象我是一个数据，不再迭代的程序，（从宏观视角）一点生产力，一点滥竽充数的杂质。算盘。

一根表带、一部透明火机、弱导体。几公斤提纯碳酸化合物。秩序消耗者（约等于宇宙增熵机）一个曾经的卵蛋，一架滚动洗衣机，非暴力和永不合作。一个派、某民族的祖先、正宗以及大量饮水。开放但坚决封闭。一根雷管。一个随性的鼓点。一次抛投（非定点）、葱。是一的一份之一。是其实是一个减号。是把一条脚搁在腿上，月球光晕和最高任务：东西带来了吗。一个少女迎风走在路上，秋天，一个少年默默跟在她身后。是一发空弹，河马或者（这么说好了，我的精神

动物实在是一头高地狒狒)——还有几百字描述暂且欠着。困觉去。补上:从兴奋到后悔,从焦虑回到踏实:而照邻说,那是空虚。说的是钓鱼(绝不空军)和写作(磨洋工)2、猪也有记忆储蓄功能,一种生化反应。(我)是,如果是,那也是草类中的稗草、通常失灵的刹车片、按键中的delete。完美扫把。归拢地板上尘埃时那种好的感觉。

台灯(这是肯定的)、断电,哪怕非正常短路。吸吸中南海,望着江面上的微澜。出、入神,无处不在同时不在任何位置。吉祥,跟他妈风摇树枝差不多,非意识流并且主流。是偶尔松动。点击播放(以快进方式),一点荡漾。是枯萎中,一个瞎蹦的蓝色电子。举起手和不赶趟。是风吹动一片树叶所谓全球化无非是去中国化(2.0)。是祖籍会稽,张。拆掉云梯。壶嘴。是扫荡、墙缝与一切事物的主题。

114

是一支五星级拐棍、鲂鮈之王、丢弃的海鲜。无缝链接,山羊,是大于A又略小于B。吃吃饭,消化,随之排泄。什么拉丝粉?设置密码了吗(暗号也行)。是写它个三部曲。快板以及相声的没落,稍候反弹。铝合金材料是,是转速稳定在2千的风扇,按灭一个蚊虫。半尊残像。是出发!晃去废墟巅峰。腻味(活着但也不想吃屎),是说到底谁又能拯救谁呢,浮漂。三相插孔包括护着墙面缓慢挪动:在最后的时刻,总是关于卡夫卡的。一段神秘的飞棍是。是潮水退去,菩萨露出沙滩。是适时地隔岸观火和永不承认错误,伟大也必须光荣。任务是什么?寻找任务:是空钩悟道。天亮了,丈夫从雾气中走来,从精选诗人群中退出,端着一只超靛的晚清晚饭。是一口吞没一排香蕉,在标准星期二。也是修辞的胜利但重要的是停顿

所产生的短暂（单向）意义。天地悠悠，出席磷肥工厂竣工仪式。是散点透视和新革命火苗。变形水坝，横断山脉水资源共享问题。或驾驭尼罗河。是对过气人物的崇拜是妈的你已经被现代化冲昏脑子（包围）了。但也只是仅在词汇上平等。核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是在殖民地试验场。一起去钓鱼吗？是的。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是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结束，生在社会主义这片江湖（竹林），干净也通灵。虎的美学，是音速新乡土中年、报晓。论夸父的垮掉、捻，是需要再造一种语言体系吗？词量稀薄，语法错乱。是（只是）仅用作安慰的一点在（乏善可陈），脂肪和润物细无声：无论它是什么，反对便是。黄金搅屎棍，也是无照包不同、无性繁殖天使什么的，无所憎恨。袜子和袜子和袜子。更是（一定是）一种刻意复制、排列与怀疑：隐匿在表面。否则，事情就麻烦了。是进入一片树林前的犹豫，是待续。

念旧。热，完全不像在五月初和华中平原湖泊地区。是怀旧吗。可怀旧又是什么意思，是对过往事物的追忆还是一种怪癖。长城旧不旧，恐龙呢。是妻子的无理追问对象。倒把（转手倒卖以牟暴利），意思是事情做得相当到位，是见好就收的民族性在身内发霉。舆情仿佛瘟疫仿佛火势加速蔓延（典藏版）。来到洞口。“鲍勃，能收到吗？我看到杰克说的这家伙了。这绝不是什么近处的粒子，它很明亮。很显然，它一直在旋转，因为这家伙在闪，它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我敢肯定它在带着一定的节奏旋转，因为它的光线来得非常准时。飞船转向地球时，它出现在我们的11点钟方向。我们采用了十一、二的倍率。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出现，但是那家伙不简单。”是一九九七

年才出来混，旅程中丢了三百块钱。火车与下午三点前的广场，是心中的城市。变得更暴躁、随机与不稳。近在眼前（省略了什么），一泡乌！花朵开放又凋谢，是这样的。一朵花会凋谢，凋谢后，没再有机会凋谢。是作为一个花朵，要知道凋谢并且开放。是常态，即平凡。一朵平凡的花朵开放后凋谢，表现得平庸和常态，是这样没错。是吗，一个随便的花朵究竟是什么让人陷入沉思，它开放。开放后凋谢，就是这样。而不是这样那样，不是其它。它凋谢后，一朵花，它还开放吗，不会。因为就是这样。如果是一朵正常的花朵，我不会有怀疑。因为曾经我就是。是那样的一个强烈的花朵：开放中也在变衰弱。通道，喷射也上山下乡。是举头对着明月的一点纨绔感。是点燃蚊香吧，盘古，发光但没有火焰。是失落（即世界），是那些古怪的重量。解开，是说到底懒得送客。是念念经，也陪鲁迅先生钓会儿鱼（在长江支流，岸边、浅草、习习凉风），在特别和没意思的一天是空军回家（是虚构与接受）。下午晴转乌云，有零星大雨滴从天空坠落。适合在院子凉亭悟道，顺便点起香火，绑5副鱼钩。是再抬起头时雨也就停了。停得干净，空荡而新的天空仿佛连一个雨都没剩下。我全方位找了，确实没有。这一天他们在关注浪。浪头、浪花、旧浪，还有什么浪？浪荡。有这么多闲散人等在意，说明一定是哪里出错了。一百年前的错是错过，错过后，往后的一切都是错误。这就像抛物线原理，人类物种还有几个一百年？我的意思是，当然是在永恒的初级阶段。也是，对于两眼一抹黑的近未来，我已经是个古人，微风穿过两只空洞的衣袖。是的，我要痛哭一场！只是上哪里去找莫须有的缘由呢。

我还要跑到最好的山顶对酒当歌，乱弹琴音，诉万千惆怅，重新做人。妈的，我总是怀念总开关。是当我沉默，我只是在发呆，脑壳里空荡荡的（有一股烧焦的味儿）并不觉得充实。而当我开始对着空气开口说话我就知道并非空虚而是在进入某种舒适区。在那里，我不会出离愤怒、遇见狐猴和它的投弹器，也没有值得放过（或安慰）的惨淡的敌人。是月亮奇怪而高，我在地上四处游荡，点燃野火，为掘坟者照亮这并非人间的地狱。并且也向着他走近去。《庚子鼠年五月四日记》。又及：院子墙角处，原本种着一枝桔树。在去年的大约这个时候，我还数过它的树叶，也想起一个在附近走动的人，手上反复掂量着一只成熟的桔子。我去找了，也没有找到。

是替燕春阁的裴小小赎了身。四月（旧历立夏），茅草已高过膝盖，燕在空中乱飞，宿醉的感觉极好。照邻趴在缓慢行走的马匹上，几乎睡着，跟个婴儿似的。缰绳脱落，是马匹硕大偏软的生殖器（随风摇晃），仿佛一个生命力虚弱的异形。在离它们三四丈远，裴默默跟着。头上还特意插了一枝新摘的野花。时不时叹一下气，也偶尔找块石头坐下，假装做点针线活刺绣什么的。初唐的风景相对健康、静态、怡人，少有后来的颓废感。“喂，卢大人！”裴远远呼喊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听见了没，照邻没有反应。是电子化。其实对于这种偏形而上非日常生活类问题他一向没有兴趣。这马背是那么稳、暖和，顺滑的皮毛下甚至能听清脉搏在均匀跳动。也没有一丝后悔，或通常那种夜酒过后恍惚隔世的疲劳感。他清晰，脑子仿佛无风湖面往四周无尽展开去，也没有重量，身体仿佛寰宇中一道最弱小

的波，但异常敏感。是，这是诗的感觉么，并不是。但这一定是远离诗的感觉，它没有丝毫腐败气息。这时的天与地只是天与地，虚实分明，人和马匹自由穿行其中，不用担心突然地震还是在什么时候会滑落下马来。她明明是一个女人，她是谁？照邻听见她的呼嚎，熟悉但早已忘怀。“要没事儿的话，我这就走了？卢大人。”初步判断，这女人高大，重情重义，是一把庄稼好手。在江南，这类女子着实不多见。“有空来淮安找我啊，拜拜。”说完，裴跳进路边草丛，奋不顾身往荒野尽头大踏步走去。头也不回。他知道。不用看，他也知道，这女人不会回头。他们也不会再见面。那就叫她孤鹜吧，这是个好命的女人的名字。她的那支短箫还别在我的腰带上呢。

是吃苹果与空虚。一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的鸟（雀类）停在屋顶。看见它时，它已经出现在空中，快速停落在对面的屋顶。鸟不可能来自空中，虽然它通常被认为是空中的事物。在我见到它以前，它也是一只鸟。它不可能突然出现（但它一定在空中的出现一定突然）：而我对每一个词都不算认识。比如一只像它那样的燕雀，当我看着它时，我看见的是它的表面，而且是一个小型的平面。它停在屋顶不动。不需要，也不是动的时候这是它的事。鸟不是音乐，不需要随时都在流动。是孤独吗，不是。只是空虚。鸟是这样的，只是这样：鸟只有一种理解（解释），这正好说明它空虚。五月，院子里的枇杷果实还在成熟中。大概就是这样，空虚（不可拆分）也就是这么一点意思。至于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重要吗，不重要。鸟的空虚很少被人发现。当然，对鸟而言，我无非也是鸟。这是由鸟语的性质决定的。

这鸟不动，也不鸣叫，它只是路过。暂歇在屋顶，一定有什么使它停着不动（它那么倦怠，仿佛所有鸟类中的一只）就像一定有什么力量推动它飞来停落到这个屋顶。关于这些，我无从知道。除非知道它曾经去过的地方。但对一头（我看见它，它正好出现在空中：仿佛它就在那里：但怎么可能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的鸟我不可能有办法。而鸟来自空虚。这样的说法又太过农耕与朴素，并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也许我大致上可以规定它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这方圆三公里，高度一公里。这鸟没见过大海，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它不像是那种候鸟。它在想什么？那样的不动。要是在想，它一定是想起了所有的事：混在一起，正好没有。在稍远处的阳台，我想把一些善隔空作用在它身上，感觉也没出什么效果。它会离开：鸟，说到底，它不在飞过的任何地方。它并不是一头特别的鸟，无论情感还是在理性世界，是不会带来任何真实的启发：要这些东西作什么？风有点凉。我转身回到房间，留下吃剩的苹果在栏杆上。鸟，是不是鸟，这都不重要。但我们仍会继续保留追溯它的权力。

五月，下过一场雨，不是这一场。

这一场早上的雨，从雨势分析应该是昨晚那一场雨的续雨。两场雨之间，我睡着了，没有留下明确记忆，仿佛断裂。也就在那种时候，我是佛。黑中（那是梦吗，不是。梦没那么虚构）的佛，遇见鲜艳的尼姑，雨在下。即使在黑中，五月的河边，我们穿着拖鞋，隔岸相对而立，都不知道在立什么每次都这样。也说不上有具体恩怨也不能说双方已经成为亲人也不念佛念经，就这么立在彼此对岸，在同一片雨中如同某种义务谁知道

呢，一九八六年以来，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黑，也在雨中。但主要是雨中。在雨中，任何事都会发生，除开意外。在雨中会下雨吗，不会。下，那也是意外。倒不是重复，而是难以分别：到底谁在谁的雨中。雨在下，我从黑中退出（她呢？不知道。她已在岸边升起一小堆朦胧篝火），复又来到早上雨中。这就是下雨的天然优势，雨连绵，不分内外、封建或集权，雨是语境。雨在下，东西带来了吗？只要不是雨，我都能理解。大势浮沉，雨在下。雨中，虎仍旧不动，呼吸沉重。竹林？竹林不可能在雨中亦或雨外，它们最多相互交叠。雨，一念成佛，再一念成魔，雨过天晴。雨有很多种可能，下雨是最古老的一种。摇着光。雨在下，鹅感到痛苦（这痛苦来得异常），派出所接连不断接到失踪报案。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突然变的不正常，雨在下，请远离这种人。雨和暴跌。CPU，或雨停着。下雨让一坨清醒的浪漫主义者患上躁郁症。也让人想起做人的滋味（瘾头）。发生了什么？雨在下，中到小雨。里面的红鬃烈马听着，你已经被雨包围了，出来投降。雨和战争有什么关系？没有。雨只负责渲染气氛譬如大雨。在大雨中，一个人如何虚度他的大惑中年，三省吾身这类老药方已经不行了。不知道，雨在下，鸡翅。雨在下，从急诊室开始崛起！在枯燥平庸的日常中捡漏。雨在下，如果这世界（难道还有别的世界）没有画家。雨（下雨）就是这样，真实而又痛苦。雨或下雨，为人乎？贪、淫、嗔、慳、妒、妄语、执念，雨一场接一场。直到雨季过去。雨会过去，一场雨，说停也就停了。再起，已是下一场雨。仿佛往事。是吗，有过多少场雨，就有过多少往事。在雨中，纲纪废弛，司马炎统

一全国后社会风气每下愈况。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末日废柴。雨在下，一种超感（“仿佛白头翁”）升起。同样也在瓢泼雷雨中，被迫嫁给张长衫的异装癖化身。“人所以伟大，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弗雷德里希·尼采说。说的跟耶稣基督正好相反。雨也一样：但也略有区别：区别在于它们不可相互替换。雨是雨。而人，人是什么：除非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人。但那样就扯远了。是雨在下。雨中，一头犀牛和一条骆驼和一个厨师。还是在雨中，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回到明朝去抗日。她不知道，雨并不是娱乐。但也不神秘。对下雨来说，神秘的不是雨，是下。雨在下（或单是雨），入目皆为坏诗：一样吗，完全不同。雨在下，马拉松马拉松（三国演义、丧尸与蒸汽朋克）。雨在下，忘掉结构（世道的）。雨在下，赤兔与面条。雨在下，饭否。打窝器却找不见了。远远看见雨在下，路西法（攻）与钟馗（受）在梧桐树下切磋咏春。摩擦：雨在下。趋光性，雨（注意是雨）。雨，而且还是在雨中，在以图收复汉家失地的路上。扫扫雷。在雨中，这是一个人和猴子变异的故事、丫鬟与小姐的普通恋爱故事，雨故事。之后才是雨在下，为什么会有一种高空坠落的感觉。仿佛雨。仿佛一个雨和一个雨之间微小的混乱，以及相似性。是雨在下（这时我已完全确定），原理类似。茼蒿涨势堪忧。雨在下。但停雨时（非常突然），这一场雨便暂时清空了天空。但雨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形成，雨（另一场）会再一次来临。提前于雨季的设定，雨，我为什么总在思念雨。是因为它遥远（不完全否定），还是足够烂（雨又不是骆驼）。我并没有合适的答案。在风、雨、虎、鸟与下雪与各种火焰中，作为一个江浙

人体质，雨确实离我最近。也熟悉它唯一的变化，化为水。瀑布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是雨，更靠近水。三个硬币，一边一个，另一边两个。这是依据哪条边划分的。中雨。我很少思念细或暴雨，中雨平常（接近理想中的雨）但也更容易被人忽略。但这只是我个人观念，刮骨疗伤。但我也不能硬说雨和鸟是同一种东西。它们要不相同，反之只可能完全不同。

是集合（主要是它的无序性）导致恐慌。

（念：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旧历四月十七，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一九八九年以后，我就比你大了。这会儿，我已是大人。夫妻和睦，膝下一子（男）。你知道么，父母还在，无恙。我是怎么知道是这一天，我不记得。是在这个傍晚，母亲在准备夜饭，她提醒的我。我忘了，完全没想到。勿怪。我已不在当地生活，住得远了。住所前后有两条河，我时常到那儿散步、钓鱼什么的。运气都还不错，每次总能钓到一些。只是很少吃。特别在处理鱼儿时，心里常常觉得有些罪过。我还能想起母亲怀孕时候她做的梦。我们是穿在一根稻草上的两条鲤鱼，在舅舅家门口的沟渠里，她远远就看见了，及时捞起我们。这真像一个真梦，仿佛我们仍旧可能活在那里。我大概是不会信这些说法的。否则，我正在说的便是梦话了。我不知道。反正不知道从哪一年起，我就不再能仔细想起你的模样。虽说有一张你的照相（穿粉色夹袄那一张）我是一向来都带着，在书架之类的地方摆着。有时经过也会停下，特意看看。越看，记忆里反倒越是糊涂起来。那不是一个个形象能概括的。只记得你还小，常生事，平时受的委屈也就要多些。别的，也就没特别的印象，感觉

上你应该还是新的。也在远去。只是又有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呢。就这样罢，在这一天，空牢牢地讲两句空话，聊作念想。

弟顿首。)

是去山中养一只羊，在饭汤后的剩余时光里忘掉修行，每天。丈夫来到无底洞洞口，晃一圈，又返回家中。是遗憾这是一定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五月，近中旬，天空为何仍旧空荡。笼罩一切，又仿佛没有，是空的。超个体、微薄、无组织（不许）的社会并没有发生鸟的深刻变化。是大写：它大，大的我最近都有些昏天暗地。事到如今，我（是一个忧伤的卵蛋）还在豪等一场大雪降临，是要想要追究什么吗，也不是。浮漂静静立在水上。虎路过玄谈庙（那是五月的一个中雨天气，庙门半开着，门槛上摆着一只红苹果）。中空的泥菩萨在暴晒下愈发的坚固，并开裂。而你是一座医院。同理，你是一个星。暗淡，在自毁路上散发浅蓝色毕竟也是最后的光芒。是不要总是骑着风火轮。小心尼姑与她的火柴。是卷闸门。以及常在河边踱步的猫。是小结一下：凡事应预先找好敌人，再去参加土得冒烟的通宵泳池烧烤派对也罢，鸡肋也罢，还是说大无畏走向共和？

是季节和风向都不对。

一夜牛饮。天蒙蒙亮，杜甫和冰箱。丫鬟 B plus 从隔壁打来微信语音，让快去把厕所门打开，说什么反锁出不来啦。这叫什么事儿。近空：近似空军。是弗兰克·奥哈拉，诗人中我的至爱。但他是城市的。约等于美好。百事，而不是作为权力的可口可乐。是怎么讲呢（理论上）我已经不情愿跟任何一个妻子讨论什么纯洁，什么逻辑自洽。在走去厨房烧水的时候。是偶尔的突如其

来的厌倦。这就是一个人总想着去钓鱼的原因。哪有那么好的事。是望着湖面,以为可以躲避世道。

是要知道乡党的愿望不可更改。吹西风,也利用积极想象法治疗一个兔子:它病了,掉毛,眼珠放射惨淡红光。不是人,与它的钢铁戒律。是看着一个陈皮糖,只是看着。在一个鹭旁边。免费代办车辆年检根鸡把。

嗨,汤姆。知道么自嗨式朗诵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我女朋友(妻子)穿着一条颜色鲜艳的裤子走在街上,我告诉她有人会看看她,她说穿着这样的裤子嘛谁都会来看,太婊了,她打算把下摆剪短点。我问她婊是什么意思。她说,女性化。是用对撞机点燃一支中南海,吸起来仿佛有一股来自宇宙深处的底气。

是在缸底(这没什么可说的),等于没说。

食野之苹是说,这里没什么可呆的,到处埋着地雷。

摘下一块电子手表又戴上,我的时间会有所增减吗。此刻 14:13:05 秒,在星期一(精确到秒,而不是月份、年头)。怎么说呢,时间是个谜语,没有哪个天才猜中过谜底在哪儿。因为时间,总的说来是假冒的。真正的时间只有一个,那便是此刻。此刻,我脑子里冒着火焰,烧着了。但跟时间没毛的关联。关于时间就这样罢,去她娘的时间。时间一到,大家都得翘辫子。那是最后的胜利!宁静,非物质,反应严重滞后,朝时间有次序走去。那会儿,老实讲靠平时修真得来的那点功力,基本派不上用场。是唯一,世上只有卡夫卡得到过真传。他就在那里(你可以设想成某种黑魃魃的尽头)恭临大驾。翘着二郎腿,嗑点瓜子壳也反复咏叹窗外街上的雨。整体感觉会有

点压抑，但是没关系，你无限接近但不可能走到那里。因为那会儿，你明显已经没有时间了，失去了变化。我们通常把这种时间感归零的现象，称之为“劲舞时刻”。意思是：舞者，尽情发挥罢，像一部油罐车那样喷射你的自由。硬币在旋转，那是晴转多云的一天，气温适中，降水概率不是0便是1。倒下，跟预言中的几乎没差别。所以不要跟我扯什么人生是一趟漫长的旅行。那只是广告词。但你是（你自身的）风景。同样，你是你随身带着的一根吸管。你与汝相互化学反应什么的。放学后，你在路上等那个终极尼姑。心里头烦躁，精神松垮，像一个少年第一次去偷枇杷的未熟、冰凉的心情。诸如此类云云。

是淡季，浮漂信号虚弱，跟生了病似的。河水流向不明，波浪不像波浪能量感差。河对岸，一部卡车在路口停着驾驶员不是安徽的便是一个黑人跳下车推着一只轮胎走了。没再返回。我听见雷声，以为是最高指示，但却没落雨的迹象。

是有（确实也有）一种在亚洲的错觉。

只是在哪儿有所谓吗，既然都已经在淡季（五月）。昨晚，一头虎从竹林经过。当我感觉到它时，它已在竹林消失。但竹林中仍有虎的气息：危险、神经、稳、整体当然也过气。保持流淌，虚头巴脑的感觉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淡季。结构上，相当于在雨中。而实际演化中，淡季更具优势，趋向玄谈。是一头蝠鲮在淡季不再跃出水面，也没打算沉入海底。它就在中上水层躺着，放弃幻想与一切战斗甚至任务，成为海里的一点杂质。是一头鹿（最好的那种），鹿角牢牢挂在树杈上，嚼着空气，一粒一粒非常平均地掉出屎粒。五月淡季，一根木头倒在路上，新鲜或只是倒着。这

些还算是普遍的。是村里的诗人张长衫，也不去大香樟树下念经、修身养性，也懒得跟裴发生过火的日常冲突，他要去前苏联进修他说。他跟村里每一个人念叨。大家都说快去罢快去罢，等淡季来了就不赶趟了。妈的一群骗子，现在不就在淡季吗（五月：必须认清这个严重的事实）。长衫说。长衫怒咒道：愿君多采撷，春来发几枝。淡季雀鸟类活跃，当地风水停着不动，蔷薇花开完后井底又开始不停地漏水。菩萨们晚出早归，独秀山寺庙里的香火被一场暴雨连夜扑灭。成吨黄金从外太空坠落，羊群拒绝交媾（它们的盐呢）。裤子穿反，跳水，美元愈发坚挺。不远处，运动还在扩大化。我因为熟悉淡季，整日里在河边虚晃，刻意避开四大发明，躲得远远的。

想象没有弥勒佛、苍蝇和二氧化碳的世界，想不出。切线，也忘记密码。是想象每一次艰难进入，一个写作者力求保持纯粹。图个啥？想象并没有大于躺着。在夜间的阳台，仰望银河方向，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气闷。是要下雨了吗。下，除非不下，雨算不得一个需要想象力的题材。让脑子的水位降到五月以来最低。低到连个像样的水漂都打不出。那个自愿变成猴子的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她的火堆熄灭了吗。因为是空想，我也就懒得去找依据。

也不是。旋转会产生一定的力。晕也是。原则上，一万个和尚念佛产生的法力足够发动一场暴乱。力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力无色无味，绝对没有形象，只能意会。力与雨。怀念一种力，它让风雨天气停着不动，让开口说话的人变得沉默，只好在心里面表演相声：自己对自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讲述的

是拥有耶稣基因的主角和以偷窥他为工作的鲸一同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人工智能。简直不知道这些人整天在思想什么。但也没什么害处，只是有点儿怪力。不单怪、力，孔子也不主张乱与神。作为一个替统治阶级劳心费力的臭老九，他实在也是够枯燥的。他难道没有预想过，在遥远的未来会有批林批孔的那天吗。无法想象在一个没有力的未来如何驾驶马匹游荡列国，就因为连想象（作为一种力）也是不能有的。力万能，在无力中睡去。是这样的。

五月，是一头小巧的鸟儿向风通风报信。风转向，又给衙役传去消息。县城的衙役又苦又恶，衣着品味极为低劣，正倚在衙门口的石榴树下韬晦。得到消息后，他有些兴奋，拾起那支水火无情棍即兴耍了一通少林三十六路棍法，冒了点虚汗又自动躺下开启叹气疗法。我正好经过，见这厮怪可怜见的，顺手丢下两个钢镚儿。他打开一只眼，瞟了我一下，不动。我走开了，踱步去退水的河边，感怀也观察鱼情。初夏的河边天气澄和，风物闲美，羊低头觅草，鹅在学习飞行，一向以来是我空荡的绝好去处。他会来。既然已经知道消息，他怎么可能会不来？我慢行，原本我也没着急的事情。原来在河边顺着水走与反向逆行，带来的感受量实在并没大的区别，都接近为零。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这些乌有的垃圾信息并尽量往远些的地方走去。那儿仿佛有一条小船，烂在岸边。走近才看清楚是一个倒下的马匹。大概是被水流从什么地方冲来的，身上挂着几根水草，肚皮臃胀，前蹄的一只马掌已经掉了。正在断气中。与四周的景致极为不匹配。衙役这时从远处追将上来，喘着大气，抱住我的腿说，有重

要消息。还没等他开口说，我就打断他说不要说了，连你都知的事，那一定是假的。我们合力把马匹推入河中，目送它漂走远去。是在清晨 06:13 分，大雾。

是篮子和有且仅有一个鸡蛋。是雾和虎和在社会主义和在动物园。一个隔夜丧尸和泡起一壶龙井。枇杷和魔礼青。明朝末年，内有阉党祸国，外有倭寇犯我中华，百姓黎民惶惶度日。适此忧患之时，一名少年忍辱负重，艺成出山，他能否力挽狂澜拯救苍生于水火？怎么可能。是想再来一点核武器吗和画饼。当然也是梯子和云，指挥使（的忧伤）和荒废了的党派斗争。批评，以及自我批评和水缸。丫鬟 A 彻夜未归，丫鬟 B plus 打了一通宵麻将，在洗脚准备上床睡去。她们是怎么搞的！和说到底（还是值得原谅）还是年轻。妈的，遥想当年和在淮安。那里得到解放了吗，还是只解放了那里的天空。留白和浓浓的意识形态在发霉。随着年华日益损耗，对性和生活和节肢动物的兴趣愈来愈寡淡。是昏聩的必然和仍旧保持着骄傲的惯性。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势已去了么，在近未来。翻盘是不可能翻盘的。真龙，或论口语的堕落。不知道哪种缘故，最近特别想射几支啸响火箭，偶尔也想起童年种种痛苦，以及委屈。它们一直在那儿，不可撤销。仿佛沉渣。“自行车啊，堆成了山。为什么有方的，还有圆的！”就是这种特别在葛布店南里夏天的缅怀状态，一去不复还。暗号不对。是西西弗斯和迷失在雾气中：低级但也是幸福的。鹤是什么意思？在一九八六年的大雾中。雾化，而不是蒸发。是她是一尊印象派泥菩萨，她在雾化。同样，虎雾化，在与空气的布朗运动中最终化为一泡乌有。雾化即真理。

约等于开竿鱼即收竿鱼。只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世道污浊，还是埋怨上帝以他的样子创造了你（在妈妈眼里，百万个中唯一的那个）。熏香、沐衣、吸着人字拖走去太早的阳台，坐在雾中央。自己和作为亲人的自己。是作为一把激烈火焰，烧得太缓慢。是那么的新的，又那么腐败。伸出一根手指，把另一根手指也伸开。伸入雾中。这将是无中生有（瞎子摸象）的一天，白过不白过。虎鹤双形，水来土掩。缓缓举起手臂，举向那破雾而出最红最红的日出。只是此刻为何我还奇怪地擎着泪水。莫非是又到了封禅的季节？是暴徒亦或花朵，碰的只能是运气。还是一个人去钓鱼罢。反正都偏离了它原有的轨迹和我们最终是一定要实现国际主义的。

是一个人在路上四处问人：精武门怎么走。也有人愿意回复她，说去那里搞莫事，挺远的。这一个人便以双掌击拍，唱道：盖因欲往买二两精武鸭脖也。这是我的一个古代朋友拼凑的笑话。原本不怎么好笑，但她讲话的语调（江淮官话）让我想起我的另一个古代至交照邻。他最近有些个脑子残废，去乡下购置十几亩田地，也不种粮食菜蔬，单单筑起一座陋坟，平时没事就去坟洞躺着。劝他也无用。并且劝他作什么呢，不管在哪朝哪代，世事都是无力改变的。五月已是夏季的天气，午睡醒后，我来阳台透风，吃着两根微烫的香蕉。同样是阳台，在此放眼望去，远近已没有山丘、竹林、寺庙这类风物。这里是动物园，华中湖泊地区。不像上个月，彼时我还在浙江。但在我心里毕竟是没有祖籍、故乡这种概念的。也不好归结为那种朝思暮想故土的什么游士。这个行星就这么点大，且我们也只是一把散落在地

表的神圣电子。是分类学让人茫然。而集合让人最终趋向于虚无。这是什么？一根蕉。这不是什么？答案还是一根香蕉（有其它说法吗，不可能有）。卢正好就是被这些鸟事给纠缠住了。他自以为坎坷、不得意，胸腔里的那股怨气找不到散去的渠道，便采取卧坟这类极端自赏方式。为的是什么？一个诗人士大夫，他首先是一个儒奴。也是被洗了脑子的。是他自身不知道，因为还不够现代。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在复读机发明以后）是被愤怒和饿牢牢控制。是低保真，开个玩笑，亦或摊开双手都无济于事。大粉红。是它（什么？欧洲正在灰飞烟灭）在我脑海里翻腾，在浪头尖上燃烧。想来点兔脚计划吗，猪油渣。

这是一个摆在桌上的烟缸。用手指弹击，会产生近似铃铛的金属回音。可否说，它也是一只具有盛烟头功能的钵。每当我点起一支烟，就会用火机轻击它一次，计数也作为某种没有两毛钱价值的仪式。以表示宇宙在本质上可能从未发生过改变什么的。从音响的产生，到在空气中快速消失，它构成一个完整事件。这一事件不包含精神。但反过来，根据因果关系理论，世上所有有过的都是为了一下一微弱绕梁声。它既是达到，也是抵达。它会引起一千里以外的一个蝴蝶突然发疯么，并没有证据表明会。它的消失不可逆。它已然消失。三、它是一个只有我曾听见过的声音。还在我记忆中。至少直到这个傍晚来临前，它不会丢失。新时代孱头，这正是它的代号。我的困难始终是来自如何用文字记录它，一个类似我在附近一个中型超市买的烟缸敲它时发出的那样的声音，当时花了我十八块还是具体多少有点忘了。它（烟缸）不是蜂鸟牌的。也不是我用过

好多年的海星牌：那是一只玻璃烟缸，不是这种金属制品。上个月四月份，我还在浙江用过一只柚子烟缸。那是一只真实的柚子掏去果肉后的烟缸。它有烟缸的功能，但并不能说是一只标准烟缸。它也不是柚子牌的，这是两回事。因为那只蜂鸟牌（一九八六年）烟缸有一次摔坏了（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放弃吸烟呢，只有坏处的事情。说着，她点燃一支，冒起豪华烟雾来。瘾头比我还足），蜂鸟和烟缸摔成了两段。蜂鸟牌是一只陶瓷烟缸，我想念它。它不是最好用的，但它蜂鸟。这就足够了。有时，通过蜂鸟，我会想起点什么：暑假、呕吐。有时反向想起蜂鸟以及那只烟缸。那只烟缸通常代表夏天快要结束，我最爱的秋天还没完全到来。我就是在那只烟缸陪伴下学会的吸烟。是一只好的烟缸，但称不上多好用。它的烟头容量很快就不够我一天内使用。没记错的话，这个蜂鸟烟缸（它是蜂鸟牌的吗，有没有这种牌子的烟缸）被我丢到竹林了。它不再是我的烟缸。但它比眼前的这只（钵）要来的丰富。并不是说蜂鸟是一种少见的鸟类，它稳、象征、无食用价值和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大概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老想着活在过去。不知道。眼前的这只烟缸只能让我想起一个好的托钵僧。他边行脚，边起雾，抖掉的烟灰落进钵中。但我会一直使用它，在丢失它以前。作为一只钢铁烟缸，我想象不出它会坏掉。它工业、坚固、时髦，它的未来比我要远。这也是它的情感方式，它标准。它绝对不是海星或蜂鸟牌的。造型不符。但它应该属于一只好烟缸。具有一只好烟灰缸的那种冷漠、防风性和存储量。虽然它不是我要找的蜂鸟牌，或熟悉的海星牌玻璃烟缸，但是当时我唯一会买下的烟缸。当我在

一些同类产品的货架中发现它，它给出的暗示已远远超过我的需求。在它前面，我就像一个火星僧人，连和尚都算不上。我一路捧着它回家，它的手感让我更加确信我的使命是一场特别的雾。而它是见证。而我有时把它丢在阳台结尘，让风雨腐蚀之，光线暴晒之，它却在缸底长出一根草来。这草怪奇地升高，化为树木，开出妖艳花朵且结出难看的果实。摘一个尝，其滋味仿佛败坏的肉，带着老式革命的微弱清香。我感到胸口不至一阵恶心，遂呕吐不止。紧跟着眼前金星乱串，眩晕（但是舒服的那种），感觉身心在变轻（或是魂魄要出窍脱离身体？我没有那种经验），但确实有一种即将漂浮起的冲动。我脑子机灵，急忙召唤一头鹤来，趴在它巨大、踏实的背脊上，双手紧紧抱住脖子，去他娘的丢下一切驾驶它离去。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132

是有好多好多钞票从天空漂下来，多到我还以为在刮大风。那里有几千万吨吗，应该有。满天空都是。那些花花绿绿瀑布般倒下来的钞票纸让我异常幸福。我抓起一张看，是一片树叶。这不可能。顺手再抓一把，还是一把树叶。中午，妻子帮我剪头发。它们长且厚，大约有半年没经过修理。想整成什么样儿？妻子问。无所谓的，我说，剪短些就行。我在板凳上安静坐着，准备好焕然一新。妻子叼着根烟，在我脑子周围转来转去，仿佛要研究出一个什么杰作来。又仿佛一个傻乎乎的行星。就这样我想起了那极其神秘的引力。想久了，也就没觉得有大的意思。

五月，早起。5:40分，正日出。在阳台吸点烟气，世道变得红亮起来。那是坑屎鸟（喜鹊）的叫声，以前我不确定。我以为应该是，因为耳

熟。还因为附近除了麻雀，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怪鸟。而麻雀是那种唧唧喳喳声。那一定就是它们了，我这么想。我正醒来，感觉天空已亮开，想去阳台坐着，暂时又不想动。昨天晚上也没有梦可追忆。烟盒就在阳台的课桌上，那鸟大致也不远，我感觉有点上了年纪。妻子这时走进卧室，睡蒙蒙的。她躺进床。她一躺下，我便起来，戴上眼镜，拖着鞋走去阳台。这么早去钓鱼吗，她问。也不是问，仿佛只是打个招呼。不会，我说，可能昨天晚上睡早了。早上的阳台上有一丝凉意，但不冷，太阳升起才两三度的夹角，我点燃一支，只吸了一口。夹在手上让它烧着。对面屋檐上停着那只鸟，那叫声来自它。那是喜鹊吗，有些看不灵清。不是平常喜鹊那么大的鸟儿。我在北方见过大喜鹊，长尾，毛身黑白分明。这只不太像。它不动，我就更难去分辨。这时的天空仿佛很静。天空下云层厚且密集，青色、更高的天空只有很少部分露出。闹革命什么的毕竟已经落伍了，太过激烈，我感觉我这时最好下楼去泡一壶茶水。我没什么事情。

唉，若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在直线同侧的两个内角之和小于 180 度，则这两条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一定相交。

论人的虚拟性。

是人，人就是一条河，河里的水流到哪里都还是水，这是无异议的。但是，河有狭，有宽，有平静，有清澈，有冰冷，有混浊，有温暖等现象，而人也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同理：人也是一条水沟。唉。

横断山脉与东林党的衰落，唉。

二零二零年（这会儿，上帝还在造人吗），美国正在谋划一场惊天阴谋。然而美国，唉，她并

不是一个国家。在无事的秋季，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填填词也不自觉地唉气。唉，意志、符咒、禅宗、上帝、唯物主义，让它们结成神圣同盟，赶走那个幽灵。唉，还是去隐居山林罢。鼯鼠什么的。厥词，唉。汝有伸张历史正义的任务否，暂无。单唉。无论东方西方，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光照量几乎都是相等的。因为地球是个圆球。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唉，难道真的是佛界易入，魔界难进。虎，唉。祥林嫂是怎么得病的？唉。世风每况愈下，还复兴个啥呀，都是骗子。高级骗子没一句真话，也就没有一句是慌话，竟已到了出神的地步，真理在握。这年头，勾一勾手指，她就会过来吗，并不会：天空阴沉，在一个五月的下午。我编造的故事一般没有洞，也不存在时空，黑魆魆的里面也没有看不见暗物质。也没有故事。当我举起一只手，我又能得到什么？遥祝某某某，在再次登基的日子。唉，一头苍蝇老是飞来停下，盯着我膝盖处新结的痂。竟有这等执着，还是让我揭之予汝痛啖罢。唉，要知道精神的消亡比起肉体煎熬并非来的更可怕。形容酷似丧尸，姿态如树。然而诗并不追求标准，或者说诗有标准吗。只是，诗里有不好的东西需要濯除。诗是放大、射和离去。诗，唉，说到底没什么可说的，去写便是。一九八六年，阿强点燃寺庙，看着它烧完。烧完后，他就走了，正式步入人间。寺庙里还有多年来他写的几部习作。就当它们是佛经研究罢，也不可惜。旭日升起，人民前进，一切在变得更嗨。只有杞人低垂着脑子，在路上一边走另一边找着雨滴。什么都没耽误。阿强远远便看见了，走上去打招呼：东西带来了吗，杞兄。后者升高目光，扫射了阿强一眼，又底下头看着足履上的带子，

没说话。一副唉声大于叹气的鸟样。一头花猫快速穿过两人中间的空隙，跳进草丛消失。没事，阿强拍拍杞的肩膀说，这都是我自己的错。不怨你，阿强说。说完，吹着口哨走了。而因为无法在同时叙说两件事情，公平起见，我们的视线被迫从两人身上转移。古时的天空同样高且空荡，停在空中的鸟，或游荡的龙，还是挂在上面的一根直线，并不存在不可理解的事物。一律是原子与力的组合。18:45分，近晚，我在河边磨剑。我也看见了。但没喊他们。我的理由充分也必要，我们总归不是一路的。不是价值观的差别，不是因为孤独或其它。那是一个我至今还不清楚的原因。但能感觉到。它就像

有一天，齐桓公天不亮起床，坐在餐桌前发呆，望着一个从淮南运来的橘子。

135

是王炸。蒸汽膨化与永远的核心。是虎（凑个数）。入夜，天空黑，亮的地方明亮，适合枯坐着也听点思迈虚庞普坑什么的。高级什么？待兔吗。对点到为止的追求消耗了一个人太多的内力（类似真气这种不存在的东西）。还不如齐宣王环顾左右，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说的都是效果。我们假设在表达伦理中，克制是高级的。而留白是一种病态：比如诗的意境、意味、刻意。但刻意一定是高级的。流淌也是。流淌即风景（但无论它是什么，反对它）。但也只是为了方便。低端的就是放便的（这是多么令人讨厌的语法结构）。比如低端人口。配得上举世无双。在王乘辇驾抵达寺庙大门口时，阿强已经离开。庙也化为了乌有：仔细观察，仍有一道忽暗忽明的火星在灰烬中游串。像极了龙脉。王当场垮掉身心，胸口涌出超量无处皈依的失落。一九八六年，是叙述也

是为了抒情（：SAMSUNG。爆仓。超风。移动。Pro。意指。柔道龙虎榜。地平线。胡志明。解锁。育儿。亚洲。瓢虫。传统。WUG。县衙之光。下雪一。鹤。取消。揭锅。收工（斑马）。福。字体：2年后，冬天。经验。黄灯。打扑克。请神。南方。县城。测字。店规。大宗师。庖丁。卖到菲律宾去。徒劳。与阿强语。区块链。妖怪乌托邦。暗渡陈仓。批评与自我批评（给阿强的模版）。例2。三月。顶层设计。珊瑚。投票。电鸟。身世。转账。殖民地。石油。边框。裴。海边的犬儒。惊蛰。图片。涡轮增压。殿前。超凡牌打火机。拖拉机和豹子。中药。源代码。招弟。批发。裴的少女时代。乌龙贴地斩。故事一。供销社之王。长乐。敲了一下桌子。题目。修冰箱的人中午来。暴戾术。余额。霹雳火。补票。中产阶级的纪律。协振。白话。Common People。双虎。拥抱。上上签。长辛店。直达。前妻。二把手的忧伤。退化论。通底。临时表演。代驾。鲁镇疑云。猫。刻意。药师。宋体。清明贴。文件夹。暂无代号。感悟。上坟。如丧。辽宁。理智与情感。克制。晚餐。心不在焉的陪练。甘结。路灯下。2018.3.29，晴，明显三首。象棋。过度虚构。双卡双待。属于。阅读。瓷砖。与电鳐类似。确认。换防。南辕。近处。日常生活。童年。词语。螳螂。主场。星期二。松针。鸟群和A。平仄。底蕴。叙旧。自由。Teardrop。十倍。叙利亚。台灯研究。原谅（03）。怪状。音乐基础。星期一。双截龙。闪烁。投手。四海寺简史。删诗。空饷。1986年，电影。1986年，鹅。掉头。走廊风云。7投0中。kingsize。版权。反动。晦涩。权臣宠妻日常。平面。黑话。反话。裴庙。忘掉世间万千广阔土地。沉

默。佛斋日。写作。伊利亚特。招弟（二）。高碑店。乐评。Rush。2018年4月29日。四月。马匹。修辞学。隐喻。金刚大业。抬头。解释。音乐。邯郸学步。轿车。对雨的思念（045）。她人的痛苦。蛋。赋、比、兴。会稽山。地雷。磨砖。备忘。小乘。泰坦的冬天。阿强档案。百达巧芯酥。五月。女人。工地。中场。兰花。静脉。“不坐恶人坐过的座位”。大彻大悟。暴烈丹麦。下台。从1000到2000。父亲，或另外2个。雨天念佛。弃庙记。助攻。盆景。沉默教育。布尔乔亚。语言游戏。暗示。三反五反。标签。道理。梦见一个社会主义的桃子。跳投。吃荔枝。好。洗碗。录像。阿强的左手。not no。腮红。地猫。与熟悉的鸟相遇（34）。平壤之王。收尾。原图。整体的、混沌的静态。过程十三行。一般等价物。防守犯规。富阳郁达夫。黄瓜。解放区的天。螺帽。惠能。两件事情。牛汗。面壁。2018.6.7。论持久战。特殊。出门遇见穷人。喝过酒打牌。端午临近。三个和尚和花园。吃饭。什么劫。在达摩时代。理解。奶棒。接近。足球。两个女人和一个爬树的男孩。关税。骑鹅。埃及什么。三板斧。绝招。和端午。虞美人。Sonic Youth。两个女人和一条凳子。游园。雪亮工程。人。抽象。文艺复兴。保镖。提示。平庸。霸王丸。照相。躺着。温控。小说讨论。事情一。fecund。厌倦。下落。鸟在六月末。瓶盖。有时。图片。国运。有限。戒。历史和经验。热。二喝。天空一。中南海。相逢。多和溢出。吃玉米。火车一。武汉是动物园。城市和庙。有感一。三个桃子。字符串。叶公。从窗户往外看。怀柔。庙记。冲凉。EVA一。病。雨记一。背影。偶句。苦头。组织的温暖。萍萍理发。速写。八

月光荣。庙的功能。到达。命。一个人在河边钓鱼，想起江湖交错。疫苗。移啥民。运动。乌在七月末。感觉。害虫。哪吒。喝农药。烧庙记)。是在任何稳定心情下，我总能料到单独、自我与一。我称之为无法分裂的严肃性、异化熄火、温暖囚牢诸如此类无稽。以为在一个“因为我只是想挂在这棵树上”的游戏中，傻乎乎的。缺乏天真与罕见的放松。单曲循环与一副牌闷着不动。亦是三、从水缸里捞起一个达摩。吹干，并对准他吹一口活气，放走。四、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仍旧没找到积德的方法（原则上，只要能逼近筑基，我也就满足了）。

晋有善渔者，技臻化境。其竿，竹也。然无钩线也。待竿稍入水，少顷起，每必中。偶有双飞。旁人皆惊，问其故。解颐不答。歹人使刀胁之，然并卵，反倒被他一个飞脚踹成重伤。几个人于是乎把他的手脚绑在鱼竿上，硬是抬着他去了衙门。县史小令正好是一个重度垂钓依赖者，听说本县竟有这等奇闻，打退堂鼓，用几斤银子打发了众匹夫。亲自杀鸡煮鸭，女儿红款待。至深夜，更是强行留宿。就这样连续搞了小半个月，晋人忍耐不住，欲言：大人。还没等开口，县令连忙打断说，别介，喝酒喝酒，旁的不提。就这样又搞了些日子，五月快要结束，一日清晨，县令起床来到庭院，把正在练健身太极的渔者喊过来，说我已猜到，你走罢。晋人走了。次日，县令让衙役备了些酒菜运到河边，野饮也垂钓。用此法，果然。复应用至仕途，平步青云也。七年已逐，大人偶经此地，问宋人下落。都说那人去什么桃花源啦，避世至今未归云云。妈的，骗子，大人领悟道。后来，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再后来，

一晃就到了安史之乱，下起雪。

以上（包括王炸），如是我闻。

是闰年五月，双四月（旧历）。在这多出的四月，风向继续保持紊乱，雨仍旧要下不下。鸟（包括喜鹊）照例统一歇在路边（跟清明时节一样），懒得韬光也忘了叹气。台灯关着。打开，它也不亮。仿佛神灯。照邻大前天去了钱塘江，说是计划跳河之类的。但总找不到好的地段。虎当然在掉毛，季节正当合适。丈夫通常不饿，感觉不到。有时早中饭没吃就出门了。回到家，往往在下一个星期的什么傍晚，身上披着几支海带。问他，他便躲进灶堂（或跳上院墙角的那一株无花果树：作燕子归巢状）。实在是拿他没顶点儿办法。妻子只有电话从浙江打到湖北，问我办法。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又不是在刻舟求剑的封建制社会。足球。足球和一罐蓝色百事和少年们躁动：一个个跟缺氧的惹眼滩涂鱼似的。天亮了，趴在门槛上的尼姑（抖音熬夜党），起身回到方丈室。在正式睡去前忘掉所有痛苦。它们既非抽象，又不够具体，绕梁三尺。至于独秀山（玄谈庙不在那儿）的禅宗寺，据说要拆了挪地界，说是风水犯冲。也是，这多出的四月，诸事不宜，最好按兵不动且放弃解放与被解放。河对岸，大会如茶。这才四月！鳊鱼上浮，鲸沉入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等待海洋变换，化为石油。下载了《新独臂刀》，还没看。喷水。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与还没有去过乞力马扎罗山。四月，它多出了什么。要是少，那一定不是在四月。四月一般只是变坏。也不是。毕竟这是一个多出的四月。认真看，你可看清更坏的变坏。供销社门口的马匹倒在地上，吐着泡泡。天空偏西位置（注意我手指指的方位）破了个洞，

正方形。云移动温吞，象群走进沙漠。看水的女人，烟一支接着一支，胸口长出了苔藓。张长衫（虚构中的伪乡绅）每天去树底下冥想的那枝枣树也被台风吹到不知道哪去了且连根拔起。船（谁的）毫无疑问丢了锚，想起李清照。蒙特利尔老李（大学同学）还没记牢两个法语单词，便昏了过去：拇指关节轻微断裂。这就是民主制（与专政能兼容吗）的好处。现在我去那边看一下。那边，赶海雄发誓抽干太平洋里的海水。用他那六匹头抽水机。还不如用驴。葱越长越细，进出口贸易仿若残羹。妈的形意太极门出的都是些什么废物！猪乱飞（然后这个是通往大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50年，奈保尔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修习英国文学。毕业后定居伦敦为自由撰稿人，曾为BBC做“西印度之声”广播员并为《新政治家》杂志做书评）发来贺电。大约并不知道在祝贺什么。确实，与这边比，那边的月亮要更暗些。而你在（“奇怪而高”的）月光下经过一家郊区印刷厂时，你还在关心什么？鹈鹕吗。拿到龙—头—棍再说！到头来，你（独一无二）的到来，本身就是罪（光）。勒紧缰绳和裤带，消失。

早上的雨，要等到早上下。

雨就是这样和为什么是这样。石九公和源于忧虑的世界：阿弥陀佛。

是在夜中醒来，拿着一部雷达喷雾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种特别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仿佛要下雨。

雨代表任何事物（但不包括鸟）。

是在傍晚，丈夫坐在走廊里呼吸，望着后山方向忘掉许多事。他不记得了，在上一个傍晚也是。

他的规定是什么？作为一个人。他从未超出过这个范围。他现在几乎在这个范围的中心，保持不动。他在消失中，缓慢、坍塌且反复。是植物化，而不再有年轻动物的那份样子。没有异能。也不会重生。他有时一整天只是望着天空。通过天空的空荡，他大概可以往回想起点什么来。是展开。他不会真的只是望着天空。一个空东西，又有什么看头呢。

雨在下，真他妈焚琴煮鹤。

是商鞅的发现。

是仿佛去烧香的路上得到通知庙已经被冲走了。而如果你还是“一个人”，那你也是每一个人。或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人是一种想象。是在历史上匆匆路过的劳动力，一个浪花。

141 这是否会让你感到过度伤心？闪亮的安排。顺着这个思路，一匹马在变质前的动作，不可能只是为了学习如何穿过一个钥匙孔。也就是说，一匹马和变质和钥匙孔，它们没有处在同一个平面。层次与时空都不匹配。

一个人行走在雨里，不知道在行走什么。是落在手背上的雨提醒她，从形式到结构到抛光度，她都是土土的太不时髦的她决定跳进路边的水坑，潜在坑底，直到永远。

雨在下。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这是一粒往天空方向飞的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和雨相似。雨本质上是单独的水：这年五月，雨水是不是多了点。也不是，更多的雨水还在后头。雨其它的本质比如作为抒怀工具，几乎可以忽略。雨代表一切正常。是东西带来了吗？有人突然问张长衫。唉，长衫叹气到，快要下雨啦。雨紧凑。一个雨和一个雨的间隔通常不会超过两米。而一场雨和一场雨之间就不好说了。有时，整个雨季没一场雨。而有时雨一场跟一场，都没法分辨究竟谁是谁的雨，有没有下乱。还是说雨就是这样的，只要是从天空往下倒的水，那便是雨。雨，下便是了，哪管它洪水滔天。有人在桌子上弹了弹手指说。也太不忧国了点。自古以来，从对下雨态度，可以推理出一个书生的动机。雨是试剂，是主题也是方向。当然雨重要的功能是隐喻。好雨知时节，要知道做人的规矩。有雨（虎）吗，又一个人跑过来问。搞七捻三。我看着她，没说话。千万不能给她任何机会。

142

随着一场早雨的到来，这个雨季将越来越临近。一个人早起，坐在阳台上发呆也滥竽。小雨、天空、乱七八糟的世道、院子中的熟枇杷树木、恍惚、几声鸟叫什么的，还推板点什么东西？仿佛也没有。也不是新。也不是如故。也不是在（这里，或出离（什么？））。但毕竟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更不是忧虑，不像。就是这样。雨在下，暂时不会停。

诚实说，是在没有明确语境的前提下，一只手举在空中。是一粒燕屎从半空坠落，落到一半，停下。一个国空荡荡的，鱼群在离地三五米的空间随便游行。是地上长着一些可食用的茅草，一小支部队升起篝火，烧饭也在河边磨红缨枪。是在竹林中，虎隐身不见，雾气中飘着一股拨乱反

正的气息，在寻虎的人进入竹林以前没有散去。我已好久没去竹林，不敢。今年坟头上新出的笋在五月早已升成了竹。但整体的竹林没有任何变化。在重新开放的动物园，一头高地狒狒演化成了半人半兽，忧郁，不肯进食。豹趴在树上，仿佛睡着。人们带着尺子，也有的直接跳进湖里。没有龙。龙是一种想象中的四脚动物，怎么会在动物园呢，真傻。而在我们的玄谈庙，已连续几个月没有一顶点香火，菩萨们自身难保。哪还有气力去扯什么闲篇。加之接连几天的阴雨，尼姑们只好在两尊塑像（关公与魔礼红）之间拉起晾衣绳，平常晾点袜子、短衣裤之类的污秽。反正也没几个去朝拜。去的也尽是一些搞七捻三的乡村孬头罢了。在雨过天晴的社会主义（事到如今，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种电子乱蹦的颓废音乐吗）也一样。是一头巨鹅烂在地上不动。更是衙役之光耍着他那支水火无情棍，威风是威风，却乎也没大的鸟用。oldschool了点。但也只能表演（但这是真实）成这样子，既然已经处在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中。是宿命，在傍晚近黄昏，观天象的人感到脑子里的神经正在崩裂，仿佛流星朝四处射落。天空空荡荡的，静、大、远，通向更深邃与恐惧的虚或空，是事物的反面。面对这种朴素的农耕情感，她终于感到一切回归正常，转身回到卧室，在大势已去的日常态中放心睡去。大写，江湖和庙堂其乐融融，游侠残暴变态。是酷吏得伤风后，带上一家人以及猫去了海边疗养。在潮水退去的海滩，望着日出与海面交相辉映，只因感官腐败，再也哭不出声来。那是一种身处地狱模式的崭新感觉，仿佛在缸底。在他半举起一只手臂，迎风举着的造姿下，不远处大批量蓝

脚鲉鸟从高空俯冲下来，雨滴般射进海里。他就知道了，那是因为在老早以前，他就已经丢失了锚点。是在五月就不要有埋怨，这都是自己的问题。

五月，要远离不好的亲戚。要保护好庄稼地里的果实，事情只会更糟。不要相信所有和尚的话。他们性欲低，不是劳动者，没那么耐操。出门时要记得关门，谨防某些别有用心坏鸟入屋捣乱。埋下地雷，并挂上弦。出门后，要往南走，即使在白天遇见鬼也不要停。不要回头。路过山林或河边，不要久留，小心虎和女人出没。但不要担心虎。这会儿是五月，虎还在病中。而女人，她可能还没出生。但仍旧要远离河岸，（不）要相信直觉（都行）。在天黑前，记得不要经过荒地，那里乌烟瘴气，毒草茂密，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要随身携带少量水产。至少要带上三根火柴、龟壳和无敌风火轮。一旦遇见下雨，便划燃第一根火柴。不要走进雨里！那太黔驴了，会被雨包围。雨在五月并没大的好处，它只是一般的雨水。不要关心那个雨中的瞎子，他可能是一个任何人但一定不是一个瞎子你的附身符呢？忘了带。那就划下第二根火柴。同时，丢掉最后那一根火柴。但不要搞错，第三根火柴并不一定是最后那一根火柴：那是上次那个危险的尼姑送你的火柴，还记得吗。什么弹簧加两磅，做事不要老是稀里糊涂的。不要总像个废物那样飞，不管晴天下雨。要知道提着灯笼回家，在天黑以前，不要走太远。不要晃去明亮的地方，那儿没有意义。这五月大、宽敞、孽障深重，大抵上就这些个箴言。是啊，五月是淡季。

有问题吗？没有。06:25分，重复早起（有一万三千次了吗，不止），天空没有问题，空荡且

仅仅只是空荡。天空以下，一杯隔夜茶水漂着一只绿蚍蜉，它也享受到过世上的光亮。从阳台望去，稍远处，历史（历史即历史，无它）在缓缓移动，匀速且轻。妻子日常发来短信：嗟，来食。催我下楼吃早饭。我自然是不饿的。饿那么低级。饿产生焦虑与恐惧，推动一个懵着的原始直立猴离开温暖的洞穴，去野地捡食果子。对饿的发明与控制，人类已积累种类丰富的经验。三个星期了，年轻的佛陀没吃什么东西，他感到昏、乱和摇晃。但还远远没抵达大限。只须一个露水，便可救他的命。感觉怎么样？有问题吗。路过的村民间盘坐在树下的佛陀。附近，一头鹅陪着，也在孵蛋。

是（不要忘了）一个问题摆在桌上，提问的人这时候已经走了。五月，这个漂亮、忽、全新的问题停着不动。还没人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而云的问题大部分来自天空（坏或破），社会的问题是单位面积内的人口密度，而裴的问题（在一九八六年）只可能是张长衫的悔悟。Love will tear us apart，这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问题。是得到并且被原谅。

我知道把一只手举起，举在空中，表示什么吗？不知道。但这算不上一个问题，不够标准。但这个动作本身没大的问题。它是积极的，非颓废（后工业时代）。它甚至可能神圣。但我们总在说又有什么不是呢我们为什么总在说这些。通常而言，我对脚上的这只彩虹袜子的好感，总是要多于整个世道。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问题这种形式。是出于激情吗，还是需要总不会是因为忧虑。这个问题明显已超出我能讨论的范围。我的问题一般比较枯燥，比如：在没有鸟

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是在五月的河边有所思(若)。香港的方向盘、皖南事变、下钩躺底。一个人空着，什么都不做，这时天空会塌吗，不会(不同意，也可以举手)。是相似，永恒的相似，一个人做的所有事，全都是为了破坏天。天仍旧会塌吗，不会。也就说天塌不塌，那是天的规律。与天比较，人算根毛？当然天和天空历来不同。不是同种事物。作为天空的一部分，我喜欢我是一片云碎。而我的任务只是自我蒸发：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这时的天(包含天空)空荡荡的，除了空荡，没看出有多余的杂质。是空荡吗，我？至少最近有点是(像)。天就是这样，不用抬头，我也知道(至少在心里面：这算不上一个哲学话题)它就在天上。不存在意外。

是微澜中等待一下黑漂。

当欧洲整片黑暗，亚洲大部分地区却万丈光明。新亚洲！

鳊鱼营养价值颇高。没记错的话，每百克含蛋白质 21.0 毫克。若药用也具有补虚，益脾，养血，健胃之功效，可以预防贫血症、动脉血管硬化等

等诸如此类云云。虎也相仿。

在纵横交错的江湖之中，一个人、一竿、一烟，把谢灵运、达摩、阮籍之类的远远甩在身后。但也想念起蒙特利尔李。想起一九九九年，绍兴路，夏天出租房顶上的阳台，我们喝着大瓶装冰镇百威，因为年轻，感觉激动、盈眶的日子正在大肆向我们召唤。那便是归宿，去各种城市认识各种烂人，不知所终。

是世道发展到如今，实在也没有变得更烂。

可惜了（liao，二声）。

再往北走几步，就是鸟不拉屎的阿拉斯加了，dude。那里风水不错，考虑一下。（指不定哪天还能在湖边什么地方，碰见吃着统一康师傅泡面的比利·考根。）而最近几年，我的脑子似乎越来越趋于平面化、静，有时往里面看去，仿佛死湖，一览无余。湖水中央静静立着一支漂：漂尾仅露出一目半。

148

难道这就是（全人生）巅峰状态吗。

妈的又切线（1.2），或对着细胞那么点大的一条过江鲫自言自语这算哪门子事儿。在放生前，还是让它飞翔——也许是它鱼生中唯一的一次——体验一把抛物线的感觉。

是液体。从运动角度而言，我们勉强也够得上是液体：“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

“我梦见绿的夜在眩目的白雪中一个吻缓缓地涨上大海的眼睛”

是五星级空军大师。

16:36，收竿，回。路过奇怪田埂上一株杨梅树，暗示我可能身体枯燥。我只有找到那一个未熟的特殊果子，对准它，仰望了一小会。

是投靠，以及觉（gao，三声）醒。从睡去到

在昏沉中运行到睡醒时恍惚和在一场午觉醒后的大面积恍惚着，如果我是在寻找投靠，那我大约理应还是在那觉中。如果不是，并非在那无所依存中奔走，何以见得我所住的仍是人间——可是我毕竟是无话可说的。

是么，我写过的每一句话，我都以为知道它们的意思。但不是。但那也只剩一种可能：要不全部知道，要不不可能知道。我都行。

五月末贴：

在如来神掌失灵的日子。在亲戚们化为泡沫的梦想与实战中，兔掉了牙齿。在晚清的荒唐的一天的傍晚阳台，提前备好完整的夏天经验。在远在江东丘陵地区的玄谈庙（从观念和实证两方面论述华夏乃多元、一体的本质），16:35分，在慢崛起。胡适文选与要凉史。在历史与正义之间你的那碗粥呢。你不懂无间道。虎，在你转身离开时，同时消失。在关公真的过时了吗？答案显然是无须否定的。在浮屠身旁，或在鹏的背面。在一个仙鹤的斑斓燃烧中在一口锅里。在不能说大势已去（这年头谁还专注这些劳什子）反复折磨下，一根鸡棍射完了，为何还硬挺着。诗人啊，永恒的秋天什么的。在无休无止与无微不至关怀照耀下，是个人民都会被惯坏。不是么，在一种死循环感觉里浩荡。在还是省点油吧，在所谓内卷化时髦大陆你又不是一个特殊的花朵。在你是一个浪花吗也，也不是。不可能是这种美的、好的词汇。在比如无限委屈的坐标原点，徐饮一个百事。那是什么云，那么舒缓、吉祥。我愿意陪伴着它，保持住这类（此地无银，但也不重要的）感觉，一直到天黑。在既然已是五月末的最后一天。扛把子的难逝时光。雨在下（突然：但熟悉：

也就放心了)，先细后中，但大多零碎。我只好暂停进化，站到无聊的栏杆上稍歇会儿。我不会投入这雨里，它不是我的雨。哪怕这时鹏从远处朝我飞来，停在眼前，忽扇着那对巨翅，烧烤开始了。若干亲戚围在火炉四周，对着我前两天从长河钓回来的鳊鱼撒盐、撒各式调味料。在以人为核心的世界想象中，一切，如此。两串土豆与六祖断舍离。

首二：自我四月从浙返鄂，已一月有余。季节从春度至初夏，瘟疫渐退，然仍少有外出，更无与同城贫贱之交把酒言欢之况。日日于卧榻昏睡，近晚起，不思茶饭，仿若病魔缠绕。尤惧照镜，唯恐魂魄被吸附入镜中，那自然就坏了。然镜内并无虚像，长思而不得解也。若逢天气新丽，乃携竿独临水而钓，消磨精神，虚度光阴。纵无所精彩，然远离修、齐、治、平之妄想，实乃平生快事也。乎法坑糯斯？岁至不惑，心近大哀，报效朝廷的任务大体上就算了罢，仅当之前一片衷心打了水漂。春水涨退无常，（以下为赵常州续笔）而两岸如栅栏虚置，岂顾洪水猛兽安在！君子困乎里弄家室，朝暮之三四，起坐之五六，畏世之忧愤谗饥，点滴遗响，莫辨雌雄之论。余年四十有三，有闻二战，一战复查，今之新症，举世隳突，不异大战，此身混于亿万生灵之末，遭逢巨变，其后云云，若非新生，必速老朽。孔孟之叹，老庄之譬，孟鸠之感，仍未失其时也！携空竿如至友，忘水面如彼空。

云气收，暮至，继续于阳台耗坐，喂一会儿蚊虫。

六月，要等到明天才可能是六月。我在等。我通常反对六月，但我在等。

反对六月。

151

我还知道沸点吗，知道。

吾日三省吾身。

有位叫 538a 的（不止她，总是会有几个莫名、刻舟待兔的读者）私信，问我玄谈庙具体位置在哪，有兴趣去拜访烧香云云。文学作品来的嘛，虚构的东西怎么能信呢。（此刻 03:24 分，我正坐在庙斜对面的阳台，标志性地饮水也听点电子垃圾音乐，看着乌云。）

我只有回她：兹事体大。鉴于彼此不熟，我就不告诉你了。

她（我是怎么知道她性别的。就从她热衷于描述一些细枝末节的行文：她给我看过她写的游记作品。勉强看了两段，属于天才级别，比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略多一点神经）跟贴说这样不好吧，过段日子她就要去伦敦工作，她可不信什么资本主义的寺庙。言辞中明显装出那种老友之间的调

侃意味。

武汉的六月已是盛夏，我本身是相当浮躁的气性，滚热的气温让我从一大早起便无法正常坐立，平躺在地上也不是。只有对着墙缝不断重复哀气，也不知终究在哀叹什么。

在我提着水壶去厨房烧水时，碰见妻子，她问我想吃西瓜吗，有冰过的。

唉，这都什么时候了（包括但不限于百无聊赖和在水深火热中）。

她挥舞着老虎钳，打算夹些螺蛳，中午吃。

我说随便，不饿。

她白了我一眼，让我赶紧离开厨房重地。

对生活的专注，可以帮助人类逃避生活本身的虚无。这都够不上常识，我只是在那会儿顺道想起了多少多少里路外的土星环上一个拳头那么点大的碎片。

静静的，彻底漂在太空。

我还是回到了阳台上，在书桌前坐下，坐着。至于是不是要起动这天的写作（约等于摆地摊）大煞四方，也就全凭运道罢。固，心境无论怎样在闪烁，站在庙屋顶心不在焉瞭望的卡夫卡，总归是一个不错的默谈对象。

只是还没等我放开大聊，他便提前从帽底掏出一张黄牌，侧身，半举着手臂。意思是成熟点，驾驶员。这都是你自己的失误，历史和社会并没有给你造成不可挽救的伤害诸如此类。

我从没见他偷笑得如此愉快。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代入后它成了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号的这一天，我的一天。也只能是我的一天。桌子上摆着一盆绿萝。极轻微的风摇晃着其中一片叶子。它让我认识到，我比所有事物

要慢上一点（物理上）。就这样我翻开微信，回复 538a（也是最后一通）通知她：牢记，神仍厚厚地照耀着我们！通知后，从我的宇宙中清除掉这个编号。

宇宙的总重量一般被视为 0，正好是道的质量。

不是没有，0 是极微弱的。

怎么说呢，对 0（零）而言，极和微的描述也是相当粗糙的。很多人认为 0 是一个概念，并非数字。不是。0 只是极微弱极微弱。

0 不像 1。后者不计其数，0 却只有一种。

0 自身相加等于 1：这也太不小心了。

我没有 0。0 只属于宇宙。而我平常也很少带着宇宙出门踱步。尤其下雨天。

雨在下，小雨。

我在宇宙外吗，还是宇宙中。宇宙不分内外。同理，既不封闭，也非开放。宇宙仿佛 0，但不是。0 不可感知。

153

一只猫从院子的草丛跑过，它黑，也白。

猫是 1。相当于雨滴的 1。

而宇宙仿佛（不确定）只是大，太大。且空。空和 0。

要是这样神叨下去，就没个完了。总之 0 是宇宙的价值观。这样想准保不亏。0 只有在想象（逻辑上，它无法想象）以外才能成立。宇宙也是。可惜现如今宇宙已被严重物化，到处流窜着这个电子那个粒子什么玩意的。还不如酵母来的统一但这是另外一个真实故事了暂且不表。宙、0、1、空和雨，以及一只猫。它们配得上一个松散组织。并且没有使命。因为没有纲领。行动上也坚决不服从指挥，得过且过耗一天是一天。跟在玄谈庙工作的尼姑们情况如出一辙（清澈的澈）。

再加一个空心菩萨就旱涝保收了。

雨在下，旱涝保收。

0 在自发中产生——这是什么意思？

仅仅因为它通用吗。

从阳台伸出手，接住一粒雨，接住时，雨正好化为水。由此可见，0 更像一个过程。

0 非道，非非常道。这没什么可说的，太远古且东方。而我始终在中心。无论在东方还是偏南方位置。这辈子不可能变化。我自然也不是 0，因为没有。我是所有的雨点，或其中一个。都行。只要是 1（带有天然有限性）。我只有消失才有机会化为 0，但这样就神秘化了，过于矫枉。我不在那儿。事体无非就是这么个事体。

一个黑人要对自身皮肤的反光负责。

实际上，0 即无法反光。

但这年头谁还关心实际呢，人过得太虚拟态。但这是好的，远离虚头巴脑的 0。

154

有比 0 更大的 0 吗，没有。那是圆圈。0 不可能被发明。0 在最深、绝对的黑中，就像黑降临，猫翻过栅栏，纯粹的悲伤随着惯性自动到来。要挨过这一两个小时光景可不易。这是使用过量 0 所产生的副作用。

0 会烧着吗，不会。

思想 0 是困难的，它不是有效对象。

当我们在未来回溯 0 的历史，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它只是一长串 0000000000000 由远到近似有似无排列的串。一种调虎离山的即兴感。0 确乎无处不在任何地方，0 不动。在 0 中，整个宇宙仿佛一只从摇篮中失落的蛋，正好被一个雨滴接住。雨在下，作为总结，在这个时候，我把一只手举起。表示无论它是什么，我可能都会反对。

一只袜子，反对。

一支“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的扫把，一样反对。

反对而非反抗，又到了佃户交粮的日子。

乡绅的逻辑是什么。

杂碎与山水田园派的复燃与灰烬。武林，以及朝武林隐约走去。路上，一个鹅闷着，不动也不反抗。鹅的（正）能量与其质量成正比。古有云：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云有云的自然逻辑。云的问题是，它太云了，除了云，什么都不是。唉，照邻不时哀叹起兴道，这过的叫个什么岁月。其中，菩萨失灵，鸟连夜掉毛，甚有乡试屡屡不中者高喊口号跳进湖水里，濯足也涮火锅来吃。也算是古装墨客一贯的行为模式。

梦里划起3根火柴，只燃起1根，两断：非凶非吉，表示反对。

反对在原理上是一种包不同文化。

日益郁积的家庭内消让丈夫无法呼吸，他又一次离家了。背着一口生铁锅。这才六月份！也是，万物都得讲究一个平衡态。民国二十八年，德意志帝国入侵波兰。后来还不是歇菜了，说到底还是国运有限。

神风敢死队之类的。

在民意中能捡拨到一点真理吗，很勉强。都是些自身感觉良好、严肃又不敢反对的孱头。不可取。

选择A就不好意思再去选B。除非A B近似（或找到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其实在佛教大面积引进东土以前，见天流觞的纨绔们不也活的挺

有精神头的么。这类空虚薄弱的东西，每每搞得人元气大败，一个个的在供销社门口排起升仙长龙也不愿去吃屎。

回顾往昔总让人伤感。

而这里是动物园，虽然不够精确但大方向是不会有错的无须反对。

上阳台贴，照邻说你也来写一笔罢，既然永远在阳台上枯坐着。此阳台非彼阳台，再说了我有那么愤俗、夸词吗。那都是为了表演效果，等而下之也。

吃一个杨梅，后排。

酸甜参半，让人因通感作用想起做人的滋味。一股淡然的农耕味。（我尽量不把数量不多的几个神交引入到这次长篇叙述里来，比如远在四川郊廓的张某。从华中地区遥望过去，那里风物怡人，儒释道兴旺有序）怎么搞成这幅样子。

156

下落，在瀑布中。

不要憎恨丢在墙角落的吸尘器，它只是一把扫地工具。且无解。

也不要给我灌入发霉太久的真气，在六月就已经等不及想起下雪，这是不是有病。下雪，让人踏实，同时也变得更想表达（尤其反对）可是我确乎并无内容。在这样啸响火箭升空的普通傍晚，我至多把手伸向天空的空荡，不曾想，绝仅有召来一头天鹅。没有情感，我也不认识。我不会驾驶它。没有特别要去的云外。它也不在我的语境里，不应该出现。但既然来了，又能怎么办呢。鹅又不是鸟的一种。鸟的话，我还能挥挥手让它归隐，或大不了吓唬它一下也行。这来自天空的鹅明显没这么简便。它没有故事、斜、鹅脖硬棒棒跟一个印刷厂似的，我都懒得去描述它。

年久失修，我决定出门，踱步去河边修剪一下胡须。

同理（参照卢照邻），我的功能亦只可能是在未来游荡。

感时伤怀，上级与磨磨蹭蹭在岸边煮点中草药。绝剑狂刀，标题党，以及六部电视机（当然也包括与江湖恶势力的反复较量，可防可控已深入民间）。这会是正确的一天，风和日丽，适合在阳台空坐着，慢慢接近底线。或者去广场摆点烧烤地摊，仍不失为一种好的涂炭。让潜艇再下沉五米。否则呢，在路边遇见出门透气的穷人吗：未来感过于突出。刚才还不到 15:15 这会儿已经过了 17 分这说明了什么，包产到户吗。还是说路西法效应不会过气，适用任何季节、种族和纬度。除草要连根拔起，类推，打蛇要打七寸。要不然还不如巨歇着，让脑子在荒废中长出可喜的植被，猪油渣。原理都是近似的（因为力）。这并不容易，升仙，还是混食。自从有了光。

反对能当饭吃，不能。

一个人的主题始终是活着而后被迫保持忧虑（在社会结构形成以后）。一个人的历史通常不会超过三万个地球自转周期以及在地级市还三月烟花个什么扬州。要像一个小龙虾那样克服时空造成的恐惧，要习惯不适的艺术感。上善若水，革命果实很快会腐败掉。要像丈夫与他的燕那样，学会相互忘记，在星期四。苦练一指禅什么的。

素材之王。

我的灵魂在胸腔左侧第三根肋骨附近。最近，它又长重了点，约莫三两。一个精瘦的喇嘛这时小跑过来，冒起一支烟跟我说：知道吗，你的前世是钟馗。最好养一匹马去去邪，白马。他建议

并强调道。

妈的，还喷了我一脸的烟雾。

丢给他两张钞票纸，把他打发走了。我这么唯物辩证，怎么会信灵魂、转世这类五迷三道的公共知识。我内心里实在是不信的然则也不反对（不值得）包括菩萨、尼姑、东林党以及任何诸如此类其它杂碎。

此刻我在阳台上坐着，但又不在于。这就像我在写作时往往没在写作这很合理且——因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在，脱先，离开这里。不管这里是哪里，离开便是。消失！

但这就又回到老路上了，莫比乌斯。写作是寻求方法，离开所在位置（原点）。根据实践的经验，有且仅有写作能让我安宁与嗨昏了头。我还记得，面对大海而立，望着那些浪花时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这就是原因。

158

分三口气连吃三个桃子，简直可以用来思念一位消失已久的朋友而根据以往的履历朋友通常使用来投反对票的。

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凌晨小记：

0、谁反对？反对无效。

一、李说让我备些诗，他朋友译，放至亚马逊销售。三十首，与他。他从加归国，在沈阳某宾馆隔离疫情。今是第三日（须满十四日整，自费）。约定若遇合适时机，便同苏一道来鄂远游。二、某公号，仍是约诗，特指要早些年在通县生活时期的作品。我嫌烦，一并发了诗集整稿，由他来处理。诗，陶冶情操耳，实在没大的意思。三、我对妻子说，去染一下头发罢，白发太伤感。四、想了一会焦裕禄。

没有比这更闷的中午了。出门钓鱼的丈夫还

没回。我半躺在阳台凳子上，两条腿在书桌搁着，喝着杯杨梅汁。阳台是半敞开式的，从卧室拉门跨出来就是。它是我平时待着休息的地方，我也在这里工作。一个朝北的小阳台，从这里向外望去，除了对面玄谈庙（虚设）房子的那个屋顶，就只剩下部分的天空。在这个盛夏即将到来以前，要是还能忍耐我便会在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阳台待着。这会儿的气温，虽没达到让人流汗的高度，那种无风状况下的气闷，却不折不扣让人喘不过气，什么都没心思去做，连烟也懒得吸上一口。幸好手边上还有一杯凉爽的饮料，我要小口品尝，不会一次性把它干掉。反正空着，我索性就试着去回想曾经做过的坏事。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凡事都有机缘，这么一想，它仿佛又是合适的。正是时候。可笼统追忆过往的记录，大概又没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没这种能力。我记得比较清楚的还算够格的，恐怕就是偷隔壁邻居的枇杷。那是一个少年第一次违背良知，惊惶惊恐去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一九八六年，一个傍晚。还被当场抓个现行。我惭愧不已，知道抬头三尺有神灵的迷信，往后再也没敢。还有别的吗。许多坏事是能做，但不能说。特别在文学写作中，它并不是一个赎罪的工具。我大概最多也只能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略略提及一下捕鸟的事。那是一只小巧的竹叶青鸟，在院子的树杈上被我用弹弓击中了肚子。关在捕鼠器里喂了两天，折。我当时伤心。毕竟弄丢了一个活物。我前后还养过幼猫头鹰和狗什么的，也没成。但那不一样，不能怪我，是它们命不济。种种这类事情概括起来，我可能不是一个坏人。也就不可能知道一个坏人的想法。当一个坏人看着空荡的

天空，他平时是什么感觉。

无论坏、良，拓展一下，我想知道。从觉者释迦摩尼、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列宁、弗兰兹·卡夫卡、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曼德拉、亨利·米勒、孔子、杜工部、卢照邻（我知道）、一个爱斯基摩人、排长、主席、裴、阿强、丘吉尔、刘备、赖宁、屈原、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司马光、戴翠媚、宋仁宗、启、太空猴、貂蝉、成吉思汗（长生天）、曹操、李自成、孔子（重复）、溥仪、杜十娘、吴承恩、蒋经国、耶稣、胡启立等，到古龙、孟子、清照、不好的亲戚、鹤、尼姑、丫鬟A与过气指挥使、耀邦、马斯克、德尼·萨苏-恩格索、特德·苏三、哪吒、张伯松、丈夫、秦桧、雷神、苏格拉底、梭罗、毕加索、阮小二、秦始皇（长城）和最后，心不在焉的卡夫卡（你总是殿后的一个）在一个极度气闷的中午。

160

印度。我对印度的认识，不会大于一个百事。印度是全热带吗，不清楚。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这种文明古国，容易迷失路径。印度人曾经发明了佛陀和0。

民意与虎与眼不见为净。

在印度的斜对面。

在没有痛苦就没有发言权这算什么鸟的文学性。一个鸡蛋落到地上，反弹后，射进空中，消失。

另一个其它鸡蛋在不同的篮子里，同样非及物。

永远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不是其它。

其它包括一个黑人、云梯、潜望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诸如此类杂碎。

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磨豆腐也可勉强算在内。

有什么不满意或要反对的吗，没有。

竹林与吸尘器如果硬要放在一起，也不是不

可以。但意义有限。很难说在竹林里埋下一部蓝色吸尘器意味着什么，不够科幻与随意。

与非门是一种逻辑电路和一个乐队的名字其音乐极其难入耳。还不如听会儿宇宙原始噪音。这部瀑布的主角是谁？反正不是我。不愿意。以一个屋顶为叙述视角的小说我也没见过。关公在闲着没事时也会去做一点令人费解的事比如打开冰箱门，关上，又打开。如此重复发生，直到永远。或丢掉荆州。俗话说没什么是完美的。

除了乌泱乌泱、延绵不断、平心静气、相互拥抱等等诸如此类的淡水小龙虾。

真他妈农民。此刻，今天又是什么哪天？21:11分，仿佛一种失而复得的什么感觉。收摊。

在鳊鱼消失在江湖的 Next Day。漫长的午睡（2~5点），在鸟鸣和钻孔机打桩声中醒来。昏着，继续在地板上半坐，点起一支（个）烟（头），忽然呕吐。宝剑迟迟不亮。透过落地窗帘，最近的地方是阳台上的一条沙发凳，一条深棕色的好凳。一条舒服的只有一个舒服的工匠才能造出的凳子，适合枯坐中遐想。一条从浙江运来的凳。华中地区还有跟它近似的凳吗，有，我也反对。一条只属于我的凳它是，或什么都不是，当我坐在凳上，它是凳。除此以外，它只是一件摆设。这便是我和它作为一条凳子的关系，我们相互使用（同样作为一种集合，物我两忘）。栏杆，栏杆上晾着上午垂钓时的套衫，一排铁制（法式的吗，不认识）栏杆。视线往远送去，便是对楼的屋顶，红瓦、160度角，没有鸟在上面停歇。更远就只剩下天空。浅蓝白色，白的面积应该是云，没戴眼镜，我并不能确定。从这个角度产生的图像，天空只占百分之三十不到，感觉不出天的空荡。更重要

的信息来自气温与风。体感温度 30 度以下，风没有，停着。或即使有（通过窗帘的小幅摆动），它也是缓风。那就假设它有。这些感官意识混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在悠长假期的假象。仿佛转瞬即逝。

剃胡须也走去厨房，以衰老十岁的步履今夕是何年。冰箱里不应该只有半罐过气可乐。这太前社会主义让人举目环顾四周。这里又是在哪里我熟悉吗一些锅碗砧板什么的。一个侧翻的鳊鱼吸着水，在水槽里，孤零零的，鳃的开合像极了一家停产的印刷厂。它那时没跑掉。它应该跑不掉了。

总是要回到阳台。

过。事情是怎么变化的（因果及动作），事情正在变化。窗帘在风中摆动，摆动中的窗帘制造出薄弱的风（反风）。那里有什么？在风和风的交汇处。那里一定有什么事在发生，并且生成了点什么（它很快消失）。当事情起变化时，我不在那儿。一头鸟从奇怪的天空经过，我不在那儿。当同样奇怪的象群趟过河水，走进隐隐约约的树林（那是它们不得不去的地方），我不在那儿。但那些事情还是在变化中，精确处在被各自分配的“路线”上。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不会有任何错误。因为它在发生，正在起作用。但我不在那儿，就是这样。我不在事情发生的任何地方，但我能感觉到（通过奇怪的在、场）。一九八六年，一个尼姑拿出一根火柴，正要划下，我立即制止了她。这太危险。因为她根本不在那儿。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并没让事情发生。一九八六年，旷野中一个同样的少年，从裤裆里掏出他那支正长出绒毛的鸟棍在微风中甩着，让它见见世面也透一透气。当时我又在哪儿。我有时有一种天下太平的

感觉，在一个似是而非的泡泡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的任务是等着它破灭，过去。而我正好不在那儿。我躺下，关上眼睛，不再接受普通的光线。

无论是对待写作这件事，还是在写的具体方式中，一个人都自觉进行了思考。

这让她的写作不再纯粹。她喜欢风。在风里走着，她也喜欢（在她十七岁时）。而她喜欢风，是她真的喜欢风。而不是因为讨厌风以外的任何东西。她从没对写作如此的不喜欢过（她不愿意欺骗自己），她觉得（猫在沙发里歇着）她应该去厨房烧一壶茶水。她去了。并且在去的路上她没有回头和摔倒。

后来，她成了一个现已飞往太空深处一去不返的宇航员的妻子。

过吗，过。（照邻说，写作写到这种田地，确乎也没什么大的写头了。）

我突然思念起虎。

六月，在一个中午：它们是两个必要条件吗。它们至少是充分的条件。对虎的思念，与平时对雨的思念有很大不同。对雨的思念相对比较随便，毕竟常见。而虎却是对象，它真实有效且唯一。特别是虎的过去，我几乎完全认识。当我思念虎，我指的就是虎，并不是某一头虎：那就太虎了，我理解的虎并不是一件像虎那样的动物：这样的虎，我没见过。中午，雾气早已散去，中午光线下，穷山与恶水互相辉映生光。虎却仍停在河边，不动也不叹气。它是怎么做到的。

作为一种雾里的事物，虎不应该待在如此清晰的地方。它在忧虑什么。又仿佛不像，仿佛只是在回忆过去。但这一点是无法实证的。

我站在对岸视它，它低着头，不知道我在。

它不知道，只有我能看见它那在水中的残废倒影。

我随口问丈夫，妻子去哪儿了。丈夫说，可能是出去了。他不知道。在 facetime 视频框里，我看不见筑在走廊墙角落里的那个燕巢。它就在丈夫的头顶上。村堂里传来小贩的叫卖喇叭，有年糕、豆腐、苹果、鸭蛋、水蜜桃、榨菜、白鲞什么的在卖。它们的顺序是榨菜、白鲞、甜禄谷（玉米）、鸭子（鸭蛋）、嫩豆腐、雪饼、麻糍（年糕）等等没有分门别类。我听得灵清。喇叭声周而复始，仿佛我这里和浙江那头，两个时空结合在了一起，相当虚拟和社会主义质感。

虎亦雷同。

这天的河边热，雨一直没下下来。

我们只好聊了会儿当地的天气和蚊虫，丈夫向来不擅长凭空玄谈。我在回忆。没回忆起什么。我和丈夫的交流一向枯燥、极限。作为两个不同的人，我们首先是天然的父子关系。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他。我们一一对应：无法反对。甚至，我的一半物质在模式上直接来自于他。严格来说，我是他的交集（与谁）。我们有近似的性格：内向、敏感。如果在一张网中，我们作为结点是最近最近的两个。我问他燕呢。他抬头看了一眼，说好像不在。这么热的天气，燕不待在巢里又去做什么了呢。我看了看天空，一头像燕那样的鸟在低空半停半飞。这种飞行方式预示着可能有雷阵雨。

我们无法深入谈论燕的飞行方式，这是不可能的。

浮漂静静立在水上，不动。

仿佛佛陀。

丈夫不言语。也没看着摄像头，不动，望着天空方向。就这样我只有看着他的侧面继续我们

的无言对话。我有时下楼烧完茶水回来，他还在保持原样。佛陀，也不过如此。

对话意味着那个时刻我们还在一起，眼见为实。

一个鳊鱼沉在河底。在浮漂出现动作以前，岸上的人并不知道河底有没有这一个鳊鱼他祈祷了，并在心里等着。

雨没有下下来。仿佛雨也在等，停着不动。我经过那个岸上的人，他不动。静静看着他的浮漂。那是一支杰出的浮漂，从浮力和平衡度观察。

一支浮漂作为静物，它的动作只能是被动。

丈夫说，关了吧。没有事情，反正。他说。他挥舞着他手头上的电视遥控说。

我突然想起，他十七岁时，还在放牛。一九四九年，在解放前。

这会儿是另一个世纪。

我曾经想过一个剧本故事。写的是一个儿子带着他幼小的儿子回到村里去看望年老的父亲，他们回忆以前一起钓鱼的事。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儿子在溪流中钓鱼，父亲在路边坐在轮椅上抱着孙子远远看着，在山清水秀浙东北的风景中。我没写。也不是没时间。

这么闷热的天气，这里的人都在静静等雨下下来，静的出奇。也正常，毕竟这会儿已经是六月，人们为之前度过1~5月份而松了口气。让他们去反对，还不如去从飞过的鸿鹄身上拔下一根毛，总的说来，反对无法是一种自觉行动，若没有大的好处为什么要反对。

这是院子里的一株枇杷树（自己想！），它明显不是一只钵。这不正常又有什么不是呢连括号都可以省略。当我看着（从阳台往下）一株树木（它正好是一株枇杷），我却想起一只乞食的钵。我

想了一会：钵，或这件事或其它。感觉要想的方面非常之多，也就不去想了。我的想法并不重要因为没有重点。我曾经想过用一支打不着的火机打起一个火苗，我去打了，只有一两次打着。这也就算了。这说明有些事情会发生，即使它看上去没什么道理。凡事都有道理，没什么可惊讶的，我这样想并且觉得这样的想法也没什么要紧。

没什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沉闷的阴天下午。鹅举着它的鹅头，朝西班牙望去。那里（历来是西方）水更深火更热，一只帆船载着一头水牛正要驶离港湾，海面上冒着红色烟雾。还没行驶到一半，在中途，船便离奇地散架，水牛起火缓缓沉入海底。

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正在吃冰棍的火星星人（困境的重要性）。

因为地球快完蛋了。被各式林立的派别和它们傻乎乎的理论给搞成尽是琳琅满目的灾祸风光：有预言说未来很快会被水母接管。

但这是不可能的，太刻舟和浮游。

你就说这年头还有谁能在街上真正地遇见叶公吗。没有。他的兴趣转向之剧烈，已开始琢磨起火药配方。足不出户，每天只吃一顿饭。

连他最喜爱的丫鬟也离他远去，回了吴越老家淮安（带着一头猫），就在大前天早上。

而杞国人杞，经过三番两次被教育被改造，表面上终于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的平庸。近期少量的几次外出活动，他也都只是去河边空坐着，假装垂钓。

一看就是故意的。

但往大了说，这些都是征兆。

鸟与燕雀统一斜着飞。云和云仿佛被用过上

亿次高斯模糊，混杂在一起，无法解析。枇杷树果子掉完。这才六月中旬不到！而天气预报说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有闪电，等闪电的人真的坐在阳台上。生命从一道闪电中诞生，她不知道，那道闪电已经消失万亿年了。

其它的都是差的闪电。

闪电和鸵鸟。

爱尔兰。

闪电确实是那种看上去没什么道理但会让惊讶的事物它创造一切，也消灭一切。一个小闪电过后，一个少女感到肚子有点臃胀，被一种能量注入，她怀孕了。其它少女这时都还在午觉中昏睡。

闪电不是一种成熟的电。

不是表达，闪电最多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有人谣言说，闪电是天空的裂缝，天要塌了诸如此类无稽。这些也有人部分当然是坏人，部分是跟着瞎起哄的，基本上没什么文化，连杞人的零头都不到。闪电照亮一个人乌黑的脸。同时也让人产生自我怀疑：奴隶制是不是真的已经过时了。七、没有闪电，就没有顿悟。

（关于闪电（作为一种我们没两毛钱心情去讨论的自然现象），更多知识可访问 [http://zh.wikipedia.org/ 闪电](http://zh.wikipedia.org/闪电)。）要有（更多的）闪电。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颗是枣树，另一棵是他妈的无花果。

当时，我站在门口正想反对，可是反对什么呢。

05:02分，醒。在阳台坐着，也冒烟，在海拔30米高度，北纬 $30^{\circ} 21'34''$ ，东经 $114^{\circ} 4'53''$ ：难道这就是移动的中心吗。体感温度正常夏天，湿度较潮湿，降水概率接近零。天空中云量大于百分之九十，能见度在三公里左右，有少许薄

雾，风向不明。日出还须过十来分钟。心跳九十到一百。血液含氧量在仪器上显示为 98。呼吸重但均匀。脑子运转怠速。灰鸟？已很久——一九八六年后，就再也没见。呕吐感饱满。虎经过竹林。隐约察觉到什么，停下，转过头听，没动静。虎接着经过并穿过竹林，消失。在北半球太早的早晨，在初始状态中。划水。在一直是在中心以及核心，在一个我们以为的一个点上。这点性质温和（时而暴戾），属羊。血液可能是 A 型，星座十二月射手。文化程度本科，兴趣是坐着、发愣，两者居其一。沾衣什么？种类动物（灵长类）。政治面貌：群众。党派倾向，无。宗教信仰？有一搭没一搭的，信一个东西很难。也没资格信。语言：汉语（江浙口音）。思维：跳、散射、稳定性差。原子年龄：147 亿年。细胞年龄，通过碳 14 检测约为四十年。灵魂质量：顶多三两。此刻：与万物同在，沉浸、荡漾其中。仿佛一点沉重、不动的波。但在离去。

热的跟狗似的。在这种热的跟狗似的日子，下雪是不可能的。一种啤酒，它也叫雪花，非常难喝。

难喝（主要是难）到让人想去皈依菩萨。

一块泥土在火焰中加热，冷却后，它成了一块人需要的砖头。星期五下午，一个人抱着它在路边走着。为什么不是一口锅？没有人知道。

下雪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便一个人抱着一块砖头而非锅在路边祈祷。

一、为什么要下雪（六月，非彼六月）。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你不能说，要求下雪是一种本能：就像保持不反对。

“需要补轮胎吗？”我走过去问她。

我在路边摆摊，修自行车。

“看来下雪是不可能了。”她说。左右张望，她把那节（块）砖头抱得紧紧的，压在如此之大的起伏的胸口中。“你觉得呢？”她反问道。

妈的，我怎么知道。我就是一摆地摊的，哪里会去关心风云呢。“不知道。”我说，“别走的太远了。”

她给了我两耳光，仔细沿着路边走远了。

感觉是往玄谈庙的方向。

二、那为什么还要下雪，既然下雪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最近总这样，一些零零碎碎的群众抱着砖头在路上游荡。形容如丧尸，移动极端缓慢。他们的脑子大约是被热熟了。你哪怕朝他们丢一个石子过去，听见一点响动，他们也会立即凑近过来，跟你自言自语下雪这个下雪那个，煞有介事而不知所终。

他们在害怕什么？下雪无非是一种自然物理现象。再说了，这么热的天气怎么会有雪呢。

一个猛人这时突然举起砖头，往自个脑子上反复开瓢，呵斥道：不许妄议下雪，废物，统统都是废物，孱头。还吐出大口血沫，喷我。

我连忙躲得远远的，跑到一株倒拖杨柳树底下藏着，也喝罐啤酒压压惊。丝丝凉的啤酒，是夏天来临时最好的礼物。

二零零四年，夏天。我们（主要是几个身不由己的神仙）躺在奥体东门的出租房里喝着烂啤酒。

我们没有在聊写作，或下雪。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差不多：热、年轻（这些人永远不会成熟），并欢迎随时挂掉。

我们没有聊起写作，下雪，那更不知道从哪

里谈起。对这些身处北方的南方人，下不下雪是无所谓的事。喝的也是普通燕京，不是雪花干啤。

“外面下雪了！”一个人进门说。当时我们根本懒得鸟她，继续在地板上躺喝。

在武汉，我喝过本地的金龙泉和行吟阁，都算是可喝的啤酒。适合对饮，亦可独酌。但也不会聊起下雪：在当地，它并不是常见的事物。至于写作，那还有什么可聊的呢，很少。要聊，也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尤其是在这种狗热六月天，中午，一个人还在阳台坐着，喝着极难喝的啤酒。

并且假设雪正在下，中雪。

反对下雪？这种事我从未听说过。摆摊同时，也临摹几幅隶书入门碑帖。

那么，刻舟求鱼也是不行的，没有就是没有。有，也不是在这一天。这一天风微小，大部分的时候没有。浪弱，起伏幅度还不及一个浪花，还是一些新浪。气压远小于一千帕，一头白鹭停在河中央不飞，左右两户在聊石油价格和李鸿章的委屈，反复且重复聊：雍正那会儿，中国 GDP 是全球三分之二什么的（哪会儿有中国吗），好像加在一起快两百岁的这两位话佬刚得了健忘症以及聊斋附体。也是因为气候的缘故。总之，这绝不是一个钓鱼的日子。如果你扛着鱼竿，已经来到河边，那也不要去做一个群众。

就让漂静静立在水上，直到河水干枯，天从天空倒塌，一支打火机用光它的液态丁烷：无色气体，有轻微的不愉快气味。一支快乐的尼姑小分队渡河过，走进竹林消失：我们听见了她们（已失去控制与肉欲）银铃般的笑声。衣带渐宽的菩萨举起手，又迟迟不愿放下。它在暗示和后悔什么？丈夫搬起手指头，数到三，又重头开始数。

或衙役惊涛（拍岸）而起。一头母牛掉进坑里（同理，大小也正好合适）。三、闰土拎着两只田鸡闯进三味书屋，发誓从今往后改姓裴也换了更为先进的生辰八字，以祛除晦气诸如此类云云。

或者一头鹤飞去乞力马扎罗山脉，一去不还。价值观？那更不用说了，直接变形、弯曲直到蜿蜒。壶断掉壶嘴。神灯在从来不亮后，逐渐发出惨淡光芒。或者在去小卖部路上不可避免遇见穷人（包括不好的亲戚）。大量仙企鹅跌落凡间，而一小撮知识分子嘴里冒着泡沫，连夜疾书劝进表。妈的，退堂鼓或总开关在哪儿？总在逼迫我使出绝招。或者未老先衰却硬要说什么归来仍是少年。一群孱头！或只是就这么空坐着，在水草旁边。而不是沉在无风的河底，研究大势、龙脉。而，这才是本土现代性。是天涯共此时。或者一切暂停，全数找到那个拿着尺子的人。或者燕从候鸟转化为家禽的一种。或者只是简单的直到一头鹅爆炸，动物园里升起炊烟。一个船抛下锚，独自离去（朝四面八方）。一个绳自己打上两个以上死结。或连输三天的赌徒低头走在路上，顿悟成佛。

马克思连夜返回秘密基地。或六月过后仍是六月（反正标准的八月是这样的，除非你还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报）。或其它，不再一一表述。或顶多，大不了想起来就念一念“一只乌鸦可渴了，南无阿弥陀佛”这些没用的自我安慰。还是真的就只有这么着，统统随缘，既然已经在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绝对的安静（不是不动），没有一点信号。也就不会有任何选择。直到浮漂在幻象中出现一个昏昏沉沉的下顿。收竿，归。

虎。在江边，我总想起远在江东的竹林。在竹林，我却忘记了虎。一个寻虎的人走近问我，

虎呢，他问。问完，他就走了。就好像他只是在随便打听一件事，又或者他一问完就产生了后悔的念头。其实他问不问，我都想不起来。我忘了。虎，它是什么东西？一种竹子吗。还是一个惹了祸的女人。总他妈的不会是一种饮料吧。中午的江边有风，闷湿。我没注意，在叹气时吐出了一个烟圈。这烟圈同比例扩大，往江中缓缓送去。在接近江中央时，它快要消失。一个鲤鱼跃出水面，从圈中间翻了过去。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连忙解下腰间的宝剑，投进江水里。这时大风起兮，江河翻腾，天空撕裂兮，土地摇晃。一条龙那么长的鲛鱼冲破浪头，啸响火箭般射进天空中。其模样极端狰狞与痛苦。顷刻间，亿万粒暴雨如流星陨落，一座砖墙加木质结构的寺庙分开洪水，从河床升起，停在我眼跟前。庙大门半开，上悬一块乌黑无字牌匾。从门望进去，黑乎乎的、深邃、空，仿佛无底黑洞。

172

反对，洞里传来一个声音。

我确实忘了。虎，它指的是什么。我忘了它的用法。我在庙门槛上坐着。

我们将连续的流体切成很多小块，最终我们就得到了流体微团。但是切的时候需要很谨慎，这是因为：当切的太大时，体现不出“微”的特性，导致流动细节无法体现；当切的太小时，无法体现出团的特性，导致流体微团不具有统计学特征。但虎又是什么呢，什么虎？

通常情况下，我会让自己消失。或全宇宙爆炸，以终结叙述。但以上是这下午实际发生的事故，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如实描摹。我不会走进这庙中。庙又不是虎。以我对庙的理解，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庙（比如，玄谈庙），它只可能是在科学尽

头的那个庙。不出意外的话，庙里头应该供奉着一只手表。我知道，要谈论虎，就要知道虎的全部。可是我忘了，仿佛从来不认识。也就无从谈起。但虎就是虎，我又不能随便找一头鸟或庙拐了弯的谈。它们不同，也许方向和初衷都不对。虎，难道真没可谈的内容。我只有接受这个事实，我彻底不知道。

不管周遭多末乱七八糟，兵荒马乱（还有比这更准确、通用的词吗），这下午，我坐在江边，吹风、枯坐也喝些水。虎立在对岸。以一种举目无亲的风格，又仿佛牛鬼蛇神。实在难以归纳和分析它究竟是虎的什么。但我也没什么急、要紧的事，有吗？无。虎当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是其一。其二、理论上（包括伦理中），我们（包括虎）无非是从庙中来，最后也会回到庙中。

这样就解释的通了。

二、霸王龙与一部剃须刀。精神错乱，以及拖鞋。坑蒙拐骗、下午。充电器（直流），或美国正在兴起暴乱运动。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也不是。白云千载空悠悠，它正好就不对也不错，在六月。

两个杯子。

两个结构、体积、材质几乎一致的杯子，无论它们怎么摆放，总能找出一条对称线（虚，且不论弯曲）：这与它们的盛水量无关，那只是杯子的功能。作为一种实用容器。

不考虑漏水的情况。

两个杯子一样杯。不能说一个是杯子，另一个是像杯子那样的静物。这样会坏了规矩，于伦理也不符。世上有两三个一样的杯子。在工业革命后，这种概率也是存在的。

杯子和一个虫子掉进（其中一个）杯子。

一个虫子不能同时掉进两个杯子里，六月。除非两个杯子套在一起。但这是特殊情况，不讨论。也不用反对。

否则，我还不如去当一个衙役算了。

衙役的逻辑是对任何事都不反对包括不提意见和建议和对雪中送炭、虎（终极的）与举着一个杯子一律没兴趣。

旱涝保收是说，中午，一个人端起一个杯子，端着，在——一间特定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房间内走来走去，连续移动。而不用去想社会形态更替的次序，非得从原始、奴隶到封建、资本到和稀泥吗。

脑子和体力消耗都太高。

杯子还将继续存在亿万年。甚至历史上有过的杯子排成一条杯线，恐怕也得有个零点几光年。但谁会去正视这类细枝末节呢。但容器毕竟重要。

174

佛说：万物皆空。唯其空，便能包容万物。

说的也是容器那一套理论。

端着，一个杯子。并且走来走去。

“洗两个桃子上来！”我朝楼下厨房喊。

妻子和杯子。

一个是凶猛、随着岁月流逝逐日损耗、变淡的动物，另一个只是杯子。

而我是印刷厂，不事生产。

这没什么可归纳的。

比如：妻子是一种明暗叙述，是一种伪劣知识。它们不存在反不反对，只需抹去那种烦。

放下一个杯子，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简单的丢进空中，仿佛也不对。

只能继续端着。

另一个杯子摆在桌上，遗世独立，静。两个

杯子之间产生一种明显敌我约等于彼此反对的关系。

既然火并是迟早的。

我没有杯子的感受（这简直无法原谅），但这是它们的事。我放下杯子，在另一个杯子边上，离开。我要离的远远的，我又不是容器的同类项。宁可躺进水缸，握着一部剃须刀（作为一种伏笔，深深地）沉在缸底，获取阴凉。这便是最终解释（关于有限的对于六月态度）。我并没有来晚。

我甚至有可能是提前到来的不是么。

一生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時候，它正好是现在。暮色饱和度低，光线细腻、静，夜乌在看不见的地方发出陌生的怪叫。蝙蝠飞出墙洞，在人间的昏暗中乱飞。打火机（恭喜发财牌的），两支都断了气：用火柴棍点起一支。阳台上的那蓬葱静得像一点植物（或一个失恋多年的寡妇）。社会停着，没有丝毫在运动的风。足球，以及足球的什么？鸬鹚冒出烟雾。鸬鹚还幻想着随时转世投胎呢。丈夫再一次离家出走，提着灯笼。妻子把他从到村口的大香樟树下，安慰他说，要是在大雾天气碰上鹤，你就记得驾驶它返回。因为菩萨说，这一切都已是安排好的。

顺着河水，丈夫缓缓消失。村中央高音喇叭这时坚决开始放送传统越剧选段。野猪下山，来到村庄边缘。书生打开台灯，准备这年秋季的乡试。轮也该轮到他了。国王倒下。一个蚊子陨落。在拐弯抹角的道路上，我们的亲戚的自行车又及时掉了链子。而龙快要干枯成龙干。但好在杰出而坚定的庄稼扛过了新一轮台风袭击。一瓶杀虫气雾剂什么的，看来独自升仙是不可能的了。毕竟还没达到可遇而不可求这种至臻境界。拿云梯来做什么，还是去暴炒一盘螺蛳罢。相当于稳住基

本盘。盘面三日不到。暮色中，鹅跳上院子里的无花果树，鹅不会逆向演化成鸟。这样就乱套了。虽说道变化无常，但还是要牢牢守住底线。要纯洁。狐猴坐进投弹器。一座冰山还没融化便沉入海底。一个黑人（最近它出现的比较频繁，要警惕！）拿着一个三相插头，到处寻找插座。他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后现代思想家兼乒乓球运动员。他一直使用偏大一号的乒乓球训练。他有时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训练，也不思想。但他有时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而感到出离伤心。其实没必要。他有所有反对一切的权力，他应该感到幸福而不是其它。他要是生活在经典社会主义就不会对插座有什么兴趣。插座都是一样的，只要能通电。他也就这样了，奇怪地认为他的使命是成为一个真黑人。真人不是人。这点他了解的可能还不够。真人处于真的状态，而世上（泡影）并没有这种大环境。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即他的黄昏与此刻我的黄昏雷同。黑人和鹤确实是一种奇特的组合。此刻我能召唤来一匹鹤吗。我试了，不能。包括灰鸟、无敌风火轮等其它。一生中总会有这样的时候，暂时并突然失去全部特殊功能：这正是我所苦苦需求的。如果空坐着也算在内。离开椅子，在阳台上走动。但不清楚在走动什么，只是走动。难道是要动武火并了吗？看天象并不像。营长翻开一张牌，是一张方片3。这几乎是肯定的。还是就这么继续让它闷着乎楷而斯。夜鸟的怪叫声听久了，也就不觉得稀奇。蝙蝠令人想起蝠鱝。而海是如此遥远，我不知道：但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实在太过笼统而我在哪儿？也就无法感到忧虑。毕竟煮汤一场。

但是我明白，写作是我找到信仰的唯一仪式。

最近，我急需信点什么，最近万事处于淡季（不像在五月，它更淡）。虎原本有机会，最为接近。但最近它仿佛蒸发，既不在竹林，河边也不曾见到。不够稳定。此刻，离我最近的是一支打火机（依然是恭喜发财牌的），稍远才是一蓬涨势松垮的绿萝。要信它们很难，不够抽象、意味单一、静态。总之不够活泛。日行一善。有人信这个能积德，她们还信香火是一种好的信号。也不睁眼看看是在什么地方。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的本质区别不都是无产阶级电池吗。信仰总归讲究地域性、阶级，甚至文化底盘，鸡零狗碎的各式方面都要考虑在内。

要做到万无一失。

菩萨我是不信的，在内心里面，它们的等级略等同与关公。菩萨属于相对论范畴。冰箱里还剩最后一个桃子，神圣极了。但也只适用于在冰箱内。路过妻子（她正在儿童房里练习打鼓）时，我摘下她的耳机，大声问她吃桃子吗，世上最后一个桃子。她相对衰老了许多。她的每一根白掉的头发都让我感慨。但也没什么用，我们的关系老早已从爱情转向为亲情。即使在少年时代，爱情关系我也是不大信的，过于动物。滚犊子，她竖起一根指头说，哪儿凉快待哪儿去。

还带了点地道的卷舌音。

回到阳台继续坐着，对着墙缝。信仰可以让人获得安宁，让脑子降温，尤其在这种闷热得只想让人跳出历史洪流的六月下午（正式的七月不远了）。缺失信仰的感觉仿佛这天空般空荡，无情并无处皈依。我也是最近才发掘出这种感受。

这就像一个蒙古人相信老鹰，老鹰相信天空，老鼠信打洞，植物仰仗光合作用，理发师强尼依赖空调冷气和镜面反光，一些人至今人迷恋供销

社系统，雨水最后归结为大江大河依次类推，我羡慕它们。

我相信语法结构吗？也是时信时不信的。看情况。这会儿淡季。但即使在淡季，凑合着随便信点什么，比如一条惹眼滩涂鱼，也是不大行的。

找不到那种信以为真的踏实感。

这真的只是一只真实的烟缸，而不是一只万能的钵的真相。信的关键和悖论，都在于它是一种实打实的供需关系。而我常年虚惯了，落下一身玄空的毛病。我一下子很难找到我的光源。我把晾在栏杆上的衣裳、袜子收进柜子里去，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类（雪中送炭的反义词是什么）的事情：无限接近，但还差一点。

假设信上帝（假设一），可以进入天堂（假设二）。

这种假设也是幸福的。

所以它（仅针对我的写作）只是一种混日子的仪式，连方法都算不上。所以陆编修，你还在但悲个什么。在一个不适合反对的朝代。

躲在庙里叹气有用吗。院子里的鹅，为什么总在那株无花果树的树杈上打盹。这次预计中的洪水会不会淹进庙门（那基本上要等到七月）甚至没过菩萨脖子。裴是怎么搞的，已经三个礼拜没来烧香。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啦。她那么壮实。功德箱眼见着就要空空如也，哪天外出苦行呢。还是索性归去会稽老家避暑也避世算了，换个地方睡觉。

这是半杯什么隔夜茶水，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两个蜉蝣目昆虫。还在用线那么点粗细的腿脚在划水。善哉善哉，罪过罪过。一个传统和尚的世界观实在芜杂，烦恼，实用性又极差可是又能怎

样呢，这年月，搞什么花样都不觉得有出路。不亏，能保本就阿弥陀佛了。守庙是盛大的公共事业。直觉上和实践中，它也是不会有收获的徒劳。也无大的公害。吃一天斋饭，撞一天钟。

拼的就是这类超世领悟。

换水。顺带清理烟头：已积累到不能往上追加哪怕一个烟头。把烟缸一并丢进井中，盖上一具石磨。娘的，统统眼不见为净。

在这个六月来临之前，玄谈庙还勉强处于一种鸡肋状态。进入梅雨季，形势却愈发如一支干枯瀑布般每况愈下。菩萨统一开裂，金身斑驳脱落。鹅（仿佛《叙述和抒情》中的那匹鹅一样）围着树桩转圈。不知道从哪来的猫，在长着稀疏杂草的院墙上来回走动。搞得跟要发生地质灾害似的。云更夸张，一个劲的上下浮动。这些也就罢了，反常而已。可是连对岸长春庵的尼姑们也不愿意来窜门，看电视和嗑瓜子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发去短信问，不回。朝天空接连发射三支啸响火箭紧急联络，也没一点反应。莫非是那可恶的老尼姑王下了不许来往的死命令？亦或去了外地云游。寻思着不会呀。早晨时光，还隐约看见她们在升起鲜艳的庙旗。若是为了各自的香火生意，能理解，但那也是没必要的。早就约法三章，井水不犯河水。更何况，每个礼拜这里只开放一天。实在不解，哪天必定是要去探个究竟的。切记，带上两斤上好的笋干。

于是乎总归是没什么大的盼头。除了无端咏叹，能做的也就随便拖一拖地，或在门槛上躺上一下午，然后等！等什么，那就更不可知，随缘（这也是一种开放）。仔细想，所谓得失相互相成，不可知，岂不是我佛之较高境界？反之，要这境界

确乎也没卵的鸟用（这种文化的通病。类似的还有无为、大、高深、寄情于山水、多元诸如此类云云）。境界最高，观这眼前的雨水，还不就是雨水。没一会工夫，它便瓢泼起来。

电话在震。

不是长春那边的，也不是其它谁。不接，丢在一旁。复又震起，这就弄得人些许冒火了。准备碎之，屏幕中却弹出一则未知短信。上书：把缰绳拉紧些，照邻。

A，一根裤带。A，你的脑子呢，飞去哪儿了。

A，沉在缸底的感觉如何？A，竖起一只拖鞋。

A，忘掉重要指示，以及三反五反。

A，倒转后，还是A。

A，还是去睡个回笼，如果感到枯萎且感觉不到任何感觉良好的痛苦。A，黄雀：四个A。A，鲁智深与这光景谁还关心降水概率、导弹、麋鹿来到河边这些劳什子呢：在汉朝末年它就近乎绝种啦。A，傍晚，佛陀经过无人的村庄。它是最好的，A，它单一。等电话！A，想象它是一个淮安出生的女人，一九八六年、秋天，她悄悄跑去镇上卖。A，那么轻与深入。深入后，又相当冷漠。仿佛另一个A。A：A与云对称。还记得跳伞吗？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打开伞包。A，要是A是且仅是虎，那就让它烧着并消失。

A简洁、粗暴，只是A，不可被代表。

我要拿一部直升机来作什么？A，没用。再给我一个词比如：量杯。又有什么大意思呢，不要给我！A环绕，时而蒸发。时而又极不重要，就连饮水也会呕吐。A必然虚怀，A也流淌。

A是自身的永动机和盐。当A运行在水面上，A还是锚本身。A，东西带来了吗。最强雨季就

要来临。A，俗话说，吃饭就要有吃饭的样子，你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你当自己还是骑着黄鹤的员外啊，一去不复还啦。（听见天空中传来一阵怪声。）A抬头瞟了一眼，天，空荡荡的。

A，反对。

仿佛（不好的）亲戚要来上门。又仿佛，天，它只是寡淡。A，快从前线撤退，去把自己糊在墙上。A所有历史搅浑一起当然也是0。原理都是如出一辙的。A我钓过的大板鲫比你周游列国的次数还多上几倍。A空着，有时。在买椟还珠的阳台上。唯有这一点是尤为清晰的，A。A加A等于A。除非A只是近似于A。也不是不可能。A，这么些年来，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还少吗。

A，自由和规矩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是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A并不神秘，顶多有那么一点神经兮兮。A，你他妈的是想解放我吗，省省罢。抱着那个漏风的灯笼，丈夫终于回到家门口。A，在翌年的秋天，星期五。A，秋天。或A，下雪。这些都还要等。

动一动脚趾头。

A，我不饿。感觉不到。

A，平心而论，即使一株植物（例如一根葱管），也要好过你的归宿。你还认识那匹以退为进的马匹吗。你是否还记得那全身烧着、喷射紫色烟雾的马匹。A，你还常去独秀山烧香吗，冒着雨。A，不要相信尼姑的火柴！

顺着河水，我们远远往A看去。

亚里士多德的矛、客串电工、四川的大雨两天后到达华中地区。一个杞人走在路上，身后跟着另一位举世无双的杞人（可忽略）。相距还不到零点两米。杞人的心也是雨做的，碰巧，这年的

雨水来得特别稀疏。雨季不像雨季，丈夫们统一离家出走，抱着砖头。A，在一个偷工减料的随便什么岁月。

我因为忘性大，总记不住站在门口的和尚（脑壳上同样披着几根海带）从哪儿来，只觉得托在手掌的那个钵很熟。仿佛前世用过。又仿佛我的前世是一头蝠鲞。或一名衙役，或一种落叶小灌木。没个准：要是取平均值，大约是一只单峰骆驼什么的。我都可以勉强接受。变化让人迷惑，缺失方向感的变化。幸好我永远在中心（以及绝对的这里），哪里来的方向呢：定海神针，即使有（我怎么知道？）它也不可测算。

我的大方向是离去。

关于这点，先前已经有过详实的推论，不赘。题外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些先进中小学教师，不要把你们的价值观注入少年的脑子。他们会紧张的。他们是未来，他们同样会获得这种惯性的遗传。他们需要变化吗，他们几乎已来到人类尽头，不会再有新鲜的革命了，不允许。这也是杞人所忧虑的第二个命题。这时，杞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停下，转身望着另一个杞人。这另一个杞人低垂着脑子，匀速经过杞人。继续朝她的目的地（江湖深处）移动，渐远与消失。杞人杞，他停在雨中不动，等雨停。我帮他想过了，他毕竟老实，太一根筋，会吃亏的。但他总归是看见最后变化的那个人。他理应获得同情。他是我私人的杞人吗，不是。杞人只属于杞人自己。（我靠，滴水！弄得键盘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距离在拉近，但路程会愈来愈远。但他始终在我斜对面，基本上保持这么一种结构。直到我也消失，杞人仍停在雨中。直到雨停。

雨在下，六月细雨。雨在下，雨又怎么会停呢。雨中的杞人空着手，连一块砖头都没有，他真杞。他不应该这样，太冒进。他又不是丈夫或某个传统和尚，那是他们性格上天生有缺陷。杞人必须稳。可以随意，但必须稳，且有故事：这已是最佳组合搭配。难道是我真的忘了吗。中午，我站在阳台上，穿过雨幕，远远对准他呼喊：杞，你的骆驼呢。我一定是喊对了，尽管只是他的背面。我不可能记错，他那么翠鸟。这是他的标识。他在雨中独特的吸烟姿势，充满社会主义的笼统的气息（美学）、广泛性、任务等等，无疑说明他是百万中唯一的那一个。当他缓缓举起手臂，举向空中，我就完全确定了（接受，我也愿意。仿佛前世），他确实是我的杞。杞，汉字，原为商周时期诸侯国名，夏亡后其后裔被商封在杞。《世本·王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

我提到孤单了吗，没有。

我也没提到捻（一种羚羊那样的哺乳动物）。输出。

苍蝇的轨迹。

复眼。放大。单线程。一粒尘埃。

它是这样的，它的次序：输出（预设）—> 一个苍蝇在下午的运行轨迹（观察）—> 我大约知道复眼是什么（跟进）—> 放大一只苍蝇（或一颗粒尘埃），放大到多大才合适？游戏，然而—> 这些都只能以单线程运行（理解）。比如先有鸡还是蛋，当然是鸡。鸡的重要性远大于蛋，在任何朝代。事情已经非常清晰，一事物它不可以既是鸡（我们看得见）又是蛋（它只是可能性）。除非一个人（仿佛杞人）他往前走，也往后移动。但这只是参考系的不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

一个屋顶的角度望去，所有事物都有斜度？不能而且反对。或者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它的谜底究竟是什么？在特定时空，还在更具特色、具体的语境，没有命运带来惊喜。一种废料的感觉，雨在下。雨在下，雨充其量只是万物的一种。与万物同在一起，容易让脑子因过量无效计算而发热。必须考虑（自然语言的）纪律与规矩！必须，也只能想起朱德与他的扁担。必须准确地抒情（“回到家中”），打哪指哪。必须在大地上，而不是久经考验的无底洞。必须诗的意味：哪是什么？必须永久性地放弃被解放，即使象征性地也要直到永远。必须地狱以及在诅咒中。咖啡放牛奶？这并不是必须的。必须只有活着，人才能感知意义：好的或劣质。当时，我诚心诚意对丈夫说。当时，雨过天晴，一对雨燕衔着泥土从野外飞回屋檐下。这会儿，我们仍然是彼此的孤儿。仿佛摊开一只手掌，朝上，必须惭愧也无所依托。奇怪么，我们都以最大的呼吸提前活着。一九八六年，我似乎来早了。一个人站在河边，昏昏沉沉的，捧着饭菜也不想吃，等待的尼姑也没来。那会儿，我就知道了任务，我必须成为一个诗人。以加速自我毁灭。否则，来这么一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散步吗。也不是说必须要有一个交代。只是作为一件工具，我一定有我大写的使用指南。必须捋清楚。下午，依照神的旨意，我坐在阳台上，枯耗着，在脑子里反复操练七十二路小擒拿。这已是我最大的表现方式。事到如今，我仍旧是开放的，在混乱中尽力做到水来土掩。15:58分，天色暗淡。父亲（我也是），等会儿是当地的日全食，我就要出门去。但我不会提着那只灯笼。我有我的神灯，以及不败的宝剑。不是必须，但那是召唤。仿佛

虎的阶级跃迁，回到熟悉的山林。我将像灵一样，运行在那暂时的黑中。

单独看，它像一个点。

稍息。

电熨斗在不是一只电熨斗时，它可以指任何东西比如长江水位。电熨斗最近快要涨到警戒高度，比我所在的阳台海拔还要高。在这个雨季，电熨斗让我焦虑。当电熨斗在前段日子还只是十几米时，我的想法是扛着鱼竿去江边，耗上一整天。但最近它涨起来了，超过二十米，二十一米，超过我的海拔，我就开始跟着忧虑起来。我觉得，我应该把乱糟糟的头发给修理一下，整个样子看着特别衰。或者我应该连夜赶紧跑，回去浙江丘陵山区。做夜梦的时候，我总是梦见大水淹没过我的肩膀，差一点就要到脖子。一个松下牌的电熨斗从上游漂来，速度快，仿佛微型快艇。我牢牢抱住院子里的无花果树，我不知道这只电熨斗想干什么。它绕着我的脑子旋转，尾部还喷射出笔直的水注，非常嚣张。我没有一点儿办法，只有抱着一个还没熟的无花果沉入水底，长久沉着不动。醒来时，天还很黑，三点刚过五分。外面下着小到中雨，我翻开电脑，维拉跟切尔西的比赛已经结束。比分 1:2。跳着看了会儿录像。三个进球都有运气成分。好在是我们赢了。足球就是这么回事，要赢。输了就什么都不是。赢球才是结果。赢可以忘掉许多事情。因为足球和地球都是球形。不仅要赢，还要持续的可发展的赢。赢是王道。赢者说了算。一般来说，赢球的人话就特别多。妈的，那翻盘的只是个运气球，踢的跟狗屎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赢球至少让世界多少变美好了一点。但要是和输球的苦涩合并在一起，

确实也没有增加什么。能量总是守恒的。能量其实是种无中生有的东西。反能量什么的。这场球赛的球衣背面没有球员名字，统一印着 BLACK LIVES MATTER。只要去 google 翻译了一下意思：黑人也是人。但不管怎么说，这场球也算是保前四路上的一场关键胜利。接下来又随便看了些全世界各地的新闻。这几天还是那几个老掉牙主题：黑人、疫苗研发、进出口贸易、香港、火箭发射什么的。浏览到一条泥石流消息时，我想起来这会儿不远处的江水水位怎么样了。在水文网站查了一下，半夜 12 点的时候，正好 22.07 米。我的心理水位是 22 米，它超了 7 厘米，这难免让我脑子焦灼起来，总感觉外面的雨势在加强，大水就要爆发，梦中情景马上就要来到实际场景中。这时的夜况还是安静，仔细去听和分析，附近并没有兵荒马乱的情况。静的跟死了一样。我不饿。下床在房间里游荡了会儿，又去阳台吸了支烟，返回。最后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就去打开房间灯，拿着杀虫喷雾剂开始找起那个蚊子来。至于其它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可以类推。

186

这件事必然（因为已经）发生：把吸附在键盘上的尘埃一个个的掸扫个精光。中午，利用一只烟缸的重力镇压住一个不认识的苍蝇，（去做这样一件事）它的必然（好处）又在哪儿，在一个人足够豪华的一生中。已发生的事不可更改，即便在写作中。运动不会也从来没有停歇。不用去关心变化，运动不分好、坏。在运动的必然中。这就解释了可解释的一切。一头鸟（假设它就是一头白头翁）停在空中，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动，比如天空。这时的天空，空荡荡的。这运动着的空荡，让人忘了还身处在

一个社会主义的阳台上。而这也是必然。剩下的就可以彻底放开了。比如，虎来到竹林，过草地的红军小战士突然意识到身体发育的艰难。一支火机倒立在桌上等等诸如此类，一支火机它不可能自立在桌上。到达如此平衡态必然也因为蕴含的运动。中午，时间到了，就要下楼吃饭（炒螺蛳）。进食单单只是为了能活着，这没什么可拓展的。讨论不在同一个层次。在饭桌上聊了会儿长江流域水位，妻子没什么兴趣。烧一壶水，重新回到阳台：仿佛竹林七闲的标配。有一天，我真在路上遇见了祥林嫂。我实在不愿遇见她，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相遇呢？她牵着一头花斑猫，拄着拐杖。春天来了，她开启惯常的念叨。我知道，我连忙打断她说，别念叨啦。我都替她叹气。念念也不行吗，娘希匹。她冒火道，我就是念，就是要念：我真傻，真的。春天来了，山里的狼也来了。我单知道下雪——。踱着稀疏的碎步，她远去（往玄谈庙方向）。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有一天是已经过去的一天，风和日丽，中午我端着饭菜在村口闲逛。没想到遇见这么一个旧社会来的宝器。我祝福她。我们必然会在相遇吗，在某个历史的必然交叉路口。我不记得了。也有听说有一次捐过门槛，她跑去当时的苏联做了尼姑。但这应该不大会是真实的。她与裴都是门槛爱好者。她们的思想里面都装着一部没有刹车的拖拉机。在被无限放大并深入的宇宙中，她们是彼此最好的当量单位与起承转合。因为只要满足初始条件，在一根抛物线上，它必然如此发生。在如此的六月下旬，鸟，无论后悔还是在韬光，必然稳稳停在空中不动。失落的屈平原必然叼着芳草，在河边升起篝火，学习分类学。他还有运气召唤

来睢鸠或鹏吗，可能性近乎为零。连他自己都知道，那太文学，约等同于一块充满暗示的抹布。时机一到，他将必然投入这河水中。因为他的运行轨迹必然与河水的运动相交。因为运动没有起始与终结，是不可阻挡的。它运动着，无它，只是运动。

逮着一株无花果起兴总是难免的，在六月末，风移动缓慢，宝剑掉进坑里，对虎的意义的处理总在拖延。江和湖交错的空间因过度抽象让人无限厌倦，葱每逢星期三照旧蓬勃发展。硬仗打响了吗，那硬仗中的硬仗，那只（单单）负责殿后的鸬鹚又去哪儿了。粮油生产不温不火，鹧习惯性翻落山谷。杞人燃起大量蚊香，在阳台熏昏所有昆虫。迫害与反迫害妄想症什么的，抱着栏杆。大宗师骑着鹅射向太空。真，也是一种假定的概念。为了方便计算。饮水也能饮到茫，这叫什么事儿。还会有更多的脱落：两边都是水草。

188

比如，无端举起一条鲫鱼。

神仙难钓午时鱼。它的逻辑是有神仙这种东西。神仙钓鱼比人厉害。就连神仙在中午时分都钓不到鱼，更何况普通人呢。而不是说，因为普通人不是神仙，他就容易钓到鱼。更何况在昏热的夏天。但鱼总是要钓的。鱼就在那儿，在水底沉着。早晨，大雾。一个叫屈原的人小跑过来问我江边怎么走。你是屈原吧，我说。我打开后备箱，把钓箱、渔包、遮阳伞什么的往外搬。他不说话。他不说话就相当于默认是。

没事，来得及我说，我也正要去江边。我把钓箱背起在肩上，把稍轻的渔包背起在另一个肩上，两只手抱着伞和鱼竿。我想了想。放下伞和竿，点燃一支吸着。吸两口，抱起伞和竿子，边走边想着今天的目标鱼。要是钓鲫鱼，饵料搭配

还少一份速攻，状态可能出不来。要是守鲤、草、鳊之类的，长竿出门急又忘了带。而且那袋玉米在冰箱放了快两个星期，应该发霉了。我是计划着用它来做窝料，兴许还能有点诱鱼效果。要不短竿刷小白鲮算了，江里白鲮还是能钓着一些的。你说呢，我问屈原，他跟在屁股后头。宽大的衣裳袖子就快拖到地上，头上插着一根新鲜艾草叶。作为当地的一个传统贵族，他对钓鱼的兴趣可能性不大。不管他，今天是他的日子。我们没聊什么，在路上，他犹豫了一下。停下，前后徘徊。我正好歇下来休息一会。雾气很足，通常的经验，雾散后会是大太阳，不好钓鱼。来到江边，还没等我找好钓位，他就呼喊两声，投入江水里。很快消失。

我准备还是钓鲫鱼，开了款拉饵。支起竿架、上线、选漂、找底、剪铅皮调漂（考虑到有点走水，平水钓两三日）、打窝（把那袋发臭玉米统统抛入钓点），完成一系列标准步骤后，刷了两竿频率。感觉没鱼进窝。再拉饵刷，一口无。就这么来回操弄了半小时，感觉今天又要空军的预感。七点半，雾不但没散去，反而加强。对岸也来了几个作钓的人，妈的，其中有一个感觉像是去年秋天捡了我竿子没还的家伙。看不清。后来发展到根本看不见。雾完全笼罩住江面。也看不见漂。那还钓什么鱼，也就没钓了，坐在钓箱上吸烟也饮水，等着雾气散去。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情。中午 12 点过 5 分，连个鲫鱼毛都没见着，笼笼统统地回了家。如果非要总结的话，一、鲫鱼是一种性情无常的鱼种。

二、钓鱼和当一个衙役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磨洋工，消耗没用的时间。三、结构（相当于命）

大于趋势（徒劳或运气）。四、从貌相观察，屈原爱的是他家的宅基地。五、不要赶在举世无双的大雾天气去钓鱼，容易碰到熟人。六、漂立在水中，作为媒介这种形式太过古老、伤感。七、远离江湖和党派斗争。但这是个悖论。八、到点了，太阳会自动升起，照顾一切。九、换一种饵料也是没用的，既然鱼没有靠岸。

十、理论上，鱼线的夹角已经是垂直九十度，子线一饵躺底，一饵轻触底，不灵不顿。十一、钓鱼首先要有水，以及合适的水温。鲫鱼开口温度：20~25度最佳。上午正好在20~30度。十二、但没有鱼也是没用的。但谁知道呢，水里有没有鱼。只有钓上鱼，才能证实。证否是不可能的。十三、司法独立是说，凡事都可以解释。谁说了算，谁就独立。十四、照邻，海内存知己，你用一根四米五的短竿怎么可能钓起全太平洋的鱼。况且这会儿的厦门还在退潮。十五、不要去讽刺任何伟大的事业，讽刺是弱者的特权。重要的是不关心。十六、钓箱里还有一罐冰镇百事，忍一忍，风停了再饮。十七、这会儿11:30分，屈原到入海口了吗。再打点窝料下去。十八、十七过后是十八，这是明显的经验所能得出的。十八、我知道十八个鲫鱼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数太大。十九、我试了试，超过五，印象就模糊了。二十、它们只是并列，而非次序。二十一、漂动了一下（一个缓缓的下顿），但我已经没有兴趣提竿了，不想对话。二十二、对岸，一个人掉进水里。她还在笑。从笑声中很难辨出口音以及她应该不是淮安来的。二十三、鱼护看着还挺高级。二十四、一个书生在岸边升起一小堆篝火，一册一册往火里丢书。想起了，就想一会。有点忘了，那是在《金

刚不坏》的章节里吗，那会儿是秋天。二十五、这年头，江湖上已经没有梟了。江湖当然也是生意。二十五、不去讨论这些。

二十六、一个人坐在江边，哪来的共同体呢。同一个鲫鱼吗，它一定还沉在水底，它的命与运都在水底。它不饿。二十七、召唤一个鱼也是不对的，世上还没有这种信号。简单描述，这时江两岸的风景实在有点滥竽充数。最后写句套话，二十八、在没有神仙以前，是没有神仙的。

没有上下文，你什么都不是。无穷大和2个无穷大。不要在任何地方过多的停留：会中计的。同理，不要对着一头燕子反复哀、咏、叹。成熟点，世道总是要比你想象所及的还烂。要是凑得足够近，看清一个尘埃也将变得困难。

同理，你能变得比一根光线还细吗，很难。拥有无比美好的波粒二象性。雨在下，捧眼在台上表演着传统的沉默。“同理，你老爹好歹也是个作家，你语文这么烂的跟狗屎似的，还怎么出去见人？”把宝剑插在橱柜门把上，以替代悬梁。你是你对你自己的现场直播，注意保持电量。以及及时收看。

伤心根毛？它只是个词汇。同理你知不知道上头正派人下来做事，知不知道。同理雨在下，反之停着没下。反反之下，也不下。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显得有些多余。复杂，也不够简便。所以民主这类发明到现在还硬抗着，仿佛一根射完了还不想大而化之的几把。黑坑疗法。

近似的还有：空钩悟道、野战一九一八、速攻与雷暴中的玄谈庙。要怀旧的都是夏天 -> 在葛布店南里 -> 流淌在尿素中的那种感觉。同理，在去五道口服装市场的路上，三个遥远的废物望

着香山的轮廓。

感觉就像活在一个过气玩笑中。没有始终，也不知道最后一天究竟是黄历上的哪天。

雾化。但同时，你和某个土星有哪怕一点交集吗。不要跟我说你是一粒一闪而过且只照亮自身的彗星这类废话。在（两种理解都可以）因荒芜而加速嗑着瓜子壳的一个六月（热，但主要是闷的）中午。放大，亦或缩小都是不被允许的。同理，全屏似乎来的更糟。

因为面向的直接是未来（硬币通常有三个表面）。
去把脑子浸入水缸里，水鸵鸟。

理论上，这样对一切都可以蒙混过关。或只是简洁地拉下总开关闸。这种事还少见吗，在已然过去的，当然必然也是现下与未来的特殊时期，比比皆是。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以及做。在光被某天才发明以后，暂时还没重要的事情。你能说一头北极熊淌水游过白令海峡走去西伯利亚广阔地带这事重要吗。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同理，在绝对水平的地板上躺着，无论多长久（人们总说时间是神，不是的）也不会躺成一支真实的拖把。

因为你的化学反应要远强于物理变化。
还因为——不提示了，自己总结！

实在太农耕，悠悠然独酌一杯咖啡还不如上山下乡去捕蛇。

裤链。

懒散也是一种逍遥的艺术。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懒散等于自由气质？这也太联想了。犯了，至少是右倾主义错误指定跑不了的。同理，翻开一张牌，不是方片3，这几乎等于投降。

以民意的名义放大一个蚊虫。敌人在不远处

闲逛。拖着一只人字拖。只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说到底是厌烦正在使用的语言。使用方法和气味都不对。

硬抗着（就像那个完美捧眼）。

其次，猪大肠或猪油渣。

沟渠两边，大家一个劲的刷着白鲮。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个是没有苦衷的吗。其中一个不是托尔斯泰就非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凑近过来说：匀点拉丝粉，伙计。

伦敦也有沟渠吗。

而苏联当时才刚刚结束农奴制。

一九八六年，小雪，沟渠和躺在沟渠里东阳来的和尚。凡事都要熟虑。

深思完后，我倒给他小半汤碗量的拉丝粉。往后互不相欠。俗话说，道义上，对所有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除自身以外。但凡事又经不起熟虑。到处都是漏斗。但一一熟虑属于平面化，与深思正好垂直。

他走了。

沿着他自己的历史轨迹：从我的角度看，他在倒退。至少也是在离去。他的轨道貌似相当之曲折。他的拉丝粉。

他永不脱 / 出轨。同理，没有修辞学，他也什么都不是。这都惯出来的毛病。最近上半年，他是华中地区的英雄。

他如果是一部火车他当然也是火车驾驶员。他就这样了：平凡、普通、平凡加普通。总比不好的亲戚强。但在今天（一个六月末的中午，星期六。宜嫁娶、订盟、纳采，忌开光），他是我的达摩。因为他他妈的竟然用达摩漂在刷钩条那么粗细的白鲮！在沟渠斜对面，他冒着烟。

我这边当然也相互冒起烟雾。仿佛突然有了情节。

烟雾中，必有性情中人。

这是我们的沟渠和表演舞台。也是电影最精彩的一幕。

因为小半碗龙王恨牌拉丝粉。

白鲮不知道。

依佛学的观点解释，拉丝粉是这个事实得以发生的缘起。起缘时，一般很难察觉到。只有在缘落后，才能被倒观。

这次是拉丝粉。而且正好是。无须深思熟虑便能得出的总结性判断。

拉丝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饵料。

我的轨道比起他来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刻，我们在各自的历史轨道上表演刷白鲮。沟渠见证，双方都有那么点心不在焉和旁鹜：是一种鸟吗。其它，日照、风、微澜、社会制度和敌我矛盾、抱着树枝什么的诸如此类云云，统一都是背景。脱离背景，我们什么都不是。要全部历史才算（仅以集合），而不是简单的时、地、人三要素。

这并不是在讲一个故事：那太粗糙。

是背景！

当然还有拉丝粉。

事到如今，我已经获得太多的背景。不是最多，但也足够多。

有部分是我自己制造的。

在背景中。

收竿，他走了。

刷白鲮的人在逐渐离去。我提前，正数第三个，倒数第七。

走出沙漠，一只骆驼来到河边。

包括注脚和尾注。

修仙摇滚。雨下大了，一个禁不起一点骂的东林党党员躲进雨里泣不成声。她恨自己不明白，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那是一根无聊透顶的抛物线。

在线的顶部（最高处），一个疯子在等待前一天的日出，抱着鹅（也可以用砖头代替），用无聊对抗无聊，略微显得保守。

定义一、疯子不会承认自己是疯子。没这种能力。

二、疯子不关心他者。他生活在别处。

从原理上分析，疯子是一种无聊自由主义风格，是混沌秩序的第一推动。疯子的不确定性非常稳定，遵循简洁、优美、即兴之道。疯子热爱闹革命，这是由来已久的。

在重复嗑瓜子壳的动作中微弱地进化着。

“感知的大门即将打开。”

我离一个疯子的路程，通常不会超过一个雨滴。雨在下。

一个雨滴从天空落到地面成为水的过程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除非在中途，突然停下不动。（中途，那是另一种有趣的现象。中途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位置。在一个貌似中途的地方，三个人坐在一株柳树下吃火锅。另一个靠着树干在默记英语单词。

中途就那么回事。它是可以被观察和经验到的。）等雨全部停歇，它还在静止。

我说的就是这一个雨滴，不愿意化为水。我有时看着它，感觉一切大势已去（但这已是常识）。有时不是，我只是在阳台上舞着那把快要开叉的

宝剑。

像，不一定就是。

但全部像，那就一定是。

照邻发来微信，问这会儿去城里喝吗。我立即说算了，因为此刻我感觉胸腔内部有一股新鲜的悲伤需要发泄。这悲从何来，又不知。况且，我向来对这类普通情感有所怀疑。

也可能是气压偏低的缘故。

疯子也没法自证是疯子。除非他真疯，得到了理性。是吗，理性的味道也非常的甜。

鹅从疯子的怀抱里掉下来。鹅的目的是成为一匹真鹅：详见长篇拙作《鹅》。但鹅（自己不知道），它其实只是一种预言。

广义上，相对论适合一切。包括疯子。疯子自洽，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封闭系统。疯子产生的意义仅适合在疯子内部消耗。

一个雨滴自身也能形成重量。

但重力并不是用来评估疯子好的标准。疯子轻，总体来说，它是抛弃肉身沉重，升仙以后的必然结果。疯子不需要研究金刚经，也不会失眠。它有一套不可置疑的逻辑。

不要去揣测一个疯子，只须心存敬畏与感激。疯子的历史很长，至少有一根线的两端那么长。疯子永远学不会两件事：反对自己。二、分裂。后者是前提。

当一个疯子在幸福的时候，它无疑是幸福的（手里紧紧拽着一个雨滴，也只能是聊胜于无）。

拾遗：这样一个词突然（多突然？）在这里出现，它的概率有多少。怎么算的。商品让人幸福，是商品塑造了你：一顶帽子、一把修真宝剑。而不是什么安史之乱。你想来一把原子弹和最先进

的虚无主义吗？杜左拾遗。你的生平，我在下午浏览了。璀璨！这也是你应得的。卢照邻就没你那么曲折，他没你那么复杂性、委屈。还有，你跟白的情感究竟是怎么搞的。白这人没情感的（写的诗又那么土），我想，你大约是被他给蒙了。没曾想你还到过嵯县。世事变化无常，这会儿，那里的人只会在田头地间唱点戏文。一览众山小。不说了，来兴致的话，你可以试着再下潜十米。

下过几蓬雨后，天空忽而晴朗。

脑子里却结起一些雾水。不是比喻，它确实就是一些水分，轻微晃荡着。水位偏低。我用一点垃圾摇滚电子乐什么的通过耳膜去震它，作用不大，没有掀起大澜。同时感觉身体其它器官的细胞代谢极度缓慢。我是怎么意识到的，我不知道。这并不是一种快要逼近筑基的感觉，以静制动。更像是丧失了时间抓力。书上说，时间这种东西是随机出现的。妈的，世风日下，这种空穴认知如何能让人不担心。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世道吗。还会有更多各式各样的世道。摔破了一个杯子。

当时，我走到阳台，打算隔空看会儿雨水。这海蓝色的巴洛克风格玻璃杯就摆在书桌上，干的，杯里没有茶水。杯子是静物，它本身不会产生运动。它掉到地上，是因为有一个外力，导致它失去原先的平衡，沿着桌面滚动，从桌子边缘坠落，在接触地面时，一个因势转化为反向的力作用在杯体上，使它在最薄弱的地方发生分裂。我先是听见一个声音。那是一种脆物质，在瞬间瓦解时才会发出的声响。在确定声响传来的方位后，我转身寻找，果不其然是杯子摔了。在失去杯子的形式结构后，这杯子成了些乱七八糟的碎片。不再是容器。它更像一个没有用场的集合。

它的这种突然转化让我无限失落。它（假如还算一个杯子）分成了至少 43 个部分：不分形状、大小。它以前也是世上一个正宗的杯子，一个大容器里的小容器。它现在，我仿佛不再有理由称它为一个杯子。望着它，我想了一会，沿着它（它们），逐步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并在最后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此。这是多艰难的事！排除了其它的任何杂质。况且，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杯子和一对凄苦的民间爱情人物。杯子，不是我打破的。我最多只是路过它。我不可能知道（除非时间（怎么说呢，我不知道那个词汇是什么，它一定不是停止、倒退、倒流诸如此类），我可以再走一遍），这里头有过什么像风，还是什么其它奇怪的过程，总之杯子破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这只能是在六月的末尾一天。

有人反对吗？这一天。六月，不要忘记反对。今天便是这一天，最末的一天。但要是反对，我又能反对这一天的什么。我不能不在今天（在任何时候），而这一天正好在今天。我说一种感受，它是今天的，也在这一天。我没想到，它还是在六月末尾的一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这一天在六月末尾，只不过是一个事实。但既然已经是事实，那么这一天也就只能是今天。而今天正好是六月最末尾的一天，又怎么反对呢。我没法去反对一种有的感受。它（这）已经被感受到，不会因反对而消失。我也不想具体化它。它只是我的感受，并不重要。它对我起到的唯一作用，只是让我停着不动。也不是被它包围，它只是在我周围四面八方。我能感觉到它。它是全部。而它只是这样的，而不是不是这样和其它。也就无须反对。全部怎么反对？这等于在反对今天。这违背了道义。同理，

我也不能反对我。不是伦理，而在逻辑上。除非我无赖，但这毕竟没有意义。我不反对这一种感觉，它要是消失，我也不反对。我反对的是这一天。不管这一天是哪一天，我都反对。可是我又能反对它什么呢。这一天那么六月末，这一天还是在今天。我不想提在这一天的A、B或其它。要反对，我就反对这一天的全部。但这是不被（我）允许的。我要是反对，就不会是在这一天：对今天而言，它正好是今天。就是这种感觉。要是我去感觉它，我就能感觉到。反之，不去感觉，它也在那儿。它不会消失。它不是大，或闷着，它是全部。包括我在内。它就是这样，用一个词就能概括：这。茫茫的这。今天正好就是这样，因为今天正好就是在这一天。我（冲动）突然想反对点什么，但除了这，就没其它了。而这，是很难反对的，很难。今天并不是一个反对的好日子，它已经来到六月的末尾。这是最末的一天，对于六月。我怎么可能想到，它正好是在今天呢。喝个百事，吸会儿烟雾。在喷水笼头下待着。只能是这样。既然已经在这一天：注意，它正好是六月的末尾一天：即在今天。我有一种对它的感觉，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感觉。但也只是感觉而已。（又有什么不是？）但不用看，我也知道，它就在那儿。不远，就在斜对面靠窗的位置：稳并且不重要（仅准对我而言）。它是今天的，但并不新鲜。而今天正好是在六月末的这一天，最末尾。我又反对它做什么呢。这一天，我不想做任何一个动作，哪怕只是一个轻轻的反对。不是真的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事只须要随便一个动机：六月末，或在今天的这一天。而是它实在烂透了，以至完美。它不是其它，是全部（感受）。它便是这。

七月和反右。

201

七月是六月的延续和溢出，我这么定调子是我正好有这个权力(仅限于文学写作)。写作(文学)当然是一种自我暴力，施暴者通常话多且性功能差。他享受这个受虐过程，不可避免上瘾：只有随着身体机能衰亡，它才会熄灭。它是灵魂酝酿的魔鬼，就像它也是魔鬼制造的灵魂——前提是我们认为灵魂是好东西。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就在那儿。

天要下雨，写作反对写作。而我，大概是没有灵魂的，不愿意有。

1、《大荒经》

相对于墙，它是一张桌子。反之，一不小心成了自身的敌人。在敌人内部，风静静的，停着不动，信号时好时坏。我听见一阵悲叹声，便卷起珠帘，往外头看。看到的只有时间(一个清晨)、

地点（院子）和一头脖颈雪白的鹅：喙嘴叼着一支吸管，在吮一盒统一冰红茶（动静还特别的大）。七月，天亮开的早。我向来搞不清旧社会和古代的差别。大凡一个来的远些，后者或许更为朦胧。太阳升起。太阳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新的东方，基本上没什么可蹉跎的。梳理一下简便的渔具，我该出发了。

（注：从任意一个点出发，沿着任意路径，我不可能达到指定的位置。我也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如果我正好达到河边，那一定是因为我对那里熟悉。河上并没有桥，我想去对岸，回头看看这岸边的情况。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过河的剩余方法不多了。我不会淌水过河，那是尼姑们的事。也不会像一个木匠那样，砍些树枝搭桥，我成为一个木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已经有虎立在对岸，我又去对岸做什么呢。我的选项无非原路返回，回到家中，要不从腰间解下宝剑，磨会儿洋工或就地消失，都行。在出发以前，我并没有去想这些。为什么出发，一定有但我也并不想知道原因。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出发了，一路游荡到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不是目的地（看着也不像在中途）。我有时想原路返回但怎么可能呢，我早就忘了返回的路线。但我毕竟不会在这里（河边）待太久，因为我是动物。我会再出发，我还会在路上遇见别的动物或其它：但它们都不会是我的目的。而我要去的地方，不在我到达的任何地方。我唯一印象是，那里仿佛有一座庙。至于庙的情况，一概不知。）

202

2、《至尊虾堡》

在江边（长江），我望着江水流淌，想起轮流

坐庄的各种缺点，但主要还是它的不稳定。而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我一个人仍旧坐在江边，用3000个以上的火花点起一支，吸着。那个腰上绑着浮漂的人，一看就是个两面派，天然、无意识、肥。他还停在岸上（那株倒拖柳树下）想什么呢。跳吧，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和次要矛盾。当然了，我也懒得走过去，通知他：举起手，或这些年来，总路线是正确的。

（注：要是没有无敌风火轮，路径依赖总归无法避免。在大地上埋下一个（不论好坏）种子，它最终很难长出一个鱼来。这就是祖先们所说的道与路。大道模糊不清，小路要来的具体、交通有序。怎么走，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你也就是个扛摄像头的。你有走偏的资格吗，你也没有走偏的勇气。你不高，楚人，衣冠整洁，毛发凋敝，不注意辨识还以为是屈原大夫，但八成以上不是。你看着江水无尽流淌，想起（因为委屈吗，还是尊严的意识觉醒）连夜出逃的丫鬟和侍女。你的问题几乎不可能有答案，无解。好在，你从来也不是个主张要过得快乐的人。）

3、《七月的天空》

是一个短语，没有动作。七月的天空空荡。那是什么，一种世界观吗。是，天空也不会突然塌下来：它只会变形。不是，那那一根稻草（我的）照样还在空中停着，功能如鸟。七月的天空空荡或黑，说到底，这都不是毛病。作为一段传统的语言艺术，我尽量做到夹叙夹议，有起、承、转合、高斯模糊。

（注：事物在时空中穿行（注意：穿行的错误用法），去年的七月只能留在去年七月，而这会

儿七月的天空仍旧是同一面天空，也就只能同样的空荡。而空荡是不会有变化的。而我在天空的如此空荡下，也始终只能有一种表现，即在阳台坐着，不动也喝些水。我的世界观非常稳定。我的鸟在不该出现时，从不主动哪怕偶然出现。我有两块同型号的手表，它们时间差总是在约2秒：有时也差一天，甚至前后一个星期。我能理解。既然事物在永不停歇变化，我不动也够了。变化（或运动）是事物的本质，而我只关心它们的表面。表面上，天空是一个空荡的庙。而在更表面，它只是空荡。有人奇怪，就问我既然是表面，那它的面积又怎么算呢。我理解，她问的可能是天空。空荡不是这样的，它仅仅是天空的表面但并不是表面本身。那好吧，她叹了口气说，反正已经在社会主义。）

204

4、《死结》

解铃人把一只铜铃绑在树枝上，感觉不放心，在绳上又打了个死结头，驾驶单峰骆驼走了。

（注：绳结可以增加摩擦力，但在打结处也降低了绳子的拉力值。这会儿是七月，一株倒拖柳树的树杈上挂着一根粗且重的塑料绳，绳上打了几个死结。问题是一株喜水的柳树怎么出现在沙漠呢，周围也没有其它的树木。没有人知道。但这会儿是七月，意味着它一定符合某种常规逻辑。同理，为什么是死结而不是像水手结、双套结那种漂亮的结也就容易解释。一个人要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意义微弱的事情。当然，更积极的态度是最好什么都不做。如同那只铃铛，没有风的时候，它特别静。有好几次，一个人都想返回去看看。但她想起当时打的是死结，也就没什么可忧虑了。

死结不是无解，在物理上，它只是解起来麻烦。不管是不是在七月。等着结自解或烂掉，也不现实。毕竟是死结。)

5、《仿〈鹿寨〉》

1986年，中午，我到山里去给砍柴的人送饭。山静，鸟鸣山更幽。我能听见啄啄的砍树声，但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位置。

“喂，在哪里。”我喊。

“在这里！在——这——里！”一短一长，小姨夫连着回应了数声。

我寻着了他们。等他们用完饭后，挑着一小捆柴先下山，回家了。回去路上，碰见一个村里的老右派（凭什么）躺在岩石上钓鱼。

205 (注释：一首诗应该怎样读？怎么样读都行。指令就在那儿，它是什么就读成什么。而不用去研究那可能是一头什么鸟。鸟便是鸟，不是燕雀的任何一头。鸟有鸟的音形义，在古代（它更复杂但也容易辨识）和在旧社会（主要是乱）鸟都是不可数的。人们常常提及、羡慕鸟，多少是直觉上以为鸟，比陆地动物显得自由。其实鸟有鸟的自由。鸟飞在空中，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鸟鸟不分已不是一天两天，几千年来都这样。鸟从来没有形成保障机制。

鹅也没有。

但鹅是家禽，不需要有。)

6、《骑自行车》

少年骑得快，单放手，与一头贴水飞行的翠鸟并行。这种速度和骑法（轻骨头），就仿佛他陶醉在某种旷世绝境中。相反，并不是想要骑离

他的村乡、来自成人社会的笼罩、甚至帮派规矩，从而过渡到凉快的彼岸，因为（就像那种历史上被误判成右派分子的）委屈。

回忆：那是七月，苦日子还没那么快到来。一般睡过午觉，我就去小溪里躺着。但那天，我老在思考人生的算法，顺带到马路上练了半天自行车。

（注：在七月是什么意思？在六月的延续。而苦又是一个相对概念。就像一个人在童年必定经历痛苦，进入少年会感到更多委屈，而他的苦日子通常在青年时代才会缓缓来临。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历史所决定的。历史是（暂且认为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奇怪在它有故事性：便于记忆。历史还是重复性质的东西，如果七月是重复的。在七月是说，事情要是会重复发生，它就会重复发生。没有重复，就没有历史。至于历史是不是一座庙，只要你愿意，它还可以是一根鸡肋诸如此类比喻。）

206

7、《大是》

19:37分，天还没黑。有什么事发生吗，没有。吃完夜饭（7月7号），我来阳台上坐着，也往空气里喷一些驱蚊剂。书桌有三个抽屉。我想了想，拉开一个，空，关上。第二三个一样（状态和处理方法）。但在任何朝代，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黑，我对着天空吹气和指示。天空不动。也是，天空要是动，那不就乱套了。

（注：多年以前（不是在七月），林冲大怒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抡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搦的火杂杂。

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晁盖、刘唐便上亭子来，虚拦住王伦叫道：“不要火并！”

林冲是小资产阶级，平地里受到一些委屈，忍一忍也就算了。没有被逼到底线，万万是不可能火并的。但怪异的是，这次不知道哪根筋搭错，林冲无端地连骂带操，一刀结果了对方性命。又单手擎举头颅，嚷道：“据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云云。可见林冲是一个没什么原则性的虚构人物。）

8、《双节棍》

对称 = 空虚。复仇双节棍漂亮舞动。轨迹顺着消失的方向，产生后消失：打破乌云的枷锁。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丈夫和妻子），通过穿越才得以消灭。是吗？她丢掉棍棒，冲进单纯的大火。答案并不连续。过程也不再重要。事情会发生（秋天过后（“如果钓不到鱼，我们也可去打会儿篮球。”））

（注：一条鱼定理：如果河里有且仅有一条鱼，这一条鱼不可能被钓上岸，也就不知道河里有没有且仅有这一条鱼。七月，中午，漂立在水中荡漾，漂相不明。我的脑子里有一架宇宙飞船。我的脑子大、空、暗黑。飞船停泊在这大、空、暗黑的无尽中央不动。我快睡着了，视觉与脑子的图像完全不同步。这算入定吗，还是标准冥想，隐约听闻对岸有人在喊：照邻，东西带来了吗。

薯片或闪电。）

9、《一个早晨》

我在这个有凉风的早晨，写会儿诗。至少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近处的朋友。只在网上读了些他们的诗，这不够。作品对写的人意义短暂，且有限。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它只是表演。它总是搞错对象。真实的情况，是你需要一个“朋友”，一种化身也好，一个停在屋顶的燕雀，也有一样的功能。但朋友无法替代，就像我们来自星尘，携带着需要互相照射的分子遗传。而不是什么党派斗争、数钱、设定一个唯一神诸如此类。在轻微凉风中，我仿佛来到佛陀的膝盖下。“让它继续沉在水底。”他说。我仰头望着他，一根超粗、冒烟，正在融化的冰棍。

（注：轻或重。轻或重都来自人的标准。这是一个很轻的早晨，是因为有轻微的风？也不是。是很轻的光在空中运行，很轻，很理想。每一根光线都是。没有杂质。光线在一个干净的杯子表面反射，光线是一种很难被单独看见的东西。光轻。一根光线和另一根光线有同样的轻重。当一根光线照射着恶，这恶看上去是黑的。但这是一个善的早晨，附近的一切都是和善的样子。我感到一种关怀，想写会儿诗。怎么写，这不是问题。诗是另一种光线。我有很多。需要时，随意取出一根，都有足够分量。它们是我的光线。偏重，但好用。但在这个早晨（已经有那么多纯粹、干燥、亮的自然光线），它们没有机会发光。它们暂时黑着：纯粹、干燥、亮，同样永不损耗。

注，“让它继续沉在水底。”这里的它指的不是光，通常指杜工部的那部潜艇。）

10、《和你一起去钓鱼，给张临》

是我经历过的最快乐的事情。我用诗把它写下来，那样就不会丢失。记住，看住浮漂！它是万物的中心。

（注：漂立在河中，看漂的人不知道去了哪儿。因为不存在有效观察者（一头岸边的翠鸟不算），我们也就不知道具体漂相。我们处于一种放空状态。只知道看漂的人是一个从深山下来的尼姑，涉世未深她去哪儿了，我们不清楚。她不可能躲起来，偷偷望着浮漂。去超级市场选购一款梳子，这种情况也可以排除。我们待在中心。这中心离河边远，远到我们无法（不可以）看清楚一支浮漂或一名失踪的女尼。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特性，我们、漂、尼姑正好构成一个等腰非直角三角形。尼姑的路线受到了控制。但我们永远不会遇上尼姑，因为要保持直角。我们也就不知道尼姑离去的真实原因。我们也不用担心浮漂，因为我们根本不想知道鱼儿水下的情况。这些就是在和你一起去钓鱼路上我想的，真的美妙。）

11、《致一个苍蝇的热情》

它总在附近打转赶走它又飞回来。我给它算了一卦：七月生、巨蟹座、还没交配。它怕。没有朋友只有同类它略显孤独。停在我的指关节上它不停搓着两根前脚。复眼把我分解成碎片，像一个冷酷极了的昆虫它。双翅干燥和阶级观念薄弱，它是王。无聊的热情来源于它对自然禁锢的彻底忽视。我们都是1，不是吗，当它震翅飞开，我沿着它提供的方向，无解地看着一朵云的移动。

（注：致雾。致充电。致一九九七年的乌青。致秋天，我看见灰鸟。致在河边有所思和飞利浦

电器。致发动机点不起火的中午，我相当长时间坐在路边望着云致一根吸管或雷管都行。致大象（2002年夏天，武汉，出租房）。致可数的几个朋友，致照邻。我不反对，朋友做的都是对的。即使没有及时跑掉。致这个上午雨停，晾在栏杆上一只袜子飘荡。致所有鸟，致它们随时可以被召唤，只要我愿意。致敬一个杯子、烟缸以及水缸，它们都是好的容器。致有幸在社会主义这种大环境以及在亚洲，点起一支以致不再感动。致冷漠。致大水过后，一部拖拉机翻落在江中。致虎，这是应该的。虎是雪天的事物，下雪，还的等些日子。这会儿是七月，致一切都会过去与到来。致我酷爱的墙缝。致二零二零年我们都还活着，且永远没有死。致数数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沉思？）致音乐流淌。致A：一个女人与她的猫。致父亲：在写作中，我仍是开放的。致妻子、花朵以及美亦好的事物，在七月。）

210

12、《雾化》

我空着。在星期二，傍晚。

他们是他们不是你和我。你是你，你美好，反而是你，总觉得哪里不对你知道吗。你是你的过滤器（把手放下）。

我不是。我不在你所在的地方。

行进中的蚂蚁穿过大片树林。

他们是一个闲庭组织、一股腐朽的气以及珍珠。以及他们没有或去你妈的拥有伟大的感情。

都和你无关。

我和你：没什么不满意的。不知道。他们不太像一种普通的语言现象。也就是说，即使，理论上，你和他们一起过了河，上岸后，你眼看着

他们收起了糖果，我也没那么坚强。

远处传来水调歌头什么的。

（注释：单数、整体、方片三。密码、暗号与神经。骆驼、竹林及道士。还有什么？退堂、衙役，哪怕变法都只是一种注释：对注释的注释。其中雨注释天空，鹅注释寺庙而七月当然注释反对。注释说明对一个事件的叙述未完成，说明此事件可想而知而不可言喻。七月，一个人走在路上，胸口抱着一块砖。砖便是一个合理的注释。现如今，注释变得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也乏善可陈。这就像一部长篇，除标题，其余都是注释。我是我的注释，这几乎是一句空话。就差一点，即可为空。去掉注释，一头鹅将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蛋。同理，宇宙是能量涌动，社会是一锅浆糊，下雨完全是运气而河只是一种规定。等等诸如此类诗是文字符号刻意的排列。而玄谈庙与鸟相互注释。

而注释作为一种编程语言，它这样定义：是一个语句、程序段、函数等的解释或提示，提高程序代码的可读性。注释只是为了提高可读性，并不会被计算机编译。)

13、《卸甲》

有时，我的右边正好是一只水缸。大半缸干净的水面上荡漾着各种落魄的波纹。通常情况下，我会躺进去，悟悟禅也濯洗一下近来的风尘。但这次，没有缘由，只想拔掉塞子，放干它。我实在很少这么激进的。

（注：而有时我只是在地板上躺着，以水平姿势望着一朵云、社会大方向或更远其它。躺下使我的血液更容易在体内循环，呼吸平和、均匀，使我离重心更近。我不再有攻击性，我在所有前

线躺下。我想起病重侧卧的佛陀。我们没有对话。那是七月的一个下午，一个穿过纱窗的飞虫在我眼前晃荡，像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我没有赶走它。我们不在同一层次，它的意识水平太低。)

14、《疾速追杀》

诗怎么处理爱和抒情，它怎么处理政治、一次脱钩、武功和打发没用的时间。这是诗人自己的故事。诗人的裤脚短，走起路来相当反动。在任何岁月，不愿去种田，也不想抱住一头翠鸟哭。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大前天，他去了一趟江浙。一到，当地就下起滔天暴雨。诗怎么处理一场雨。有没有一场雨，下了，但在诗里，它提前烧着了。

(注:一个人以诗的方式活着，他自己不知道。这不是诗。一个人以诗的方式活着，诗这个诗那个，他成了一个诗人，饿了也不吃饭。诗人不是人。诗、人、诗人，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物，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但它一定有反社会性)。诗人是一种病毒。这种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太过美化，不负责任。诗人当然不需要对任何事物负责，他也不对自己负责。一个人躺在树下，风和日丽。另一个人牵着马匹经过，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一个人说，我是诗人。另一个人跳上她的马匹，走了。在一个诗歌盛行的朝代，人们容易理解诗人的行为。那时的诗人也是一群俗气的人，也有爱恨情仇这样的普通情感。而在其它时期，诗、诗人，人们压根不关心这些。是诗，把诗人从群众(排除政治色彩)中分离出来。也是诗，让诗人变得沉默。或更为分裂它们是同一回事。那是在以前。现在的诗人只是一种作家，诗成了一种

文学体裁。诗人在人群中哪怕举起手，一直举着，他也被认为是正常的。一个人以他想象中的诗的方式活着，他毕竟离诗还很远。)

15、《中甸》

七月，我不再敏锐，脑子里塞着花朵。有人在我身后，拍了一下肩。我没有转头，这是他/她的事，我望着船帆在水面上无尽远去，知道它不会再返回，同理，也感受不到新的知识。

(注：在天花板和墙夹角的地方，存在一个突出的结构，它是什么？是梁。

在河边升起一小堆篝火，书生从书箱里翻出打湿的衣裳、几叠春饼、一些碎银子，一件件摊在火边上烘烤。古代的七月，离秋天大比的日子已经不远。自从与同窗祝英台在钱塘江畔走散后，至今风寒未愈，脑子昏沉沉的，有一种深处旧社会的感觉。

213

三、在地级市，卢照邻磕着瓜子壳，准备在水缸里就这么干躺着，至少躺过这个窝火的七月。瓜子壳没过他的胸口，就快要淹到他的脖子。他总体上是个温和的人，对现存的制度极度麻木，用来条件反射的神经网络几乎失灵。他不知道，在悟禅的道路上是越陷越深了。

四、在翠鸟旁边。在迷踪拳失传的下午。在去算命的机耕路上(秋天)。在供销社大门口，那个乡村疯子还在风中自言自语。会议还讨论了其它事项。在菩萨大量走失的玄谈庙：八月，我会回一趟浙江。在妻子点起香火的迷信中，丈夫望着晚归的燕子。乌云在天空。)

16、《雨中的城市生活》

任意一个女人停在商场门口吸烟的沉默。一个锥桶倒在路上，红色、单一。一排树木，它们没有一株是松针树或斜着。一匹旋转木马，这会儿正好轮到它休息。下雨让城市回到舒服的低点（假设它有弹性）、原始、农耕、欢乐与凄苦还是别的啥，它都属于美。包括在家乐福买到的雀巢麦片、香烟（够一周使用）、一对玉米、跳绳、盐什么的都非常明亮。和没有明显社会主义情绪。

（注：雨，且对雨的思念。雨，而不是一场大雨。雨是手段。雨，伟大工程与统一调度。七月多雨，雨天适合开会或神隐。雨可讨论，可不讨论。下过一场不可讨论的雨，在七月中旬。雨，寺庙烧着了，鹅跳上院中的无花果树，驴停着不再推磨。一个人朝我小跑过来，没说话就跑开了，跑进当时的雨中。雨，举起手。还是雨，一头翠鸟停在玄谈庙屋顶，虎在走去无底洞的中途下起雨。雨突然、预谋。雨假设作为一种材料用途广泛。雨在不下时它绝不下，宁肯空停着。雨不可总结。至少在七月，总结一场雨以及全部雨为时尚早。

雨，裤带（甚至裤链）。

大雨和穷人，还是细雨与穷人？或更为舒展：雨与穷人。雨在下，穷人为什么那么穷。两者简直可以相互媲美。两个遥远的阿富汗雨滴。

雨也只有在认识雨以外全部事物后才能认识雨。雨，在雨中就不可能在雨外。雨也只有在雨中才能理解雨的全部（旧社会也一样），雨雨相加仍为雨。雨，你到底顿悟了没有。需要不断产生顿悟获得快感，对准雨。雨，一个短促甚至有点仓促的音素，它是怎么被找到的。一九八六年，那个人走进雨里，明显是为了避雨。雨中，尼姑

的激烈舞蹈。我已经忘了对雨的最初印象，只觉得雨熟悉。)

17、《皆空》

快到下午3点，鱼漂还是没动静。我打算15分钟内走。但不知道在第几分钟。要是突然上鱼(或感到某种暗示)，我会立马收竿。要是(很大可能)耗到超时，我就只能给苏(惹眼弹涂鱼)发个微信：苦，才是人生!!! (补:15:05分，他回复说，“茄子”。)

(注：两个空。两个空的空旷。空与无。空产阶级。人类迷恋空，对空和数钱的领悟已到达废寝的地步。空调。在河边空坐着，以耗过每一个艰难的世纪，比徒劳还空。空醒头时：方言，意思是早晨。(外)太空。以及狗屁的艺术空间。空鸟，见过吗。它并不是空中的鸟。一头空的鸟，要见到这种鸟，只能是在没有鸟以前。当然了，在没有鸟以前，也没有天空。甚至连天的概念还没有出现。说到底，空是外来的发明，我们有的只是无。出来垂钓，迟早是要空军的，空是微小的概率。不是没有，只是有些落空。空(即便倒着过)也是做人的滋味。一罐百事，喝完百事后，它成了一个罐子。而且还是空罐。空罐里填满了空(但其实是空气)。空气自然也是空的，在分子与分子之间，在分子内部。空与虚。虚与实。实与真。真与假。假与空。不同角度，对应不同效果。白云千载空悠悠。)

215

18、《宝矿力水特》

宝蓝色、海浪，一种电解质饮料。宝矿力水特，我记住这个好听的名字，宝矿力—水特，有

“电解质”的口感，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蓝色，和随便（的）一条什么波浪。

（注：在乌有的未来，一个由某种蓝色饮料狂热分子组成的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天，他们便禅让给了随便一个什么人。理由是上台后怎么也喝不出以前的口感。他们一致决定退隐江湖，回到与世无争的老日子。）

19、《黑漂》

静止，表示漂相为零。七月，七月，七月。命令即是命令，静止代表等着别动。岸上的人凝视水中的漂尾：鲜艳、敏感、甚至一种神秘的绝望（对于一个男人），仿佛少女内心中那个最深的点。其次，才是豪华的打坐、眺望一下对岸那无能的风景：在燃起一支香烟的青气中，一切（只限于人生的、客观的）都可以幻化为一个道理：动作。运动的动，动作的作。三个七月，一个动作显现，突然，以及非常突然，显现后消失。对应一个封闭的世界打开，又立即关上。浮漂静静地插在更静的水面上，我起身，开始在岸边走动。

216

（注：七月静。静中，有一种反动正在酝酿形成。反动并不是一种明显的动作，而是止动。是对一个动作的反向（隐性）动作。中午，漂立在水中不动。不是没有动作（要仔细看，我们才能看清），那是一下反动！非常突然。它是怎样出现的？它那么反动：即使很轻、小，但绝对鲜明。它不是普通的动作。奇怪的是，并没有其它动作与它对应。反动，不应该单独发生。即便在这个七月：三个七月中的任何一个。难道是我看错了，不会。我认识反动。就像一头鸟从空中飞过，它要是灰鸟，不用看我就知道。我有好的经验。反

动也一样，在任何一个动作中，我都能感觉出它的反动。但一个反动的动作如此明显、单一，甚至挑衅，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它一定不是水底某个游荡的闲鱼偶然制造的动作。那种动作（无非是一种漂相）再奇怪我都熟悉、有迹可循而不会觉得突然。再说这个动作并不奇怪，它甚至极普通。普通、大部分熟悉，却还是有一点的陌生。正是由于这种微弱的陌生感产生的突然，让我认定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反动作。难道它是一种新的反动？不知道。我没法验证，要等它再次出现。我等了。等了整个下午，没有等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七月下午，照邻再次跟我提起他的那件逸事：那时他在古代的路上闲逛，一个少女（其实是妇女）突然从路边草丛里疯狂地跳出来，握着两只拳头说：卢照邻，我支持你！其实不是的，照邻勘误说。她看着伤心，但也没埋怨什么。）

20、《两岸》

很少想起 2002 年的夏天。那是一个似乎说来话长的夏天有一种连环谋杀般的热，和操劲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大家都闲得发慌。通天在喝酒、睡觉，写写诗什么的在通县一个叫葛布店南里的小区。在葛布店小区门口的小卖部有我们需要的烟、酒，和一只很大的葛布店狼狗。这只葛布店狼狗有葛布店大象那么大。当时葛布店确实是个伤神的地方。在遥远的很久以前，那里也许出现过猛犸象。我们都不太擅长考古学我是说，我们还在阳台上养了一个兔子。它的名字叫猫，或猫咪它是张三勇勇寄养在葛布店的兔子。我们有一个任务是每天喂这个猫就好像它是我们生而为人应尽的义务。不知道它后来去哪儿了它很喜

欢尝冰淇淋和躺在板凳上抒情我们那时候对诸事都不怎么上心。自认为是一伙从天上降到美丽人间来散步的那真是一种无效的讽刺。压根没考虑到人生的递减效应。总之就像一个“谁年轻时不是这样呢”的马戏团。不知道。但有时也特别安静。在温烫的晨光里（“抛弃枪的子弹”已经乘坐加油站对面的 938 路长途公交去 CBD 上班了）我和小虚（比小苏还小的弟弟）躺在一座比房间还大的特大通铺上恢复身心。而对岸————至少穿过走廊，到达客厅，感觉竖大概已经喝上。顺便搞搞创作。我能听见他重复敲击删除键的声音。那是一支大象部队淌水过河发出的动静。上岸后，它们挨个躺下来，不再移动。

（注：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刚刚在两三分钟以前我还在想要把它记下来，一个有点趣味的名词也不特别但我感觉能把握的住。去阳台吸支烟返回后就忘了这也没什么但彻底没有回忆起来这真让人奔溃。接近，但不是。反正它不叫净胜球。

218

瞬间遗忘症又叫短暂性全面遗忘症（TGA）。

我记得在约两百万年以前我还是一个骑在浪花上的猴子印象深刻。我不会去永远记得这么一件事我知道。这太危险。擅长遗忘是我的特殊超能力的其中一种。

我要记得在一柱路灯下两个已然喝茫的废人的残废阴影作什么在二零零二年夏天，已然不用：图像的时间感来自于记忆的搜索深度或其它，谁知道。我那会儿即便整天躺在大通铺上在虚度中无限冥想也不可能想起一头翠鸟来。附近没有那种绝对暗示。我那会儿（葛布店南里的夏天有一股淡淡的素炒饼和绝望的混合味）遇见什么都会联想起大象或座头鲸这类大型哺乳动物不可仔细

琢磨。因为我那会儿（不是七月就是八九月份）就是这样的。不够稳定。那会儿两岸关系还在蓬勃发展，还存在鸡犬相闻的错觉。而更广阔的两岸关系（此岸、彼岸）也轮不到我们去关心。那会儿，怎么说呢，有一种自传开篇的感觉。那会儿的许多事迹例如关于一根胡萝卜我隐约还记得。那会儿真不错。对任何事，我们都优先持反对以及包不同态度。因为需要和时髦。那会儿给我一道波浪，我还是会考虑一下，是不是要骑着它离去因为那会儿有一种浪漫。若干理想主义者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挂掉。那会儿都是些必然事件。那会儿，这会儿。从那会儿看过来，这会儿的这个那会儿我们都已经腰缠万贯而绝不可能继续无聊漫长地千里走单骑。因为那会儿我们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一个个都是大势高手、苦闷以及才华满盈。穷，当然记忆力也相当精准。那会儿已经过去（即便在记忆中），全押，那会儿是对的，全对。）

21、《扩大化》

最近我总在到处找地方歇着。地板上、走廊、阳台（那是我工作的地方，那儿太热：现在，我不在那儿）、洗手间什么的，只要能让我歇上五分钟，能完整吸完一支烟，关二爷保佑，那就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了。但是没有。我刚才还去楼下待了会儿。张临在沙发上睡午觉。我倒了杯水，又上楼来。我在楼梯上歇了一会儿，无处可去。也不想去什么地方。三说，要不你带上小孩来我这里游学（这怎么分行？这么长）这里，指的是他盘踞的四川林盘村。从我这里，我正对着的窗，一直往西 1000 公里以上。就好像我是某种能飞越

整个欧洲大陆的猴子，我理解来自一个朋友的夏天的邀请，我们都太念旧。因为不再年轻：一个奇怪的关于时间的，当然也是身体的、富含本土意识形态总之，林林总总的理由合集（取最大值）。不要在诗里吝啬说话，它是毛糙的，那就让它毛糙。这里并不需要教训，但需要修改：那是美德！

把一条腿搁在水缸边缘，身体躺下，这样，世界正好反转 90 度，而你在夹角点上仅仅是一个面积庞大的点，保持适量呼吸，均匀、怠速，就像俗话总结的那样：放任自流。

（注：同样是回忆，在二零零三年的夏天，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上写：同上。

同上的内容一般指“我去灵隐寺当尼姑啦。”）

22、《照邻的错误路线》

从会稽山回来后，他跟换了一个人似的。问他钓鱼去吗。他哀叹说鲩，也就那么回事，太淡。或者我建议 2、去城里喝点。干脆，他一把把自己抛进沙发里不动：之前，他在追屋子里的一个苍蝇。绝对的事物让人恍惚。我大约能反推出他这一趟面壁之路的坎坷。只是成熟哪里来的路呢，不过是用来安慰迷糊的人罢了。

（注：对与错误，在内心里我都不反对。对与错误都是过程（不存在目的地）。对与错误的标准还没有被发明。对（如果它正好是错误怎么办），或错误（不排除正确的可能），都可以用微积分求极限。照邻的错误是他过于松垮。但他的总路线，我想了想，还是正确的。松垮也是一种加速。既对又错误呢？我没想过。这太东方思维，我还不习惯。对于一事物譬如一头羊挂在树上或一个丢在地上的桔子，我首先认为它对。这样才有退路。

况且错，它又能错到哪里去呢。但照邻近期的行为不得不让我引起警惕，怀疑他是不是真错。他总是（拿着一个薯片）说：知道不，薯片也有佛性。我当然知道。佛不就是一种工业吗，梦、人类的出路或诸如此类其它佛还是一种共同体。我不知道。但照邻不像是来虚的，他确乎是走上了一条唯一的道路。）

23、《致神经衰弱》

倒了八辈子霉（无论从哪个视角：大地上，还是历史的延绵中）。把浴霸灯装到吊顶上，通电。这两者不存在因果（前后）关系，在我的语言系统里。所以，拧螺丝的时候，我故意忘了2颗。值得表扬。七月（中下旬），雨说下也就下了，不是特别结棍。跟我预计中的滔天暴雨有本质上的类似：无非一个游戏感强一些，一个更杰出。至于哪个是哪个，随便吧。一般来说，一个雨的寿命短暂，通常不会超过5千米落差。这还不包括在下降过程中，因蒸发、磨损、碰撞等带来的自然损耗。

（注：机器人能成佛吗。能，只要它愿意：放弃舒适的命和逃离自由这个桎梏。类似，一个拥有豪华传统的优秀奴隶也行。佛开放。把一支打火机分别立在桌上和山顶，能形成同样的秩序效果（注：仅在一个衰神的想象中）。等着一壶茶水烧开，鲣鸟从空中翻落，击起的浪花还不到二两。机器人能成佛吗相当于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以祂自身的样子。而且为什么正好在礼拜六如此讲究。作为次级赝品，我连无知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选择，我成了一个诗人（旧社会主义现代派什么的）：两只手掌基本保持住了对称性：右手最近

有严重的“香虎手”症状：由钓鱼饵料中的工业香精成分灼伤皮肤导致。机器佛实在是一种辅助善男信女们念佛的电声工具，各式音乐风格俱全。在上世纪末（一九九八年），一个人（主要是我）在钱塘江边看水，感觉到轻微地震这件事是真的。那是他的先祖（一个落魄书生）在同一地址向他后代发出的终极哀嚎，穿越时空。它的原理是什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会使人堕落。天使也是并且无暇且必然。七月，虎热的像条狗，舌头和脑子统一外翻着，要从四维空间方能拼凑出它原本面貌。还是七月（星期二），我为什么又通读了一遍《在酒楼上》。这难道确定不是一种偶然情况吗，在信息与载体混为一谈的岁月，我想过了，鹅并没有什么可以损耗的。鹅前进！道路平坦，放开随便驾驶都行。但照邻无不担忧说，再这样搞下去，汝就与文明绝缘啦，涑此發磕！我自然是没他那么急滚。（关键时候掉链子，这都什么时候啦）我无疑（在生态位上）一直是在佛的斜对面的。不知道为什么，望着一个杯子，又不想看见杯子，很艰难。而被害妄想症我恐怕亦是见得非没有的。）

222

24、《右后卫》

守门员对着他的背影大力喊道：你他妈的给我居中一点！居中，废物！右后卫听见了。只是听见，并不想听。并不是他反感。他小跑到脚球区，蹲下来看了会儿旗杆。感觉没什么看头，匆匆离开了球场。经过一爿露天火锅店、走过一座桥（后来的情势就每况愈下了），直至消失得鸟无踪迹。

（注：我们的右后卫是个左派激进球员，酷爱上压带球助攻。他的这种风格特征与他的初始出生环境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造船

工，母亲彪悍些，是菜市场打工的，经常跟人斗殴。右后卫早先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梅尔维尔那样的海洋动物硬汉作家。往后可能由于包括当地潮湿气候在内的综合因素影响，他成了一个丁级联赛的专职足球后卫。他的繁芜事迹我在一个小注释里是不可能讲完的（相当于半部现代英国史）。总之他的优点与缺点都是过于沉默，不听指挥。他退役后（最后一场比赛他三传一射，但球队还是降级了）也尝试写了几个大部头文学作品。大概觉得写的太私人化，最终付之一炬。后来他远离总体上没落的西方，到达地球上地势最高的西藏高原隐居也养牦牛。平常也修习一点密宗之类的小东西。没有人再见过他。但是他有一部作品还是在小众范围内传播了许久。作品叫《内河的潜艇》，讲了一个晚清中国废人钓鱼的日常故事。从文风上能看出，也是受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

25、《通杀》

一头大开门的鸟停在山水中。我打开一盒烟，准确抽出右手的第三支。天这时黑了。天黑后，我让它黑着。我不动。在七月（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浙江），我是一道黑色、不动的闪电。在天黑后（什么意思？），我越发标准、1和失去准头，总归没什么值得反思的，甚至在打哪指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新时代里。

（注：在不动、自由这两个词汇中，不动最为清晰。七月，我不动（动，它也是被动）。这有什么好处，没有。但我有不动（静止态）的自由。这自由温吞、稀缺，仿佛一种能力，但不是。顶多只是一种想象。自由是这样的（在已有自由的前提下）：仿佛呼吸，平常很少注意它。而在没有

自由的地方，它无非是想象。我能想象一种不动吗（非暴力，但主要是不合作）？没必要，也不能。没有自由，哪里来的想象。除非假设我自由。但那样就太文学了。这个自由深奥，并非我所能讨论。一个动物主动不动，我着迷的是这种状态。假设它是虎，在河边的雾气中不动，我又能获得什么审美呢：启发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并没有新的知识。我首先意识到的是反对。但终究看不清楚虎在反对什么，除非它在反对一切。虎从山中奔跑至河边，突然停下立着、不动：这种不动是全方位的，包括思想静止。这种不动也不是预先设计的，它突然。或只是一种习惯，我们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这也是唯一一种可能），这时的虎是自由的。除非还有更好的自由（选择）。但凭什么？那已经远超我的想象。）

26、《阳光下的少女》

不同的光，在少女身上的反射，有多么不同。我见到的是穿过树叶，射在人行道上的那种。午后的阳光，阳光里，一个扛着滑板、高大、成熟，淌着汗的少女朝我走来并经过。我们相互瞟了一眼，感觉没出什么大的问题。它重新纠正了我认为的美（或好）这个词语的意义。我没回头，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注：少女与浪花，以及躺着不动，还有比它们更先进的事物吗。（对一个 oldschoool）乡绅、佃农加上翠鸟，也不可能与之比肩的组合。少女是所有少女的终极抽象。一个挨饿的少女，一个正在洗澡中的少女，都不如一个现实中的少女来的让人恍惚。其中一次在大前年秋天的大望路，另一次在去年夏天的鹦鹉路：我要穿过马路去对

面那枝树下吸烟，抬头便看见路口立着的一块警示牌，写着：小心火车。当时，阳光也很好。我的意思是，少女必须与阳光在一起。就像当我每次遇见干燥的佃农，我都会停下，想一想火车、在旧社会或其它：只会出现在另一端的事物。)

27、《两条船》

两条什么船？一条斜插在河面上，另一条，我正看着：它移动（往左）也下沉。两条都没有帆。两条，都是一种假设。重点是两条，而不是船，两种我和船的关系。它们不交叉，也不愿互相反对。两条船，在同一条河上，或者。算了，反过来干什么呢？两条河与一条船处理起来，不见得会更古老（难道就朴素了吗）。

225

（注：当一条河上有且只有一条船，这说明一个人很可能有了表达的欲望：因为场景导致的戏剧性。二、当一条河空着，任凭河水流淌，一个站在岸边的人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从我这边看过去，河很远。而这个女人几乎看不见，只是一个红点。

一个红点，围剿。

下午，我来回在这两种状况下选择：在船上。或二、坐在阳台，远远看去河边。

第一种情况我熟悉，它封闭，也没什么隐喻，但只适合在秋天而不是这样一个越拨越乱的七月。这也没什么，它至少没有情况二来的让人担忧。情况二更像一个箱子，一旦打开，便没法收拾。因为这个箱子是空的。)

28、《飞铅》

无聊是好的，对一个社会（面向终极）。 —

个鲜红的果子穿过天空，掉进树丛里。一条靠岸的鱼，等着这个果子再掉落下来。它（只）需要一点运气。

（注：抓壮丁。肯尼亚航空。昨夜喝的有些晚，七月中午，一个未来的职业革命家还睡在梦里，望着一支干枯瀑布（或给人生中钓起的第一万零三千条鲫鱼做了鱼拓，两指宽。拓完也没浪费，煎煮了来吃。梦么，都行）。在归元寺与武汉动物园的中间，窗台长着杂草。对楼屋顶的鸽群不见了，屋顶也是。这里，几个月前曾是瘟病高密度地带。这里在这个窗前，我写过不少废作。这里冬天冷、朝北，夏季极热，并不是一个好的窗户。但穿过它看世界，也是绰绰有余。绰绰的意思是，对同一个世界，我可能有无数种看法，没有哪一种是稳定的。这要视当时的情况定。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街上没有一点自然风，说相声的师徒站在台上心不在焉，态度茫然仿若双鸡。小赵（理发师）向淮安市洪泽分局报了案。当时的月亮奇怪得让人想哭。诸如此类当时就是这样，其它的当时亦是这类套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复又拆西墙去补东墙的大感觉。几乎没有升仙的可能。反对（它的合法性在哪里？以及正统性），也懒得去找反对的对象。夜酒后，报复性狂饮牛奶、磕薯片。）

226

29、《葱》

在一根葱的右边。排序。如果你（我）还记得，·，一个点黑是因为它的环境是空白色。在这里，它是一个提示：“内容”，以及“为什么”。一个女人，女人和裤子。一个黑女人握着一根葱，大力走在路上，一个拖拉机手拖拖拉拉跟在身后：这里就有一种秩序。但前提，是在一首诗里。一

根葱直、中空，在折断以前（这样来的简单些），女人一直握着由手掌和三根手指构成的拳头：另一只手（这只同样灵活），握着葱。

两个点：· · ·。

（注：走过一块有露水的草地。它比我单一走过一块草地有更好的感觉。我会反对一块草皮上凝结露水吗，没有理由：反对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反对只需要先有立场。七月末，一头鹤立在路上，左右摇晃不定。但鹤并不分左右，主要分上与下、饿或是否发困。无论怎么样，鹤永远给人感觉颓败。我们还是来讨论这两个点（· · ·）罢。两个点意味着它们重复但绝不重叠。两个都不是露珠。两个点彼此参照但并不能认识到自己为点。这是二的缺陷所造成的情况。二对立（不是反对）。两个点一个高，另一个必然同样高度。在古代，一个书生在树下躲雨，手里正好握着两个点。他想，一天两次，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无论点还是二，它们都来的抽象，无个性以及其它。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发展中几乎起不到大的作用。画龙点睛或在消失以前，我快要头昏过去，最后想起的是它们。葱？没什么可深入的。葱只是一个标题。）

30、《大暑》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星期二，我在山中醒来，一大早就热的不行，连着两天的牙痛也没消退（左侧，已扩散开至听、视觉神经和脑子。）我就近找了一处水缸那么点大的泉眼，躺下。没想一接触水，那源于远古海洋动物的记忆便被激发了，从干枯的嘴里不停吐出泡沫。

（注：丈夫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电子配件。丈夫数着钞票纸（在古老的东方），傍晚有雨。傍

晚是什么意思除了一种离家出走的感觉。七月有各式各样感觉，出家是最基层的那种。丈夫无法反对家，它是最小单位怎么反对。入伏了吗，2020年07月26日（庚子年（鼠年）五月廿六），距离入伏已过10天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丈夫保守，在水缸里躺着，一不小心思绪回到太初以前。丈夫仅仅作为一种质感的存在已经有些日子了，那是一种旧社会特有的感受。丈夫当然也是无限的，包括底限。因为丈夫不单是自己的宣传队、宣言书，还是播种机。七月末，一个丈夫游过河水上了岸。抱着砖，他难得正确一回。一株桃花嫁接梨树枝后，它（它们）算什么。一定会有一个命名。丈夫的终极名词是：嗟，来食。）

31、《推着一只油桃的尤利西斯》

桌子上摆着一只油桃。对静物的好感，使我静静看着。只是看着，没有多余的看法。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这样去感觉：一只从树上刚摘下不久的桃子，它有时会让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个好人。那是在以前，尤其心力不足的时候。现在呢。现如今仿佛也没有不同，只是对推导出的结论（真理），再也懒得关心。

（注：小于1。在一个感知功能正常的中午。明天只吃一顿饭™）

32、《雁荡》

就像昨天、或今天，又是一个清平的日子。起床后，去阳台晕会儿（来兴致的话，写点儿诗。）到点了，下楼早餐、看看新闻（你看到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无论是什么）：它们大多残酷、恶、娱乐、拔毛、焦躁、实用、无稽、怂恿、控

制与反控制（暴徒和白暴徒）、点燃、奢华、免费穿越、奇、酷、跃迁、半衰……………

33 个点或连续省略号、歌颂、万能、挡箭、两说、喷水、逻辑 相当癫狂、欢畅和争斗和以及冲突的不可解决等等、等等好在太阳不是照常从东方升起了吗。要享受这种无暇的日子（不要总想着钓鱼这件事。）就好像它去你妈的当时就是这个鸟样。

（注：雁在演化为鹅后雁忘记飞行。由此可见，鹅是雁在语言上的堕落、反动与恶。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忘了创造语言。这是他的唯一错误（实验）。雁空荡，一个反动派（不分左右）蹲在雾气中雾化，七月（相当于一种无形无色的控制）。一个伟人说，一定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说完，他就到滔天江水中游泳去了。同理，要让我在七月说出一句正常的话，是那么困难。它至少应该包括语法上的稳定，词汇的无效，当然最好还有逻辑的不证自明。这样的话只可能是一句空话（反话的一种）。不是没有，它是说不出来。一旦说出来，还没被自身听见，它便迅速在空气中挥发、消失。仿佛没有说过。

换另一种语言也是不实际的，并没有另一种语言。雁（它是一个否定系统）只能空荡。）

33、《我为什么是一个右顷浪漫派》

吃过的亏和走过的桥一样少。切勿撞击 和投入沸水中。请避开人、宠物、鸟、植物、鱼及鱼缸。在适当的时候，喝出友情神反转。下午 16:56 分，竖直后背，挺 3 分钟。月底回趟浙江，路过南京，28 号。君住长江尾，意思是：天要多高和空荡，才够我飞呢。鹏已经明显过气了。还不如一头燕雀来的实惠。如果彼此有缘，七月，我愿意追随

随便一个健壮的尼姑消失，把一切反动派甩的远远的。

（注：七月，我坐着，是我正好坐着，在阳台上。我不是一盏神灯：它不会亮且永远。神灯其实是一盏在黑暗中发出微弱黑光的射灯。四周越是暗黑，光越微弱：微到照见自身的概率为零。傍晚（周一），我（仿佛丈夫与灯笼）提着这部神灯来到至爱的尼姑身边。东西带来了吗？她慰问道。妈的，难道我们真的只是一种供需关系吗。这句话我没说。我把神灯挂在她脖子上，再次消失鸟无踪影。）

34、《漂相》

一个伟人去世了。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我来到河边，从构树上摘下一个新鲜果子，刺在钩上，抛竿即中。一条什么鱼？大鱼。我摇线，持紧，调节卸力轮适当放线。这时太需要耐心、理性，不允许失控。鱼线的切水声美妙极了，我对我的竿稍绝对有信心。大弯弓，这力度让我压抑，神经错乱。鱼在水下折腾，仿佛怪异的名篇。“别这样，兄弟。等会儿见。”我说。浮漂露出水面，稍后我见到了它：一条马影河草鱼。是不是我前天下午见过的哪条？它乏力了，我挺竿把它拖移倒岸边，用一根手指插入鱼鳃，提上岸，回家。

230

这会儿张临还在睡。我来到洗手间，点燃一支，坐着。什么都没想，平静望着一条无风浪的河。河面中央，躺着一支鲜艳的浮漂，不动，漂相不明。

（注：一个动作需要一个借口，否则，它只是空动：一种自身运动。空动也没什么不好，也是正当的。但要是 在一个尼姑身上不论忽然，还是偶尔动一动，都显得特别反动。这也是尼姑的苦恼。在被假设成为尼姑后，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借口。

一个尼姑静静地坐在禅房里，不动。她胸中的那支浮漂鲜艳，她想动它一下，但那样真就破坏了规矩。而且价值观也不允许她如此胡来。但在运动日渐扩大化的七月：一个苍蝇飞来停在我的手臂上，另一个苍蝇同来飞来压住它。实在也是没有可讲究的。)

35、《在礼崩乐坏的星期三》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终于读完一卷闲书，熄灭灯火，睡去。昏沉中，大批不好的往事似花蕊般在心头炸开，可恶的神经衰弱。入暑后，搞得我没一点儿脾气。索性下床，步行去凉亭那边，看看云。小妾披着蓑衣（张临，这就是这个词语的用法），从身后追将而至，吓了我一跳！问是否需要备些酒菜独酌。算了算了。这个女人，不说她也罢。我让她滚回麻将台上去。作为一个拾遗（左的），思想这类俗事，答案往往比之问题来的简单。晚上的云彩倒也还好，淡淡的平和。我在长凳上趴着，一只脚反翘起，搁在栏杆上，这姿势倒也解躁。只是，这草木般的日子啥时候才算是个头呢。即便补阙的位置，大约也是无望的。

（注：人是环境的动物。人活在具体

、实在的语境中不可超越（这里不讨论超脱，那太个体选择）。在社会形成后，人被迫成为生产力。人不断衍生包括工具化。人将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直到审判来临。但这些无非是虚头巴脑形而上的事，人最应该关心的是眼下利益。对此，已经有人得出过一些好的经验，照抄便是。它们理性、有效，不易造成混乱。人不应该有长远计划，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混沌的能力。一百年长不长，两个一百年呢，好高骛远实在是儿童的通病。可

以天真，但要诚实，否则就太反动。唉，怎么说呢。这是七月！所有的事怎么就搞成了同一件事？我忙。不是忙于反对，而是没有推算真理的闲暇。我粗略想了想人更大的不应该，是它拥有忧虑这项功能。)

36、《大旗》

一九八六年，我得到一片饼干。因为不舍得吃和受潮，后来在它表面长出一根草苗。这个草苗饼干被我扔进小溪里，我跟着它走了有小半里路，眼看着被什么鱼争吃掉了。当时，我没有对这件事情做总结。我是在回来路（我想起还是去游泳吧，我就去游泳了）看见一面旗掉在机耕路上。没有飘在风中它看着就是一块布，一块破布。我马上就想这是哪个天兵天将插在背脊上的东西上面还绣着一支三爪龙它也眼馋我的饼干吗妈的。我用布包起一块石头一起把它们沉入最深的水潭底。

232

（注：一九八六年，风从右边运动过来。我转个身，它成了左边的风。当时我还小，还不知道怎么去提炼一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武松为什么要消灭他嫂子，孙悟空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一阵风从东刮到西其中包涵了什么思想。不可能知道。一个少年连电视机、虎、红烧肉都没见过，更别说分清风向的无常。这旗大。夜梦中，这旗如同大鸟，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旗又沉，仿佛极低的天空，伸手去碰，差一点就能碰到。旗在风中鼓舞、飘荡，威力之强，仿佛要把我收了进去，炼化为气。还好当时我有铮亮的红缨枪与无敌风火轮，没那么怕。)

37、《事情正在起变化》

上午 10:45 分，听见一头鸟撞在了阳台上。我转身看，那是一只偏黄的蝙蝠。这才七月末，天空已热的来不像天空，举头望去，不断有东西往下掉：手表、丝瓜、松鼠、帽子这些还是普通的，稍远还有帆船、座头鲸、虎（在词语大于语法的时代）、起重机（三一重工）、当然也有标准右派分子（冒着烟气）、香樟树根、八爪鱼等等这些分类。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况且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注：事情在变好还是更烂（这是一定的），事情在变化。布朗运动。一部起重机停在路边，直觉告诉我，它可能来自荒废了的春秋战国。它曾经是一部动力十足的起重机，多用途与不坏。驾驶它的是一个脑子常年发昏的古装杀马特。他就是有一回脑壳被一头巨鸟撞击后得的后遗症。他视起重机为命，睡觉、进食与排泄统一在起重机驾驶室里，起重机之王。他在机器穿越来到当代后也一同跨越到了本地。现在，他睡着：从嘴里淌出小股但持续不断之清澈口水。等他在某一个时段醒来，他终将会受到历史的检验。事情无非就是这样。除非程序突然失灵。）

38、《诗意、现实和容器》

中午，一个人慢吞吞走在水面上。总感觉有些脱离理论（无论现实以上，还是文学对面）她停下，停着想想了想，想完后，解下别在裤带上的容器，舀水喝了起来。

（注：在七月：纯粹逻辑上的七月，一句话不能说全。说得太全、满与透彻，也就没了解释它的空间。这是一种良好的统治经验，而对于诗，

它就是所谓诗意。诗意超控在写作者的语句中，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反对诗意，这会是一个诗人睡不着觉。诗不是这样的，世界不能是这样的，忘掉境界、高深、本质它还是世界吗。诗之道，诗即道，难道还不够神秘、高级以及鲲鹏么。诗确实已发展到让人烦的地步。尤其用语言去解释诗，那是一种明知不可为的为（作为兴趣爱好未尝不可以）。一个诗，最好的办法是用另一个诗去解释。或去解释它作什么呢。诗只是一点小小的发明，陶冶情操的文字游戏。用它来认识世界，不是不可以，是诗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除非反过来定义，如此才是诗人。但怎么可能呢，诗人从不关心世界，他只是要自由：非彼自由，自己想！他的容器是半个瓢葫芦，漏水且全面漏水。）

39、《绊脚石》

在某个地方站着，冒会儿烟气。一个女人突然走过来，脱下遮阳帽，仰着头问这个、那个：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就连续点头表示在听。说了2、3分钟，她走开了。望着暴晒在阳光下她离去的背面，我有两种不好的感觉。1、她的思维仿佛不太稳定。2、她应该落空了。

（注：七月，有些事发生过，比如以上。有些可能会发生，比如：鸟飞过天空，飞过后，它还停留在空中。而诸如其它事原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毕竟还是发生了。我们称它们是一些奇异事件。而我们正好处在这些事件中，并在习惯后以为它们平常。这大概就是七月的好处。比如现在，举起一只手，长久举在空中。）

40、《风控》

七月末，一把风停着不动。我有一个舒服的椅子，我正坐着（在风中）。一般来说，历史的问题就让它留在历史中，要不然得多少秋天才算的清账呢。我的想法，实在不重要。风就是风。一阵风不动，只是增加了一种可能，同时，也失去另一种可能。再只是，两种都不适合当代的逻辑。话说到这里，也就没必要再说。但可以压缩一下其中的信息（仅作安慰）即风和椅子。二、坐着。

（注：要控制鹅，就要知道鹅的全部变化。鹅的变化为零（在理想状态下），即鹅只有一种用法这已是在过往的写作中证明了的。虎不同。虎的定义（相对于鹅）是除鹅以外。虎不可控并非因虎自由。虎无所指向。知道虎控吗，那是一种用来控制舞池灯光的硬件设备。自动化控制原理（必修）。人口控制论（想多了）。控制论的四大方面：a、确定输入输出变量。b、黑箱方法。c、模型化方法。d、统计方法。其中屋顶控制雨水走向，一头牧羊犬（仅需一头）控制羊群的形状与运动方向，风控制云，朝廷控制东林党（反控制），无控制有，能量控制着物质。梦控制着人们日常，逻辑在控制数学的发展。一个人抱着砖走在路上，那是一种表达因果关系的需要，并不能说一个人实际被砖控制了，过于勉强。善（某类理性）始终牢牢控制着恶（它的主要表现是混沌）。那么虎呢？它无疑是一种失控。在所有失控类型中，虎的这种失控温和、无害且个体化。一头虎站在河边的雾气中，这是它最为经典的失控形象。其次才是路过玄谈庙，虎望着那半开着但空洞的庙门。前提是星期三，在一个下雨天。）

41、《七七》

世界从七开始。开始不久，消失了。只剩余一的世界，而且还分成了东西两方。起夜风时，我正坐在阳台上发梦。眼前是墨乌踏地的后门山。因为太久没人上山，据说山上已经没了路。这其实是错觉。怎么可能有路这种东西呢。它太世界（人、语言、感觉）。就像身后（1）小溪对岸的又是什么山。还是因为太久太久没回来（或为了方便），我也就不记得了。

（注：世界可以从任何东西开始，如果确乎有过开始（我们不记得）。但世界只会以一种方式熄灭（我们不可能知道，因为突然）。作为佛陀的一个小小发明，世界广大、苦也烦、等级稳固、貌似不可知（凭人类现有的智识）但主要还是它通用。一只手掌面向世界翻开着，它感觉到世界的轻、平稳以及其它。没有世界我们会怎么样？不清楚。在没有世界的情况下，那里黑、无信息。世界其实是一种记账模式：一个人做过什么和其它所有没做过的事（他人代劳了）世界都有光速记录。世界（现实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座大庙。因为大，它还显得空。世界也就这样了，就是一些和尚啊尼姑之类在操劳，基本没什么可聊括的。无非有一点需要引起重视，那便是世界，它特别世界。无论上下左右内外去观察，世界都非常的世和界以及世界，平静如初。它就在那儿。那没什么。唯一奇怪的事情，是我正好被活在一个指定的世界。而且这里的音乐、文学、引力、戏文之类的都很烂。）

236

42、《回浙江》

江东还有父母在，我回去。其实过了乱、热、

臭气刺鼻的九江，直觉上，我就以为进入江东了。

（注：厌烦壮游。对寄情山水不感冒。偶尔睹物怀古。没有祖籍概念以及乡愁。年过不惑，对地震、大数据与集权与去中心化（我提到反对了吗，没有。这都到了七月末尾。反对无效，消失！）、抗震救灾、针砭时弊什么的也不怎么上心。特意去把一根倒在路木头抬起，竖立，感觉也不值得，不是任务。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切行动要快。要及时、目标单一。遗憾，但一定不能留下后悔。这次，最多八月初，我要回一趟浙江。）

43、《盛夏》

在阶级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可省略）自由。这是字典上对自由的一种解释：在第1523页、1977年，商务印书馆，五块四毛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

在很早以前，一类鱼想着离开海水。它离开了，进入陆地后来它成了飞在空气中的鸟。鸟有鸟的自由。我个人更喜欢这个“自由是一种病”的故事。

（注：竹林，七月一个人小跑过来，全副武装对我说：打虎去吗。我望着这个准备去竹林的人，望着她说：算了罢，在一个反右的季节，不适合打虎。也是。她想了好久（足足有两个遗憾那么长）叹气道：我还是入深山削发罢。她解下腰带赠我，转身离去。

这个故事转译成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的七月虎经过竹林。只是经过，它要去的地方不在竹林。竹林静（只有竹叶与竹叶发出有限

的摩擦声)，虎当更静。作为猫科动物，虎永远处于一种观察者的状态。虎身处现场但脱离，表面绚烂但掉毛。当虎经过竹林，我们只能想象一头标准的虎安静、缓慢走在竹林中，偶尔停下，侧过虎头，仿佛听见了什么，但又不清楚听见的是什么。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短暂停顿，虎才放心，提起它的前（右）脚，小心踏出驱动身体的一步。但就在这个时候，虎听见竹林外的对话。虎听见一个声音：虎。这引起虎的警觉。什么是虎，虎什么？虎不动，举着脚爪仔细聆听与分辨。但后续也只听到了一些零碎的叹息。虎带着疑问离开竹林。）

44、《乘风电扇》

夜最深是在什么时候。在最深的夜，炎热已经退去，河水如小小的“往事般升起”（嗯）一个男孩翻身，下床，踩着水声，走去阳台放尿。星空无限并闪烁，银河暗淡，只是其中小部分的事物。这会儿是1986年。

238

（注：在所有活动中，人的活动只占1%。这是人的总体质量决定的。人的总重量约等于蚂蚁，人不会基础的光合作用。一九八六年，我还没学会抒情，对人的认识还相当毛糙。饿了就要吃饭，困最好去睡觉。而焦裕禄是个好人，关公菩萨在当地寺庙完全没有。我害怕夜晚降临，许多未知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仿佛要把我抓去什么地方：无底洞之类的。我身体虚，火气不足，睡觉时母亲会在我胸口压一个香袋，里头包一些黄栀子之类的东西用来壮胆（不清楚它的原理，但有一定功效）。农村的夜黑，天空却反而清晰。我尤其迷恋并迷信天空和星。

但那会儿并不知道这实在是某个祖先遗传的本能。他以前也望着那些不灭火苗，琢磨怎么弄下来，而不用整天到晚守着随时可能被雨水浇灭的火堆。还有别的事等着他去做呢。)

45、《跳水》

七月就快过去了。过去，七月也热，但热的有规矩，人类（有什么错？）穿着长衫，在路上游荡，类似的生命物马匹或猫，依次在路对面行驶。不分左右、先进与败笔统一都是地球的产物。那是过去，它不会掉头（状态已消失），种下的树木已长出毫无意义的果实，雨落过后天空总是放晴，一个短小的人，每天都在磨同一把剑：他要离开越国，去楚地学习巫颂和治水技术。但危险的七月还没过去，船还烂在岸边，他仍旧需要等待。等什么，他不可能知道。就像所有的过去，造就一枝树木银杏的样子：在风中和阳光下，它都是那样闪亮。我实在无法还原它过去的样子，除非，我也正在过去。是吗，我一直在。在一头时间动物内部，发呆，或烧着一条树棍或研究右手的掌纹，诸如此类总之在过去，过了七月，就算正式入秋天了。

239

（注：过去的七月与当时的七月是同一个七月。它们微小的区别是前者旧社会一些，后者更偏向于个人经验。但正是由于这一点微小的差别，才让一个人坐下来，在阳台坐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当时她想，这一切都会过去吗。过去后，它们是否还存在于过去（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那天下午，她在等一个人。这一个人在三天前已经出发，在约莫三天后（那会儿已经是八月）才会到达。她明白，这一下午的等待是多余的，但她

在等。她的等速并不快，随意磕着瓜子壳。她等待的必然性也不算稳固，（只需一点风吹草动）她随时可以放弃。但怎么可能。等待是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反动作）。她相信，要是她不等，这一个人也就不会出现。即便（突然）出现，那也不是达到。但到达了，何以见得有大的意思，那会儿已是八月，七月在两三天前已经过去。这就是当时她习得的经验：那都是蒙人的，绝不要相信任何承诺与口头上的伟大愿景。）

46、《收尾》

又一个星期二，一个人骑车来到河边。河上没有桥，他也没带分水的拐杖。他停着，想了想，一无所获地看着那个钓鱼的人，又看了一眼手表，打两个水漂，17:37分，扛起自行车调头回家了。（再会！）

240

（补：《耐操的人民》

我答应过一个朋友，写一篇《雨季与虎》。现在，雨在下。对立的虎，却还站在雨外，反思错误。这没什么。雨季的动物自然有它的性格。不像（比如一头鸟）是我可随意召唤的对象。虎有它珍贵的地方：安静，并且绝对安静。）

八月。

241

八月，那部老式乘风牌电扇风力仍旧强劲，我回到家中，是在一个傍晚。虎呢，妻子问。我想了想说，我没有说，来到床上躺着，我要睡觉。

一个人回到家中，相当于回到竹林、玄谈庙、乡村的黑。八月热，当一个人从外面回到家中，两个野蜂正在门板缝中筑洞，还有什么可怨气的呢。感受不到哪怕一点的社会主义先进气息。我认真站在远处看了一会竹林，没有获得任何看法。这只能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八月，当一个人（他的灯笼丢了）回到家中，在阳台望着山中的那片竹林，他有一种望着竹林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他不知道（只感觉它应该此起彼伏，至少也应该刻舟求剑罢，但不是）。这只能是他的感觉出了问题。他感觉亦或推理都是这样的，感觉哪里不对头。感觉玄谈庙（就在这竹林与山的背面不远）被推倒改成了农田，他想去看一眼，

但实在也懒得去。他和我，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设。虎是。但在八月，我们尽量不去提及虎。虎只是用来凑数，不涉及结构。当然了，瀑布本身就是一个凑字数写作行动，它漫长（至少需要十二个月：不一定一到十二月，但（要是单独挑出来）八月，它一定最容易动摇，因为八月说到底万物枯败的开始，八月的光线也交关的脆：当然这只是人为的一种感觉，并不科学。诸如此类云云，总之八月为什么是八月这副样子，一定有它的道理）、均匀（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状态上），一致性以及可被理解（前者正是前提）。

八月，虎感到渴。这种渴感来的正宗、无解且大面积。又能怎么办呢。我从根本上无法向妻子解释虎，是因为妻子不识字。这就像当时我抱着一块石头，在水底沉着不动：一些幼小的鱼苗在啄我膝盖。虎就是这一类感觉，她能被说通吗。不能。虎只可以意会。而不是关注它的形貌：这是不可能的，虎极易且必须变化。所谓得意忘形，便是这个理论。八月，虎不经过任何竹林。它哪儿都不走动，仅在无底洞睡觉。

我没有睡着。感觉附近五里范围以内的事物仿佛只是些摆设，我凭空想起它们。但又无法同时想起它们。我只能一件一件想。想完一件丢下一件。顺便可有可无想起另一件。一座桥，木桥。那是一座不在了的桥。当我想起这座桥，我主要想起那个搭桥的地方。那里以前（一九八六年）有过一座吗？当地人讲的是一步（或部），一步木桥。一米来宽的桥板搭成梯子那样的部件，用木头桩从溪流里支撑起。因为木桩没有深入的地基，每次发山洪，这桥便被冲得一干二净。唯有岸头两边因为用铁链穿着，还能剩下一二段桥板。这

木桥很快在原地又被新建起，下次又被冲垮。忘了哪年以后，人们不再在木桥上动脑筋，他们放弃了修桥，转而在上游一些的地方筑起水泥坝。在平常水流下，坝也能通行。而那个曾经建桥的地方一直空着。那里不会再有桥了。人们已经忘了那里是一个搭桥的好位置。其实很简单，连木匠都不用，只需几个粗糙的劳力，弄一些松树木头来，随便弄一下便能搭起一座来。可以通人、自行车和体型不大的牲畜。技术好又不怕死的，还能在桥上骑自行车，单放手也无不可。而我一定会躲在某一段的桥下，当他快要经过，便迅速推倒桥桩，他便会想一个葱头那样连车子一头坠入溪流。他会顺着流水远去，次序仍旧是小乌溪江，汇入澄潭江，汇入县城更大的剡溪，接着进入潮娥江，滚滚远去，最后大概便是大海，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这个游戏我想过多次，每次想到大海的部分便不再有进展。我只能想到一个人在大海上躺着，与他垂直的海底下正好有一部自行车。本质上，它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故事。但它的原始起点有些偏远，是一座木桥。那个地方有过很多次木桥。八月，我回来时，它显然空着。难道是我回来的时间不对。还是说，当地已经不需要一个人回来，他又不是木匠，回来作什么呢。都有可能。我这么空想着，感觉这空想是好的。其它雷同，无非是一头翠鸟、一个乡村理发师、农业学大寨、那支不远处的瀑布、夜钓、冒着傻气的指挥使（也是一个村级右派）、几座坟、农田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在一九八六年什么的。它们大多空泛、已发生而现已消失、静态并且八月。这里八月作为形容词使用，说明它已是一种旧但稳定的东西。这也没什么。八月的问题是我无法同时

讲述所有事情，即便它们都在八月。我能做的就是游完泳，回来睡觉，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

一朵云如何恢复。一朵云即是一朵云。八月，一朵云恢复成云原有的样子而我不认识。一朵云以前我认识，与它失散后，我停止成熟。当我把手举在空中，举着，空荡的空中并没有一朵云。有，我也不想认识。那不是我的云。我的云在失散后（仿佛一个丢失的妹妹）我们不会再见。在事实上，也没有。对一朵云的恢复，事实上也不是一朵云的任务。洽洽坚果，有一股坚果刚剥开般的味道。一朵云，我熟悉它在空中那炸开般的感觉，一朵白色的云。与其它白色的云比较，它更像一朵白云。它白，而不单是一种白的色彩。一朵白云它是。在空中，它让空荡的天空更加空荡。让抬头看天空的人忘了那里还有天空，他能看见的只有这一朵白云。他一看见，便认识了（从任何一朵云中得以分辨）。并认为云（好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云的样子。一朵云当时它正好是这个样子，往后他与这一朵云失散，仿佛只是失散。但不是，这一朵云仿佛消失（即便在原本意义上的梦中）。他没找。与一朵云失散，他们怎么还会再见呢，不会。他能做的只有恢复。这过程漫长，越恢复越漫长，也就越不可能恢复。像，但总归不是。一朵云它除非就摆在眼前，否则它只可能是一种安慰。有没有一朵云是这一朵云而且正好是，似乎也是没有的。只因它是一朵云，而且正好是一朵。每当我感到艰难（无论什么），我会放下举着的手，让它自己搁在桌上。对一朵已经失散的云，恢复也许（但肯定是一种正常情感下的需求）并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能理解，毕竟仿佛也可以接受。

八月，我坐在窗前，试着恢复一朵云原有的

样貌。我试了，感觉双方都还不够成熟。

虎呢？它不需要。虎没有过去（历史）、未来（变化）或其它，它总体上是一个虚词。

跳西湖又是对什么的恢复？

假设去灵隐寺拜佛或当尼姑（2003年）是对“对世道总体的不满意，但又能怎样呢”的勉强恢复。除了睡去，还有没有更精确、唯一的方法我不知道。要是答案，我不会不知道。我等了那么久（1986年~至今），我又那样敏锐。当一阵风摇晃竹林，不用细听，我便能知道虎是否出没。我知道风与虎的全部关系，尤其在八月（它私人化），我仍能顺利磕完一袋乐事薯片而保持杞人般乐观：我从未在八月抱着一块石头过河、走路时突然停下，诸如此类听党的安排总不会有错。受台风“黑格比”影响，浙江东北部丘陵地区出现小范围中雨。

四个燕突然飞进空中。我坐在阳台，两只脚搁在水泥栏杆上。栏杆上爬满密集的带花丝瓜藤。我正对着后门山的竹林，在5点刚过的早晨，余光注意到空中有异样动静，稍抬头便看见这四个突来的燕，飞几下，又从不同方位消失。雨中的燕平常，无论从飞行姿势、个头、鸟身涂装、飞行高度以及特定时间（此刻），它们只是突然。突然，但平常。燕消失后，是什么恢复了平常？天空本来就平常。平常、空荡的八月天空下着小到中雨。雨季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还来。这么一想，我都忘了雨季是在什么时候正式结束（它的标志性事件又是什么？）八月不再是雨季。雨季一般是说，下过一场雨以后，还会有一场雨，一场接一场连绵，下雨成为常态。雨季里的动物譬如一个雨燕，它也不会突然（那是一种不正常）出现在空中。但

反过来我们又说，任何一类鸟在空中出现，它一定突然（这也是一种平常）。这一点跟是否在雨季无关。其次，单单一场雨并不能说明雨季（它已经过去）会再次来临：那也是一种恢复吗，不是。只能说这场雨来的稍显突然：既平常，又不正常，然而更不重要。在这种事物状态下，我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现。这也不是我的任务，在八月，我的任务是对（仿佛在低处的：已经在低处的，那就让它们在低处）一切进行自动恢复。通过重复睡眠。在一个太早的早晨，妻子还在睡中（另一个妻子或者其它全部妻子，都已整装待发，通往秘密成为尼姑的深山），雨势和风都在中等程度。风雨中的竹林每一根竹都在错落摇晃，但整体不动，有一种青黄不接（新竹与旧竹交替）的画面。这片竹林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它就一定如初吗，谁知道什么是初）。“快递放在苍岩（镇上）航航超市，导航双港电器，就在它的正对面”“甘霖老太婆饭店斜对面京东快递”“第一个地址错的”

就在我们游泳的水潭里，一条放生的鲤鱼刚刚被人钓走了。

我们烧起野火。当初一九八六年，我们带着烧起一千万万个全世界的幸福感，恭迎太上老君降临（相似性，以及永远不死）。

蓬荜。

《i tired》07:19——moby。

鹈鹕与提着水壶。

五、从左数，它是一株树上的第七百零三片银杏树叶。从下往上数，我们就懒得知道了。

类似的举例还有不计其数，比如村里有一个油漆匠，因时代变化，后来成了一个室内装修工。他也是除裴、放羊主席、退休指挥使、张长衫以

外的第五号人物。那两箱蜜蜂在进入八月后仿佛变了物种，蜜蜂有自己的季节模式我们难得去照料它们，没有这种剩余的线程。任其展开、发生，这可能就是恢复如初的大概意思。它是手段，它不可能有目的。一个山的山尖，它的高度最终由山尖上那株树木决定。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更精确的，我们要等到过完八月才可以总结。饮水也躺着，雨在下。事情不可避免来到八月。

在一个午后醒来，雨在下。在窗前，看见妻子。雨中的妻子在地里挖坑。披着蓑衣，妻子挥舞锄头的动作简洁但绝非高雅。在她身后不远，隔着一条机耕路和一条溪流，一个人（蓝色雨披、斗笠）站在岸边同样鱼竿挥舞。他不可能钓到任何一个鱼，从他的动作推断，他太老实。他背后的山是他体积的几万倍。这山（大色块）、水（移动）、雨（空间）、人物点缀以及阴沉下午（透明，无限接近透明），我又恢复到哪儿了。一种重伤但一定是无敌的感觉。照邻，恕我直言，放在古代（哪怕更远的旧社会），我便是唐诗路上的王。连窗台都可拆掉不要。

没想到阿Q他也加入革命党了。而革命明显是对造反的恢复。反之一样。反之，造反与土拨鼠，与打洞。醒来，或只是在可计数的醒来中的其中一次，复又睡去，重蹈覆辙。睡去并不真实。来也是。来，之后离去，这其中的清规戒律是什么。睡与醒着，在两者交界处一个人活泼。八月，雨停，一个人终于想起去附近的玄谈庙。他去了。在似睡半醒中走去他感觉周围事物一律在倒退。东西带了吗，出门前妻子叮咛道。他摸了摸身上的东西，还在。在玄谈庙（庙门开着，门槛上植皮茂盛）附近吸收一些真气，他回来了。连妻子都感

觉得出，这一趟算是白去了。一到家，他便抱着那只电视遥控，去床上躺着。八月，有过多少往事，就有多少八月。这是真理。他又能恢复到哪儿去呢，一个人被塑造成人时他也含有菩萨的成分。一个人他不可能恢复成菩萨的原样。一个人已经被污染他最多只能稀释成菩萨的大致面貌。一个人不可以摆脱社会，他还有光辉业绩需要考核，而他光凭一个人并不能做到这些。

一个人和一根他的抛物线。一个人说话（自己对自己）直到烦透，仿佛中毒。在前进，一个人即便卧着不动，一个人本身自动。他召唤了，鸟没来到窗前，因这是八月。鸟见好就收。一个人无缘无故，他还是一个人吗。他只能是菩萨那一类静物。同理恢复到没有缘故也是不可能的。俗话说，一个人是他的社会关系的综合。偏颇，但仍不失为一道乏善可陈的解说。一个人点燃一支，吸着，打火机正好是某个牌子。通过吸食烟气，他多少感觉到那么一点恢复：离真人或仙的距离更近了。但怎么可能呢，根据宇宙膨胀原理，所有事物在相互远离、冷却、涣散且不可逆。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壮观之极。而这会儿正是八月。

248

它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完型填空且无所谓答案，乌有。

八月，一个人从午睡中醒来，感到醒来的无效、必然（事件发生）和偶然（时机）。在其它月份也一样。至于原因，不外乎两种情况：睡与醒着这两种状态的轮换与季节无关，其次八月，它对应的并非其它月份，而是另外的八月。是八月过后的八月。那种八月过去因为太过文学而被弃用，现如今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我怀念那种对八月说法吗。也不是，我就在八月。不分彼此，

在整个八月和两个八月还是八月，我都在睡。醒，但睡着。睡去，又很难真实睡去（当它发生，我会知道）。我把活动降到最低程度，只剩下脑子还在微微摇晃。我实在也无处可去。睡去，也不会去太远（离中心）。所以 15:00 分，我把一只拖鞋放在窗前，这样，当我穿过窗户往外看的时候，我就额外知道窗台上有且仅有一只拖鞋。不用怀疑，它就在那儿。且所有窗外的事物都可以与它一一对比。

还有比这更强悍、终极的检验装置吗，没有。燕雀在低气压空气中以及虚无中上下乱窜，一只拖鞋。背靠村口小卖部那面实心墙的乡绅垂垂老矣，挺过各式灾难春秋那又怎样，一只拖鞋。正在退去的山洪以及站在路上看水的人，拖鞋（蓝色人字拖）。以及更远山的背面（那里有什么）及遥远，运动愈发深入和扩大化，还是拖鞋。以及一个随便的哺乳期尼姑，路过集市，她犹豫是不是要买一双舒适凉鞋以及一个残废哲学摇滚师面对茫茫世道时嘴角难免流淌出无尽泡沫。拖鞋！农奴制确乎真的已然过气了吗，拖鞋。经济规律，拖鞋。论白令海峡，拖鞋。以及事到如今，地球（天下）仍只有平与球两种可能，拖鞋：它在窗台上，物、单一和工业制品。自然也难免不操心起埃塞俄比亚以及刚果（金），那里昏热，人民（们）基本不穿鞋履。远远看去，在历史尽头处，那头翠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其它。回头再看看这只拖鞋。一只什么都不是的拖鞋，而排除这只拖鞋，其它的也什么都不是。一只拖鞋以酵母般的存在，在窗前闪耀着光芒。不是风火轮，但业已永恒不朽，八成新、功能完好。傍晚，我会穿着它去游泳。而有时，我仿佛一头长久停留空中的燕雀，翻了

个身感觉身心已恢复如初。

或一支红色打火机。躺着还是竖立再也打不着。八月，默默度过五分钟整。纯粹度过，无需任何转化。一阵道不明的悲哀正由此输出，那是仅剩的杂质吗。我不可能得到净化，只会趋于高斯模糊。这悲哀小，有干燥剂般的质感、神圣也陌生。我等着它化为一道青烟，（哪怕象征性地）消失。

三个K带2一对。一个动词的奇怪用法。忽（那是在四月）。你想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吗，你那么渺茫。平坦，以及添堵。以及全错与超面积。你要是恢复成一头鹤你也不会原谅那个尼姑。你太快了，意识跟不上你的动作。你只能是一部推土机空穴来风且永动、抛锚在路边。你（比风更情绪化）怎么可能感到实质性伤感，不能。而且你是哪位，当代关公吗。一九八六年，我看着你成长、闪烁、四处游荡。有时，你走的太远。远到我不再看见。你又去哪儿了。你又不是灰鸟或灰鸟的一种。但当你安静时，你又安静如屎。这会儿是八月，我和你不可能来一场大火并。只有你，我只是简单的不在。（或永远的斜对面）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用指头粘起一个桌上的尘埃，看着而绝不展开想象，在适当的时候，恢复。

250

这是一部老式乘风牌电扇：它老式、乘风牌，风力强劲。是一部底座稳固，摇头顺畅的台扇。底座面板上五个长方体风速控制按钮排列在一起，旁边是两个圆形旋转开关（控制定时与摇头）。底座上，湖蓝色油漆涂装部分已从金属框架脱落（但只局限于控制按键周围，底座其它部分油漆完整），正面印有杭州电扇厂（HANGZHOUDIANSCHANGLANG）瘦长型美

术字字样（无衬线体），圈在一个方块内。这底座正面的油漆是一种比湖蓝色更深的颜色，接近绿。完整的底座应该还包括那条支撑柱，垂直于底盘的一个渐缩小的长方体，其中一面（正面）镶嵌着绿色玻璃（或某种透光塑料，不容易辨识），玻璃上是一些凸出的小块菱形造型，当底座面板上最右侧的按键（红色，其它四个是银色塑料按键）被按下，支撑柱内部的那两个灯珠亮起，光穿透出玻璃时一些与蓝色相反的光波被玻璃吸收。这盏灯从来没坏，它一直可以正常使用且亮度不减。但那个灯光按键并不能单独开与关，它必须通过最左侧的总开关按键来实现关闭功能。其它中间三个风速调节按键一样，只能开，不能单独按下关闭。这就导致当风速按键和灯光按键同时开启时，要单独关闭灯光保留风扇运行是不可能的。必须总体的关闭，再单独按下风速按键。这会儿这三个风速按键已经失去调节功能（正常情况下分三挡，从左至右渐弱），现在它们的风速一样，都是最强档，感觉上相当于七八级的风。除了底座，这部台扇大结构就只剩下摇头。前后脸盆大两个钢丝网罩保护着三片螺旋桨似的风叶。这是一部往前扇风的风扇，顺时针运行，它的风叶造型也应当夜遵循了某个构造。三个风叶平均分布，也是湖蓝色油漆：外侧大部分面积都已经脱落，可以看出生锈的铁材质。网罩的后部是整个台扇的核心摇头，上面没有任何按键，全封闭。两个品牌标志，一个在前网罩的正中间：是一个转九十度正方形，边线略微鼓起，正方形里面有一个简洁的弧形代表帆船以及三道波纹代表风，它们下面有书法风格的乘风两个字体。另一个标志造型、大小大约一致，但是红色塑料。它按在底盘面板上，

当通电时（不管有没有起风），它都亮着，起到指示作用。这是一部乘风牌电扇，起风时，有着乘风牌电扇的风劲。它一直会是乘风牌的。它没坏过（至少有四十年）。它是乘风牌的，这点很重要。它代表着某种制造业水平，它乘风牌。它还有一根白色电线，从底座延伸出去，线头上是一个三相插头。一部乘风牌台扇，它已陈旧，但又绝对新（无论从哪个方面：功能、形式结构甚至历史的复原：它是乘风牌的）。它会一直是乘风牌。

在一支氯氰菊酯含量才 0.1% 的杀虫气雾剂旁边，在似有似无的时间中恢复。

一切包括一瓶杀虫喷雾剂吗，雷达牌、双孔喷头。是否包括一株树木的旁边总是另一株相似的树木。牛肉干、亡羊补牢、副连长、奶瓶（或电瓶）、气功与一支冰棍。运动和力。以及集成电路。选举，还包括被选举权。冤假错案及其它。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光靠八月难（但绝不动摇）。猪头在天上飞，飞这种动作和以前已大不相同。飞在以前：我们是这样思考的：那是因为鸟轻。鸟也确实轻。鸟也是一切之一，鸟怎么可以不轻。一切当它是一切时，它轻。立秋。轻的完全没道理，比道理还轻。有重道理吗，没有。飞就是这样，因为轻而产生的错误感觉。仅此而已。飞本身不是运动。飞行的丈夫。一切的主要部分是什么，除了整天趴在门槛上发短信的尼姑。一切的主要成分是氢、光线和空。其次是法制的发明与延续。飞和一切相约也都是某类感觉。一切在飞，往反方向。一切在飞往反方向这也是一种恢复。一个雨滴抛入空中，路过停在空中的鸟，掉头回到地上。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的另一种说法是说许多年过去了，一个丈夫回到家中。一切都还是

老样子（从价值上判断），唯独妻子变得更粗更壮。一切不可以分割。无限分割更不被自然规律允许，一切。无花果树是一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切实在并非一个整体。是感觉！这种感觉当一个人望着一切时便会感觉到。包括感觉在内的一切。感觉又是什么，它不稳定，只是感觉：感慨和觉悟。否则它只能是一个锁孔或者拨错电话打到一个什么极端恐怖分子号码上去啦。约等于什么都不是。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也只能这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八月，虎不在河边、山中与经过竹林。虎消失。这正是虎的风格（反动），对一切反动（但那是七月、六月的事，八月，虎对一切都没兴致）。一切是那么难，在直立行走以后，或仅仅在语言上。我能感觉到。它无论身体（出于恐惧）、脑子（永恒的无效运动）还是供求关系（物理）以及道路（前提是有从A到B的想象）或其它。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而不是喷雾剂。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姻缘巧合。中午，往玄谈庙方向看去，一切都很平滑。事和物连接正常，气温四十度以上，云正好在云所在位置，极准确。我感到饿、滞后，也不想吃东西。

一扇窗打开着。没有坏、好与趣味，它的意义完整。它在什么时候被谁（风，还是一个午睡刚醒的人）打开，这会儿是八月。一扇窗开着，可以用它来解释许多事（有些事，还是要去做的），也可以被解释成许多东西。比如暴力。一扇窗开着不动，它至少是对世界或风（它当然也停着不动）的暴力表现，强硬。一扇窗在对抗什么，当它打开着。这不是需要去关注的事。一扇窗打开还是关闭它物，并不需要恢复。就像一扇关上的窗，一个人这样想。在她自废武功远离江湖，归隐山

林前。她实在只想了半句话。转而她想了会儿肥皂、宇宙飞船什么的，总归没感觉到：一般来说是好的后悔，但这次她只是稍微对照了一下六欲七情，皆空。

在一个下午，路过玄谈庙。拉闸门关着。往内部张望，原先摆菩萨的位置尽空，只剩两根晾衣的竹篙。走罢，妻子无不埋怨道。

做会儿梦。在梦的最高处，我跃上一株曲折的松树，在树顶那大巢中盘腿坐下，点燃一支吸着。在实际的玄谈庙门口做梦特别消耗梦力，一两分钟后（梦里的时间稍长些）已大汗淋漓。我快要昏厥过去，我迅速饮掉大半瓶宝矿力水特。感觉舒畅多了，我左顾右盼不见有鹅群，说。是不是有一种三反五反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真相、古怪？这就是玄谈庙，我说。

只是路过（在去游泳路上），并不是专程奔赴。作为一种传统供需关系，玄谈庙已失去往昔的核心功能。庙门上方牌匾上的书法阳刻却是崭新的。就像一个人多年后冒着风雪回到家中，现实与记忆随之产生混乱。这混乱上头、恍隔、无聊且悲而不伤：四类体感不存在偏颇，都非常平均。妻子躲在路边矮树下避光，拔下头发，也在头发上重复打结。我早知道，她心中并不是真有菩萨，她是一个女人。我们在牌匾下相互留影，走了。

玄谈庙，我们只是路过。

在闷热的下午，没有在庙附近收刮到哪怕一毫克真气。“此地精华已尽！”照邻在短信中概括。他以为我在蒙他，直至逼我把现场照相发过去证实，他才感叹道：好像一个农机厂耶。

真特么农民。

在别人眼中，玄谈庙是怎么个样子。它就是

一个村乡级别的菩萨庙。在我心里不是。它是一切的尽头，硬仗中的硬仗，谜面也是谜底。以及中途？不是。（注：此处，字数统计（计空格）：147876。）中途更接近感觉，没有尽头（一个不可能走到的地方，远远的，它就在那儿）来得明确。玄谈庙也这样，只可轻取，非近观所能得也。

一、它的具体表现不重要。破败，亦或没落，是庙都会过气。

二、当虎路过一个庙（无所谓是不是玄谈庙）是一种什么状况，我毕竟不可能知道。我路过时，是在八月，一个下午。为什么是下午？我不可能只是正好赶巧不小心路过：这是八月！虎不一样，它路过，一定是在中午。对这个设定，我是信的，我也愿意信。

这时的妻子晕车，又开始念念碎起来。我们只好降档加油，把玄谈庙远远抛在身后。

夜晚，我又梦见来到庙门口。扛着一把铁铲我这是要做什么？虎停在旁边，嘴边流淌白沫。它的眼始终望着地面，不动。庙、虎、人组成的这个集合意味着什么它什么都不意味。这正是作为集合的好处。八月，在夜中醒来（我也没去什么地方，不是吗），来到阳台垮坐着。我心想：要有风。于是风没有来。稍候我假设自己是一个成功的道士或神仙家，那又是一种什么感觉。脱先总归难。等再过两个小时，地球转到阳面，太阳自动升起。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知。假设村里曾经有过一个地主，在历史幻化中他化为灰烬。这种假设是否正当。假设在程序上没有错。

假设没有空气，风又从哪儿来。这会儿的空气中有一股我无法解释的能量，不是风。听到阳台角落葱管爆裂的声响，我假设听见并认为它真

实。假设基本上是一种没鸟用假定。对恢复事物而言，在一场假设运动做的无非是无用功。八月中旬，我们假设苏轼探勘石油去了。这样假设依据是什么。假设阳台是道场，那我必定道士。那么，假设我有想要最终表现的东西呢，也没有。今晚的月亮奇怪，这也是一种假设。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关公的膝盖，想爬上去四处瞧一瞧。

假设尼姑经过村庄。假设有一条未开通的道路，我去走了，甚至在中途不到就已返回。这种假设是成立的，我有限。可以有无限假设，但处理它们的人正好是我。这夜空(乌漆嘛黑)会塌吗，不会，我又不是杞人。假设塌，它外面还有天空，更黑、更自然。我不动。事到如今我知道太多、满，已无需假设。我假设这一切我都可以接受，那么它们便是这一切的全部。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我从这条马达椅子上浮起，起风了。这风(如同鸟在风中那样轻、)舒服，它要把我运往哪儿，我不要有任何新奇体验。农村的夜黑，而我要的只是恢复：沉重、有，一种在大地上游荡的感受，顺着丝瓜藤让我稳定、更好睡去。假设命运的安排，是我们都会成为珍贵的石油。那是一头鸟(我不认识，样子也不怪：脑子上有个微弱的蓝色光圈，忽明忽暗)停在半空，在向我召唤。听不懂鸟语但我熟悉，我明白鸟的意思，仿佛我们是同类，或只是某个假设。我当然说忘啦，当它问东西带来没有时。我睡去，进入熟悉的浅薄的无知。这清晨，05:23醒，慢醒，一边走去小溪垂钓，在逐渐亮开的八月。

丈夫昏厥(八月，他突然虚弱、老、昏聩，不知何时忘了燕)，游击队在前线几乎迷失，鹅把鹅头插入水中，仍感到渴。怀孕的少女口里含着

糖果，想起童年但没有想到细节。一条路被山洪冲断，在洪水退去后，一个人看着这个缺口。她还想去当一名合格尼姑吗，她的胸口不会再长出花来。已经过了季节。八月，为什么不可以是欢快的。比如一头欢快的虎。有那样的虎吗，并无，近乎灭绝。一朵云游到此的云停着。它想停下（也许是因为累，也许不是），也就停下了，停着不动。一朵云尚且如此，马匹更不用说，它要回去南方。还没出发，就散了架。而我们的浮漂立在水上，即使动，在一根筋走到底的八月，也是波纹的缘故。人是不是一种特殊材料，在八月并不适合思考这类问题。这一日，鸡日冲虎，大量天兵天将坐在乌云团中饮酒、抒怀、各自说着相声。欢快确实是欢快，但也不知所谓。我没有梦见鹿，在任何一个夜梦里。也没见到裴与张长衫在村口香樟树下斗殴、殴完后互相拥抱。她们去哪儿了，明明春天时光她们都还在。遇见熟悉的穷人，这是肯定的。这已形成为我出门散步的定律。尤其在八月，热天傍晚，他或她们光着膀子，身体涂了些牛粪。其实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些恨与不屑于外国（主要是那个倒霉催的美利坚合纵国），而对本地山水风光却始终有一种言不逮意、贵族般的大欢喜。不在话下。他们，我并不知道怎么去过滤。仅作为风景，又有些可惜。我的动机是从八月中找出尽可能欢快的事物，哪怕一场带来凉快的暴雨，但没有。那场星期二中午的暴雨把水缸填满溢了，缸里头那个养了小半年的白鲮，无缘无故就没了。一条鱼有一条鱼的命，妻子对丈夫（也不是在埋怨）说，你还是思想包袱太重，要想开些，老张。丈夫望着天空方向，没有说话。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曾经确实有过一头欢快的虎，欢快地

跑在树林中，我承认，当时我还是太想当然。以为这是虎的美学。怎么可能，除非它忘了自己是虎。或只是某类神仙的替身。但，怎么说呢，丈夫和虎一样，实在也都是一种消耗品。哪一种？我们不熟，没必要告诉你。竹林、玄谈庙、瀑布，它们不远，我都去了。其中竹林还是那片竹林，完整、统一。玄谈庙恍惚一些，我只是在门口大力徘徊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庙去。我怕成为菩萨。至于那支瀑布，雨后，它壮大许多，我站在路边观望。我不会加入他们（关公、佛陀、以及谁）的湿衣饮聚会。他们太过欢快，而我又那么羞怯。这是最后一个烟头，吸完它，我要出趟远门。八月中旬，至少再一次从地理位置上离开浙江。带着命。那2支鱼竿，必然会忘了带上。

归屎、狗头军师、事情正在发生。中午清理胡须，发现左侧眉毛长出一根寿眉：妈的这才八月！八月八月，八月A、早起、走向共和。八月，如果一把椅子，它是一把什么样的样子。在椅子上，丈夫常年坐着，瞭望一百米范围内人间烟火。妻子呢，我在华中地区远远问。去东山岭（从村子出发，过瀑布处不远）摘茶叶去了，他回道，秋茶。处于一种收官的状态，对话无法持续进行。在时空上，我们仅差半个来钟头（七八百千米），在历史中，我空缺较多，约半个一百年。保持继续发生，在某种平面上。我这样想。我们还能对话，是我们有一套相近的语言系统。以及言语信息及时与通畅。八月是不是八月重要吗，不重要，在八月。用来恢复，但怎么可能知道在恢复什么。我的一根手指（左手中指）皮肤下活着许多病毒，它们严重影响我写作世界名著。身体的异物感带来的不适需要清除。身体掌控着我魂魄的主要神

经。是我的避难所，我同样要保管好这个来自星尘的身体。它会分解，在正确的时间来临时，它至此进入无序的无限中。而我（它无处不在）就在那里，以一种破碎的天空文献。我的饭吃完了。这种感觉不错。好过终其一生写出一首好诗。

好过任何一次仓促的复辟。八月，燃烧的扉页及平原。超后现代人类。一个人幻想回到过去。她自主研发一台超级机器，穿越地质年代，穿越人类历史她看到了什么，另一个八月！下岗裂变。八月十六日、星期日，八岁生日快乐，张临。那一夜（我的烟都吸完了），我们等到凌晨两三点，你才正式降临。你是上帝派送的礼物：你的标签是成功励志、政商、娱乐，或许还可以添一项无所事事，你不是一个天才。那天是星期四。

我只是一个随处可以见的普通人罢了。关（论你只是扣除税后的你，与少帝成长计划）公吭哧吭哧磨着偃月刀说道：就像一个掉进海水里的雨滴，与所有海水都不一样。

平均，也不可避免消失在海水中。

问题（且不会有答案）始终只有一个：上帝造人的目的是啥。就因为祂可以？那会儿是几月。不论几月，那会儿必定秋天。剩下就没祂什么事了。

一个人来世上走一趟，那会儿骄阳八月并且在社会主义。处于成长阶段，你暂时无需恢复。怎么说呢，世界、天地或万物那么充盈，够我两喝一壶的。有的是时间。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上午，你在院子驾驶无人飞行玩具。而我，依照神的安排坐在阳台且毫无保留，成为自己的玩具。

自动更正什么？又不是恢复。

八月，当大方向正确，一根裤带。远离神（神

秘、神经、韵)便是恢复。

点球。怀念扫堂腿。盆栽定理。民国初年，一个鹤来到鸡舍，后来它演化为了家禽：这得有多冤。还有什么比世界还咸吗，有。荧光开关。静静的静脉。在神工智能没落的下午，在单个词汇内部，安排和排列。一个人疾速走在路上，她的客户端呢。只要神在，就不可能去中心化。一块落地窗帘的中心即它的重心，而猴子的中心往往被认为是它的脑子。奇怪的是，中的反义词是外。菩萨的中心呢，尤其那种空心菩萨。金刚、菩萨、罗汉与尼姑，事物在复杂化：在没有鸟以前，也没有蒸汽机一说。取钩器的发明，大大降低了鱼的痛苦。至于鱼是否有痛觉神经，还没有确切定论。但不重要，只要人认为它有(感同身受)，那就是有。有的人还认为一百年前，人类就能吃饱饭呢。没有土豆，人不可能到达火星。当然人是不是由火星散布到地球也说不准，但这并不是一部严格的硬科幻小说。人是一个哲学问题。人和土豆密不可分。女人，人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女人。而女权主义者还在讨论什么社会分工，个体人的认知只能局部，人都应该去伊朗、阿富汗等环游一次。人是制度的产品(带保质期)。其次，人能感受到因果关系。人的正常平均值体温在 37 摄氏度，人确乎能理解一株树木吗譬如一株无花果，不能。人的特殊能力始终是忘记。人毕竟没什么可讨论的，无非是一种中间态。人定胜天什么的，古来今往，见过有谁升天吗，得道者可数。这会儿，人类尤其关心电和皮肤色彩。假设一个和尚来到前线，他单手托着的钵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况且那时总攻的命令下达已不至一天两天了。士兵们躲在战壕打牌，饮冰镇啤酒，也有的挪到清

静角落，独自写作。他们缺乏中心（权力）概念，心外无物。一九八六年，一群鸟飞进天空。再想飞出天空已变得不可能，它们的飞行太依赖于中心（无论鸟群形状如何变化）。这是本能，单独飞行的鸟将会掉出天空，它本能感到恐惧。我不记得了，一九八六的八月是不是已经非常秋天，但那时的鸟主要还是一些麻雀。杂七杂八的，它们被认为是害虫，且满天空乱飞。当地流行跳一种机械霹雳舞，还有少林武功。吃过夜饭，我会独自去村口的桥头偷偷练习猴拳。由于缺少师傅点拨，始终没有练到把。但那时候有一种粗略的感觉（虽然我还不认识字），这么苦练下去，我仍不可能成为一只猴。因为（在生物学、社会学、传统文化诸如此类）大方向已经确定，再怎么修正（太温和）都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后来，我就在课本上学到了朱德和他的扁担，还有陆陆续续其它一些少儿故事。它们告诉我，人的任务，是想办法成为人。否则，你只有被迫成为一个行走在沙漠的凶悍拖钵僧。那就糟了。

八月，有多糟。这完全取决于这部奥克斯排风扇的风速：它有四个功能档：关、冷风、风向、负离子。现在一个八日中午，它关着。

东西带来了吗？尼姑故作镇定问。

她说的东西，应该不会是指负离子、冰镇香蕉、delete 键那样的东西。久经考验的尼姑思想发散，脉气微弱，暴爱啃食薯片。在她往太空发射啸响火箭的那个傍晚，我正好路过。

没有得到答案（这怎么可能呢）她由爱生恨瞬间倒在地上扭曲、翻滚，像一头鹅，实在糟糕到极端。

拯救一名尼姑就像我要重头活过，我没空。

二、理论上我也绝对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我疾速离开，点起一盘蚊香，小跑进竹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审美）忙，就像绕着一支拖把转圈十的N次方，以上。

一只螃蟹和它的七根蟹腿（荀子这样的反动派，想当圣人都快想疯了）。

八月，连续饮水。

那是什么？实际的天空（大气层）也包含云吗。云不可能单独为云。

云。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这个字（雲），完全能让人想起一个照邻那样的朋友。最近他仿佛失踪，大概是雁荡山去了。八月的雁荡山，一支特殊小分队在地面、树杈、岩缝中收集各种鸟毛。仿佛一场静静的暴动、扫荡、攻坚计划等等诸如此类。

雲雲。

262

从1917年的大革命到20世纪俄罗斯混乱时期的景象，尼姑们都去哪儿了，在历史的滞后但必然中。在历史的滞后但必然中一头鹅（倒着）斜插（45度角）在道路中央这样的图片印象我们已相当深刻。

斜鹅与啸响火箭，这说明道理都是近似的（风吹动一根墙头草），也是粗略的，仿佛尼姑自绝于人民。俗话说世上不能有且仅有尼姑，那整体上就没得救了。颓而不废，尼姑往事。

三百斯巴达与一个东京杀马特的沉思这世道怎么搞成这样子，八月，洪水逐渐退去。当时我们路过九江市区，感觉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还是江东吗。有一种末期霸王的刹车失灵感。

等着历史这个轮盘爆胎。

八月，掉落头发也无限看着墙缝。

又八月，鸬鹚与抬杠，也去河边濯足与真若辽辽垮垮站在正义一边你怎么还可能吃得下饭。

我总归没有赠予那个小巧尼姑麻沸散，她有阿弥陀佛就够用了。在竹林，我看见虎伏在地上。我们怎么可能会相遇呢，在八月。虎作为一种屏障存在，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我与虎相遇。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过。虎伏在地上，我不会驾驶它，我来竹林，是想造一部云梯。虎是在认错吗，不像。我们也不会对话。不像那种价值观相反的亲戚，或者纠缠量子我们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不一样的存在。就这样我迅速砍了些竹子造好梯子爬进云端优先消失，直至没有。以抵达心外无物的境界。

恍惚中，听见尼姑哀嚎声从人间传来。

忽凯饵斯。

有一天八月，我似乎忘了也疑心在八月的感觉。中午，坐在地板上缓慢呼吸也吸烟气，感觉周围没有什么忧虑的神仙。一个苍蝇在空气里转飞，它不是八月特有的事件。这里有一个苍蝇是什么意思，心外无物。这里还站着一个人带头盔的宇航员（我们看不见），它又是什么物。当我把心关上（原先它仿佛开着：就像花朵开放），这个苍蝇的飞翔轨迹并没有变得清晰或复杂、粗壮。它是苍蝇中的世外高手，误入我所在的气场。它的行为极可能引发紊乱而它并不自知。苍蝇是一种习惯水平旋转与螺旋式运动相结合的生物飞行器，其运动模式与中国的草书笔法走势极为相近。那是一种无视天地桎梏，自由、无目的无意识能量变化，仿佛沸腾的混沌汤，超越八月，更超越一切大势、大限与大境界。苍蝇有时急停，停在宇航员光滑的反光面罩上，产卵、脱屎，或只是稍歇：这是一种暗示吗？但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关

系。有，也极微弱。我不可能强烈感应一个什么鸟的苍蝇，它脑子细，还他妈的复眼。我在它的无数复眼中是被放大，还是被分裂的形象，我把空调模式换到仅仅送风：从这里望去，阳台离我只有不到三十厘米远。但我不可能走去那里，八月酷热。我的心已经够枯、萎，假设它就像一个花朵。再蒸发，它就只剩下符号了，在这个中午：一般它表示时空的明亮程度。我不知道这其中的深奥，苍蝇爬进墙壁插座上的插孔，它是想给自己通电么。这是一个飞利浦牌插座，而里面的电压直接来自至少一千里路外的三峡。电的速度极快。理论上如果这个苍蝇正确通上电，它的灵魂须臾能够与三峡发电机组相连接，呈现一股烧焦的气味，非常飞利浦牌。跟没事儿似的，它又飞了出来，在我目之所及范围内肆无忌惮移动。视，而不见，对此我有极好的习惯。否则还能怎么样真去做傻乎乎的和尚吗，一个脑子的处理能力毕竟有限。还是单线程。而确乎奇怪的是，我怎么知道这是在八月（哪怕这不重要）：我知道八月的全部情况。我也不可能有意去假设这有可能不是在八月。没有依据：仅凭一个苍蝇（它连个体都不是）实乃不够充分。那个静止宇航员（换作是杜工部）也没什么鸟用，它太形而上与空泛。它是这样的，简单说，你实际上已经被包围了，早早投降吧。反之各种深入，往繁复里说，它又有一大把解释不清楚的东西。但根据上下文关系，它似乎又是无关要紧的。我们会逐渐（形成惯性）意识到，这里此地无银，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伤害、绕行与拧巴（挣扎这样的词只适用于特定旧社会）与大书特书的东西，一片冰心在玉壶。

作为尼姑，她并不是杰出的尼姑。作为一朵

云，她又何尝不愿意是一朵白云呢。她不是我认识并理解的所有人中的一个，她刚从前苏联回来，风尘仆仆，裤带略有些松懈。八月，一个女人回到村庄。在家门口停了会儿，吸烟，她又去村口小卖部买来老冰棍，坐在门槛上吮着。丈夫不在家，她丈夫在有一年秋天出门去乡试后，再没归来。在她心里，丈夫已蒸发，化为气体或其它别的又有什么所谓。在漆黑的农村，这样的传统故事寡淡，爆发频繁，只不过这次赶上的是她。从娘家运来的嫁妆她早就便宜变卖了，在她决计离家出走的那个傍晚之前。她走了，提着灯笼。十三年，整整十三年，从一个女人到一名尼姑，她成长不少。放下全部爱恨情仇她身轻如燕，皮肤光泽发射阵阵光芒。剑眉、豹眼、手指修长，天然去雕饰她风华绝代。门槛上静静的尼姑之王她还回来做什么呢。也许，她只是路过。

这是一条青木树做的门槛，质硬、乌黑，一尺来高。坐着，有一种出世的感觉，而躺或趴在上面，那也是极舒适的。门前的那株（雄）银杏业已船帆那样的高度，枝条雄健，树叶茂盛、厚实，风雨造化令人安慰。身后，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比她曾修行驻扎过的最为破败的庵庙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会回头。炙热八月，近傍晚没有丝毫的风，大量汗液从光头渗出，浸湿衣袍也模糊她的双眼。她左手缓缓拨弄着佛珠，她在想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对村庄这样的大环境没兴趣，她把观察范围缩减到最小，单单望着这株银杏树木。笼统望着它的轮廓。是谁种下的树木，她不记得。也许它原本就在那里。它以前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一株茶叶树丛中的一株小树木她在翻想。她那个傍晚离家时只是把门上的两个门神招贴撕

掉，她并没留意这株银杏。银杏是一种闪亮的树木。她突然好奇想抬头看一眼门上没撕完全的钟馗还是尉迟恭什么的，妈的还是算了，她坐下时并没看见门上还有门板。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她轻声叹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想知道。这里亚洲—会稽地区—乡村—旧社会，再怎么捣腾，这里也就这么回事。是银杏，这里还有一株银杏，在八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是她没有，也无从想到的。丈夫与银杏，舔完那支冰棍，她又点燃一支，吸着。吸一口，也就不想吸了。来过，又仿佛没来过，如来。她最终叹了一口气，一个鲤鱼打挺（如果她躺在门槛上的话），起身，习惯性掸了掸衣袖，离开。我们没有相遇。我只是在墙头转角的地方看到了她。裴，我一下就认出是她的背面（我怎么可能忘记呢）。她步履轻松，仿佛自带微风。

266

这可能就是裴的故事的终极。至少在这个长篇里，我保证不会再有关于她的意外讲述。她与张长衫悠长且理不清的关系确实让人惆怅。但我相信，她的归宿毕竟是好的。我没有追上去，我正走去小溪游泳。跟着她屁股后头走出村口，走上机耕路，不紧不慢跟了一小段路程后，我岔开去了溪潭。她走远了，银牌。

这八月许久没下雨。它会下吗，天气总是难以预测。雨在下，从稀疏雨滴快速下到大雨，严格来说，这场雨我只是路过。或我们正好相遇，一点阵雨。

阵雨与六便士。

它甚至连阵雨都不是，暴力、突发，不到三分钟下完（云团飘走）。这时，我来到湖边，在八月一个傍晚。几个透明塑料袋在湖面上空翻滚、

移动。纯粹只是移动，忽高忽远，一定是风的推动。这说明我对像风吹鼓塑料袋这样的事物已经毫无兴趣以外，它还说明什么，我懒得去总结。塑料袋飞舞，以纯精神的方式，除此无它。不像一头鸟（鸟飞行，是因为天空就在那儿），塑料袋是一种石油副产品。塑料袋代表人类文明已来到对自然资源能够依照自身意愿进行充分利用的阶段，历史上也只有人类做到了这一点。塑料袋的使用至今仍无法被完全替代，塑料袋大概仍会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不知道，我来到湖边，是因为我注意到我已经在湖边。我没有想着特地来一趟湖边（这有什么意义呢），来到湖边，纯粹是一种逻辑上的原因。一个人不会不在一个地方，在某个特定时刻，那地方也许正好是在一个湖边。湖面上还飞着几个塑料袋，在一场阵雨停歇以后，夕阳普照。夕阳把湖（湖的四周是一些建筑物）和整个社会照得金黄、辉煌、绰绰、稍纵即逝诸如此类，这便是最好的黄金世代。要是能抹掉这已经产生的记忆，我不可能犹豫。除非湖水上漂着什么鸬鹚，我找了，没有找见。

脑子随着湖面波纹晃动。晃动是表面现象，晃动的感觉需要用理性（从最底层的物理基础出发）去处理，更要找到一种合适、说得通的借口。晃，但不要随便溢出。

“跟着感觉走！”对话A说。

“喜欢在这种过程里面挺好。我现在写东西也这样：像一个印刷厂。写完了，也就忘了，都不知道在写个啥，每天写一些。”对话B回道。“这叫什么事儿。”

A B在对话。在湖边和谁知道另一个在什么位置：在一个通讯工具的那一头。

“怎么说呢。我写是基本不写了。现在争取每天画一些，无论主题形式，尽量多画一些，更喜欢在 iPad 上面画。”

“大概意思是，这个脑子平时是跟死水似的，在写作中它才会晃晃动动，大概这种感觉挺舒服的吧。” 2、“ipad 合适画东西，挺好。”

“我是希望基本不要动脑子，四季休眠。”

“那你是进入修真模式啦。”

“嗯，比用颜料画起来快，操控性更好。”

“我没思考过绘画，但画总是能表现出审美能力。”

“我现在听音乐，听不太进去，诗歌什么都看不动，看画倒能看很久。”

B 在想。B 说，“很久没看诗了，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了。” 2、B 跟着又说“听歌就那几首，几十年的老歌曲。” 3、再又说“有时听点电子啥的，写东西时。”

“可能我一写诗就容易逗心思，画画则可以无脑。”

“画我是看不懂，需要学习。” 2、“你必须要把藏住绘画的那个动机，作为秘密。”

“画画对我来说更纯粹。” 2、“我现在的动机就是画一切。”

“哈哈。那和我现在写的瀑布是同一主题。写全部。”他们说的不是同一回事。

“也不需要藏，尽可能看到什么画什么。” A 说。

“但全部怎么写呢。” B 想了想，说：“所见很难。”

“就是路过什么都有画画的方式形容一下。”

“有东西是看不见的，但能推理、分析得出。”

“抽象的，我喜欢，抽象其实不抽象，只是更加电子。” A 的一贯聊风。

“也许最后是用感觉去画，但画画总是会经过自觉的过程，跟写诗一样套路。” B 这时突然认真

起来，B想说点实话。

“所以我喜欢电脑绘画，人工很难表现电子。”

2、“我现在画画的方式就是用错去找对，不能直接奔着对去。”

“这个方法不错。错可能是自己知道的，对我们并不知道。”B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是的，我们擅长错，但无可厚非。”A说（不像是喝高的口气）：“创作是人类的痕迹人类的自我救赎。”

这就算进入专业聊程了。

“痕迹这个说法也挺棒，就是痕迹。”2、“所以（除了痕迹，还有什么呢）我们比上一代的人要更酷一点，他们还是太老式了，什么经典啊，作品意识啊之类的。”他们还是太社会主义，这句B没有说。

“痕迹里有永恒。”2、“他们太博物馆了。”3、“平台才是王道。”A连续三说。

B有点跟不上趟。

“正确说，痕迹里有最短的永恒，呜呼哉。”“我们比较自暴自弃。”B望着湖面突然抒怀起来。

“我们比较信手拈来。”“超不喜欢郑重其事。”

“我们擅长亡羊兴叹。”

“我们偶尔信号全无。”

——仅作戏文或相声选段摘录，余下省略！

抄底。把音量调高两档。手指尖肿胀，因为身体免疫系统对入侵的无害物质（一种饵料工业香精）进行无差别攻击。会影响写作吗，非常会。眼下，这几根手指尖不再思考，它们退化为敲字工具。沉重的身体诚实，八月，当一只手举起举着，它只起到象征性质的作用。意思是这是一根超凡

指挥棒，而不是什么宇宙筷子，一切行动听指挥。

无所谓快乐不快乐，八月，不以己悲。

问题始终只有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在人是人的前提下。

是啊，一匹母马跑进雨中躲雨，那又什么可担心的呢她又不是亚热带燃料。但当一匹马走进瓶子，你又担心起来。担心什么，你又不知道。但这种感觉熟悉。

所以，抱着鹅，远离群众，你又出发了。

想起一个钝角。当时秋天，你站在桥上，左右都不见有尼姑朝你走来。而你身后正好是一个高耸的电视塔。你想了会儿钝角。

以及，钝角与秋天。

以及你认为搞非暴力活动的甘地不可能知道燕青这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人一定要知道燕青吗，不是的。

270

电磁场也是，尽管它无处不在。

根据知道越多越易反动原理，一个人最好也不要去看 $\sqrt{3}$ 的结局，它源远流长没有止境。导弹飞入天空，一个爱国者正好按开电视遥控。涿此伐壳。尤其在古代（它只是显旧、慢、一根稻草搁在天上），热爱祖国也不乏是一种奇怪的负担。

一切都如此奇怪。

一个杯子正好是一个杯子的样子。一个虫子掉进这个杯子，这又叫什么。一杯虫子吗，还是一个虫子杯子，都很奇怪。万物各有其名，杯子就一定不包含虫子。琥珀例外。

保持奇怪。

当一个尼姑（妈的，还能是谁）小跑过来。

或者，一个人（通常是我）空坐在阳台，在是不是八月，都行。事到如今，雨已经没有奇怪

的地方了。

雨在下，按粒算的那种：如实记录压根不可能是这个长篇的出发点。不是么，雨也是身（心）外之物。对雨（一场，还是一粒），我已经没有认识盲点。若是要对雨保持奇怪，这需要多大的能力。也许雨季结束太久，八月，当地稀少下雨。雨给人的感觉，它是一种由远及近的事物。雨贯穿浑浑噩噩的人类始终。雨先于动植物人类被创造。带雨了吗，尼姑问道。我都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她实在太尼姑、女权主义和忽。雨中的尼姑想必俊美，我却不曾见过。奇怪的并非尼姑，而是那个发明这种职业的家伙。那会儿还没听说有自由市场经济一说。那会儿相对有自由感的是鸟类。自由当然也是一种奇怪的发明，退隐江湖什么的。八月并不适合重复空谈自由，没有那种前提。

271

恢复到哪儿，最近几天睡睡醒醒，非睡又非醒，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都快赶上病中佛陀的饭量。我算过了，八月过后，是八月。八月过后，还是八月。再远，我就算不下去了。也许仍是八月，谁知道呢。事不过三。八月，尼姑的胸口长出两三根杂草。我梦见她低头走在路上，走一步，停下，退两步，停下再走一步。如此往复，她这样是走不出八月（旧社会）的。我推开她。当时她想拥抱我。怎么可能呢，绝不能相信尼姑的火柴以及她的拥抱。不知怎么搞的，她张开双臂，朝我扑来，像受惊的鹅。我用拳头挡住，推开，顺便给了她一个飞腿，照着她的胸口。她只是往后踉跄两步，没有倒下。也没有言语。不要乱来，我说。这是在梦里我说。是吗，在哪儿。这里吗，尼姑她说。还是那里（她指着一块空地），哪里是梦，她说。她突然倒立，用单根手指竖起自身。一个会武功的尼姑。我服

了。过来，她说。别怕。她的脑壳开始胡乱旋转，随时可能失灵。

炸掉梦后，我来阳台坐着。我需要大量恢复但不是梦中。检测是不是在梦中，需要用特殊的试纸。否则，在梦中又怎么测试梦。尼姑的火柴便是这种特殊试纸。划燃它，要是出现不亮的光，那就有可能在梦中。一九八六年，我得到尼姑的火柴（三根），但从没使用。我有顾虑。也不是怕，是总觉得没必要。我不相信梦，它不够虚拟。反之既然这是梦，那怎么还会有不是梦的情况。除非梦不重要。梦不分内外。我相信睡觉，而不是梦。我没有梦见过平原、亚里士多德和交通指挥中心。我的梦无非是一类杂质。我有自动清除梦迹的功能。我有时在一点特别小的梦里，比如此刻，我几乎准备好就要划下火柴。参照物是一粒摆在托盘上的葡萄，保证它是一根真实大小的火柴：暗红的硫磺火柴头，木柄应该是松木的，完美。它不是尼姑牌的，是童车牌。它只有当我划下后（我在脑子里反复演练多次）才会被真实点亮。它的火焰还是个未知数。我有足够勇气划下它，就像有时我是一个年轻不知所谓的游击队员。我甚至想好了用它去点燃一个古代竹林。只要这个火焰的足够经烧且能穿越时空，它可以引燃哪怕一匹鹅（可以用来检测真鹅吗，可以）或任何东西。但这只是一个测试。测试的前提是被测物可被测试。而我毕竟怀疑这一点。它（不管是什么，梦还是其它）可测吗。不要相信任何来自尼姑的承诺。尼姑本身深不可测。有一览无余的尼姑吗，这只能说明世界实在荒诞。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实在荒诞中诞生的。就像广告语说，无荒诞，不世界。人们把荒诞和世界混为一谈，只是图个方便。

荒诞是形容词，和尼姑一样不可信任，不够稳定、精确并可被替代。举着一根核心之核心的火柴我不能想多。否则这事就没完没了了。我要不划下，要不始终不划，等着它自燃：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焰！这也是一种选择。我有勇气，更有耐心。我在等。当我得到那个漫长的暗示，我会付诸行动。我至少已经想好了这个火焰的形状，它是一个正立方体。

这根火柴划然或没有划然。我没有在早晨写作的习惯。老早的时候有，也许是二十年前。我喜欢早晨刚醒的那一时刻的什么，但在那种仿佛一切恢复如初的状态，我确实没法也不需要写作。没有那种需求。我是一部呕吐机器。我大量饮水。这么说也不准确。总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年轻。天蒙蒙亮，有五点吗，也许不到。妻子在隔壁房间睡觉，我坐在阳台。喝着半罐隔夜啤酒。费尔德堡小麦啤酒。八月，这会儿要说它是夏天没有人会认为是秋天。柔道龙虎榜什么的。我的一只脚搁在书桌上，背脊靠着座椅。天空里有什么，除了没有鸟儿出门。这乌色的天空也没有云。日出要大约过半小时才到来，我想起附近马影河的鱼已经到浅水处觅食。没有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感觉。至少从没有云移动的天空压根感受不到。天空的弧度。我要是这会儿迅速点燃一支，吸起来，我准会呕吐。我以前每天的吸烟动作总早于写作。但那是老早以前，也许不至二十年光景。也是在一个类似八月的早晨，我醒来，走到窗前。当我看着天空中那移动的云时，我突然想去写作。感觉或顿悟到了一些什么，我急需坐在电脑前敲下一些文字。喝完那瓶（也是）隔夜朝阳啤酒，我转身回到客厅的电脑前，开些

描写一头行走的大象。那一定是在二十年前。我记得这个感觉。仿佛跳上台阶，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一个色彩高饱和度的环境。那里一切都是新的，氧气充足、若干尼姑迤迤出沒诸如此类。我在回忆。对比这会儿，这会儿都是些什么呀。天空不像天空。在一个过早的早晨，我还是一点波吗。已经没有这一类明显的感觉。我脑子重(就像一个倒下的硬币)，无法进入写作。追梦也不可能。我忘了，在一醒来时，还不至于干枯但脑子水位基本处于历史最低。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恢复。栏杆上晾着一件体恤衫和一只袜子。一个杯子也搁在栏杆上。看着危险，但也没什么。我不饿。一个和尚撞了一下钟。那口硕大的钟就挂在一枝曲折的松树主干上。和尚只撞了一下，仔细听完钟声消失。不知道要听多久。这跟他的听力有关。把喝空的啤酒罐也摆在栏杆上，挨着这个杯子。只需要一点风。这时没有风，在一个逐渐闷热起来的早晨。当一个人开始审视自身所处的位置，一种危险便随之来临。但他已经习惯了，并且认为他始终只是在天空的斜对面。这是一个极好的解释。以至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他不再需要通过写作评估、逃离、丢弃这种危险。他已过了危险的年纪。他有一个痛苦但幸运的童年这是肯定的。这时他离开椅子，走去卧室睡个回笼。但还是太早了，日出还没来。他想捣鼓一会儿写作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象群已经走远了。他追了进去。我看着他。

274

雨在下，朋友却回去了。他特地从浙江来看我，晚上到，第二天早上钓鱼，下午动车回浙江。带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又仿佛湖北只是他家的鱼塘，傍晚出来钓几个小翘嘴，天黑了，

收竿回家去。我们没有谈论各自当地的疫情（这会儿谁还关心这个）和写作（它需要的是去写，而不是谈论）。喝了些百事、难喝的雪花纯啤，吸了几支烟。我们没有谈论扯淡的传统文化，以及从文化中产生的必然文明。没法儿谈。美式汽车，我们也没谈。育儿是个核心问题，谈了几句，也没谈出个所以然。育儿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后代他们没有问题。他们是要向我们报仇的，在以后。他们的后代也一样。如此推进，如果我们只想着钓鱼这件事。上午的马影河，河水退去，水里看不见倒影。也不知道有没有鱼靠岸。我们是去钓鱼，而不是研究鱼的习性。河里只要有水，我们就能顺利完成钓鱼的整个行为。有一种下午打闪电但不下雨的气闷感。但这种气闷要等到下午才能被验证。上午，我们只管垂钓。我们没有谈到写作。谈完了，在许多年以前。一个足够老的朋友，跟他谈起写作，简直就是在自言自语。没什么可谈的，写作。已经过了“哦世界可以是这样的”这种年纪。要谈论写作只需谈论阅读路线，双方对各自的道路、路标和方向都非常熟悉。锚？我们没有也不需要这种东西。还有水吗，他说。没了，我说。你会游泳吗，我问。当然会，他说。垂钓与饮水。我们没有一个信佛的。我们都相信，只要把饵料送到鱼嘴边，鱼就会吸食。通过漂相，我们帮助鱼来到空气中走一趟。让鱼感受到有别于水中的重力系统。而这些跟摇滚有什么鸟关系吗，没有。那些土得掉渣，又没文化的废物，我们曾经也是浪漫派。而这会儿已颓废到在一条排污河垂钓的地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抛偏。鱼钩与往深层次说主动抛弃世界都是。只要手里还提着神灯，我们就不会伤感。朋友是用

来投反对票的，关于这一点我始终不会反对。八月，垂钓是睡觉除外最好的恢复技术。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活到这把年纪以及经验，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鱼会舞蹈呢。马影河上没有任何马匹的倒影。饮水的饮。火车经过南京吗。经过。回去的路，也是来时的路。朋友，见一次少一次，也多了一次。我的朋友们都叫照邻。照邻这个，照邻那个，通常情况下，我的方圆五十里以内没有朋友出没。朋友的高度！屠格涅夫吗，我一直以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也只有在谈起写作时，我们才有可能谈到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我躺下，老头是个聪明人。至少比鱒鱼聪明些。这个上午，马影河的小翘嘴像是吃了药似的。顺其自然，我们也只能垂钓成这样。垂钓无非是一项休闲活动。照邻钓起一个溪流石斑。我从没在湖北钓到过这种鱼。我们不知道拿它怎么办。火车在曾经是抒情的。现在，也不一定，要是太长途的长途慢火车，（千里江陵一日还）我们会提前跳车。空砍，对着空气。对梦过敏，来到八月下旬。一匹猪来到尼姑身边，荡然无存的尼姑。猪也是幸福的不是么。猪总在睡中。猪每下愈况。河南的云。一头猪看着云它主要在看云的什么？内容与形状。只有形状，没有内容。或形状即内容，说的是同一回事。猪流淌，顺着历史猪来到尼姑身边。手持七级浮屠。猪有猪的特定形状。猪在浙江、华北、印度或古希腊都有所分布。书法中含有剑法这样的鬼话。二进制，猪能单独做到快进吗。仿佛也是不能的，猪潮。旁观与跨越两个宇宙后，一匹猪到达尽头。见到另一匹猪。猪，猪说，你在这里作什么。什么意思，另一匹猪说。你明白我说的什么，猪说。不明白，另一匹猪说。不明白什么？猪反问。这里，

另一匹猪说。这里不是尽头吗，猪说。你搞错了，猪。另一匹猪说。没有这里，另一匹猪说。经过这另一匹猪，猪彻底消失。丈夫回到家中，嗅出门槛上有过裴的气息。她真成了尼姑。丈夫思索，恨曾经让人迷失。但恨总归短暂。就这样丈夫燕一般射向空中的无尽虚空。从外太空深入看去，一个喷水的大象连一个像素都不到。形状之谜。八月有八月的形状，既然云也是。玄谈庙的形状在阳光下、风雪中抑或各式运动中都不曾改变。主体结构尤其稳固。不是像梦，而是梦，它的主体及整体结构。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当虎路过玄谈庙，它被吸引并几乎睡去。反之，进入深沉的梦中。自拔，也是不可能的，在梦中。形状最大。下午，我看着一个烟灰缸（牛肉干）。重点看着它的形状。这里有什么好处吗。我不可能得到什么或被瓦解。我又不是一朵云或尼采（在他发狂以前）。我在恢复。水位从脚底板逐渐涨到脖子。脑子仍干枯着。在八月份是这样的，不至这个八月，庖丁解牛。产品名称：手撕高原牛肉条（合格品）。配料：牛肉、单晶体冰糖、食用盐、鸡精、调味料、味精、食用香精、香辛料、食用添加剂（亚硝酸钠）。生产日期：见喷码。保质期：180天。食用方法：启袋即食。存储条件：请放置于阴凉干燥处。产品标准代号：GB/T2726。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35060300714。生产商：漳州市美佳香食品有限公司。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经济开发区横一路。温馨提示：产品表面出现白色晶状物系食盐结晶，请放心食用。我们知道，金城武的夏天就快结束了。不会雾化的人不伤心。

中午与左手。我用左手打字。右手空着，它的皮肤在分裂。我感到灼痛，在右手这个部件，

或右手的痛感被我感知到。都不是。痛只是神经出现异样。用左手打字让写作变得简洁。八月，左手在键盘敲出这个词汇，八月什么。这左手并不知道。这是一只不会思考的左手，它还没经过大量训练。平常它更多用来夹烟。右手空着，按在胸口上，它在恢复。手失去对称性，沦落为工具。中午，至少还没到下午，一只手举在空中，是一只左手。另一只手仿佛不动，手指略微弯曲，进入。进入后，完全不动。庙里传来钟声。是谁在撞钟，这才下午不到。而且还是八月。年轻的尼姑竖起耳朵，小心去听，毕竟没听出什么。手仍旧举着，那只左手。手腕上的手表显示这会儿还不到下午一点。但这表不准。从来没准过。它不会此刻突然准。另一只手这时轻轻动了动。也不是，严格说，动的是手指。阿弥陀佛，它不应该动。但还是动了。它甚至不应该进入，但谁会知道呢。为什么是这只手，右手。她想。她也不知道。另一只手举着，这多少有些浪费。她这样想，但没去做。她让它继续举着，那是神灵所在的方位。中午，半躺着的尼姑，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姿势。钟声响了一下后就没再响了。两只手，两只都温暖、柔然，也都很听话。举着那只（左手）一直举着，它不能动。这是规矩。一动就成了反动。她尽力举着它，仿佛它不是一只普通的手。是尼姑的手，它必须绝对纯粹。它，这只举着的左手，手指间缠着一串光亮的念佛珠，一颗颗的闪耀着法力无形的光芒。她感到不多，就一丝毫的恐惧，她有强烈的底线意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因为长时间摆在那儿不动，她都有点忘了。想起了，她便动一下。但这次她感觉非常的空动。就好像这手只是一件工具，给它一个指令，它便执行这个指令。听话，

但无趣。她再让它动一下，它动了，还是这种感觉。两只手，要是互换会怎么样。不是手的问题。两只手都是好手。不仅听话，也很诚实。一只（左手）举着，它只是举着。一只（这是另一只）不动，也只是不动。举着和不动都有它们的道理。就像她是一个八月的尼姑，半躺着，就像钟声再一次从虚掩的窗户传入房间。那是集合的信号。她们要整装待发，出门苦行。两只手的位置、姿势以及力度甚至感觉，她都记下了。中午的观音仍旧大慈大悲。

力不能脱离物体单独存在。

提示：作为提示本身。

饮尽一瓶净含量 1.5 升的加多宝，在中午逝去前。数独。一、二、三、五、无量大数。虎鹤双形。八月的江淮大地，烈日炎炎。牢牢抓住尼姑的小辫子（这是最后一次）。 $420/424 =$ 。一盒烟上立着一支红色塑料打火机。在火机的出火孔，一个手指轻轻点着。八月，鳊鱼成群。尼姑也是。一支尼姑小分队行走在华中大地上，被太阳直晒而导致过度兴奋，纷纷解衣除鞋，投入江湖中。

能拯救她们的，只有她们自己。

除了外星异形（还要它良心有所发现）。这太难。说到底，尼姑她们也就是一些新闻塑料（素材，手误），边角料。尼姑神秘，仿佛中央。烧盘螺蛳来吃罢，我指示妻子道。

她在摆弄一个风扇插头。

明天只吃一顿饭™

在一个人物关系决定命运的时代，天空中没有一朵云（有，也不可惜），在佛祖的心里。在手把节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含口处，村书记扛着锄头。掉了前堵。有一次后堵也掉了。但朝代总归

需要不停、重复解放与归零。防抱死。

而在古代的八月，照邻十有八九守在妻妾旁边，推敲诗词与治国方略什么的。那会儿已是掩耳盗铃的秋天，竞走游戏还远远没有发明。食物基本以粗加工为主，多盐。人们思想缓慢。鸟停在空中，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体力。那明显是一头候鸟，四仰八叉停躺在高而稀薄的大气中。它知道它生活在一个大球上。绕地飞行使它疲倦。它是鸟，与生俱来（从破壳起）鸟的气性。在行进旅途中，它与它的鸟群始终保持在一千公里以上距离，有时甚至季节也不尽相同。要飞出古代的辽阔当然也难，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而是有必要吗，明显也没有。照邻的问题是它反而热爱古代。他总是回顾说，在古代，一个杯子是杯子，与任何风牛马不相及。古代总是来得简单与粗糙些，复杂事物的出现大抵上要在蒸汽机发明以后。总之当前的一，比之古时候的一要复杂不至一倍。一如此，何况鸟乎。没有鸟，世界不会变得更美好、坏或无。没有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在一部 AUX 奥克斯风扇下吹凉风，照邻忘情于自己抬杠大师的身份。在那根历经风雨的竹杠上，一个安静的尼姑稳稳坐着时不时也叹声气。大写一个尼姑？我实在不了解这些宗教人物。她们的命题从来没有变过。尼姑在古代似乎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事物。然而，时代在变。

认识任意一个时代，只需去观察其中的尼姑、风雨以及富人们的习惯。尤其在历史交叉的关键大时代里，还有什么比分析尼姑的凄苦，随便的风雨和上层建筑更有效的元素呢，没有。变是因为有不变的东西。这东西真。八月，一个人想要获得全面恢复，就要了解这些真东西。捞起一个

尼姑，不但做了件善事，还包涵深长的意义。这意义此起彼伏且乏善可陈，完全可用A来代替。A，手掌翻开。

在一个早晨看见喜鹊。没有鸟那般概括，它是一头喜鹊。有着喜鹊该有的样子。我饿。在阳台上等一餐早饭。我把妻子叫醒，让她去弄早餐。她去了。我坐在阳台等。耳朵塞着一副耳塞。过滤掉一些轻弱的声响，我听见打桩机还是什么别的机器在运作。一些早间昆虫的鸣叫也能听清。点燃一支，吸着。一个八月下旬的早晨，七点刚过，已日出。这个八月下过几场雨？三场。有一场还没下，它会下。我是怎么知道的。八月还没过完。我在两场雨之间的一个早晨，在更早些的时候（天还没亮开），我醒来，在床上续躺了会儿。手掌上（右手手掌）一些裂缝在消失。指尖上的指纹也几乎消失。这只手用途广泛，它曾经抓住过一个往天空方向飞的雨滴，它会陪着我度过一生。用它来按打火机，这会儿还是有点不方便。它需要恢复它的记忆。用它敲出随便一个字：看。这未下会下的雨我不期待也不反对。下雨并不会带来或改变什么。只是八月的其中一场雨，它比前两场大，但更短。仿佛突然暴雨。那是八月末的事。我感到饿，因为我是动物材质。被饿的感觉驱使，我这会儿还不想动在椅子上坐着。没有什么比这更主谓宾了。这是社会主义式样的。我的判断潦草但一向透明无误。这会儿，一个朝鲜少年已当了十年以上的委员长。比较文学。虎与鹅如何比较？它们连脚数都不同。比较使得私有制得以产生。我的手比较软，相对于它的对称手。它们帮助我写作，或者反之是我在帮助它们。这是一个比较嚼蜡的早晨，它正在过去。我只需要

安静等着。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等。一切都自动化了。仿佛潮水退去，也没有力能阻挡大潮来袭。我在陆地生活，对海并没有特殊的情感。我的前世也是。它是一头麋鹿，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在一个文学意味颇为浓烈的早晨。有新的东西诞生吗，没有。有，我也不能感知。我知道但不可能感知到我的细胞以及它们正在有丝分裂。在非洲高地，一个狒狒饿了，它坐着不动。望着远处。似乎在等日出，似乎它突然学会了思想。它不再变老。有什么东西正在挥发，脱离它的身体，它失落极了。即使在早晨，非洲也总是那么水火与深热。狒狒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发明出一个杯子。它的工作（随着日出来临）结束了。回到狒狒群，它跟着它们一起在石头堆里翻找吃的。在日渐趋于凉快的亚洲，一个尼姑在路上偶然捡到一只烟缸大小的钵。用指头敲击，钵体传出清脆、精钢材料般的音律，如同天籁。

282

过载。一个小行星（行星）掠过地星与即将到来的选举。我有几个早年的朋友，他们自信和自信且绝对纯洁。星期三，如果这天是星期二。07:27分，现在是31分。也是与恢复有关，一个诗里写：一个人走在秋天的路上，从地上踢起一片树叶，和第二片树叶（大意）。她在恢复什么。她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理论上，世界的人口是实际肉体人口乘以二。只多不少。但世界只有一。把一只正立的杯子，倒扣在书桌上。目前，它仅仅还是一个离我不到一尺的想法。我的手只管在键盘上敲字，在一个捎带凉风的早晨。我会爆炸吗，突然。不会。如果两个人穿不一样的裤子，我宁愿独自和自己在一起。

虎没有类似的问题。见过双虎吗，除非它们

不同品种。我们是亚军、链接中…、跳过或脱钩：这钩带倒刺吗。鲟鱼什么都不是，除了有一个好名字。！是一种表示强烈情感的标点符号！与鸟（停在空中）相近，我最强烈的情感表现是在阳台上坐着，不动（也饮水）。聊胜且通俗易懂。要的就是这些感觉而不是烧焦烤糊了的意识形态一锅乱炖。有一年（2018年）来到长江边后，我就一直住在长江中下游。也没出现对气候与地理位置变化的不适应（仅在写作上）。究其原因，我想大概由于是阶级的稳定以及渐趋定型的风格。我的驾驶技术向来不错，这会儿阴云，我预感要拖一下阳台上的尘埃（一个极端事件）。我去了。至少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行为。从拖地可以延伸开去讨论诸多，但无非也是些心灵哲学之类或其它。拖地道理上是一种劳动，没有人因为好奇与热爱、信仰诸如此类而去拖地。阳台上总共有两万多粒尘埃，我毛估了一下，总重量不到五克。妻子这会儿出门去了，不知道去了哪儿。她不会走远。而且多远才算远呢。在实操和心里面，她都是我的妻子：一个泛指。她的破碎的尼姑梦。回来的时候，她也许，以她的套路极有可能会带回两个新鲜玉米。

这一切的背景是什么。在一切的背景中，一个人在厨房煮水，想起一间录像厅。那是上个九十年代末。她以为新世纪会不同。她此刻在烧水，还没到沸点。雨在下，这是我的叙述背景。从厨房倒来一杯水，还没走进阳台，雨就下了。从雨势看，这场雨不会下大。一场过路雨。它会是八月的第三场也是最末的雨吗。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雨。看雨基本上不用技巧。就像雨只是一个背景，看见什么便是什么。并且要知道，

在雨里看见或不看见甚至看着但不见鸟（三两只燕雀）都是正常的。背景么，什么都可能在其中出现。但看见骆驼，那指定是刻意的。或只是习惯性在雨背景中迷失。如果非要说，那是一匹单峰骆驼。在雨的开始、途中、高潮与收尾，看雨主要看雨的其它。有时运气不错，还能看见一点其它以外，别的。但总的说来，八月（四月才是）不是看雨的月份。这一点必须警惕。不言而喻，因为这是规定。十岁。

睡去，醒来，八月。睡去。鸽子放进空中。灵照例运行在水面上，什么是灵，又是什么的灵。水面乌黑、平滑、斜。灵吃力运行。醒来，如果之前是睡去。反之相反。醒来与睡去之间没有明显的线。两边都能喝百事。虎单独，两边都不在。真空按钮凸起。任何人都是嫌疑人之一。扑克纸牌闷着，猜三次才能猜到方片三。核心依然虚无：它的形状是什么，虚无并不是形状的一种（需要有边缘）。妻子倒在床上翻滚，以退化为猴子的步调。但对一切不满的少年还是愤怒不起来。他被浇透了或其它。玄谈庙里藏着总开关吗，应该没有。星期三，之后是星期二。这容易理解并接受，只要站在事物的反角度观察。照邻说。抛弃冥想、科举、壮游山水以及一切，最近他专心在练习擒拿术。不见得有什么真的有效果，除非让脑子怠速彻底歇着。昨天，有一朵云总共下了不到两百个雨滴。但也下完了。下完后，云停着不动，我现在一个星期三阳台上往云看去。整个天空都是它的。在古代，一个云始终跟着地上一个人（非尼姑、道长类）移动，这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古代现在还在古代吗。用天文望远镜探不到那里。能看见的只有一匹鹅。但我认为，鹅不能被大写。

鹅是永恒的命题，即使在全体恒星熄灭后，鹅仍在暗黑中。无缘无故摇动手掌，像是要在空气中摇干。我说了，它无缘无故。又或许它的这个缘故微弱，我及时忽略了。再去追溯（因时空变化），它已消失。若真空安全钮凸起，请勿饮用。一个桃子玻璃罐头的盖子上印着。只能说，这是一种接近真空状态的真空。鹅来到真空，发觉无法呼吸。鹅吸食进一些空，也没成为真鹅。这正是荒谬的地方，真空是没有鹅分子的。也就没有四季的分别。在真空即便在它的初级阶段，真与空也不可兼容。真空没有历史。当我（坐在阳台）往任意历史中伸出一只手，我能抓住捞起什么。一根鸟毛，它是一根一头燕雀把握风向的尾羽中的一根。这会儿我能感觉到，我明显在睡去。两只脚高搁在书桌上，血液回流顺畅。与一头鹤同行，我们在路上逛着。有一种前往扫墓的感觉。大型涉禽鹤是。它的两根橘红色脚棍尤其让人担心。没事儿，鹤言语道，东西带来了没有。我们在一个丁字路口分散。它先走，往右。我没急的事。从裤袋里掏出东西，把它小心放在路边。整个这一天，鳊鱼群没有进窝。

又或者进窝了，但忘了进去的目的。还是这个江里压根没有一条鳊鱼。醒来，在阳台上。五点或六点，在不是八月就是秋天一个还来不及辨析的早晨。这不可能有错。从睡中（谁知道）醒来也不是意外。凡事可从结果倒推。一个百事。喝它的时候是在八月，有秋天感觉的夜晚，要是它就是那个百事。睡去一次，只能醒来一次。上次睡去是在昨晚，睡去不可能重复醒来。这会儿还是在八月，一个星期四。带着一点初秋的凉意。身体没有重伤的感觉。迅速的定位。以及确信此

刻就是现在，而不是在什么奇异空间。20200722，百事罐上喷着灌装日期。再次印证这会儿大于七月。没有错误。没有一次醒来是意外。顺延，次序没有破坏。太阳会照常升起。我们到哪儿了？这里或现在。喝一口剩余的百事，有剩余、隔夜百事的口感。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一个地方错误：天空空荡，栏杆上晾着短袖和袜子。玄谈庙（既对面房屋，象征性）还是那个屋顶。分别停着两只不同品种的鸟雀。不可能发现出错的线索。真实或虚拟，这个环境都让人踏实。从风速便可推断出这是在八月末。我熟悉这种醒来时的身体感觉，但感觉不可能被直接描述。只是熟悉，感觉正常，始于一九八六年。这种时候，我没有情感。我被打开，感知正在发挥作用。我并不想这样。这是身体自己的事，它全自动。睡去或醒来还是衰老，身体管控这一切。这时我的动作是什么，不动。一个事件发生的最短时长是多少。一个浮漂立在水中央，几万年来它只动了一下，假设。一个事件被缩减到只有一个动作。飞夺泸定桥什么的。泸定桥与杞人，八月。上有老下有老，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它不会是人能思想的问题。一个人独自向玄谈庙进发！一个黑人。在起义（暴动）刚刚失败太早的早晨，她没剩下什么要了断的。她黑，并且她也认为她是一个黑人。一个黑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同理，在旧社会呢。人五花八门都有。最长六米三（鱼竿长）。人厌恶人，也是因为来得方便。阳台是半封闭式的。一个朝北（偏东）的小阳台我们此刻在一起。即使大饥荒降临，我也会带上它。它是我的阳台。不要觉得古怪，当一个人抱着鹅走在平坦、大方向正确、什么都不是的路上。事实上她拥有全宇宙最充盈的情感。

一个黑人她是。而我是一个快递员召唤师，屎命必达。诸如此类。虎，要是可以省略，那就省略全部。得到一，也得到其它。阳台上摆着两把椅子。这是肯定的，一览无余，一把适合关公。另一把通用。我通常坐在这把沙发椅子上（带着刮骨的信念）。那把吧台椅除非在很深（深刻）的夜晚，我才会坐上去，心无旁骛大歇。日出什么时候来，它会来。离开光，世上都是错误的黑人。当然，也就没有世上。单开。神仙（蓬莱）后代。06:35分。新建空白文档：部分可见。恢复A。

纱窗把一个窗户分成三万以上的格子。入秋后，昆虫品类减少。屋里仅有几个定在墙壁的蚊虫。八月（很难说，这是第几个八月）几乎结束。一些光，八月的光，强烈程度、品质都在下降。光和距离成正比关系。光从绍兴路上的出租房玻璃大墙照射进来，照邻还在床板上趴睡。地上丢着一册福克纳的书。光反映出年久的记忆。我对光的兴趣仅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在写作中，光被大量文学化。一根光，无论优秀与劣，用完后，我不再需要。光失去能量后，成了一根空光。梅西要离开宇宙猴子队了吗。这种事最好在八月，绝不好拖到下一个月决定。八月绝不能动摇。八月和8个比喻蕴含深意且金刚不坏。地域攻击。八月，睡去和一切恢复中和用得着去担心一艘大船吗。船会沉入水底，八月或是不是在八月也没什么所谓。一个书生站在船头，高高举着一个手臂。岸两边的山上，猿猴们在狂叫。那是它们在向同类发射警告，或相互学习一种语言。它们需要一点儿运气。几千年来，它们似乎没有得到任何进化。也掉毛，它们，在特定季节。但不是在八月。八月，我没有去过竹林。静静的八月竹林，密集不透风。

当一阵风吹过，单独与整体它都不动。虎有经过它吗，我不知道：那就是没有。在我关心的事物中，虎只排在第三。八月，当虎进过竹林，无论它的动作多小心、偶然或写意，我会知道。虎不是扫把。擎起一头虎这样的情况，我想都没想过。但虎单独，这一点没有疑问。不存在这、那的虎。对虎而言，这就够了。虎总归要保持神经，这也是虎的存在方式。这八月初，我还在浙江（阳台上）。考虑到对于对称的需求，月末我必定在动物园（阳台上）。光从一个点出发，直接到达无。就好像一匹鸟（八月，它不可能是喜鹊的一种）射进天空。我连续看着，直至鸟影消失：它绝对、唯一、光。奇怪么，这反而是我的事。有过多少八月，就有多少往事。八月，我尽可能把事与物降至最少，以为这也是一种恢复。从旧社会鸟类到虎和可忽略不计的雨水，要我去讨论的并不多。我也不愿去讨论，在八月，我的主要任务是睡去，随时随地随机。睡去后，我便在睡去中。那里（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清静、黑、无风，也没有佛陀打扰。那里，光线是灾难。只需一小根射过，我便会在虚弱中醒来，在有一天早上，5:03分，尿意充分，没有饿。

288

明天只吃一顿饭™。中南海缺货。请勿在禁烟场所垂钓。反之雷同。八月，在中上游。抛竿，等。鳊鱼群还在南京（或前两天已游去长江下游），这种等法没有道理。但也只有这一种等法。等着便是。鱼群会自己到来，但等是必须的。等八月（八月过后是八月）过去（注：如果在这里删掉一句话，下次是否还能记得：这句话只有五个字，不全，只有半句）。自按：不要被这些文字搞混，这里没有思想。垂钓与元始天尊，漂立在水中摇晃。垦荒备粮，战争要打响了吗。它没有意义（没有谁

知道)。只要是战争就会结束，炊事兵蹲在后方烧水。他也来自淮安。等就是了。无关或然率，等是一项万能技术（动作）。尼姑在初秋等待脑壳暴出新发。委内瑞拉在等待生物沉淀，变成新的石油。我在等浮漂一个有力的下顿，也在等候最终恢复。它会来吗。它会来（这才八月！）。来了，我（还没这样的经验）会知道。触控。把瓶盖拧回原处。等待时，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在等待。等一句话到来，认识，之后等着它离去：这很难。或一个动作，它迅速到来，又急速离去。它实在太快，我抓不住，快到不像一个动作。继续等。空等，或等待是空的，我都不拒绝。八月，我不再等虎的一次叹气。不愿意。或天空不再空荡，我又去等它做什么呢。天空一向来空荡。我的等待需要道理。我没有。悲伤正由此而来。我（一切）需要恢复吗。也不见得。鱼群会来，我只是不敢保证它们来的方式。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快进、集群还是仅仅路过，这些都需要等。等，但不作任何期待。八月（不是八月，就是在某年八月），一群人坐在鲜红的广场上等。一个星期了，她们在等什么，火车吗。等一切过去，恢复成从来没有过的样子。我等了太久，一九八六年，坐在村口大香樟树最高的那个树杈上等孔乙己或乡村理发师从马路尽头走来。以至于实在等不及了，匆忙射进一个尼姑的怀抱。站在树下的人说，还等什么等，她们已经走啦。这是一句空话：一切会过去。一切过去后，我留在空地上，只有一片空地和我。这就是原因。不用等，一切也会过去。但它们必须先到来。我使用的原理是过去、到来两者皆可莫须有。过去，天特别黑，人行走在路上特别慢。而我是一个从过去过来的人。我的海带就快用完

了。过去,理论上只是一切的一部分。过去(全部),有一些事终究没有发生。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这一些事,是因为它们正好也包括在一切中。恢复即一切都会过去、发生,之后过去。那时我不在。一点一点睡去:上升、走远的尼姑。浮漂在下沉。为什么不直接加入东林党呢。

八月过后，还是八月：九月。

291

从水壶倒出最后一滴水。倒三次以上才倒出。最后一滴水它是。倒出后，水壶里的水分已经无法形成一个完整水滴。

从接水的杯子里反倒出这个水滴，倒进水壶，它便由事件构成了故事。损耗不可避免，这一个在杯子与水壶之间反复倒腾的水滴。在空气中挥发，这一个水滴遭到人为破坏。从水到水滴形成只需要重力以及一点自组织过程。也是注入了情感的。水滴透明、饱满，在壶嘴上欲坠。八月过后，万物走上下坡路：尼姑疾速枯萎，感到可渴。虎反应放缓，进入秋天抒怀模式。即使在足够理想的情况下，一个水滴也只能来回折腾不到三次。时代变了，一个水滴的命也是命！一个曾经也是雨滴（这要怎么计算呢）的水滴它是，来自天空（万念俱灰）。甚至历史深处。水滴，它不知道。但这样往下、深入以及抽象算下去，那就没个完了。

假设(从壶嘴坠入杯子的水滴)它是最后一个水滴,那从杯子反倒出的水滴便是第二个最后一个水滴。它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最后一滴水。它的应用范围有限。八月过后,尼姑手掌里握着一个水滴。不知道怎么办放下不是,丢掉肯定觉得可惜。而一直握着,它很快会成为水。最多一点雨水。每类人对像水滴那样的材料处理方式都不一样。观音大士一般用水滴来净化生灵。它能发多少电量,这个沸腾过、清澈、无杂质水滴。取决于它有多少速度。用这点电量点起一个火花没大的问题。而这个火花引发的大火可以烧毁森林,烤焦大地、文明诸如此类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这个水滴还在杯口晃荡,它绝不脱落。在各种力之间它达到平衡。从我的角度观察,水滴内部(中央),一个观音静静盘坐着,同样干燥。我们没有对话。从尼姑到观音路途漫长而艰辛。她(菩萨)的需求是什么,不可能没有。新点燃一支,就当它是香火,吸着。在水资源匮乏的非洲(是什么造成了这类传统印象?)等待削发的少女还在睡午觉。她还没学会如何分裂,需要一个水滴对她进行点化。这是在非洲。亚洲就不用提了,从来就没有新亚洲。亚洲实际上是一个广袤无际的玄谈庙。亚洲有亚洲的雨水(自循环)。亚洲的雨水在八月过后愈发稀少,当地人为了等一个从天空掉下的雨滴,头昏到已经不想去叹气。但这是一个水滴,不是雨滴。它们有微妙的相似性但没有传承关系。我抓着翻转的杯子。我非常稳定。这个水滴不会掉落。即使掉落,也不会对里头的生物(我想,她需要一个理由)造成伤害。它现在是这个杯子里最后的一滴水。作为一滴水,它已经是最后。它不可能再往前继续。中午,我没有那种耐心。

妻子从楼下发来短信，提示我，我才感到饿。把杯子倒扣在书桌上，我下楼去进食（39004）。一、当一个水滴与一个刀枪不入的水滴相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二、从水里脱离出来的水滴，一般我们称它们为浪花。至于雨滴，三、那是另外的情况：不动与自由。

卡尔维特的教育与行书入门。换个地方睡觉（这里没有阳台，不远处是武汉是动物园）与饮水。屋子内电压稳定，海拔比平常高出十来米。以及在这张书桌（它更像一个上世纪末用来摆电脑的桌凳）我写了释放一种蓝色与鹅。我要重头熟悉了解它。包括墙壁正上方挂着的圣母玛利亚抱子像和那两道墙缝：两个年头过去了，它们还没有交汇。窗户总归是必须的。我必须坐在窗前，它是屋子内唯一正确的地方。一个朝北的窗台，有一种朝西边的观感。我向来没搞清楚过这个城市的各种方位。体重五十五公斤多那么一丁点儿，脚踏式电子秤：涂装上有一串葡萄。我在变沉，实际身体重量在减轻。我把手表摘下丢在桌上，现在是 10:46 分，亚洲、一匹马颠三倒四停在楼下马路边。归元禅寺而不是玄谈庙，就在附近不远。寺庙里的五百（虚数）罗汉阵也不是和尚群，品类相差之巨。诸如此类其它：铁轨：连续听了一刻钟，没有火车路过。

这里以前有一两群鸽鸟。鸟的对立是什么？不像在浙江，当空中稳稳停着一头鸟，相应就有一个出家人（尼姑类居多）在路上晃着。这里有些不同。大约鸽子也算不得什么正派鸟，它们更家禽些。

也不是说附近非得有鸟活动（最特殊是灰鸟。但我们主要在讨论类别，而非个体）。在什么地方

睡觉不是睡觉呢。只是鸟，就要有鸟的样子。否则还不如不要。这群鸽鸟现在（即未来）不在。这里发生过什么？路边那株叫不出名堂的树木枝叶极度茂密。那个橘红色的泊车收费员也不知道去了哪儿。这里总归是有点不一样了。具体不一样在哪儿，似乎也没有不同。在社会主义都是类似的，天空空荡且只有空荡，风停着不动那是因为动的季节还没到。我不觉得热但稍许气闷和忧虑：这是好的。不用怀疑，这会儿已是秋天。该出家的人已经出家。该放下的手，它还在空中举着：更高、更直接。只是为的什么？不出门去酌个三两杯吗。妻子走过来蹭烟，顺便问道。我自然是不能理会她的。我机灵，知道她实在是警告。

以上，照邻。因小儿张临的新学期疫后重启，我们只好又举家搬到老住处来。不要老待在河边，那堆篝火熄灭了吗。特书信一封告知，随饮！

294

还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屋子里，衙役枯坐在沙发中禅悟他的命。望着彩电的大致轮廓。总的来说，是地址在主导时空。虎为什么在山中。虎并没有时空上的困境。即使在遥远宋朝，虎的命题仍与下雪相关。

下雪还远，这才八月以后。

不要在任何价值观里过久停留！秋天，照邻的一个朋友说。他瘦，看着仿佛在世的达尔文。而我的想法（它不重要）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繁复。至于衙役怎么想的，衙役是衙役。二百年前，人已经懂得用电鳗的生物电来治疗神经疾病。

一杯蓝色的杯子和杯子里的雀巢咖啡。它是一杯蓝色的雀巢咖啡吗，都不是。它是一个蓝色的雀巢咖啡杯，容器里有咖啡且不是雀巢牌的。

是这个杯子决定这杯咖啡端起时的手感。很雀巢，但不是雀巢牌。但又有什么所谓，既然在旧社会这个大框架下咖啡是一种我不常品尝的饮品。单纯饮水更适合我的遗传基因。是各式基因在决定一切及其它。基因是我的道路与光。基因决定我继续在沙发中躺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想来点新基因吗。算了算了。基因驯化我们繁殖基因自身（坏基因得到及时消灭）。我们不是载体，是基因本身。点燃一段基因。基因不值钱，几乎不存在交易。不是我们、佛陀与超级人工智能，世界说到底是基因的。归还给基因。有一种能煮出好水的热水壶，它是水基因牌的。基因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走向共和。这是一段真正的好基因：干净明亮，没有杂质。伟大、光荣且永远不出错（突变）。基因这个，基因那个。基因与基因是一种相互排斥关系。没有情感，基因不需要有。基因没有孤独感（虎也是）。鸟有鸟的基因（同理，衙役也是）。基因漫游指南以及阶级分析。基因即云。同理的同理客厅也是。在云中，捧起奖杯。一九八六年，我看见一个画面。

这就够了。画面中摆着一个玻璃杯子。杯子里有一座微小的庙。烟雾缭绕，庙里有什么，我看不见。但能听见庙里散发出来的钟鼓声。悠远但普通。信号经过环形杯壁放大、变形，也异常动听。仿佛召唤。只是这个与基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这说明也有些事物并不受基因控制。那是一些失控事物。寺庙、鸬鹚、中央、一本机动车驾驶证、觉悟、一个老虎钳（它摆在桌上做什么，桌上又没虎）、饿了就要吃饭（很快又会饿）、220.165.103.24、解锁、《紧急情况下的冥想》、惭愧、竖起一支打火机、照邻、“在干嘛。”我问妻

子，她正坐在八月以后的窗前发呆、充电、星期三、什么超现实？都是现实、思考中的诗人（相当于一口烧糊的锅）、滩涂鱼、新（大）格局、黑人、关卡、交差、屡战屡败、苏州、一根严肃的香蕉（文学性）、下雪以及诸它君不见。

关掉风扇，吃会儿雪糕。想想客户端。手掌在蜕皮。像极了一间经营无方的印刷厂，手掌或当时楚国。

在长江沿岸（主要是南边）栖居，10:45，上午，有人（双女）在街上看不见的地方用本地土话大声对骂。仿佛天籁。嘴硬派的夏天也会结束并且已经结束了。洗衣粉什么的，洗衣粉与远程洲际导弹的新闻几乎排列在一起，在娱乐版。支持谁？我支持站在我自己这边，自然而永远！写一部长篇究竟要制造（吸入后吐出）多少烟雾。以及吐出字句。

296

自动，但我宝贵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在局部地区的后疫情时代也要保护好这一唯一资源。尤其在地级市，照邻。远离中心在地级市虚度岁月更需在审美及境界上有大幅度的攀升。我要同你解释人生递减效应吗。想必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自古以来你木秀于林，无师自通。少许猪油。把烟缸搁在手机屏幕上，打开闪光拍照会得到一张印有“大清康熙年御制”的烟缸足底相片。这会很容易让人想起某个亲戚（仍旧是不好的那种）或雨季来。在八月以后，我对雨水的需求接近可有可无。也不奇怪，当我听见有人敲门，敲两下，一下停着，我走去开门看见门口站在一个尼姑时。（她什么时候出的门）从妻子到尼姑也是一段漫长旅程。她的前额被阳光射得发黑。她卸下一塑料袋蔬菜、一级疲惫、光芒和风尘她挤进沙发还让

我起开。她通常情况下，指的是A。抱着熊猫牌电扇，我回到卧室。在窗前坐着。鸽鸟群并没迁徙走，它们只是躲在那株（我大声问妻子楼下那株是什么树木，她说鬼知道你拿手机拍摄鉴别一下罢）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树的树冠中。但数量上已经消耗大半。在与此窗户齐平的对岸的其中一个阳台上，那里空着。但党派斗阵的前提首先是要有分门别类的党派。否则只能是内耗。但内也正好在外的外部。无独有偶，一个内星人也在路上磨蹭，她在走什么？牵着而不是抱着鹅。作为一种特殊能力，望着一粒尘埃并迅速忘掉，它确实实用。

说明脑子里必定有一个过滤装置。留下的尽是一些杂碎。以及附钩性。以及它们一定也是重复的。中午，一个禽蛋立在路上。因为无数次重复，我熟悉这个动作。也就老早认识蛋的目的。没有蛋会无缘无故立在中午的路上。蛋的秘密仅在它的表面。站在蛋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边策略。蛋有边缘（封闭），所以它蛋。一个完整的蛋，中午，阳光有一种浅浅的蛋黄色。一种暴力正在靠近。这里，蛋是隐喻吗。隐根毛，不是。蛋孵化中。它实在是，一个旧社会鸟蛋：详见同标题拙作。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一九八六年那个夏天。为什么总说到一九八六，有一次照邻无聊问道。以及淮安。不是的，它们的出现次数并没有虎、尼姑与玄谈庙等来的更频繁。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九八七、八四、八九它们过于高调，不符合我的性格与惯性。把无也无掉，这是五祖对六祖的终极点化。

各说各的一套，但饿了总得吃饭。现世的人，星期五，表演相声。技术，而不是技艺，作为一

个捧眼。大量瀑布：作为杂质的艺术与审美。闪崩与天人合一。把一个字譬如“和”放大150%，它还是和。和与和，字体。《字体》讲的是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人跋山涉水到来。她来了没，没。三年了，这一个人还在等。这是一个有名有姓真实片段。这一个人是这样想的，她一来，他就走。反之他只有等待。他的肩膀上当然也披着几根海带。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在现实中。这便是现实的好处它不存在比喻。而八月以后的现实都是比喻，其中鹅比喻虎。玄谈庙比喻世道的没落诸如此类，可任意喻指。一概不会造成轻重伤。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做这、做那都会亏本。所以悉达多不动。平静地坐在菩提树下，顺着道发明了一点世界。要按我说，这是他应得的。而他的问题是他说的太多话，过于深奥。什么事情做过头了都不好。用吴语方言讲，叫调过头。就像一个手表本来是下午2:33分，结果调整成其它。治国犹如烹饪小鱼小虾，什么时候才能烧熟呢。还不如无为，彻底忽律第一推动力在窗前静坐（这是被允许的）。至少没有坏处，在一个明显错误的地方。照邻自辩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毫无意义（还是用处罢，前者太托大）的人。试问谁又不是呢。这很难。最不济，身不由己当块铜墙铁壁上的砖头总是避免不了的。人作为材料自然有其特殊性质。比前两天轻了零点三公斤，不知道轻在哪一块上。我的脑子和灵魂通常占身体总重量的百分之一不到。也饮水，用这个蓝色釉面雀巢咖啡杯。每天四次路过武汉是动物园，这两天在修售票处门口那条路（也叫动物园路）上的井盖。动物与人本质上难舍难分。那群火烈鸟，我总想起它们，每次路过售票处。还有拿着尺子

的人：她们也是有迹可循的。火烈鸟是外来鸟禽。它们被运到动物园的湿地浅水是因为观赏者根本不需要知道有火烈鸟这样一种鹤类。亲眼见到火烈鸟不会给他们带来莫大欢喜。无聊生活中的点缀。我的心里（哪里？各种神经线路上）住有一头大火烈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它快要爆炸了。它在反复内爆。我张开嘴巴，尽量让这爆破声穿过喉咙释放进空气里。但我的耳朵却没有听见任何声音。我只能这样推测，从捧喂嘴里发出的一些超声波，而我的内嵌声呐装置暂时也失灵了。只听见从窗外传来维修（收）：冰箱、空调、洗衣机、旧电脑、旧手机。

读《六祖坛经》决疑第一节。时，一个姓韦的韶州刺史（韦璩）给慧能大师办了个斋宴讲法。斋饭吃完了，刺史邀请大师升上高座，自己和当地官僚、士大夫和一些平头老百姓向大师庄严行礼。礼毕，刺史问：“弟子我听闻和尚您讲解佛法，感到实在高深、妙、不可思议，不过还有一点疑问，希望大发慈悲特别解说一下。行吗”

大师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刺史就说了：“和尚您说的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呢？”

“那当然。”

“我听说达摩大师度化梁武帝时，梁武帝问：‘我一辈子都在建造寺庙，剃度僧人出家，施舍财物、斋饭，这些善行有什么功德呢？’达摩大师就说了：‘实在没啥功德。’我就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希望您给解说一下。”

“当然没功德了，哪有那么好的事。不要怀疑先辈圣人的话。武帝这人心怀杂念，哪里懂真正的佛法。他建造寺庙这类事情为了什么，还不是

为了一点福报，离功德还远着呢。”大师又说：“认识到自己有佛性是功，平等待人接物是德。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予以巧妙地运用，这叫功德……诸如此类……想修功德的人，心里不能轻视别人，要经常采取尊重别人的态度……自己的本性虚妄不实，就没有德……善知识们（能说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之法及一切种智，而使人欢喜信乐者），每一个念头都不离开佛性是功，心思行为公平正直是德……武帝不能认识真理，并不是达摩说错了。”

“明白明白。”刺史又问：“我经常见和尚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来生能托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请问真的能托生到那儿吗？请您解除我的疑惑。”

大师说：“我来讲给你听：当世尊（释迦摩尼）在舍卫城的时候，就讲过引度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经文。经文里说得清楚明白，西方离这里并不远。但如果计算里程，那就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这是指众生身上的十恶八邪，因此说远。说远是针对根性低下的人，说近是针对智慧高明的人……佛这样说：‘只要心念纯洁，也就是到了清静的佛土了。’你是东方人，但只要你心灵纯洁，就没有罪过。即使是西方净土的人，心灵不纯洁也会有罪过。东方人造作下罪孽，想通过念诵佛号以托生西方，那么西方人造作下罪孽，他念佛号又希望托生到什么国土呢……所以佛说随便在哪里都能获得安乐……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立刻就能见到阿弥陀佛……我可以把西方在刹那间移来，目前就能看见，大家愿意吗？”

众人说：“那太好了。要是能在这儿就看见西方净土，又何须乞愿来世投生，请大师大发慈悲，

把西方显现在眼前给我们看一看。”

慧能大师就把西方净土显现给众人看了。

跨栏。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制作发行。

挂底或单钩风云。水边造船厂。10个一。阴到多云,中午转至晴天。水边没有玄谈庙、菩提、龙,只有水草(左右都是,这会儿还在退水)和等待。仿佛连续挂底的人生是曲折(就一定坎坷吗)的人生。经验不起作用,你怎么证明没有被忽悠呢(都在锅里)。点燃柴鱼的嚣张气焰。工厂运行良好,实行集体制以及按劳所得。水面上风来自四面八方,水面平静(适合在对视中写作)。鱼群还没到达,一支浮漂在水上平躺,漂尾主要指向南方。不动,仅消耗一些电量。以及连续不动。理想主义已经没落了,再也没有尼姑(扛着抄网)的火柴被点燃,当地人称呼自己为老子。蜻蜓点水,也撞击鱼线。就这样发展下去也挺好,旧社会饿昏过人吗,没有。同理,卸下失手绳罢,没什么鸟用。芦苇大势已去,秋天必然来临。金箍棒用来测量水位是不是有点浪费。山不远,就在江河对岸。一座平顶小山。神仙停在山顶信号基站上,看不见她在干甚么。光线照射角度在变化,与此同时船升起帆一去不复还。自渡也是一种漂亮的选择。11:34分,近中午,左右、上、前后瞭望顾盼。王不在。在前去济宁之国的路上,他忍不住歇下来,啖食火锅。历史由此产生改变。一个有力、沉稳的下顿也起一样作用,但没有。总归是缘没到来、聚集或升起。还是得用三十米炮竿,感觉鱼都去河道中央啦(三号钓位上了一条草鱼,约三斤:11:42分)。俗话说,通过喂鱼也是能得道的。我的出现曾经也是小概率事件,后来成为必然。钓浮?有这个必要

么。既然来了，就要做足重度空军的准备。不要诅咒！在心地还没过滤干净以前，捋起袜子。其实风要比蜻蜓更加迷茫。当风也停着的时候。这时，虎作为障碍物明显站在河对岸。以凑热闹的心态。在中午正式阳光下，它不再严肃。就这么一个说法。带来的两个肉包子（我饿，但没胃口）。虎同样监视着我的浮漂，还有谁？假有。至少假的是有的：真的有两个苹果这样的东西吗。附近，专程从汉口驱车赶来的打窝大师还在打窝中，三个钟头了（从南京到北京），一口无。垂钓就是这样。A，或者B，很容易从中总结发明出某些道理，以为世上的事都想通。哪有那么好的事。正如六祖所说，这也不是在修行什么功德心。正中午，一个一个手机从打坐的尼姑手中滑落，她们就快睡着了。

只需来上一个轻微的下顿。

没有鱼知道岸上的情况。除了那条搁浅在草丛缓慢发霉的长江柳叶鳊，阿弥陀佛。

302

鲁隐公三年冬十二月，齐僖公、郑庄公在石门结盟。茶几上摆着一个乐高霸王龙。妻子在拖地，又星期一。雪碧是一种添加了柠檬酸钠的可乐类汽水。雪碧品牌的包装以绿色为主色调。我喝百事，很少喝雪碧。最近也很少喝百事。大自然演化出恐龙而不是可乐。可乐是一种只在人类内部运行的产品，就好像星期一。第一天正好也在星期一。床垫与锉刀。这些都是背景，对一个人的活动。我在吃中午饭，下午近两点钟。饭菜勉强可咽食。星期一，我不看电视新闻。不需要升华个体的生命情感。我们在等快递员送来床垫。

霸王龙没有问题。它只是还没入门。

鲁隐公四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二氧化碳。

我吸食氧气也排出二氧化碳。我是一种反植物。要对植物保持警惕，它们没有世界观。五对一。经过反复加密，她成了一个雨滴。且不可逆操作。剥开一节花生，把它立在饭桌上，她有时这么想，也会这么做，在八月以后无边无际的屋子里，她走过来走过去。到处都是可以走的地方。走，一直是她的主题思想。但她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尼姑了，这辈子。带着好奇心，她开始收拾碗筷。指挥使的粗陋（但多少还是带有些许烦躁的）岁月。和滴水穿石的命（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地点）。

在不可更改规定好了的语境，磨枪（一种矛）。通过想象，我能得到一部云梯：从云上拖垂下来，绳子和踏板都很牢固。一个火人（不是我）站在梯子的倒数第三步。她在作甚么。通过更深入全面想象，她仍旧是不可被思考的。这说明她并不需要梯子那样的东西。那么她是怎么出现的（她不是一种选择）。同时她的火焰也很漂亮。

她是一个经烧的火人。但要点还是那部云梯。它是工具、方法与捷径。（布莱轩尼，来自德国3D深度睡眠技术）通过它，我们可以爬上云端。那里什么也不会有，只有云雾。就好像无底洞谬论。饭菜收完后，茶几洁净的平面可以倒影出它自身。只要光线足够曲折。自始至终被光线包含。我没有让云梯也燃烧，回到房间，吹一些电扇风。在风力的作用下，下午，我的自然挥发在加速。理论上，鲁隐公的原子还在，即在鲁隐公的2744年，风调雨顺，君臣有序，外交和睦，百姓普遍安居乐业，坏鸟不知所终。我打开窗（之前窗也开着，我再次艰难打开它），看见空中停着一个东西。不像常规的云、鸟或一根稻草，它是别的。跟任何东西不相似。没有标准的形状、大小（不是龙）、

色彩和停法和其它，它不是梯子的一种。我长久望着，没有引起好或坏的后悔。于是乎只好以叹气收场，知道它不可思想。

否定什么？一个膨胀螺栓的先天意义吗。对否定的否定也只能词不达意。八月以后正是秋天。

看会儿《左传》，远离不洁的东西。

画框。

从远处看见，它是一个点。

更远处，它看不见。

火星上的集中营。或火星与集中营。或火星与一支冰棍。在画框中的只能是画。也只有画在画框中，画才成为画。中午，抄经的尼姑也在画框中。天空空荡，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哪里。相反天空充盈仍不失为一种好判断。它仍是供需关系吗，是。没有事物不是供需关系，包括一个画框。

秋天，供需关系。

304

书桌上摆着一根钉子和一只独自运行时间的手表。钉子是对表的威胁。冷漠、形构破坏或其它。在形式上这根钉子包含这只表。我不得不首先注意到它是一根钉子。而不是手表与钉子的集合。钉子刚硬、尖锐，它意味着什么而对我更起作用（这是我的问题）。不能说这是一根空荡的钉子这太自然主义。否则用这根钉子把秋天钉在画框中也成立。在画框中添加一个点世上就多出了一个点吗，也不是。世上的事物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在一起不到一。一头八竿子打不着的燕雀突然出现在空中。我打开窗（画框），捕捉它的飞行轨道。只有两种可能：一、它来自淮安。其二、它是突然出现在空中的。燕雀自带云梯。吃点中午饭，左传·昭公四年有云：多难兴邦。画框中，表彰大会进行中。妻子做了两菜一汤，整体偏寡淡。

画框统治整个画面（内与外）。一个人脖子上套着一个正四边形画框。移动的风景且可复制。

回到书桌前。重新看着这一根钉子。想想有过什么过错（有，它们也都过去了）。没有，那不能够。孰能无过呢。一个钉子被制造成钉子即为过错。而因为钉子的关系，我长久看着钉子。我喜欢并愿意保持这种感觉，直到我再不能够想起它是什么（这是理想化的状态）或只是一根钉子，都行。从这方面来说，它是一根优良的耐耗品。适合内耗。这钉子便宜、单一（有什么不是）、静且物。这秋天来的快吗，秋天在反复。秋天，一根钉子。在一个巨大的画框中（中央），有人刻意钉着一根钉子。铮亮发光，钉子只与画面且它也是画面一部分相垂直。从远处看，它是一个点。

再远，我们看不见但知道，那里中央有一根实际大小的钉子。要是站到再再远，怎么说呢，理论上那会儿能看见世道边缘。它也是弧线吗，不知道。我一般只待在中心。钉子钉在哪里，那里便是中心。钉在天空，我又去关心它作什么诸如此类。鸟可以凭空出现在空中，但一根钉子，它最好只是摆在书桌上。这是历史定位问题同时也可以让人少生一些念想。画框也是。现在两者重叠了，在功能上混为一谈。画框与钉子，但主要还是在预演中的秋天。但无论如何，秋天会来。既然已到了八月以后。但秋天毕竟不易被过度讨论。对此，我还没有足够准备。

先来说一下我个人对秋天与其说理解还不如说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认识罢。不同于雨季，秋天是一项需要深度观察才能了解到的运动。它的运动方向或者说姿势是下落。当一个人在路上看见一片树叶凋落，她知道秋天来了。她要加快步

伐，避开那头虎，在天黑前回到家中。当一头鸟飞入空荡和高的天空，它意识不到秋天实际上已经在运行。鸟从来不代表智慧、高度或什么以备不时之需的颓废与浪漫，鸟本质上并不是敏感物种。两者的关联（在《百鸟无踏》中有一定的解释）无非是在秋天，鸟会来得活跃一些。而鸟群在秋天泛滥，并非特殊，四季都是这种鸟况。如此，从鸟的角度探讨秋天，我们不会得到知识与进步。虎也是。虎的作用一向来是否定。秋天，虎从任何地方返回山中，不是因为季节变换带来的落差，或审美需求，是它等不及要回到虎山，盼望一场大雪到来。虎有这种属性。就好比秋天与鸟关联，而虎必定是雪。我不担心。反倒是尼姑所统一代表的菩萨、僧道、半仙之类，随着秋天到来，她们那套逻辑日渐失效、不再实用以及崩溃，念经念佛是不管用了。一大清早，尼姑小张掐着点从睡中起来，来到庙门口升起旗帜、打扫卫生。后又在门槛上小歇会儿（日出很漂亮），转身又来到院子喂鹅。没有迷茫，她成了一个典型的劳动者。运动来的很快，入秋以后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就到了秋分，北半球白天减少夜晚变长并且运动还在扩大化。庭院里的枯枝、尘埃越积累越多，小张实在懒得清除，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忘掉一切鸟兽的痛苦。还不如去海南打工，小张彻夜自我思索与反省。而庙里那些老派（有的还是反派：钟馗、无常之类）旧神就更不用说了，目光无神睥睨，已算不清断了多少天香火。总归还是要下沉到群众中去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特殊季节，它们不得不思考这类牵涉生存的基本问题。秋天是这样的，它是趋势。粮食、石油价格持续走低，鸬鹚停在路边习惯性忘记呕吐，竹林变得异常枯

燥，社会大哥望着树杈上垂下的绳子（喂，那不是云梯！），异形开启叹气模式，一个忧伤的卵蛋迟迟没有破壳。丈夫回到家中：沉默、迟缓、作游离状。

风无所事事，雨要下不下，拖钵僧路过一枝果树时突然发疯。印刷厂纸张断货（从六月起。但广场舞全面卷土重来）。高原缓慢下降，磨剑少年染了一头新发（彩虹）。

裤子和裤边。铲车被用来运送伤员（一个存在主义者）。

“这（不管它是什么）显然不是巧合。”扛氧化什么的。忘了带勺子，以及失落。关键时刻隐身（均为境外输入）。悟道者摸起一张东风，打掉，接着又摸到一张东风，再打，还是捞回东风，没有一点办法。因遭受出乎预料的台风灾害而不得不考虑修改正在推进的年底斗争任务及方向。关怀即命令。她哭了起来，当她看见两极分化，如火如荼且冥冥中。开火！亦或开光，都行。折射。一根波澜壮阔的伟大轨迹。特派员领导和发动了起义，在某年秋天。没有，还有比涡轮增压更让人兴奋的词儿么。“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耍赖与武统。面对失而复得的易筋经，沈括最后决定放弃押韵。听会儿莫扎特小步舞曲，很难想起亲戚。总的来说与朝廷八字不和。不动产不温不火，人不应该住在城市，到山上去。或沉入湖底。两者选其一，天真明摆着不是用来搞阴谋的技术手段。进入。进入后，不动。师者，授业解惑也。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或者雨在下，但总归下不明白。带一包大桥鸡精！妻子叮咛出门购买生产资料的丈夫道。其结果可预想而得到。在收割机抛锚的岁月。对权力的熏

陶尤其上头。但快进是不可能的，时间成为一种日常幻觉。也打洞。不是想要来点蒙太奇吗，给你。或者风摇动树叶，风不可停留（这被认为是共识）。鹅感觉西出阳关无故人，血压升高。不断有烟雾从起点滚滚袭来，一个人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怎么搞成这样。但这是在八月以后，秋天。要是感到泱泱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傍晚煎蛋中途。或坐在板凳上与当地风土人情一同起伏。都是关于情感，没有不可被理解的。鸟被污名化，停在窗前。鸟还被放逐，自己把自己射进天空的虚空。这鸟任性且不可被召唤，但它的秋天仍旧传统、嚼蜡、可替换，辅以大火收汁，也别有一番风味。穷人将继续窝火，日以继夜。葱管折断后不再膨胀。精通命理学的乡贤整天伫立在河边，不动也不知道在求索些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愿景最后还是化为了泡影。她们都进城给资本家打短工去了。心外无物，他长舒一口恶气，难免潸然。鸡犬相闻，炊烟升起，宇宙在真理（不是挡箭牌）的掩护下又完美度过一天。不要埋怨卡夫卡。在中国，他大概率也会成为神仙。其实没那么神秘，普通人也可以修炼。一部电风扇，一部。换不到钱，这叫一个新儒家心学大师如何保持平静。诗人的任务是成为诗人。可是天空，它经常被乌云遮挡。就在江湖交错的大地上方，乌云与生俱来纯粹的使命，以自己的名义垄断，并世袭空荡荡的天空。它不可阻挡，秋天。它向下。

308

真果粒。请勿乱扔炮灰，保持环境整洁。雨停了，大量雨滴成为水。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人坐在阳台（除非她有更合适的地址与方位），与阳台此消彼长。这是平常的一个秋天下午，对于她。这没什么，她举着她的一只空手。在她有

限阅历中，鹅从没进入过天空。更别说真鹅，即便停在栏杆上她也不认识。秋天在她眼前徐徐展开，她在掉头发。她知道。她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她自己。她是一个尘埃，沉重和经过放大。她不饿，没有动物的感觉。她有一次去灵隐寺烧香在中途遇见一个抱着鹅的人。她想这也太稀奇古怪了，一个人抱着鹅边走边哭。就好像圣母玛利亚抱起受难的基督她想起这个。她没有倒追上去问这一个人东西带来了吗她觉得这种行为也挺稀奇古怪的。她自认为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女人可以淡出水来。她什么都不是她想，她的参照物并不存在。她哼起歌曲，当空中一群巡游的鸽鸟。并且放下手臂。而在另一个窗前，我没有看见任何动作。几个空花盆、一盒烟、一把火机（搁在烟盒上），都偏静物。饮水的人笼统，看不出是什么人：尼姑、男人、指挥史？总之不是故事化的人。他没有道理和趣味。他在饮水是因为之前他就在饮水（一种蜂蜜味饮料）。他保持住了这个惯性。仅此而已，他沉迷于这种一无所得的感觉。其它无。

忽然黑屏。



悟到点什么了吗，没有。

这得视情况而定。衣钵或不立文字，有时我想过江去看会儿越王勾践剑：它就在那儿。只是想（起），感觉缘分还没到达。到了，我会知道吗，应该会。八月以后，各种缘起涌动，我刻意视而不见。望着一杯水，但不端起。握着一支火机，

只是仔细握着。而想起往事和朋友（与照邻约定垂钓在后天），也只是随便一想，不再想念。佛语有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佛语又云：不以有行，亦不以无行。但佛语不云：认识它，还要改造它。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佛陀来得消极，最多认为在没有鸟以前是没有鸟的。且这鸟非巨翅大鹏，它小巧、火气不稳，时静时暴戾。但主要还是冷漠与叛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它实在不该来到天空。使得原本空荡的天空（它那么复杂）更加空荡，也更复杂。一九八六年，当它飞去天空稳稳停着，不动（仿佛一个洞），并不是它想表现什么，又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都不是，《（鸟史》上说）那是它愿意这样。但这又是何苦呢。鸟总归是鸟，即使在没有鸟以前，还是会有人谈论起鸟，无非是他们不知道谈的是什么。他们谈得愉快，谈得最愉快，哪怕谈得快要飞起来，也与鸟无关。当且仅当在这个意义上，我最终认识了写作。

310

写下一个鸟，等待条件反射。大多数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类似昏沉的尼姑走在机耕路上。天将黑没黑，捏在手上的那支冰激凌已融化成浆糊状。一头鸟（不是喜鹊）停在她头顶上方不离，跟随她移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旧社会秋天。尼姑是个好尼姑，健壮、面目清秀，对佛法一无所知。她来自淮安，或正走去当时的前苏联，视心情而定。当她路过一个村庄，她也不会主动自燃。条件允许的话，她偶尔也会朝天空方向呐喊两声：为的什么？与大多数尼姑一样，若是不小心碰见迎面走来的乡痞少年，她也会躲闪到路边，等着他们过去。她不想泄露武功。世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她的任务是扮演一个普通尼姑。尼姑应该是什么样子。师傅说，抬头三尺见神灵。她抬头，见到

的是那头鸟。尼姑、鸟与秋天，它们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尼姑与鸟的距离，正好等于鸟与秋天的距离。这些在游戏中都是固定项，属常量。可变的只有它的次序。譬如无论如何，鸟都不会先开启话头。它可以接话，但主要功能是沉默。尼姑也不会。都已经在秋天，她还有什么可谈的呢。鸟，尼姑问道。跟我有久久了？一九八六年至今。鸟说。既然跟了我这么久，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跟错了对象。尼姑说。怎么会呢，我是鸟，又不是你们人。鸟说。双方说完后，就没剩余的话说了。尼姑和鸟接着移动。下雪？那得等到当地的冬季。且也没她们什么事。她们不是下雪的条件。

一个人（她有一块免死金牌）走在秋天路上。走了一会儿，另一个人跑上来，跑到她前头，停下连续问：货到了吗，数量都对吗。

秋天（它是突然来的）。

一个雁正在往南飞。它一会儿往东飞，一会儿又往西飞，但主要还是往南。往东方飞时，天空来的亮一点。往西，天空斜。所以往南飞，必定是对以上飞行的勘误。否则，雁不足以成为一种候鸟。它是一头独雁，并没有对应地上某个人或物。理论上它的飞行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当它想停下，它便停下（这时的空中已停着一头鸟：它睡着了。鸟头收拢在翅膀下）。飞，它与生俱来这个功能，无须学习，也就无法忘掉。它有时停落在一株落叶梧桐树上，它一定是感觉到了累，低垂着鸟头，鸟眼半关着。随时可以从树杈进一步掉落下去。但怎么可以呢。从结果倒推，它毕竟是一头飞行的鸟，即它只可以有一个飞的动作。即使在秋天。它突然腾空飞去，把自身缓缓发射进天空。在几次连续往南的拐弯后，它消失在我

们的视力范围以外。它会再一次出现吗，一般而言并不会。除非它只是被动丢失。消失不同，消失是它愿意并选择了消失。它毕竟不会重现。而且这是真实的。

此刻，14:49 分钟，在一个星期一，般若。这也真实。一只真实的手（手掌朝上）摆在桌上，我看着它，知道但并没感觉到它是一只我的手。我翻转它，用它来敲击键盘，它还很听话。八月已经远去（想起一个走路的尼姑（尼姑就是尼姑，拥有标准尼姑的模样），走两步，倒退三步），在八月以后，秋天，我动的少，想的更多。想，但不带上想法。动，更多也只是脑子动。雨下了又停，我坐在窗前，想不起是什么缘故坐在窗前。仿佛无缘无故。又仿佛这必定也在真实（它的反义词是什么）中。当我想端起书桌上的杯子，我知道怎么端起并且端起。知道杯子是物。

312

知道这雨停了后，它会继续停着（但这无非是经验且已被文学化）知道饿了，就要吃饭（我不饿）微冷（同样，冷暖自知）知道存在社会（无论新旧、不同类型）这种东西并且我正在社会中以及在它中心以及领教在其中的滋味。知道一作为数字的含义和其它，知道妻子出门去了，也许她会捎回一个指甲钳什么的（灵隐寺在一千六里路以外）知道鳊鱼群回到江中间后，它们会顺流而下直至下游。不会再返回。知道有所思才会有所梦（入秋以后，我的梦相当宽泛，但高真实度：我梦见玄谈庙在举行噪音演唱会，连八个八仙都盛装抵达，吃着金刚魔力青火熏的猪肉串。不赘述）知道这是一把立在桌上的火机（面向未来）而这是一把钥匙，它只能打开一把唯一的锁知道天气在转凉，运动（它还在扩大化吗，我已没关注好久）

绝不会停息。停止，我也就不可能知道。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故事的高级与飘逸。洗会儿鞋带。知道鹅和其它动植物，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无须我去担忧（我知道需求的弧弹性吗，不知道。事到如今，我知道了太多。但却仍旧不知道一株立在路边的树木。我是这样想的，我反过来问：我知道这株树吗。明显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不知道，妻子还会用起子修理电风扇的摇头。

知道困了就要睡觉。这是道理。而万物皆可翻译，这就已经不是道理那样可靠了，它成了诗。诗这个，诗那个，我几乎知道诗的全部。但也只限于知道：它被过度美化了。知道法律可不是玩笑而出来混难免黄汤儿。大概知道中草药的科学性成分并不算高和一种文化必然导致一种文明（不然我们还在这里扯什么淡）知道（能感觉到）爱情与雨点的微弱关联：老朋友，不是没时间，我只是懒得动。因为只要我一动身，想着去一个地方，事情就会变得无边无际）知道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内我没动：妻子拖地时，我抬了一下脚。而且这些统统是（不一定可靠但，是）真实的。诸如此类它们从没有离开过大地。我没有创造任何东西。

透气与防水不可兼得，这天，历史没有记录（但仍发挥了该有的作用）副排长烧糊一锅粥后带着略伤的心情去河边游泳去了。我是这样想的，在一个人类旁边我总感到复杂。在一头鸟附近，要好过一些。而当我一个人踏实地坐在窗前（或阳台），我终于变得不懂（对自己）。此时我可以沿着任意一条道路无限展开去，但每一条路都不确定。没走出多远，我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并不是一条道走下去不好，“好”是什么意思。不是走的过远我会嗨昏了头：我已经来到这里。都不是。

不是要体验与丰富情感，我终究会得到升华。但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啥的）就是好的么，我不懂。但就这样我行走的时间过去了，秋天到来。这秋天既是季节也不是季节。三个7。在意大利中部。秋天我很少进食，躺在水缸的时间拉的更长。天没亮醒来。醒来后，大面积醒着，不再做出一些奇怪动作。举起一只手，不作停顿很快又放下。而在路上走着，也仅仅是匀速走着。不再连续稍息或拐弯：一年四季都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有时看着一个截面。有时浮漂刚立起便被接口。有时不是，那天只是在一个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一或其它，这星期二与星期一或其它也没大的不同。就好像星期二在星期二这样一个事实中，除此以外无。不具体和特殊（那是人为感受）它仅仅星期二。也不是星期三。如果那天是星期三，那就不是星期二。但不是。那天是星期二且只是。历史上有许多星期二那天也是，没什么不同。它是许多星期二中的一天，或严格来说是许多星期二中的星期二。那天人民都在睡觉（或趴在窗台上）是一个星期二。据不完全统计她们有任务的不到三分之一。严格来说星期二只能在星期二。而那天正好是。有一天是星期二，那是因为那天正好或只能在星期二。严格来说是这样的。说法不同而导致事实偏差的也不在少数。事实是，那天是星期二。无论那天已经或正在过去，在星期二是一个事实。实事求是讲，是星期三或其它也没什么所谓但事实就是事实。人民是那么好骗的吗，是也不是。不要纠结于概念这里的人民指的就是人。单复数都行。事实重要，但有时又不是。那天星期二，是事实也是唯一事实。谁都不能反对。也懒得反对因为不重要。星期二过后的一天

才是星期三，否则只能是在星期二，那天。那天是指天亮开到傍晚天黑前的一个时间段，是星期二。星期二在移动，就像一支游标卡尺而不是游击队。星期二是突然到来的吗，不是。它反复到来。一个人在星期二意味着她已经在星期二。她在睡午觉，妻子。她才不管是不是在星期二，每天她都会从楼梯走上来，朝四周看看（有时，依着栏杆冒会儿烟雾），又走下去。我们不对话，在星期二。或在那天。那天双方都没对话的劲头，也许因为是在星期二或其它因素。比如对日常生活的抛弃。那天下雨吗。不一定，要看当地的情况。不要如果！那天是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一天，不存在如果这种假设而且还是在星期二这一个事实中。人类面向的应该是对象而不是未来。而未来不足以成为一个对象，它太未来。那天的对象是星期二。但星期二并不需要处理，星期二并不是一个麻烦它只是在星期二。是一个事实，也不重要。对楼阳台上，一个女人在搓洗衣服。这重要吗（结合上下文）。即便它是双重事实：现实和写作中。不能说星期二和一个搓洗衣服的女人哪个重要，事实是它们没有可比性。事实是，她朝我这边窗户瞟了一眼，也许看见我正在写作。而这对她来说没有一点重要。这几乎就是事实。事实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事件。在星期二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事件。那天星期二，我不饿和坐在窗前写作。秋天，并且星期二。有时正好这样。我意识到那天是在星期二而且以为重要。是不是在星期二或星期一本身并不重要。星期二是对那天的一个通用说法，那天是印刷厂，显然不能这样去描述（即使在秋天如此巨大阴影笼罩下）。星期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吗。而对佛陀来说，客

观也是不存在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当我想起那天（上午有雨，午后停着）是在星期二。想起后，我把它写下来。就好像写下了一个事实。但没有。事实是那天正在或很快会过去。是不是星期二我都不会去博物馆看越王勾践的宝剑。宁肯坐着，吃点薯片（这种事在一九八六年，我想都不敢去想。大概也是不可能想得到这类语言现象）。星期二，以往我都是把它当成虚词理解与使用。直到那天（一个星期二），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好的相声捧哏。当我坐在窗前以沉默的方式表演节目时，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不偏不倚，正是在星期二。也就是说，无论我怎么说，说什么，它们都在星期二。而且这一点真的没有一丁点的重要。不是吗，不是在星期二。它就连一个事实的价值都算不上。只是在所有星期二中的一个。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不是在星期一、三或其它。度日正如度星期二。如此，在那天（一个星期二）也就有了在旧社会的质感。整体上恰如其分地呈现出秋天的气息来。同时，这天正好便是在那一天，一个星期二。除此以外，仿佛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316

星期二过后，按八月过后是八月推论，它仍是星期二。连另一个星期二都不是。那么，我们就简单认定这天（梦见牙齿松动）也是在星期二。气候（气温、能见度、湿度、降水概率气压等）、当地风俗、制度风向感觉区别都不大，以至没有丝毫变化。从回笼觉醒来，我便看见并看着那道杰出的墙缝。以便脑子接着在大地上梦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什么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旅游与写作。妻子这时夺门而入，问道：要不要买一个新沙发？调低耳机音量，我望着她，感觉仿佛世上只剩下我们这两个孤儿。

积极的生活需要一座新沙发。二、那是妻子作为一个个体的事情，我实在力所不逮。我体会不到其中隐藏的戏剧感。不知道为什么，起先我以为听见的是肥皂。不管沙发或肥皂，我想到的统一都是肥料。那种灰色、颗粒状复合肥。转而想起喂猪这件事情。以前（一九八六年），我用糠撒在泔水水面上，提着水桶去猪屋喂猪。那个石头凿制的肥皂状猪槽，我想这就是原因。它们都是长方形。我想那会儿，妻子可能还不到三岁。你看着办罢，我总归需要回复她的。我们是夫妻。是更偏向情感而非契约关系。八月以后，我不是在河边垂钓，就在窗前（房间门关着）枯坐，我们见面不多。延续多年，我们的故事还在延续。直到永远（与时长无关）指定是这样的。况且按缘来阐释，我们没有过清晰的开始也没有结束，属于某种纠缠状态，不可名状。在五百万年以前，我们还是猴子昆虫之类。还没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只有对接触到事物稍微有那么一点自然反射。还没有经过一系列驯化的残酷过程。而此刻，我们在这里。在各自时空的同一个交集点上讨论一个关于沙发的判断命题。缅甸的面条。以及用吸管吸面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备上门，妻子离开了。去厨房捣鼓中午饭，还是谋划去灵隐寺出家的路线图她都是自由的。我需要一把电钻（可以用来旋转螺丝的那种）。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我没跟妻子说。也许还不够成熟。还是不知何故，感觉我们离命运共同体还是差上那么一截。有一种在云游途中被抛入东方的遥远感觉，如同一个雨滴。又是云又是雨的，一阵倦意袭来，我几乎对着墙缝飘然睡去。调大音量，在鲍勃涤纶的重复念叨中我睡去。仿佛来到我的老年。而这是老早

就已准备好了的。要是没有遭到过重伤，不会知道睡去是多么好的安慰。而这又算什么呢。我只是睡去（持续下落），睡中连根鸟毛都没抓到。在一个秋天中午，我感到身体周围有一些凉意。搁在书桌上的脚和靠在椅子上的支点达到充分平衡，我能感觉到。我不会滑到，放心以及大面积睡去（查看更多内容，请下载客户端）。

我是怎么知道的？关于睡去。不知道，我切换自如。被粘在一株银杏树干上在中午阳光下接受暴晒。

从尘埃到行星胚胎。到时空碎片。到连续几天降雨：这还是秋天吗。这上午，楚怀王迟迟未起。没人知道他在思想什么，仿佛在下一无子的盘弥天大棋。

楚国的秋与别处也无不同。黄鹤替换常见的鸟停在对楼屋顶淋雨，马匹挂在树上接着叹气。而龙（我太久没见）僵在路中央仿佛一根搅屎棍，不再考虑革命与解放这些没用的。街上没有尼姑出没。花朵自然枯萎。拖拉机坠入湖中。输了整晚走路回家的匹夫几乎晕倒在草丛里。当代书生决定在手臂上纹上“还我河山”这类图案，或一头发情期军舰鸟。就这么个表达晚节不保的意思，都行。审判进行中（仿佛一场游戏，存天理）。秋天即审判。也不是。这里（华中地区）离最近的海至少有一千公里远。我在这里做什么？也懒得擎起手臂。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一个鸟不生蛋的不毛之地。荡秋千的江郎。拥抱，当然也打折。马来西亚瀑布。在成佛的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只是谁信呢，存在一个美丽、勇敢新世界。渡渡鸟是唯一一种被定为国鸟的灭绝鸟类，在公元忽明忽暗的一六九六年前后。忽，作为一种动物。

一把椅子空着，原先坐在椅子上的人在不远处看着它。她随时准备坐到椅子上：就好像回到一个地方。但没有。秋天，鸟路过淮安，食亡。但仍不能推翻两个凡是绝对正确。就这样跌跌撞撞，卢照邻来到寺庙门口，看见门口两株枣树结满成熟的果实。果实甜，有一种沉淀的果实的感觉。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爬到云上。他也需要一部云梯。开放，但我们不去谈论这个。季节与气氛都不对。而驴尤其不对劲。有什么不是呢，驴往前推也来自于宇宙尘埃。秋天是特定的气候现象。秋天在当时的越国格外感性。人们看见一头鸟，还以为它是天上的一个字。后来看见多了，也就学会了说话。但那并不是鸟语。鸟语的基本功能是自言自语。但这里还是存在逻辑漏洞。他们没搞清楚，鸟其实是一种发明。鸟语也不是真正的语言。诸如此类一切为了（统治和被统治）方便。不要谈论鸟，在秋天。它谈不出个鸟来，两头都不讨好。比如鸟的目的是什么？我躺在上午的床上，也躺在历史细微处。我的目的（它必然会循此前进）是叶公好龙般躺过这一天。它是行动，更是工作。我只须享受它的剩余价值即可。也喝水。我想起秋天一个木匠来到山中找一根木头，用来做一条凳子。他找到那一根木头了吗，找到了。做成凳子没有，没有。他是木匠。他的任务是成为一个木匠：与木头发生关系。而不是想着去做一条凳子那样的东西。在人物关系大于国民党骨气的秋天。

秋天（不需要怀疑），当我坐着，是因为我坐着。举起一只手臂，是空中正好有一头鸟飞过（不用看，我都知道）。端起一杯干净的水，并不是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习惯性动作：端起后，停

着。停一会，放回原处。也不是因为杯子就在那里。不是因为秋天。我突然感怀，也不是。忘了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呢。妻子在拖地在每一个上午，我并不想去评论她的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纯粹浪花，那太文学。也不是因为穷。过于明亮、悔恨、在社会主义和不及物也不是。或者无缘无故，也不像。它总是有一点原因。它就像在鸬鹚和鹅之间，它是一点什么？一点虎吗，绝不是。虎本身就是谜语。也不符合语法。它延宕着，原因、动机抑或意图，我无从通过分析得知。不满意。而这仅仅是因为我的性格。更精确说，是命。命最大，包括端起一个杯子，端着不动这样的事。命让街上的一株树木沿着自身往天空方向生长。让我在一个上午坐着，在窗前无语也喝些水。而不是去关心什么屯粮消息、街拍（清朝都亡几百年了）、议和团、形势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这些劳什子，太初有道。它们不是太近和远，只是什么都不是。不间断嗑上三百个瓜子壳。

320

这是已经到了随笔的程度了吗。（鹅弥陀佛）

此刻：10:30分，星期五（杜尚兄，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正在进入。进入瀑布中。它与我交叉且平行，彼此相互淹没。进入后，我不动。也不等待。没有要等待的东西。我空着，在事实上的秋天。假设有风（在汉语中，它多义）经过，那就让它经过。要是其它，那也必定有其它的原因。我只是不动，处于理想状态。“当天空有一头鸟飞过，我就在纸上写下：空中有一头鸟飞过。”没有，我就写：天空空荡，此时没有鸟飞过。要是既不是没有，又不是有，我也不会去多想，如实记录：中午，空中仿佛有鸟飞行，但不是。我已过了对奇怪事物（一株立在路边的树木）好奇

的年纪。对真理的需求亦可有可无。(遗憾那是不可避免的)也没什么要特意去忏悔,沉浸在瀑布中,我呼吸平缓。没有身体的恐惧。八月以后,这种情况越趋于日常。它不可逆。

就好像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走到了,发现不是那个地方。她接着走。每到一个地方,发现它们都不是。这个地方并不远,就前方,能看见。不是走不到,是走到了,发现它并不是。这就有些让人窝火。但也可能是她看错了。她不得不停下来,在一个随便什么地方。升起一堆篝火,等着某个书生乘船从宜昌顺流而下。最迟秋天,他会到。

抹黑回到家中,收到两个快递。都是书。《余事勿取》鲁人魏所作,长篇。《光亮传》越人谢君著,诗歌选集。这世上又多出了一部小说和一部诗。除非还有别的世上。假设,在一个别的世上的一天,一个人抹黑回到家中。推开门,丈夫坐在走廊的黑中。还没等这一个人放下灯笼,丈夫便说:下午燕飞去了。飞去了,丈夫说,去还了。丈夫反复说着同一个意思,这些话是他从下午起就想说的。也许他也一直在说,自己对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跟着这一个人抹黑回的家。她把灯笼挂在门后,走近过去安慰丈夫说:去还了就去还了,说不定明年还会归来。她抱起丈夫。假设抱不动,她又会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只是假设。我打电话回浙江,没人接。大概他们已经睡了。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晚。在在世的一天,再也没剩余的事要去做(这两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去读它们。没有阅读的习惯)。虎,我们在晚上从不碰面。雨,停着,没有要思念的地方。妻子,她在洗澡。一个洗澡的女人,有时感觉我们在2000年

以前就见过。有时又不是。感觉她只是一件家具。感觉总是不准确，它随时在变换。我感觉到秋天的凉意，在阳台坐着。空坐（没饮水、举起手或遁入冥想）。大概真的没有剩下什么事要去做（这天不愿写作，但还是去写了。正在写），那些本来就没有的事。仿佛想起一条船没有底，一只鹞空中翻落，还没着地又反弹回空中这样的事。我又去想它们做什么呢。没有的事。也不需要刻意去度过这剩下似乎已经是多余的时间（事情总是关于时间的）。总不能老是暂停。去水缸躺着，我没有想。我去了。在水缸躺下，一根手指头按在缸边。这是在世的一天不是么，正是。我还有一些普通时间需要花掉。妻子（通过梳妆镜的反射影像）问：要吃猪蹄吗。我罢罢手，让她尽快消失。这是我的世上的一天，我不想旁人消耗收关时光。也不是不愿意，不是季节性孤独。上午，我在街上看见一株树木。一条幼狗绕着树干在转圈。下午路过时，这株树木还在那里。并且我没有得到任何启示。傍晚，在河边我望着河水流淌。只是望着，没有想起某个诗人或洗脚。我望着的速度正好是水速的两倍。天黑后，我才彻底回到家中。我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来度过这一天，甚至还有剩余。要发生战争了吗，战争也是会死人的（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怎么说呢，有些事会发生：它们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一些发生了，仿佛没有发生：它们没有绝对意义。那就让这根手指弯曲，表示这一天或A（一切中的某样东西）都会过去。天气预报表示，明后天都将下雨。

322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检科联系。这是一瓶可乐。

这不是一瓶大煞四方（殊途同归）的可乐。

人的时间单位是岁，猪则是月份，以此类推这是一瓶阳台上的可乐，摆在阳台书桌上（有时被握在一只手中）。这时天还没亮，黑着。不是漆黑，是蒙蒙亮或蒙蒙黑。这是一瓶可口可乐，红色。在黑中，红看不见。不是百事。百事是蓝色可乐。可口可乐（商标字样）中国，隐约能看见外包装上的字体，在蒙蒙亮（亮度约30%）的天光下。黑度同样也是30%。但视力已辨别不出任何色彩。天空也是（多云），呈现出暗淡的空荡。附近，一些事物在变化，但极缓慢，几乎无法察觉。但知道。根据经验，知道这是一瓶红色的可口可乐。推论也是，可口可乐无一不是红色包装。不是蓝色，蓝色是百事可口的颜色属性（详见：释放一种蓝色，一罐蓝色百事章节）。但也不一定。一瓶蓝色可口可乐，也不是不可以想象。在光线没有足够达到以前。握在手里，它就像一瓶标准便携瓶装可口可乐。它的瓶形有着特别的曲线。“你的刀法是在哪儿学的？”宗师问到。“没有，我只砍过柴。”A回答道。这是一瓶可口可乐，还剩余半瓶可乐水。一个人（我）在过早的凌晨来到阳台，坐着。阳台上正好有半瓶可乐，是可口可乐牌的。不是百事。百事是好喝的饮料，可口可乐也是。一样的好喝。并不存在哪瓶可口可乐好喝一点，哪瓶更难喝。每瓶可口可乐都是同等质量的口味。不是（虽然我更倾向）百事牌，这完全是一瓶可口可乐。从握着它的手感就会知道。瓶盖上印着一个可口可乐标志，不会有错。一瓶红色可口可乐，与别的红都不同（这点并不容易区分）。每瓶可口可乐都是第一次喝到的味道。一九八六年，我喝的第一罐可乐是百事牌的，甜。后来在很多年里，我都喝那种罐装可口可乐。可乐是一种汽水。这会

儿还太早。半瓶隔夜汽水并不适合在这种时间点喝。我不渴。只是把这瓶可乐握在手中，等着天光亮开（但那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一种可乐是最好喝的。并没有，每一瓶可口可乐都是同样滋味。只要它是可口可乐，它都是雷同的甜味。握在手上也一样。可乐不是炸弹。它最多有些资本主义。它是一瓶红色可口可乐，握着它，并没有在旧社会那种感觉。它是可口可乐牌的，不是百事牌。百事是一种蓝色汽水。红色的才是可口可乐。同理，也没有不是红色的可口可乐。一瓶（色彩不被看不见）红色可口可乐握在手中，很红很红。天（包括天空）还没亮起，安静，也空荡。要有人。

先要有语言，语言定义人。人的善与恶、思想。要学会睡觉（一个人）。要有两个以上的人。这也是上帝造人的目的。日出。八月远去，八月以后叙述将变得困难。一头鸟飞进天空，飞了一半就不想飞了，它想停下，停在空中。但是没有，它忘了停这个动作。它只有飞进更深入、最深的天空，那里什么都没有。反过来，天空也是，天空深吗？还是说久经考验的空荡。都不是。它变得不可被理解。不神秘，不空，大气成分稳定。天空仿佛成了天空本身的样子。这是不可被理解（接受）的。当鸟类穿行其中，天空的作用是托起它们。确实，后来的天空离天越来越远，人们在这同一块天空下，时常怀念那遥远农奴制的美好景象。天空与鸟尚且如此，更别说庙。在（只能说实际的）天空下，一座庙庙门关闭，尼姑们不知去向。庙是地上的事物，显示真际。一个人通过它连接虚头巴脑的理想。现在它自断香火，关着。围墙外立面脱落，还画了几个圈起的拆字。几个黑喜鹊无所事事停在墙头，学着当地竹林七贤这个埋怨世

道不好，那个说风水不正常。就没一个扯到点子上的。要同情它们的处境，毕竟它们用的是鸟语。一种败坏的语言。点燃一支烟。点燃后，发现火机没有气，烟也没被点燃。我走过去问妻子，还多余火苗吗。你不就是吗，妻子（坐在床上发短信，白了一眼）反问道。以业已腐朽的语言去讨论本身腐朽的语言。仿佛通关。这是一个雨天下午，然后呢。这是一个崭新（经过一切后达到的）下午，秋雨在下。然后呢。不可能通关，始终在没有历史的游戏里。雨在下。一头鸟飞入的是天空，还是雨中。要是后者，它不可能不同时飞进天空。如果不是，其它，那我们非常懒得去讨论它。但也有例外的情况，雨在下。一个人走在雨中，四面八方走着。走法相当放弃。她（并不是叙述对象）也愿意。她举着手，手上没有伞。但并不妨碍她走动。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一般称它为文学性走动。其实不是的，它只是一种真，无它。且仅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它才真。它不是叙述。它是一个庙走失了尼姑。天空空荡但没有鸟飞过：或鸟射进天空，才发现天空没有，是空的。或一个人醒着如同睡去或形容如同秋天的丧尸。庄子，以及在秋天而不知所终。感怀，但准确表达的不可能。以及流淌，却无非是一种惯性（工具化）。没有新的观念（这个观念本身）。鹤，秋天它愈发频繁出没。序：一定要有次序吗。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锁定，锁定是好的，雨在下。雨短暂故必然完整。一个雨点和一个雨点在成为水后才相见。但一样也是病句且腐败。

但还是要有人。

这一句话是人说的。人说的话基本上分两种。一种是人对人说。另一种没有对象，人是一个发

声装置。一九八六年，经过训练，我学会了说话。但却不清楚用说话来作什么。直到我学会如何沉默。鸟为什么要飞去天空？为了沉默。

一个雨滴从天空掉落，因为什么？

沉默。

再比如一个本就沉默的尼姑，默默走在路上，一个雨滴不偏不倚正好掉在她附近。还吓了她一跳。她感到，她是不是过度沉默了。

都不是。

沉默不是不说话、抵抗或不愿说话。它是当我说出一句话后，我真的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因此我沉默。外面雨在下，秋天。说出来后它还是，雨在下。我要停下想或不想，在纸上还是实际中(有什么分别?)稍作沉默。这时，万里江山一片红。

在九月的一天，妻子出门去了。她站在门口说，外面在下雨吗。说完就后悔了。她跑进门，对准我喊，外面在下雨，不要出门。妻子说的都是对的。她出门去了(取个快递或约朋友看场电影什么的)，带着伞。二十年了，她出门后，我突然有点想念她。我来到客厅沙发躺着，茶几上摆着几个中午的碗筷剩菜。在世上所有妻子中，她是其中一个。她出门去了(不在屋子里)，也许很快会回来。也许不会很快(要是在路上她又想起什么寺庙来)，在八月过后的一天，九月末。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强调这点并没特别的意思。一个人出门去了，这件事在秋天(雨在下)总在发生。作为某一个人的妻子，出门时她带上了一把雨伞。这也没什么。外面雨在下，中到小雨。一个人(即便她是一个妻子)也不能总是待在屋子里，空着手(有时双手插在裤袋里)四处走动。她又不是

纯粹的动物，或一件家具。吃完中午饭，她出门去了。外面在下雨吗，她问。她弯下身在门口穿鞋。说完，她就后悔了。雨在下，穿过走廊她能看见。她跑回屋说，下雨了，记得不要出门。说完后，关上门，走了。她很快就会回来。又或许不会那么快。一个人她有自己的事要去做，不能总在家里耗着。她没说什么时候回。就好像出门后不久，她就会回来。应该是这样的。她可能只是和朋友去看一场电影。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很平常。即使那天下雨，又或者是在秋天，它都是一件平常的事。何况她是一个人的妻子，这么多年，她不是独自一个人。她还带了一把躲雨用的伞具。出门后，她不再被屋子里的人看见（但能听见她下楼梯的脚步声。即使躺在沙发上，我也能听见）这个时候，我突然有点想念她。她是妻子，我想。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在她还是少女的年纪，她每天也从这个门出去。也是约朋友逛街或去吃点什么东西。当她出门后，屋子里空着。她不会在外面待太久（秋天，雨在下），很快（至少在天黑前）会回到屋子里。也许那天她感到了疲倦，从外面回来，她在沙发躺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动，握着电视遥控器，保持沉默。仿佛这一切都会过去。或者它们还没到来。她忘了，把伞掉在了什么地方。

铁观音与有时也属于无政府主义管辖区。暴徒或者选举的结束。事情走到今天这种田地到底是谁在预言？都是初中同学，还是彼此的辅导员这层关系终究也是靠不住的。副主席亦或无花果。台风！批评者（已被人民遗忘到角落）也需要搞清楚底线，多研究研究《吕氏春秋》。要掌握时间节点。错过上山下乡的历史际遇可不是闹着玩的。入世以前先搞定出世。这是规矩。升仙也一样，

包括成佛。开局时大家都只有一口气，拼的是什么，都是命。一朵花努力绽放，它在表达什么，一种浪漫无谓情怀吗。干掉 A，也干掉 A 之后。凡事都得亲力亲为，自我辩护。会议还讨论了其它事项。

自由与疫情传播在加剧。妈的是可忍，可在背后捅刀子实在卑鄙。跳过广告。每个尼姑身上都有丰富标签（烙印），但它们的最小公约数依旧是纯洁。态度决定风格（大大省略了互动环节：请勿喧哗）。具体罪名并不重要，只是上哪儿找地界去忏悔呢。重点（逻辑）不在这里。秋天是锄奸的季节，不留痕迹最好。掉头发，插拔三百次才充上电。不过狠话说过头又有什么显著好处呢。抛售晚清危机。兵法有云：时代在变，大家都需要洋务运动与美元。否定之否定与辩证法地位之不可撼动。铁观音讲究的是清、香、雅、韵，就这么自投罗网往枪口上撞击值当吗。情况不可能变得比之更糟，无伐壳说。唯有面朝大海长叹吐气了事，不失为一种好的投降与自保与悲凉。一大早上的，我这又是闹的哪门子情绪。都是编的。一双无形的手，重点在于无形。同理上善若水能当饭吃吗。读书人在专研瓦尔登湖。士大夫有鸟的精神？现实是莫须有的，你不是间谍已经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啦。天注定，钓鳊鱼的季节大约在十月底终结（仅限华中湖泊地区）。照邻说，此地精华已尽。剩下就自由发挥罢，尼姑是危险的。她会反弹，掌纹混乱。还从不照镜子。在被举报的那一天，她动了还俗的念头。但也就一念之间，少顷，也就懒得折腾了。静下心发了几个无聊短信，又去院子喂了鹅——我认为这段叙述是正确的，在心里面，她与观音用金刚结紧紧扣在一起

且 All in，一劳永逸。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第七天工作。不可以对父母不孝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他人之妻，女人不可以与他妇之夫通奸诸如此类。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他人。不可以贪夺邻居房屋、奴仆、牛等一切财物。

不可妄语，佛曰。

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谭嗣同自甘沦为英雄，百公里 3.9 秒，地表最强。打开漂移模式什么的。如果宇宙是对称的，那么宇宙就有意图。

抽屉里藏着锉刀、燕尾夹、一张钞票纸（一元）、铅笔、橡皮。关上。她得到什么她从没想过云游四方她是一只母系社会漏斗。A。她简直是一根虚线。往一只砚台抖入一段烟灰在一个星期四在一个旧社会上午阳光下。天空放晴，莫非又到了大赦的季节。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要离的足够远才能看出它的有限意义（不一定积极）。厨房发出诡异动静，仿佛有鼠类在爆炸。看见是什么意思？看见的一律是图像结构、色相与饱和度。从一个山尖看去，很难看见山尖自身。参照系不对，太过任意。我的参照坐标点是世界中心，无论它是什么，在哪里。徐饮一只蓝色雀巢咖啡杯中的铁观音茶水。与交感神经无关。跟帖派门可罗雀。没有跟帖意味着不能有跟帖或被大过滤器了。或其它（话不能说太满，留条后路总不会有错）。说不定还有反反物质呢。只要足够取信于民。她绝不穿两只不同色彩的袜子出门，绝不。她感到枯耗（在煮水的时候），有时，她又没什么感觉。她感觉是她的内部产生了矛盾，波澜壮阔。是这样的，她分析她的来世可能会是一头鹞或寒号鸟她不确定。但能感觉到。被什么纠缠住了，她感觉。

一根充电线缠绕成了团，但充电功能基本上没有损失。有无数个点，连在一起却不到一米长（维度问题）。但鹏自古以来确实不是什么好鸟，它极其假、大、空（范畴问题）。她没有问题。她在临摹拖地，打破科学与诗歌界限她在建立新秩序。天晴了，去动物园闲逛也成为了当天的一个活动选项。还是去归元禅寺数数罗汉，心里达到即可。心分布在任何地点。在心里看见姑且也算一种达到罢，其实只是安慰。眼见为实实在让人犯困。一部火机以它原本的样子立在桌上而我压根看不见。我看到的，是一部绿色透明塑料火机。它是塑料的。塑料，我也看不见。对楼一个阳台正在被铲除，将被改造成一个新阳台。看见意味着脑子在进行繁复运算，运算结果被看见。这时的天空空着，我能看见鸟吗，不能。我看见的是一个字。鸟是补充。即便如此，我仍会在椅子在窗前半躺半坐着，以以太的方式。励志时刻，直到耗尽烟雾。麻烦挪一挪脚。妻子指令道。无不是在埋怨，听得出来。我立即想起指挥使离家出走的那个中午，但怎么也想不通他的悲怆从何而来。他也是历史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去看勾践佩剑的路上。

大修。弹簧，也像炒冷饭。空投，或信仰、神话与动物（主要是鹤）。

在湄公河底。

在似睡非醒间，回到自然。通电也没啥反应。仿佛一个杯子，一个。一朵云，云。一匹猪也有菩萨底蕴。它是什么？一个封闭铁盒里的东西（假设有）。它只能是部分东西之一，不会是一匹象。一个铁盒红色。是否红色和容器功能不相关。它可以是一个成熟红透的李子，在八月以后，九月末。铁盒上没有暗示。晃它，也感觉不出什么，

仿佛为空。但仍不能排除盒子里面关着一个李子。通信工程。有专门用来存储时间的东西吗，没有。有没有时间，也是个问题，似睡非睡。国有资产大部分流失，不复还。西伯利亚刮来的风还没达到当地，一队火烈鸟盘旋在寺庙上空，久久不愿离去。只要倒着看，凡事都可预见和空当接龙。此刻，它仍处于一种偶然发生状态。混沌，但清晰。吐着泡泡。它是艺术的，等于说它什么都不是。它不可以是单独的一个浪花，相比较，一个李子更为实际可控。在不可缩小和夸大的实际中，一杯铁观音汁水已相当寡淡。都是电磁力在起作用。而一个旧社会的书生哪里能意识到这些呢，脑子昏沉，走到河边，也只是望着水。对顺流而下的尼姑往往不屑一顾。也不像是躁郁症中招。垮脱，他想起这个词汇。但不晓得在文言文里当如何讲。这些事就交给后代们去处理罢。他只想躺下，静静地升起一小堆篝火。取暖亦或迷信地数着逃逸到空气中的火苗。他自然地擎起手臂，这个动作只花了不到半秒。想起暂停和快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他一度又沉溺于深深的沉默。树上掉下一个李子，正好砸在他肩上，他也没去多想。他的主动欲望是什么？仿佛也是没有的。他不动，不可穷尽。天黑后，也没见他（像一个分到食物的村民手舞足蹈）回到家中。一个产品，总会有他过期的时候。抛开所有可能，这个红色铁盒里难道真的住着一个小神仙。那得多气闷。打开，它是空的。隐身的神仙或无须假设，它已经不可避免化为能量。假设么，我曾经假设天空是一张巨大的钞票纸，且只有我能看见。这种假设能使人幸福吗，也能。在不可放大、忽略但可以假设的实际中，我制造大数据量的信息并存储它们。仅

仅关于一个铁盒。从这个角度推论，我比书生乐观不止一星半点。何必呢，我也不反对任意一个尼姑。我决定还是陪妻子去一趟菜市场。但她（有限但没有边际）立马把我挡在门口，说算了罢算了罢，迷路可就得不偿失了。我能说什么呢。这感觉如同一头金刚鹦鹉被卡在了赤道两边。也行，我说，路上小心间谍尾随，他会鲸爆。妻子拍了拍胸口。用低频噪音跟我交流了一会，走了。

既要排序也要适当考虑组合。

比如小如一、二，或没有。而大呢，大于十二已足够产生虚无感。在门口的枣树上，结着十二个枣。这是什么意思？十二比十一多一。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在一个枣树上结出一种果实（枣），这肯定也不是一种“玩”。有一个枣树不多不少需要结出十二个枣那样的果实，这年秋天，它结了。十二是个数字。对一个枣树来说，十二已是个大数。它至少大于没有。而对一个可以感受到光的枣树，它没有世界。它大，也仅仅大于无机物。枣树也不是一种必然植物，在所有植物中，可以没有枣树这一类别（可被替换）。（一个结着十二个枣的）枣树还有其它，鉴于篇幅和体裁稳定性上考虑，不再逐一展开讨论。枣树和虎也不像是一种先进组合。无论风雨如何变换，在各式各样时代，枣树仍以它自身设定的样子生长。十二个枣，但只有一个可能。

现在是纽约时间 3:35 分，午夜。在一个大厅沙发里躺着，没有明显的阳光从玻璃墙照射进来，一个阴天。这里是在一个下午，不是在纽约或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个湖边宾馆。这里（大厅）还不错，没什么人（另一个人躺在另一座沙发里，前台服务员埋在电脑后，看不见）。墙上挂

着三个圆盘石英表，分别是巴黎 10 点准、北京快接近 16:00。纽约，现在到了 4:45 分。在一个有三个时间的地方，这里整体环境属 B 级（旅游区标准）。我从外面走进来，来到这里。这里首先是三个大型沙发座（在大厅一侧），长方形茶几上没有烟缸：有一个嵌入式烧水电子壶之类的东西。我提着一罐可乐进来（可口可乐），在沙发里躺着。另一个人在检查手机电池。他是另一个人，在另一座沙发里。他没有在吸烟。他不像是那种不吸烟的人。女人躲在前台的电脑后头，女人戴着口罩。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大厅里没其它旅客。这里是一个阴天下午。但纽约也很重要。这会儿，纽约比这里明亮。这里没有什么不可被理解的东西：时钟、人物或惨淡经营的气氛，都非常清晰。三个人处在各自位置上，彼此（双向，存在六种情况）也不构成任何威胁。仿佛大厅里三个普通摆设。但绝不是一种和谐，他们与大厅的关系相当突兀。三个人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一个像尼姑在犯困，另两个（躺在沙发上的）如两条烂船，人生已经走向下坡路。他们（期间一直没有对话）小躺了一会，一起起身，走出了大厅。女人抬头看了一眼他们的背面，又埋下头睡去。她脑袋上方三个钟表的指针在匀速移动。这一天是当地的九月二十六号，正是九月末，秋天。这时，我（总是慢上几拍）也起身离开沙发，走出大厅。那个可乐留在了茶几上。屯卦有云：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意思是，一切皆有定数。

拉上裤链。

一九八六年，一个雨滴穿过天空落到地上。短暂、向下、连续，还没落偏便成为了水。

尊者与猫头鹰（它的反面是恐惧或者背光）。水费交了没，妻子嗑着第三百零八颗瓜子壳问道，水费！她难道不知道世上有共时性吗。空坐着，两只脚交叉搁在书桌上（仿佛一个无边无际发茫的猴子），这也是可被原谅的。还自废了武功。一个雨滴。

一个雨滴假设握在手上掂量，还不到半两。

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气被认为是万物之源。

想想也是。气么，气功、风气、义气、气象等等，其含义相当丰富。谁有解释权，谁就有合法性。一个鸽鸟斜着飞行，急速穿过行进中的鸟群（看不出什么鸟，但它们是同类，约百数）。鸟群按惯性行进，整体形状没有因此而变化：在变化，但不是因为那个鸽鸟的扰乱。鸟群系统稳定。人工炼铁技术要到春秋战国才被掌握。铁不是多余的，在人类（最终成为一种气）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必经阶段。她得到了什么？当她作为一个尼姑走在雨中。数雨吗，她一只手掌上只有五根手指。她必须反复来回数。在停雨以前。正所谓，无时无刻不在做出选择。

334

走去厨房，把烟灰从容器里卸掉。卸完后，原路范围。在回来路上，在客厅停会儿。也不知道在停什么。当时同样有一种茫然（接近，但终究没有到达）的感觉。

电视机新闻上说：早在数万年前，台湾海峡就有古人类生活着，台湾古人类是从福建长途跋涉迁徙到台湾的。还在说别的，但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作为一个越人，亦是曾经的夷族，我好像并没有先祖记忆。茹毛饮血、有巢氏什么的。都是实验室培育出的猴子。但这种说法确乎有些过于

玄谈。现在还是在社会主义（初阶阶段），还有许多事排队等着处理呢。

停完后，回到窗前（窗户的一半是打开的），坐着。也算是一种运动。

气（不管它是什么）在四周包围住我。或换一种没那么压抑的描述，荡漾在这气中，气场。身体能感觉到。气与器正好相对立。

你不能说佛陀、道、本质啥的都是一股气，不能把任何摸不到边的东西都归为气。

一股气停着不动。

它静止吗，也不是。只是没有运动。

也不要为爱情日渐湮灭去窝气，这种东西乏善可陈。凑合着过日子就行了。

换了四只灯泡（相当于多收了三五斗，平庸生活中的一点闪亮点缀。它的形状是什么？生活。一、它一定有形象。二、非规则，面积难以丈量。大不了列出方程式求解）。

只有接上一支，再吸入一些烟气（它不是所说的气。此气乃非实物的气）。

气中气。

在英文里火就是火，fire。没有火气。

所以，她们得到了什么，当一群尼姑们结伴走在秋天的雨里。在全宇宙一个微小到不能再微的角落。她们没有普通情感。

发电鱼。如何利用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修理一部洗衣机。炼炼丹，偶尔也出门寻山访水，照邻说。对敌后武工队没什么大的印象。林冲与材料力学。同理，说话与降落伞。与在末法时代听上去真有那么酷吗。按劳分配的前提要素是什么。一只坏掉的手表上显示 11:07 分，下午。去河边淘米，巧遇一支走去西方东倒西歪的骆驼队伍。

同时也在往各种历史深处走，远去，不会很快解散。什么是假消息，事实上有没有这种虚晃的消息。假如骆驼是伪装，它在掩盖什么消息。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调。信息控制论是通过主体自觉的、积极的活动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理论与模式。一头鹅每日信息获取量约二两不到。还不是活的挺欢快。鹅脖子硬，领地意识强。通过鹅，一般很少会联想到庄子这号人物。没有相似性、场景代入或诸如此类其它。从鹅到老庄相距千万里，还存在无法逾越的物种鸿沟。但它们同时也是确定的信息，这不用怀疑。下午，庄子一伙人坐在河边倒拖柳树下野餐，摧枯拉朽般各种狂侃，吃的是火锅。一匹鹅在四周巡游警戒。画面中的其它部分基本留白。他们也没（不可能）聊到诱发拉底河、选举、印刷厂或无线充电。太过细节。尽量做到泛泛而谈（假、大、空）而不是来真的。那样就没意思了。谈论一切，但主要以休闲为主。原则上，也有必要排除不能去谈的那些，那些就当它们殿后。实在没得谈再拿来用，譬如，虎。虎有什么可谈？况且它还不能谈。我有时谈论虎，还是因为它方便。虎，第四声。虎也就这样了，在可谈论范畴它没有退出机制。我会一直使用，直到它散架。虎，有趣但非必要。举起一只手臂也是，只是正好相反。枯坐呢，更完美的情况是整体坐着，风格偏空且保持主动呼吸，在九月末（泛指）。没有生动。这时的书桌上有一块橡皮，几天了，我看着它但没想好。还不知道它在写作中的使用方法。单单立起它，没有立起一支火机有效果。而不去看见呢，它就在那里。它仿佛一个暗示，又仿佛一块随便丢在桌上的橡皮。都有可能。但我始终不愿去谈论它。宁肯去凭空捫摸一头电鳐

那样的东西。缺少主语的烦恼。或四仰八叉躺着(鲁班), 在一个支点上, 准备好了随时接受造化。在适当的时候, 只需打开伞包即可。

即时备份。

在八月以后, 九月(这是事实, 不是知识)。在八月以后, 九月, 成为事实的事实不可能再次变化, 而更大的事实从来就没变过。而事实上, 当一头鸟停在空中, 它的事实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一头鸟同样停落在树杈上, 它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事实。然而事实一体, 不可分解。事实不可描述。假设一头鸟停在事实中, 鸟又是事实的什么。鸟离语法太远, 且不够事实。那么一头事实上的鸟呢? 就好像一头燕雀。它还不是事实。鸟不是事实, 这是我们早就约定好了的。事实也不关鸟的事, 一头鸟, 它只需停在空中。不动, 或睡去, 都行。无论是不是在秋天, 八月以后还是在九月。事实不可被认知。否则几千年了怎么还是在一种旧社会的感悟。没有图像, 事实。当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 另一头同样的鸟路过时瞟了一眼, 它感觉到它们相同。但这不是事实(或错觉、缘或其它)。这时的鸟(另一头)更多是在梦而不是事实中。这是常有的事。而睡去的鸟本就在梦中。谁知道它梦见了什么。还是说只是睡去无梦, 都有可能。这种情形下的鸟一般被成为空无。事实不空无, 这鸟离事实还是远。事实是, 无法通过鸟去了解鸟的事实。磨磨蹭蹭走去厨房烧水, 这算什么啊。它(这一系列组合动作)大概是事实。玄谈庙的事实是秋天, 尼姑与菩萨们一夜之间都走光了。鹅还在, 在院子里扑腾乱飞。一万个事实的事实是一。事实是相似的, 这句话我可不敢说。就好像东方(地理位置上)隔夜后就绕成了

西方，这不是扯淡么。假设只有一种事实且它是好的。不说这样的假设不符合事实，也没什么用处。掌握事实的关键在于工具。人是工具吗（谁的）。这是一个比喻，不是事实。但人本身就是一个比喻，还不如工具。事实、事实、事实，说三遍，就好像事实是一种不停在重复的东西但不是。事实不是东西，洋葱。没有跟好（优秀）的事实了，当一头鸟飞进空中，它停下，停着不动。以为它也是一种事实。一、事实与所谓的事实无关（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二、事实不可以宗教化。三、八月以后，不要去认识事实。但这一点无非是态度。四、在事实中没有知识。一个困苦的尼姑怎么可能感受到凄凉呢，秋天。尼姑、秋天与事实，它们可以成为一个递进的事实。瀑布是我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到十二月写的。这是事实且唯一。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事实只能是这样。也不可惜。给我一个事实（好的那种），我也能撬动一粒行星。可是没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让一头鸟（从一九八六年起，它就在那里）停在空中的理由。显而易见，还是因为情感。而不是逻辑。

逻辑上，同时从左右两侧观察一头鸟容易造成混乱。但情感上多少还是能接受。

两条线永不相交形成圆。这是一罐可乐（可口可乐）。它的旁边是一个人。这是一罐可口可乐，它只有一种可能。即它是这样的一罐可乐。这罐可乐标准。在它的旁边，一个人（不是尼姑）坐着（在八月以后，九月末）。也喝可乐。

她穿着袜子（没穿鞋）。

她有时望着这罐可乐，并且认为这罐可乐只有一种可能即这是一罐可乐，它是可口可乐牌的。它不是别的，除了是一罐这样的可乐。端起来，

把它摆在窗前，它还是一罐可乐。可乐不是人。一个人她认为人不是一罐可乐（这是原则性问题），无论从哪方面它们没有共通点。它们没有交集。

而作为集合，它们是一罐可乐和一个人。

一个人从出生，长大到离家出走，到成为如今一个这样的人，经历漫长岁月。

这一个人是她。

而且正好是。

一个人她不可能是别人除非她是疯子，脑子开裂。她能认识到。她没疯。

否则她早就成尼姑了她不是。

她是一个这样的人，不是尼姑（或其它）。

所以她这样：作为一个人。没有其它可能性她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的。

一罐这样的可乐和一个这样的人。她不是所有人。或所有中的一个，不是。她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她以前在还是少女的时候想过她会成为一个尼姑。进入。进入后，稍息。而现如今她望着这个可乐她感到她只剩一种可能。与是否尼姑无关，原本也是，她这样想。她想，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对什么事都不愿去多想。这是一个可乐，一罐可口可乐她想。这不可能有错。它是一个固定的事物。它就是这个样子不会是其它样子。不像一个人她既想是尼姑又想是一个普通的人。哪有这种好事呢。但不管怎样，她不是尼姑那她就是其它（当然这点不重要）。她不是特殊的一个。也不是。因为这一点也不重要。她也非一。当然不是。一是特殊，她不特殊。有那么多罐可乐，这罐是其中一罐不特殊。也不普通。一罐这样的可乐它是，不区分普通或特殊。它就是这样，一罐可乐。是可口可乐牌的。没有其它

可能。可乐不是人（这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且重要）。一个人也一样。一样吗？不是。人是人，不能混为一谈。一个这样的人即便她是，她也不认为这个可乐在代表什么。在她附近，在窗台上（之前在书桌上）有一个可乐。其它无。事情最多只能这样。一个可乐（它是这样的）和一个人（她自己）。而她自己正好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与所有人不同，但不特殊（不考虑情感因素）。因为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事实吗）。这是唯一可能。因为已经是这样。她不可能不在。在，她就是这样。

而且正好是（这样）。

顺着这个思路，她感到她和一个可乐（可口可乐牌）的唯一区别是她不是一个尼姑。

十月、在社会主义。

341

拜登说：我不想理这些无端的指控，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特朗普说：你在胡说八道，你才是骗子社会主义者。十月。

裴当真去过了苏联？

即便去过，她真又在那里（兵荒马乱的）成功当上了尼姑？十月，裴在一个傍晚悄悄冥冥回到村里。时隔多年，她已变得不怎么说话，沉默。从衣裳品味与坐在门槛上重复吐气的痴呆程度，我们看她不出丝毫的尼姑痕迹。也许她早就还俗了。也许堕入佛门深处已无法自拔，人佛不分。我们无从考察（而追她出去的张长衫则没有一道回村，至今仍鸟无音信）。旧历的十月是胜利的月份，把历史带进不可逆的社会主义潮流。裴若果真到达过那里（那里！），她必定会染上相应的气息。毕竟达到和没达到完全不同。我们确乎只有怀疑，裴的这次出门远行实际上最远只不过

抵达过上海，绝不会超出长三角区域。因为在她偶尔自言自语的那些念念碎中，我们多少能分辨出其中夹带的一点沪上口音，土得掉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时间点，为什么是在十月（她在十三年前二零零六年的八月出的门。在这个八月假想性回过一次村：那会儿她一身女尼装扮，体貌神情与当前近似。但那是假想，是空的。虽然即便是现实还是假设中，一回到家，她便在长出杂草蓬蒿的门槛上坐下。有时则彻底趴躺着）。那么，为什么正好是在十月。以笔划与结构来看（“一”代表世上的东西，“丨”代表世上的南北，“一”和“丨”相交成“十”，则表示东西南北中齐备），我们得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而深入到十月的历史中去观察，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新知识呢（裴，女。一九六九年八月初六寅时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九八七年嫁入隔壁浙溪村张家，无育）。终究也是不能的。十，如果不是裴的幸运数字仅此而已，我们实在得不出其它让人信服的推理。某村痞（曾经的乡村少年已人至中年，极颓，公鸡嗓）说：娜麻匹，可惜啊，可惜了，真的可惜。言语中自然是掩盖不住他内心里头的那一阵阵遗憾。我能理解。

342

裴作为一个消失已久的传奇，重返回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来所引发的震荡效应。它是暂时的，也是永久性的。又金秋十月，裴的生涯总归脱离不开她的祖村（说到底，她的根在这里。她又能跑去哪儿呢）且她的事迹还在继续且将世代代流传下去，直到溢出。毕竟至少在当地人心目中，裴以她杰出的勇气，完成了莫须有但也难以企及前无古人的壮举。虽不足为外人道，但一般来说，说句良心话，裴的尼姑梦是实现了的。

但这些还不是要点。要点的要点是，为什么是苏联（相当于自投罗网）。一个人皈依求佛，为什么不去常见的深山、西方印度，亦或近者如杭州西湖旁灵隐寺，也是相当闻名。但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最早的起源是裴与张在大香樟树下的一次对吵。裴曾戏谑道，大不了老娘去前苏联当尼姑，宁为玉碎。这肯定不是深思熟虑的事情。但也不能说是随机脱口而出。严格来说，这里面一定有内层次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首先，当时（九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对苏联的印象日渐淡化，大家都忙着赚钱数钞票纸。谁还有空闲扯淡这些意识形态呢。其次，裴并没有脑筋搭牢，多少还是理性冷静的。她说到苏联，还不忘在前面加个前字。可见其严谨。正因如此，在裴十三年前离村出走后，才会有些闲杂人等猜测笃定她大概是去苏联当尼姑了云云。可见这些人的愚昧与无聊，她们哪里知道，裴说的是超越时空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裴终究还是回来了。出乎村里人的意料，但也就“像一个消失十几年的人去苏联当完尼姑还俗后衣锦故里”仅此而已。时代变了。在信息暴躁时代，人们对任何刺激性信息都不会有持久新鲜感。十里八村的，特地前来参观裴（剃着一个阴阳头，双目如螃蟹的双目，重复来回转向）在门槛上表演发呆的人，几天后也就稀疏起来，很快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这通常亦是司空见惯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如何总结事物的意义，看不出每一个事件都有它特殊的细节。就拿裴的略带凄凉（这太普通）、戏剧性（什么东西？）、仿佛年代久远（还好了，那会儿大家才刚刚能勉强不饿肚子）的故事来说，并没有人注意到与那个失踪的十三年前的裴相比，眼下的这个裴隐隐中

仿佛多出了一点极冷的气质，相当高级。她们是同一个人吗。她们形容相貌相似，轮廓基本一致。但她们似乎又完全不同。眼下的裴所表现出的状态（自己想！），不是一个人在所谓经历世道沧桑后自然而然会沉淀下来的内容（谁知道她遭遇了什么）。不是抛弃红尘遁入空门就能达到的境界。亦不是悔恨在化解后内心得到升华。这时的裴是沉默的，也是神秘的。正因为沉默，她神秘（多视角，甚至全视角）。她吐气，在连续均匀的吐气循环中，偶尔会吐出一口长气。仿佛在完成一个更大的外循环。她通常一个星期不进一滴水分，有时吃一点好心邻居奉上的水果香蕉之类补充体力。不过她最喜欢吃的是石榴。剥开皮，一颗粒一颗粒掰着吃。在嘴里小小咀嚼一番，吐出籽来。她不说话。偶尔在夜晚对着月亮念叨几句听不太清楚的言语。如同鸟话且捎带诅咒色彩。在这种日复一日五迷三道的气氛营造中，不出十月，裴就将成为一个村级的迷。但我心里头明白，裴这次忽然从那里（哪里？）壮游穿越归来，不是无缘无故。她有阴谋。

344

在十月，“齐天大圣与文天祥哪个更爱国？”或在社会主义（内部），隐密、怨恨、知识、天底、光辉包括押韵、降温以及连续阴雨。论三板斧。供应链快转移完了吗。这不是一个句子。峨眉山。峨眉山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已经有数万年了。依照对称原理，它还会存在数万年。峨眉山好。住着一群尼姑峨眉山上只要住着人她们都是尼姑。动物任然是动物，包括家禽。峨眉山一落千丈。尼姑都是女人（不论是不是在十月还是在其它），除非它不是人或她是伪尼姑。峨眉山的形状像一个山字。它的高处是山顶。最高处是山顶的山顶，

尤其适合建筑寺庙道观之类，在解放前的峨眉山在解放后得到了解放。解放是这样的，尼姑得到解放后任然是尼姑。尼姑一般而言不会飞行。一般而言学会飞行的尼姑老早就离开峨眉山难道还傻乎乎待在那里吃空饷不成。峨眉山峨。一个尼姑捂着胸口她感觉它快爆炸了。进入秋天，峨眉山荏苒不动。过去，去过峨眉山的人回来说，妈的，山上根本没有尼姑，连一根尼姑毛都没看见。（这类人心胸本就险隘，目力浅显，她哪里知道峨眉山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连山上的云都属于峨眉山需要从整体去观察把握）她后来也被解放了。但终究无法成为一名尼姑。缘分不够。而在历史上，去峨眉山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这始终是一个谜团）。历史讲的是过去的事情。过去即旧社会。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遗世而独立。峨眉山我也是听说但没去过。这十月，照邻说一起去峨眉山吗。他的意思是趁假期去实际的峨眉山云游一番。而他真实的目的不得而知。我哪都不想走动，只愿在阳台上坐着（这时，雨在下）。对一个尼姑来说，她在哪里，那里就是峨眉山。而她是峨眉峰。峨眉山的外延可无限拓展。尼姑往事：一、说不尽。二、大多是些苦难叙事。但峨眉山的尼姑是欢快的（就像在虎山，虎应该欢快地走在山中）。甚至幸福。念完经，做完早课，07:35分，尼姑们开始休息。从远处（一个阳台上）望去，峨眉山香烟缭绕，与别处的山也没大的不同。都是山。峨眉山动物种类繁多，稀有动物若干。而近处是没法看的，离尼姑太近并不件好事。尼姑会武功。雨在下，这场雨连绵，一两天下不完。而这才十月！（什么是正确），下雪（要时刻做好准备），还要等些日子。一个正确的尼姑下山来河

边挑水。在河边，她感到气闷，但又不想把自己投入河中。河水无尽流淌，那么自然。她自然也就想起许多的尼姑往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想(伤害反噬技能加到满级)。她峨眉山。雨在下，向下。所以，我们确乎是在说峨眉山吗，亦或尼姑。也是没有的。我们也没有在说在社会主义。

集体户口，听着还挺超现实的。

捡起随便一根什么树枝，抛入空中。还没等它掉落指明方位，便朝四面八方走开。十月，不时的搞搞破坏。(总不能说搞一搞社会主义的破坏，那就坏事了)。诗曰：不可言，遂无以言。在欢乐的海洋，招手即停。

欢迎来到武汉欢乐谷特大区域。

自动伞弹开。海马骑士挥舞红旗。孩子幸福到快要昏厥，大人们脱离幼稚期不久，行神分离，动如丧尸，有一两个单独在垃圾桶旁吸烟(雨在下，中雨。因天气原因，该设施暂停开放)。武汉到处是动物园。动物记性短暂。这还是十月吗，天冷的像条狗。在还原的生活中恐惧(分习惯与新鲜两种)仿佛消失。近处，祝英台和一个黄毛彼此在雨中抱着，不动。她们还年轻。还没经历过灾难、穷、离别以及随时会到来宝贵的苦日子。明天只吃一顿饭™。就此，我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在一九八六年，裴短工(我)翻墙走进裴员外家，看见院子里立着一个巨蛋，半米高，全白。当时我就在想，这一切是不是太过乐观。我知道这是一个来自旧社会的鸟蛋。也知道它孵化不出什么鸟或龙来。它甚至连个隐喻都不是。望着蛋，我忘了此去一趟的目的(告老还乡)，仿佛一切都没那么糟糕，我留下字条给员外。告之明年秋天还来帮忙，不出意外的话。后来我才发现，乐观是

没什么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是让一个人可持续性地运行下去。而它的近义词悲观，效果亦然。总之对事物的看法要有，但不重要。就好像在欢乐的大海里，但大海就是大海。大海只是大。让我坐那部慢吞吞的过山车从空中掉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欢乐的大海，我要与大海本身保持一致。至少同一水平。孩子跑去去玩泡泡球了，残存在童年的记忆碎片将陪伴他一生。吃月饼吗，妻子问道。这都什么时代了，我都不知道她在问什么。与大海保持同一水平，我也不可能这般答复她。（而我的童年总是跟一头灰鸟有关）只是简单说了声，不饿。在几乎所有欢乐的大海，海底都是一样的，异常安静。这也是一种没有目的的需要。又或许（我不能肯定，因为只要有结论，就是乐观的）它只能这样描述：这一切是因为出于某种需要。二、这种需要并没有目的。当动物们在傍晚离开后，过山车便空了下来。这一切（这些、那些、旧社会还是社会主义，还是梁山伯的哀愁等等诸如此类）也包括这部雨中的过山车。这一切都相当乐观。

十月（与十月无关），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我（与我无关）突然从床上半支起身体，唉呦唉呦唉呦连续叫唤好几下。四周暗黑，仿佛半梦中。我的右手护着左手臂（当我说举起一只手臂，通常就是它），其它无。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没在做梦。精密的身体，它自带保护装置。约两分钟后，右手开始正常通血，脑神经重新控制了它。我恢复躺下。这时我感到在物质的身体状态下是安心的。我便尽量多的去融入身体。我竟自发感到（不是想起）童年的时空，它得以一种广袤且熟悉的家乡地理风貌出现。一些连绵山丘以及山水相连的自然感受，散落但交通紧密的几个

村子（八十年代风格）并不是视觉重心，整个画面（如果它是画面，它是吗，不是。没有明显的面位）的重心其实是在天空以下的半空中：天空青且空荡，是一个无云的晴天。我停了一会（观察，我在它外面），它无疑是我的私人画面印象。感到渴（感到需要糖分），但又懒得去厨房找饮料。她们都睡着。我这时绝对安全。在重新启动过的身体里，我让它（它是身体吗，我不在那里。它遥远，无法回到那里）展开。这展开只有一个方向，逐渐向我靠近过来。我看见我的成长、成年后开始衰弱。它时有中断（一个书生模样的废物在钱塘江岸边徘徊个什么劲）但主要还是连续。而追溯细节，它又可以不断无限分形：仿佛我可以到达（这是不可能的）那里。我在这里，不可能不在：我正在掉头发，这我也能感觉到。天空在升高，变得更为广大当然也更加空荡。我发射进去的信号全部消失为空。伸手去抓，那更不可能。我动了动手指头，它们都能动（昨天（重空）我用它顶着风抛七米二的竿子，它相当顺手）。我得到一个大致轮廓：从童年时代到此刻：是不是十月它都是在一个深夜或凌晨，不知道。我得到一段固定时空。这时空笼统，轻，我的身体可以任意在其中穿梭。又或者它只是在我身体里自由运行。而有时身体、时空与我确又是难以区分。我（或身体，或这段时空）睡去，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没有忧虑，我不是一个人。没有一点儿的社会属性（人需要和人在一起才变得无解，或有意义）。我的精神动物仍旧是一头鸬鹚或捻，或一头正在俯冲的鳀鸟。我大致上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大的变化。抛物线。我的轨迹在抛出时已经形成。我此刻在线的此刻这一个点上：此刻。但这样的比喻还是过

于粗糙和粗暴。它不是的。它的实际处境是我、身体与时空三者的关系，一直是。两点之间是一条直线。有直线这种东西吗，没有。有的也是曲线。而且我的还是一条虚线。这样就没法计算了。我有自动睡去（消失）的经验。在受到污染的世界之石被毁灭前，打开传送门。

如何感受一头鹅的痛苦，当它斜插在路上。感同身受也是不可能的。上帝在创造生命时采用了锁死技术。同例，一个挥舞手脚的哑巴。剩下只有空想。

仿佛说到了正题，不是吗。

建立在空想地基上的现实难得且沉闷。需要犯一次巨错，否则以人类的德性，怎么会心安理得呢。人类（似乎有些反动）说到底无非是几个人的人类，其他也就过个场，意思到就行了。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它的大类是动物，属有机物。在人类内部。内部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关系。爱恨情仇什么的。讲规矩或义气，仁、文明礼貌等等社会行为条款归根结底是用来保护自身利益。底层设计。跟良心关系不大。旧社会就一定是黑暗的吗，是。谈论正题总显得枯燥些。一盏灯亮着。另外两盏灯一样亮着。三盏灯同等亮度。那么它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灯这种东西，要不亮要不就暗着。极少有灯纯粹只是暗着（那是神灯）。灯社会。灯的发明确实改变了世界的明亮度。但世界尤其需要暗黑（总开关就在那里，我需要伸出手一丈以上才能按下它。那就让它（这三盏灯）亮着，它是房间里唯一会发亮的事物。除那部打火机以外）。暗黑中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光亮。这光亮就是空想。当一根光射到一个地方，那里正好有一头鹅，这是空想出来的吗。那里原先有一

头鹅，在暗黑中。但这无从证明。是这一根光射到后，鹅才出现。大概就这么个意思，虽然无稽。但也可以翻过面空想，是鹅让这根本暗着的光亮起来。鹅的空想极深、绕和晦涩，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鹅。三盏灯不能构成灯社会，它们严重同质化最多只是一部组合挂灯。滥竽充数也没什么不好，（甚至特积极）在社会中。社会在老派武侠人士心目中就是江湖可江湖又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种空想。它里面有恩怨、规矩、仁义等这些上文已有所提及。空想是说，要有光，无风不起浪剩下就随便罢。玩的就是大手笔。那是在没有鸟以前！我空想过一头鸟停在空中，想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一种惯性。看来我想的还不够空。空，很难想。且绝不可能单独去想。佛陀在年轻时也是在看到苦难后想起的空。当一根光足够亮，表明它也足够硬。光遵循直线传播，在非弯曲时空。所以这个光亮和空想的推论不见得没有道理。起先，只有明亮。有人说要有黑暗，于是就有了A。A指代任意其它事或物，譬如在旧社会。照邻是个旧社会主义者，秋天都过半了，他还在空牢牢忧虑许久后到来的安史之乱（要的便是这种闷平的感觉），运动自上而下到来。十月。

天空从阴到雨，中雨到多云阴天，到这会儿放晴。这天空真像深秋的天空：高以及无限空荡：本质上的空。我已穿上两件以上厚衣，一大早上坐在阳台饮水也听听音乐。这会儿丈夫在浙江在走廊上又睡着了。他昏聩，已不在运动中。重新返回安宁与无知的源头。通话不足半分钟，就当是完成一次点卯。丈夫是一名本地小学教师，但主要还是重体力劳动者。他没有上山下乡，本身就在广阔天地，未曾离开。他那曲折的人生（自评）

消耗在茫茫历史中。他脑壳上方的燕巢空着，似曾相识燕要等到明年才可能返回。燕随四季变化而产生周期性运动。在更为广泛的无穷动中，燕的迁徙可忽略不计。一湖静水与丈夫。在所有运动中，他一贯保持静态。躲得远远的。但怎么可能呢。一九三二年，他从旧社会（已经够远）一路过来，路上到处起大雾。他悟到了什么？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任何运动都需要一个初始力。这个力就是阶级斗阵。有阶级世道才立体，不是么。历朝历代世道都不是平的，等级有序。但空想者（他们有特殊基因）不这样认为，他们以为未来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难道他们不知道，是未来（现在）在决定过去吗。故，运动的发明在所难免。也是加速熵增的最大方式。所谓在运动中保持不动与烦，乃独善其身也。泡泡。在运动中你怎么知道自己就不在运动中。相对运动（而在四月，它是反动的一种）。繁殖也是一种运动。丈夫的不动与我的不动，同样只需要一把舒服的椅子。这会儿无论从任何角度衡量，我们都处于绝对相互静止状态。而我是他的后代。相当于向前运动了一小步。路漫漫，路尽头自然是一个庙。与以往不同，这次庙门槛上坐着一个革命家，疲倦之极。通过运动（物理上的），人类把自己射进深太空及火星。一只烟缸（钵）摆在书桌上，它里面有七十八个烟头，它的运动很难被意识到。在毛糙另一种说法是真实的世道上。生命在于运动（在旧社会，这句话害死了多少生命），植物的运动方向是往天空方向。运动（一切运动听指挥）与偶像崇拜能完美结合的原理是什么？在每一次运动到来时，孔乙己都心灰意冷，徘徊在酒家门口。冷眼瞅着那群短衫帮，一群孺头。但他们是主力。

温和派已经过气了，不动点真格那还叫什么运动。动，但不要乱动。这也是不可能的。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它已形成为历史记忆。妈的在土的掉渣的远处（旧社会），丈夫从雾气中走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没有我。我迟到了。或者说丈夫作为一个活蹦乱的蓝色电子是先来的，那会儿田园式的农耕苦日子已一去不还。在运动中他没有得到成长便已老去。十月，河对岸义和团在生火煮饭运动当然必须还在继续。但一切都娱乐化了。十月又是秋天，尼姑坐在寺庙门槛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在空想。不久就要下山的日子也是她还俗的日子，她还是怕。她想起一根手指，进入后，不动。手指不动，她也不动。这让她起疑心，这里头是不是有阴谋。

十月，阴谋在暗地里运动。一个女人（去年十月怀的孕）躲在柳树下数钱，对阴谋来临一无所知。那些钞票纸在阳光下崭新发亮，每数一张，她都会停下。想一想，接着数下一张。她热爱这项运动。尼姑从她身前走过她没注意到。东西带来了吗，尼姑返回站在她正前方问道。女人白了一眼尼姑，没有理她。东西呢？尼姑接着问。这个女人接着白了尼姑两眼，举起一张钞票纸，在阳光下仔细观察。尼姑没有再问。她索性一屁股坐下，在地上。掏出一个桔子，剥开，一瓣一瓣尝吃起来。佛经从不研究阴谋。佛经描述的世界也没有四季的概念。十月份是秋天，出山的尼姑寸步难行。她在等这个女人的回复。没有明确信号，她不知道往哪儿走动。这一等就是一个秋天。这个女人早就走了。可是尼姑也是动物。她不可能总待在原处不动。跟着风走动，她想过，但风中肯定藏有更大的阴谋。她不敢。那就这样罢。我

投降，实在没法子帮她想出更加不知所谓的无效叙事。她是尼姑。理论上（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那一套），她最终会想出办法。哪怕空想。

嗑一会瓜子壳（洽洽，新一代）。

有一种在阴谋内部（多迷人的一个词）（外部势力正在灰飞湮灭）的感觉，在龟兔赛跑（在电影中，兔子跑到乌龟家，干掉了后者）的十月。要保护好这种环境优势。要找到更高级的对象，运动来得快，必定去的也快。到目前为止，能量守恒仍是不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真理（但在十月，我们一般不讨论这个。季节不对）。或者筑起一个足够扭曲的语境（但现实是巨大的），那样能嗑出更多的感受。一顶帽子（一顶帽子）。门吸，一个门吸（这也太资本主义了）。一个问题，它已经做过高斯模糊，我们看不清。接着提交便是。也不用做过多等待。等待它们什么呢，生化反应吗。一头鸟（什么都不是）没有在窗前。也没有在空中停着，只是想起了，便把它写进瀑布中，十月。归根到底不关心这些。那个尼姑还在哪儿吗（在马影河岸边的一枝倒拖杨柳树下）。中午，我特意出门去找。没找见。无所谓，原本她也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也许她爆炸了。我也没找到痕迹。在十月终于回归的阳光下漫步我（此处感受可填可不填）。这种（）的感受仿佛使我想要去劳动。十月，不许谈论十月。一阵风拔地而起，还没被吹开，便又掉在地上（图片仅供参考）。一个人（妻子）在下午睡醒后匆匆出门去了。另一个人（另一个妻子）还没睡醒却急着回到家中。虎呢？延宕太久我都忘了它是什么意思。

数三下，一起放下。

譬如假设我原先知道虎（虎，打一动物），那

么我知道类循环吗。它是一个生造词，还没被定义。假设我也知道。那么，我还知道十月并不是第十个月。十（大于七）已经是个大数，很难被认识。但它们虎、类循环、十月作为一种现实摆在一起，我又知道它什么。要是它们矛盾，那就没事了，也合理。可惜不是。要是它们合理（作为一个集合它们没有不合理），那它们就一定合乎某种理。只是不再被我认识。它们的关系是虎先于十月，且虎大于十月。而类循环是两者的发生形式。仅此而已，东林党、黑人也是（放在集合中并不冲突）。我还记得，这十月是这样开始的：从杯子中倒出最后一个水滴。倒出后，杯子里剩余的水分已不能形成一个饱满的水滴。整个基调就是这个样子。有时我感觉已倾尽所有，但还不到百分二。有时又不像。十月天黑得太快，远快于我嗑瓜子壳或（最近我有叹过气吗，没有）的时速。而有时比以上更加不是，一盏灯坏着，怎么看它都不像一盏坏的坏灯。我并没有对这些事件分类，它们在十月（上月）而且已经在，那就让它们在。我能做的（事实上，我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停留）我总归能力有限。雪碧也是一种好喝的汽水。它的甜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而整体口感非常寺庙化，适合加速修禅（在佛法盛行时期，大批求佛者乘季风渡海来到奇异的东方，也是在子虚乌有的十月）一行白鹭上青天。十月（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切为了更酷和成为时髦的神仙。大会开完了吗，或开不开其实都随意。一扇窗开着。我走过去，要想打开它已没有可能。问题向来只是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不在十月和其它，我去找了（傍晚，我还在河边来回踱步），没找到。这天也是尼姑下山的日子，与我不同，她一直在异

化中进步。隐约中，我仿佛看见河对岸她挥舞衣袖向我挥手，但这时天快黑了，我得像一头过度警惕的动物那样提早回到家中。关上房间门，打开灯。等是坏的，它不亮。但作为一部不亮的暗灯，我又感到欣慰。在它发出的暗光中（比纯黑稍亮），我准备饿着（这年头那还吃的下去饭）迅速睡去，以便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在十月，它依旧有效。这时，关照一切的佛陀来到我身边，轻声说道：数三下，放下。阿弥陀佛，明儿见！我还礼道。

在十月，代价们的代价。厨房里洗衣机转动，基霸。这里是东八区。秋天这两天重新回到秋天的样子，天空空荡、高（除此以为它还需要什么）。登天的人（右肩略低）还没造出她的云梯。无独有偶，另外一个人坐在窗前，还在对勾践剑念念不忘。从窗户往外看，这时的社会仿佛隐形，他又去哪儿表达态度呢。他也懒得空举起一只手，没有要表达的内容。这或许是平常的一天，但是最新的一天。是历史的最新尽头。他只要把一根手指稍微伸出一点，便能抵达历史以外。并测出这时的风速。这时风停着。当风停着，我们很难看出风的大小规模。秋天的风确是这样的，停着时，它一点也不像风（就好像一种不动的能量）。而起风时，风又特别大。总是这样（当一个人走在去打网球的路上，她遇见了风。她喜欢走在风里，我们的茱蒂。她十七岁，喜欢在去打网球路上遇见风。这让她感觉她十七岁了。她喜欢这种感觉，在风里，她正好十七岁。我们的茱蒂总是这样。她喜欢打网球，也喜欢十七岁。她对走在去打网球路上遇见风这样的事也喜欢。她总是这样，希望自己十七岁而且永远是。一直是这样。有一天秋天，她走在去打网球的路上果真遇见了风。就

在她十七岁到来的这一天。她喜欢这样。她还喜欢一直喜欢着我主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而在这一天，她十七岁了还在路上遇见了风她也喜欢。她停下脚步，停在风中祈祷（她的球拍是威尔逊牌的），祈祷她永远十七岁。我们的茱蒂就是这样）。十月与风的关系小于秋天与风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十月风时停时起，不容易把握，主要还是十月的风中有过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已趋于反风。而秋风不一样，当一片树叶掉落，还没落到实处，便又被风重新吹起，吹去哪儿是哪儿，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在历史上）总是这样。风与郑人买履，就是这样。风停着，一个人走进风里召唤风。风仍旧停着不动。风，他心中默念。没有什么鸟用。风、风、风，他快速念叨，这风还是停着。他干脆挥舞手臂，想凭空制造出一些风。只是怎么可能呢，风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一种感觉）。这是一阵死风，他想，还是时代变了？可时代再怎么改变，风不仍是风吗。他在想。这是他在十月获得的第一个问题。他想，与气体运动无关，风可能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字。这个字说它是风，它像。它停着，就像一阵风停着。说它不像风，又哪儿都不像。风是这个样子吗，根本不像。起风了，他站在风中，感觉到疲惫且异常。他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问题。就是这样，他在想。他这样想：旧社会有一个郑人去集市买鞋。出门前，他量好脚的尺码。到集市却发现忘了。他只好返回家重新测量。在返回路上，他又发现忘了路。就是这样他只有站在路上，等风到来。也只能这样。在十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原理都是想通的（在感性上）。

09:36，出发！

一瓶佳得乐（蓝色饮料）。

刷卡进站。

敬老票，酷！

走下地铁。

列车一分 36 秒后到来，等！富强、自由、爱国、民主、平等、敬业……依此类推，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国、治天下。要知道独善其身有多难，在旧社会。

在钟家村换成 6 号线（请佩戴口罩！）

紧急解锁装置与当心夹手。列车在前进！群众与一些群众。群众什么的，不知道。请站稳扶好！

09:59，护着一根钢管。门控器！

车载广告：中国人吃自己的橄榄油！新版五元钞票纸在十月下旬发行！（请全程佩戴口罩！）

灯芯绒牛仔裤！这都什么朝代了。香港路到了，开右侧门。XiangGang Road！下一站，有到中西医结合的乘客。

10:14 ~ 10.15.15 秒，无！

饮水。

连续换乘，2 号线。（往佛祖岭方向的反方向！下一站金银潭（听着是不是很熟悉？））2020 年 10 月 12 日，今日已消毒，请放心使用。

列车前进！换了一批新群众。

祝贺 LB，牛 X！

睡去！请出示健康码。

11:33，天河机场，终端 3。吸会儿烟雾（在巨幅燃气灶广告招贴画旁边）。按照惯例（离开或者到达、途径某地），要写会儿武汉史，算了。玻璃建筑，巨大。旗，巨大。出发大厅，巨大、空旷、标准。巨大是必须的，是社会主义传统标志。在巨大而空荡的中午，东方航空。

一些卖东西琳琅满目的店铺，一个黑人。

吃点中午饭、上个洗手间、取票、过检测（请出示健康码）、登机（请出示健康码）。

飞。

此刻在空中（天在更高的上空：更空、更深与恐惧），在云以上。云上方没有鸟。沿云梯爬上来的人，四下看了看（感觉离天太近），又爬了下去。要相信发动机可靠。时速七百公里，仿佛静止。伟大的空气动力学与机械制造工程，离开大地。在空中，所有问题都成了天上的问题。空中没有时代变化的痕迹，对与错亦或雨水风暴，那是天空以下的事。神仙，也是没有的。厚云层叠、洁白，光线反射强烈刺眼，我一般以为在空中是在云以下的空中。这里不是。这里绝对不与大地连接，纯粹只是在空中。这里没有鸟（稳稳停着：鸟不可以与大地失去联系），也就可以被理解了。以更快速切换时空，我要重新适应这里的惯性。这里没有群众、贫富贵贱、故事、残暴、足球诸如此类等等，只有一群相信发动机强劲动力的动物，他们正处在科技的高度。一路向西。在一头鹏的内部。这里无法离开（在几千米高度的空中，一个亮着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它有什么意思呢）。在一个地方（这里），而这个地方正好是在空中。是空的，空得不像是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干扰。从这里往下看，下面深且有。我在这里，短暂感受一种虚无。在所有虚无中，它是在空中的那一种。天空？那当然还在更高、更空荡的地方。天空（达到是不可能的），到达了，也就不再是天空。天与天空，我在其中某个地方自动运行。

16:00，回到地面以及达到。

成都，上一次来已是在十年以前。十年前与

现在以及与其它地方也没什么大的不同。在地级市。暴躁的出租车驾驶员与没有丝毫笑容苦大仇深街上的群众。没有秋天，这里已是阴郁的初冬。见几个朋友（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海洋变换），翌日傍晚，归。

像渡劫完了抹黑回到故土的唐僧像一个提着灯笼离家出走的丈夫那样推开门，妻子躺在沙发睡着了，手里捏着一部电视遥控。回到一种坚固的人际关系，家。仿若重逢与轻度百感交集。懒得叫醒她，我走回房间，在暗黑中单独歇一会，星期二。

十月，事情就是这样。从A点出发，去任何随便什么地方重新回到A点。正好两个A。在A与A之间，时间、事件都没有闭合。两个A近，近到没有距离只有过程。两个A，一个是A，一个是A。两个A相同，但不重复。A，在一条熟悉的椅子上，在一个同样熟悉、打开的窗前。它们是两个A，包含因次序发生而产生信息。就是这样，A，它是什么。在暗黑中，一个红点。红点周围全部是暗黑。

什么都不是。它（它们）不是红点与暗黑，更不是既红点又是暗黑。它只能是这样：暗黑中一个红点。是这样，而不是什么。它是这样的：20:59，一个人坐在一条他熟悉的椅子上，窗外是秋天（这几乎不可能意识到）以及在十月（它没有二毛钱意义），以及在更大的暗黑。这暗黑具体，可被直接描述。它黑（属性），暗（感受），其它什么都不是，一只暗黑的螃蟹。暗黑中，一个妻子翻了个身。一个人走过去看，并且看着。暗黑是这样的，存在暗黑以外吗，没有。暗黑全方位以及全包围。暗黑中的东西在暗黑中。而他们是

夫妻，这一个人想。他甚至想都没想，只是站在一旁看着睡着的妻子。他感到踏实。稍后才有一点忧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在忧虑什么。他已经回到家中。就好像

一个史无前例的拖钵僧托着史无前例的一只钵，并把它史无前例地高高举起（在史无前例的暗黑中）。

鹅，十月。鹅，见证十月。

在十月，鹅、穷、堕落、破罐破摔，这是一个显著的递进关系。十月绝不动摇。一只袜子，十月。下雨（这算什么雨，没有任何特色），十月。十月不是一个问题，也没有关于十月的问题。一个由秋入冬的过渡月份十月。（仔细一想）什么都不是，十月。饿了就要吃饭，在十月，乞力马扎罗山火还没熄灭。一个人跑到尼姑身边，问玄谈庙怎么走。尼姑摇摇头说，这才十月！转而又反问这一个人，东西带来了吗。这人说怎么可能，在十月，他只要出门必定忘带东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长大，也吃苹果，十月的尼姑有气无力有力无气在路上闲逛着，遇见谁她都觉得像间谍。十月，暗号照旧。世道忽冷忽热。鹤大面积飞去南方，知识与理想荡然而阶级矛盾勉强还可以用来撑撑场面。鳊鱼群在华中地区近乎消失，周游列国归来的照邻心情沉重，像是中了什么流行病毒。天蒙蒙亮便起床去阳台浇花。疫情不是正式过去了吗，在表彰大会结束以后：文件、编辑、视图、插入、格式、字体、工具、表格、窗口与帮助。十月要是在水缸躺着那简直是一种罪恶。电阻。十月，布局是关键。尼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局外人只是怎么可能呢。局部风云。社会那么大，还有的地区整个十月都在吃红薯什

么的。十月，主粮再次创下丰收记录（在局部地区）。以此类推关公指定是又在井边磨刀了在十月（得道的不易）。更何况即便得了道又能怎样呢在十月还不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罢了。还是说嘴上过过瘾也就算了。原地升天也是不可能的，局势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这都是表演（自己对自己），十月。不动以及一劳永逸这套迟早也会行不通。总归有局限性。A，如果它是指一个人，那它是谁。其它都是非A。十月，要做的事情并不多，不是躺着，便是躺下。两者都十分模棱两可而且本身它就是。十月 ProMaxPlus。尤其在这个十月，它是诸如此类一切的灰烬。一头鸟（鸽类）从天空翻落，停在屋顶普川牌太阳能电池板上。这对太阳、鸟类和看见这一切的人能造成任何损伤吗，不能。十月发生的绝大部分事情没有二毛钱的历史价值。包括雨在下（十月中旬）。不能什么都依赖于境外输入，十月。橘生淮南容易造成水土不服（但那也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貌似的意思是仿佛、大约是。照邻发来短信说：天空高而杰出，十月利于野外垂钓。这些动不动忧国忧民的封建没落士大夫，实在是没救了。还不如去念佛，索性浪漫到底。昔人已乘黄鹤去，他就住在江的对岸。我们中间只隔了一个归元禅寺。去厨房倒杯水。途中没有感到身上有一点的善，十月。沉默的大多数老早已沉没。正所谓三句不离本行有的理发师终身追随尼姑群，只为她们削发（偶尔也生火做饭）。但到了十月，他就要整顿休息，进入每年一度的形而上思考。命题都是雷同的，为什么在这里。以及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有尼姑好心劝解他的一意孤行，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对身体不好。其实只要信菩萨就什么事都没了。尼

姑通常都很简单，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这理发师排解的哪里是烦恼，他实在是在玩一个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游戏（太阳底下也无旧事）。至于为什么是在十月，确实也没有特别的讲究。也许十月是一个尤其适合不了了之的月份罢。打响一个手指，十月。意思是尼姑们，你们的价值观不也极端之负面吗。哪儿凉快歇哪儿去。这个时候，尼姑望着天空，想起了一部慢火车。

十月，我很少抬头看天。有时突然翻开一本书，翻到第 238 页。其中有一行单独写着：革命万岁。最后，他用雪茄指着天空说。

这真像一句一个年久失修的朋友（他突然老化，变轻且重视起神）说的话。

在新三国电视剧中，曹操被塑造成一个懂礼貌有慈爱心的家伙。那会儿别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还的在几百年以后。历史如何演化，基本还是靠运气。而十月份通常是关键。这下午异常安静，妻子躺在沙发上一连看了八集。忘了烧饭，也忘了去背诵英语单词。我大体上还好，躺在床上翻阅闲书。窗外雨势良好，没有异动，不注意的话还以为在春秋战国（草鱼连杆的感觉）。

奴才就是奴才。

苟利社稷，不过粉身碎骨而已。相当于让我们荡起双桨或筑起新的长城，没文化和太有文化都不行。连续阴雨，出家人躲在路边发霉（她的鹅也跑了），指南针失灵。她准备就地挖个坑，跳进去歇着。但还是被一头过路的鸟鹤给叼走。这叫什么事儿，十月。食品 CPI 指数环比同比都上涨了几个百分点。军舰驶出港口不到两海里便沉入海底。疫情（局部地区）又日创新高，麻将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皇帝禅让诏书修改了一遍又

一遍，事不过三，祥瑞及时在江淮地区显现。不像是闹着玩儿的。天下大同（包括新几内亚津巴布韦什么的），各有各的难处。事态复杂，但总归需要保持平衡，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秋天。总之，面壁思过的话需要莫大的动力。如何思的技术也不可缺少。像不畏浮云遮望眼这类心态着实是不可取的。廉价，更不够纯洁。一个云（一个云），一个云怎么就成了一个浮云呢。浮云是对一朵云的感同身受，说明人是一种情感动物（大多数的时候是生产力）。把一部打火机立在桌上，这让它看起来有更接近于人（从物到人的转移）的感受。因为刻意。

十月。

不像四月、虎或在旧社会，十月单独不能成立。在十月，我总感到信息量缺乏。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仿佛就像一杯干净的茶水规规矩矩摆在桌上，冷暖不知。一个人（寒儒）走在街上，几乎就像他一个人走在街上。附近那些群众没有一个是后悔的。鸟，不说了，窗外只有鸽子鸟这类品种。其飞、姿态甚至故事，兼相当之寡淡。放学后，一个孩子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头，用红领巾包裹它，把它们一起扔进河里。一根裤带（绑在腰上有些长，挂在树杈上似乎又太短）。傍晚天都快黑透了，书记耕田还没有回家：出门时，他有些闷闷不乐（这能怪谁呢？社会七零八落的，当地村风又是每况愈下摇摇欲坠的样子）。坏企鹅忘了孵蛋。肥皂以及诸如此类剩余还有什么呢（只有自己没有朝廷也是不行的），十月笼罩大地，作为一种整体气氛，还是一种已不可能温故而知新的知识。就这样（不能再拖了）下午我只好去不远的途虎养车修理坏掉已久的汽车尾灯。

同样是浮，人浮于世这种感受在此特别明显。此，此在的此。不是十月，而是正好在此十月。大概是这样。一个人从虚无中降临，掉落到世上，它永远无法着地，它漂浮。一只苹果摆在桌上，除了静，它还很稳定。不像是一种浮动的感觉。它是一个从树上掉下的果实，与在树枝上飘荡不同，它在此更为实在。一件单独的事物它是。从它脱离树木（母体）后，它从果实这个概念成为一只这样的苹果。对世上，它没有丰富感受（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看着这只苹果（苹果就是苹果，包括苹果的全部），想起过河的尼姑。但想不清楚她们的数量、衣着装扮与年龄。假设她们是三个年轻的女尼姑，三个都统一穿着皂色长袍，三对胸口都异常饱满。那么，事情仿佛就落到了实处。一阵大风吹过，带头的那个尼姑被吹进水里，顺着河水游走了。剩下两个相互抱着不动（但抱的不紧），等着风过去。我自然是站在其中一个岸边，捧着一碗中午的饭菜，既不担心她们（其中一个在朝我挥手，那会儿是一九八六年）也不觉得无聊。而这是一只红富士苹果。

密度大于空气而小于水。握在手掌上，有一种佛陀口渴了的感觉。也就是说，当佛陀在树下感到口渴，他能想起一只苹果吗，红富士品种。一只沉甸、饱满、水分充足的苹果意味着什么。下午，我把它放进口袋，出门去了。当我走在街上（仿佛在世上的秋天：一个尼姑明显昏倒在路上，我走过去扶起她。她口吐白沫，缓缓说：传、传、传太医，或者来一碗刀削面。说的时候，手指指着虚空方向。)),我能感受到它的重量。仿佛得到了衣钵。仿佛恍惚中的这一切（从内至外）并没有实际上的那么空与浮。但也只是仿佛。其它无。

晴天。我以为十月这一天会是一个晴天。不是，天空阴着。上午近中午，我在阳台坐着，在一个飞利浦插座旁边。饮水也吸会儿烟雾。她们都出去了。单挑（不保存）。想起杞人。

难道他就是谜底？

虎在十月我已太久没有关注。不像在那会儿初夏，虎路过竹林，我正好也在（那绝不是巧合）。只是季节变换，在平庸生活中重复轮回、消磨与过多的耗使得我精神涣散。原本清晰、集中的虎也日渐模糊虚幻起来，自从离开浙江。清晰，但虎并没有具体形象。集中，说明它并不自由。与别的虎不同，这虎是河边的事物。在河边的雾气中，虎通过自身反映出独特的美学。我曾长久沉迷于这个风景，仿佛这雾永不散去，而虎又是那样沉默。皮毛斑斓、全新、受潮但有序，仿佛我心中的动物但不是。我怎么可能去惊动它呢。只有在远处（河对岸）远眺。它会离去吗。会。虎总归会回到山中，但那应该是在冬天，在虎山下起雪以后。我只是帮它看着它，并不可命令它，指挥它做任何动作。这会儿是十月，正秋天。当我无意间想起它，我尤为感觉遥远。从阳台往东向望去，穿过整个江东山川湖泊，目力所及根本看不清。它也许还在那儿。隐隐约约，在比此更明亮的阳光下（那雾气稀薄之极）虎垂着脑壳，略显疲倦。喂，我朝它遥喊。怎么可能呢，这是一趟单向的回顾。它被局限在那儿（河边雾气中），悔悟或接受教育都是它自己的事。我也不可能知道。我有我的任务。虎如果是歧义也好，可惜不是。事到如今，我也逐渐失去揣（chuai，三声，而不是can\cuan\chuan\chuang等）摩它的冲动。只要它还在那儿，以那样的姿态存在，就行了。我又能

强行索求什么呢。雾气中的虎只在雾气中。既然在雾中，那就不可能悟脱。这都是命啊（尼姑说，仿佛感叹）！从桌上端起一杯干净的茶水，喝一口，把它放回桌上。虎静静站在河边，仿佛它一直以来就这样站在河边。我能理解它的这种留恋（吗？）。抑或迫不得已，还是说规矩也无非是一种出于经验的需要。剩下的似乎唯有感叹，可是任是没有的。我面向的（对象）是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虎。当我需要它时。但它是虎（并不可怖），它有它的性格。我们相互包含在一种特定关系中。通常来说，我要复杂些，每次遇见它，我都愿意绕行。而每次它又是极其冷漠。我理解，这（自我保护）也是身为虎的特权。有时候我也想，其实这样也挺好，有幸伴随着一同走进旧社会。切尔西 3 : 3 南安普顿，踢得什么球！一群废物。

论抄家（在秋天，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意义）。或板蓝根泛滥什么的。十月，一去不复还的还有美中关系。怎么搞成这样，一匹马忽然惊起，仿佛听见了什么风声。一只脚搁在桌上，而另一只脚正好也搁在这一只脚上。并不能看出谁先谁后。而我坐在窗前（有时在阳台上），总感觉手边少了一样什么东西。不至于到空落的地步（按 esc 即可退出全屏模式），但绝不是充盈。总结起来，大概还是秋天的缘故罢，是潜意识在作怪。一九八六年，秋天，一个百废待兴的木匠空着手来到村里。他不是来做木匠活的，而是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等一群尼姑。有人就问他了，尼姑什么时候来。木匠说不知道。我是一个木匠，怎么可能知道呢。他等了几天（在一个星期一），也就走了。尼姑群是在他离开后的一星期内陆续到的。每一个路过的尼姑都在问村里人，是不是有一个人在等她们，

是一个没带家伙什的垃圾木匠。怎么会呢，村里人说，没见过。尼姑摸着被问话人的脑门，叹气说：你们抬头三尺看看，要说实话，否则会良心不安。被吓的人只好说是有这么个事。东阳来的嘛，个儿不高，也不怎么讲卫生，前两天已经走了。知道了，尼姑双手合拢说善哉善哉，这事儿要绝对保密，知否。说完，从天上招揽下一朵乌云，跳上它驾驶着走了。剩下 27% 的过路尼姑连停都没停，直接快速经过村子。胡乱磕着瓜子壳，扔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她们还算好的，与后来到达的道士、和尚们相比。但那是其它的故事了，在此不作深究。但说到底，最底，也都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一九八六年秋天，我（有些记不清了）在井边打水，见过一头灰鸟（我也是只见过那一次：详见《百鸟无踏》“一九八六年，灰鸟”章节），它毕竟有些不同。但那会儿，我怎么可能知道不同在哪儿。事物与事物似而不同，是因为它们平等又不相等。就像坐在天平两端的两个尼姑的憎恨。这会儿是另一个秋天，我想起（是什么意思）这些有的没的，真的虚构的，我都相当熟练、严肃与即插即用。它们好像从一株树上不断生发的树枝和树叶，即使秋天也没有凋落，反而愈加茂盛。又有什么办法呢。搞搞破坏，或者粗暴如连根拔掉，都不符合时空规律。它们是零、一切，信息总汇啥的或什么都不是（这仅仅是价值判断：薯片开根号是什么）、一泡鸟、脑神经生物电混乱序列或不是、（一支啸响火箭：它究竟指的什么？）、或就是这样。诸如此类我统统不知道。在所有运动中，我没有看出有任何理性存在。一键开启。

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呢。

星期二，鼠标滑轮零反应，阶级斗阵却忽然停歇。那马它飞起来了么（在虚胖的盛世且皇恩浩荡）。和光同尘，但也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

这两天，又有一个当官的干部自尽啦。好雨知时节，谁都不易不是。谈不上喜欢，当然也不讨厌双鱼座。念念佛经，要是感到极端虚弱与你的金刚大业是不是已经到了半途而废的地步。不干活，就没饭吃。这是千古真理而且还将继续真下去一千年。截图。妻子（握着遥控器向我走来）说：在我表演的时候，我过着双重生活，我哭着，笑着，但同时我又在分析着自己的眼泪和自己的笑声，使他们能够更强烈的影响着那些我要打动的人的心。说完，她走到洗衣机附近，按下电源开关键。后来（在第二年秋天），她就出门去了。生活就像一块坏掉的巧克力不会回光返照。十月，如果这是在十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有（不光左右，连上下前后都是水草）。用手指头敲敲桌子边缘，念佛经。打开。打开后，写什么都如出一辙（注：非别字）。骑虎的尼姑喝昏了头，在霜降那天终于失去道德观念。开始重新信仰科学。这不是偶尔，也非必然，是她的心性使然。这样一切就能解释通了，尼姑她还热爱网球运动与崇拜海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度量错乱的秤。不意外，这会儿正是巅峰。还来得及豹变吗，虽然已经过了窗口期。凡事要着眼于大局而从小处入手一个人走去河边淘米。克己复礼她身上没有对天下黎民百姓负责的通病她是自由的。在委内瑞拉过日子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上知乎！为什么陨石总落在坑里？上知乎！因为是变速直线机械运动，一个烧香者朝圣玄谈庙的赶脚速度我们只能求她的平均值：8里/时辰。妈的这还是在旧社会，忽略恶劣气候

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时代总在不停翻篇，而今天是秋天，多云。理论是理论，理论远大于实际。理论上，并没有世界以外。而实际中，唐僧是一个唐朝的孤儿。现在、过去与未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佛信号且大慈大悲。瓷砖的广泛应用。理论永远（不是特别嗜好这类词，有一股在水深火热中特有的味道）指向光明。黑暗是一种发明：要拐三个弯以上才能认识到。但意思不大同样如过眼烟云。理论上，一切理论都是真理。前院种菊，后庭养鹤，这还不够终极真理吗难道，在旧社会。要注明的是旧社会只是一种心态浮动。而非哪个朝代。比如一头鹤比一头鹤来的更旧（理论上和在狭义的社会含义中）。一匹马没有翅膀它怎么能飞呢。飞马也是没有的，仅在理论幻想中存在。自古以来龙依赖云飞行，这种想法确实有些过于朴素。甚至有一天（星期二）我在街上游荡，一个废物手上提着一袋烤羊肉串边走边吃，摇晃着脑壳津津有味念道：既来之，则战之。说有多魔幻现实吧又谈不上。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味（这是我的问题）。我的理论基础薄弱，只有零和一。且还是三进制。百无一用是书生，意志与气概不像佛性，它们由后天磨炼受教育所得。但这会儿主流是颓与丧（届时很快它们也会过时）。我这是操的哪门子的心，说到底理论上还是得靠祖上积德不是。星期二与其反复磨练骈文还不如去厨房吃个鲜枣。反之一样！弹棉花（昨晚梦中，一个从晚清来的青年，八字胡须，手里拎着一头本地鲟鱼。不会是又落榜了吧。他说不是，他急着寻他的同乡张长衫，绑他回去完婚但在自然界迷了路。你看见有一头黑色的牛跑过去了吗，他问）。张长衫？据我所知与这个人没什么关系。而且长

衫多年前离家出走后已彻底消失。我说没有，没见过什么牛。那是一头母牛，他说。我们还聊了点别的，相当之空泛。约凌晨四点半醒来后，我靠在床头吸着烟雾，心里头翻覆琢磨他的话：就算考取了功名又能派什么用场呢。可见这人前途没有丝毫光亮当时的他是有多么伤感。我这么思想着，天也就逐渐发白了。我正式睡去、淹没，仿佛一块纯金埋进土里永远不会觉醒，长出植物。就让他、他们去怨天尤人罢，（连史料价值都没有）老一套是不行了。在风雨太阳中我只愿照料自己且只限于理论上。是啊，这十月确乎漫长了些。我注意到一朵云固定在空中，完全不移动。也不扩散。在我从武汉去成都的空中，我经过它。翌日返回，它还在那儿。一点道理没有。也曾注意到倒在路上的一根木头，用来做梁，显得不够直。用它来做一把椅子，这年头又上那儿找木匠去呢。但就这么随意烂朽，也不像是一个好办法。不像它的归宿。我绕着它走三圈，它也不动。用手指敲击，它便发出清脆的响声。再击，这清脆声又有略微不同。其它无。仿佛它是一根只用来对话的木头。我把它扛回家，竖立在后院。有时垂钓归来，我把鱼护挂在它的章节上晾晒。有时在阳台，我俯视它，它看着就是一根正常的木头。不太像有别的什么说法。我有时特意跑下去院子里，敲它两下，听听声音。很快又跑上阳台安静坐着（不吐气，也不悟禅宗）。十月，又是在秋天，这种纯粹苦其心志的情况多少还是可以理解（总能找到相似的事物）。其它就算了，只要合理，就有存在的必要。我突然觉得敲击这只烟缸发出的声响与它接近，便又跑下去敲了敲。细致分辨后，它们还是有些不同。且完全没有一点相同。它甚至不

是一种声音。我去感受了，并且否定了我与生俱来的感受功能。上帝决定要惩罚这些康德主义者。就这样我又举起手臂（左手），作为最小动作故意以奇怪状擎举在空气中。

读秒。因果报应。在不受力的状况下与报效朝廷的志愿最后也落空了。秋天，张长衫究竟还是失踪了（也有人说去某地归了隐）在成为一个谜后迅速被当地人遗忘。时隔多年，我愈加模糊。就连他是不是存在过也是不能够确定的。只感觉在记忆中在一九八六年，村堂里应该有过这么一号人。他与裴尼姑此地无银的关联，在树下阅读书籍时那副旧时代文人模样，我都相当确信。我不可能创造记忆。那么，他本应是活过的，不论来自那一种时空。他向来是一副无产阶级一员的做派。他像梦，但又没梦来的实际。像风，那也是一阵不动的风。总而言之，他仿佛一点儿客观存在物盘旋在我脑子上空，极其虚幻而无法测量。把它单独取出，放在阳光下辨识，它又比葱还小。以至于让人不得不去思想一个人是如何度过他一生的这类无从参照的话题。秋天，又是在漫长十月，我因为此类大宗孤独感茂盛而感到异常机械。仿佛一个失效过滤器。而不是一只漏斗。什么的。一件静物。一团无法描绘的信息串（即便缠绕，它也是线性的）或其它。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听听音乐（极大丰富），忘掉劳动。哀叹与整天就那么点屁事国际经贸文明冲突以及内耗的必然性。也不曾研究过十月的阳光（当一个人来到他的漫散射阶段）。投鼠。确定性的丧失（包括注脚与注尾）。心中的那个蓝色电子还在蹦么。以及二两绝对粗糙的灵魂。以及一根裤带：一九八六年以后就没再使用过。卸甲以及被作为花肥的那条

鲫鱼。以及善？那是因为一个人正好处于莫名困惑中。以及二零零二年，夏天，在路上划下一根火柴。没有挥发反而变得更加坚实，不知道。我的核心始终是团谜或具体为空。大物师！或秋天，随便的一株树木立在路边，这已经是我能观察到的最好看的事物。我们出门遛个弯罢，妻子询问道，带上勒色。

眼下正是晚稻收割的季节。

生命的初级意义，怎么说呢仍旧是内耗。我们在路上（去月湖公园）散漫走着，仿佛两个（仍旧是年久失修的）夫妻。提着两瓶可乐。在某个地方（前方是一个铁路桥洞），我缓慢停下，想起说：这里有一次朝鲜金正恩路过这里。什么？妻子回头问。没什么，我说。我缓缓讲解起去年秋季的一天与张临去公园踢球路上的往事。

露天泳池还在。空着，池水中央停着一头鸽子那么点大的水鸟。不惊，悠然。其余高音喇叭、水茅草、三两人物什么的一律仍旧社会主义风格又那么似曾相识。

{ 这是一个 苹果 }。

是一个苹果这。苹果一个这是。同理，这不是一只苹果是一根导管。而这是一只手，它非常适合用来写作：在不用时收起，随便搁置在膝盖上。秋天是一种确定的东西吗，不是。当一头鸟飞在秋天的空中，我们不可以得出这鸟的形状、飞行的精确姿势。翻过面，当一头鸟（燕雀类）在空中既飞又停，单一且掉毛，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大致推出这会儿正是在秋天。也就是说当时，秋天作为更大的整体，包含了一头鸟的全部。但也不是这样的。从集合的角度，秋天与鸟最多只是相交，且它们的交集为十月。这很容易理解不是么（仅

从供需关系而不是依据严格的分类学)。十月下旬，我看着窗外大势，以及更宽泛的大势，不好看也疲倦（根本看不出它的结构）。忽而回到心里翻找，到底也没翻出一件像样的东西。这便是一个人的传统文学生活的日常。与它相对应的系列动作通常是枯坐、空想、饮水、望着一道墙缝及其它。且不分优先顺序。且此症状在秋季尤为显著，仿佛丢失了分裂这一原始能力。譬如想想农奴制。它的优缺点各是什么，想不起。又譬如一事物平行与另一事物，它们最后还是会产生关系（意义）。从一个点出发，沿着线到最后，以我的算法这段路程大约最多不会超过两里且极度弯曲。从菜市场捎回两根萝卜，妻子在厨房削萝卜皮，在中午 11:41 分。妻子与尼姑，进化中。实际中的妻子与理想中的尼姑（放之四海而皆准）路途漫长。再譬如鹌鹑，那么鸬鹚又算什么呢？两者，无论怎么计算，世界都不可能单单由鸬鹚或鹌鹑构成。即使退而求其次光在情感上。

同上，尼姑说。

再再譬如在一九八六年以后（这是一切的前提），当地农民总算能吃上几餐饱饭。迅速忘记了饿，也有计划有预谋逐步迷信起佛来。在香火鼎盛时期，附近的玄谈庙曾创下连续三天三夜搭台唱戏文的骄人业绩。可惜好景不长久，世风日下佛法又一次褪去往昔光芒，迅速暗淡。我就是在那会儿（一个嶙峋少年）见到在寺庙扫地的阿强：后来他浪迹到外省的四海寺（详见《叙述与抒情》）。秋天的玄谈庙是一种何等破败光景，我大致上可以想象。但又因为想象多少含有自我欺骗性而不愿意。我始终希望玄谈庙是一个欢快的修身养性场所：不单菩萨明亮、庭院清洁（中午，鹅趴在

院中央的古松上睡眠)，尼姑们开放、混乱（但鲜艳），精通算术、逻辑与天文，有还过得去的厨艺、衣着品味，遇到危险知道报警且政治上绝对正确诸如此类它应该还有风水上乘且具体的地理位置。

最后譬如先于经验的（让亲者痛仇者快）。

刁民的忧伤。

剥开一个桔子。剥开后，又感到有些后悔。

中午，一个桔子摆在书桌上。

一个女人从街道的那头朝这头走来，也是在一个中午。两个中午一模一样，阳光垂直射在地上。两个都是秋天的中午。这一个女人轻巧，沉默，削光了头发但不像是一名尼姑。

桔子，看不出产地。握在手上，沉。掂量它，有一种成熟的感觉。把它放回原处，没有变化，看着也诚实。一个诚实的桔子，在阳光的外面（窗外，阳光通透极了，仿佛秋天最好的阳光，射在路上。一个女人正朝着街的这头走来）。中午，一个诚实不在阳光下的桔子，有着静物般的静。不像这一个女人需要另外解释，这就是一个普通桔子（它特殊，是因为此时有人正在看着）。女人不是，女人在阳光下。她移动的姿势仿佛让人想起点什么又或者什么都想不起来。她轻巧，那是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样子。沉默，那是一个女人完全不该有的心情。她朝街这头走来，光线在她脑壳上闪耀。女人和桔子，以及在一个（不可能是两个）同样的秋天中午，起初我以为它们一起出现纯属偶然。出现后，我想了想，确实也是偶然。它们既不是因果，也不存在逻辑，各自仿佛也没有明显缺点。中午阳光下，女人反复从街那头朝这头走来，步履轻盈（仿佛少女），心思沉重（她是在路上学习捡钱吗，以至于陷入劳动而进入忘我的境地）。而

近处，桔子重复停留在书桌上。仿佛这种秋天的果实可以带来良好但遥远的感受（我试了，很难达到）。而事实上以及理论中，我又从来没有通过一个桔子（不论它是否诚实）而想起狡猾的尼姑！也许是中午的缘故，又或者秋天的作用，这时阳光在窗外是最好的那种。仔细分析的话，它们的次序应该是在秋天（身体）、中午阳光下（身体）、一只如此静的桔子（认识）、女人（偶然），之后是尼姑（惯性）。社会主义？不是。十月？那更不存在，既然在如此好的阳光下。一个桔子，要是在阳光下又会怎样？我只需要拿起它，伸出手把它放在窗外（我当然不愿意）。而一个女人（这又是何苦呢，她又不是尼姑），我即使把窗关上，全关，她也仍然在那儿在最好的阳光下且什么都不是。不会像平常那样随便掉进坑里，昏厥或跟着一只猫消失，因为始终她在阳光下。这也是她与桔子的唯一区别。一只阳光下的桔子，在阳光外它又会是怎样。现在，这一个桔子就摆在书桌上。没有阳光直接照射它无所依靠。大概也只有这样。我重新把它拿起在手掌上托着，来到窗前。一只这样的桔子，它的诚实被我感受到。这时的街上空荡荡的，一些在秋天最好的阳光直射在地上，十月。

十月，事物显现出非事物的形式。一只猫走进树林，消失。一个石头从树林外远远抛入树林同样消失。而一个人（我们知道她的什么？）中午（为什么是在中午）路过玄谈庙，她突然感到身体在怀孕，她从脑壳上拔下一根头发开始打结。打满三百（实数）个结以后离开。离开后，当地下起一场中雨。一个尼姑（最好的那种）冲进雨中央，大哭或没做什么只是站在雨中央。仿佛思

过。她幸福吗，她不知道，菩萨们知道。而如实剥开一个桔子（这是另外一只桔子，扁圆、稍轻以及过度成熟），直至完全剥开。天亮了，丈夫回到家中。而天黑后，丈夫从近处来到远处，提着一部神灯他这是想做什么（他没找到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盼望了一整个上午的鳊鱼群没有达到。照邻说（那始终非他的本意）：也许它们在长江南京段耽搁了，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大会提前召开，而人民已组织起来，做好了准备他们是不好惹的。他们也不是事件，他们是一种运动。十月，一个坚定而重复的人民来到河边，她还分得灵清垂钓与跳河的区别么。黑漂空竿定理令人着迷（鱼钩到底有没有到底也是一个终极之谜）。我们都想潜入水底去看一看。但我们总归是活在当下（相当于久旱逢甘霖、不是时间概念与不会死）而不需要未来。只是这些又从哪儿谈起呢。孩子，请不要与你妈吵架。与一头鸬鹚发疯雷同，它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处，除了破坏情感。实在过不去，我们还可以骑车去买些薯片来吃。近处，空调挂机上摆着一盆植物。熟悉但我不知道（忘了）它的名称。但也不能另有其名称之为大丽花什么的，太极端。或曰在旧社会。在一段长久时间内，事物没有变化（不可描述），也没有事物。就这么耗着。事物是突然出现的。一个路边的随便什么猫、一株立在路边同样的一株树木，一个衣裳鲜艳的尼姑的劲舞，事与物在让人无限失望的描述中逐渐清晰起来。有了分别，事物从此开开并统治了世界。态度荒芜，就相当于在自欺欺人。这些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甚至还发展成了游戏。临近月底，空中的云（不是不能，但最好不要去大写它）也开始变得无常态。空中，一朵停着的云不

像是一朵会下雨的云，它这会儿在输出雨滴但仍旧不动。它的依据是什么，况且它也不是一个事实。有，但真的有这样一只猫吗（它全黑，讨厌捕鼠，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只限于能否升仙）。也没有一个尼姑，她云游山川大地，不是为了缓解痛苦。同样是饮鸩止渴（鸩：传说中的毒鸟。注意，它是传说中的），临近傍晚（十月末，不到五点钟天就暗黑了）照样还不是得收竿。照邻说，解放台湾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一和二。这其中一比二少一个一。这少去的一正好是二的二分之一。前提是二可分解成二个一。巧合的是它正好可以。二盒中南海摆在桌上，有时它们不像是一盒烟与一盒烟的重复。但也很难像一个整体。而直觉上，它们关系紧张，甚至敌对。但不是一对二的敌对，是一对一。二不重要。同理，要是一等同一，那么一也不重要。一只能等同于自身。一盒中南海（5毫克）打开后，烟盒中只剩余三支烟。另一盒封着，相信它仍是满的。秋天，一个不需要吸烟的人走过来，从打开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点燃后走开了。这时她仿佛一个一，但又不像。她顶多像一个尼姑且无所事事。从烟盒取走一支烟，取走的又是什么。烟盒中，烟在变浅。她至少取走了烟的一部分内容。不用等过久，她还会走过来，再取出一部分，点燃，接着走开。一个对烟雾没有需求的女人，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她的这个动作。就好像她知道烟盒中的烟可以一部分一部分被取出和取之不尽。三当然是个很大的数字。从三变为二，在数感上似乎也没大的变化。此刻，她又走过来（假装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叹了口气，从烟盒中取出一支，点上。停了停，才转身走开。从二到一的变化并没那么突然。

一表示烟盒中还有剩余。这个影像在她脑壳中盘旋，天然并且深刻。一不可以再分裂。所以我们还需再等等，她会来。只有当她把剩余部分全部（只有一）取走，这个影像才可能消失。而她对空的概念毫无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只是一个妻子而无法成为一名标准尼姑的原因）。当烟盒中剩余且仅剩余一支烟，事情就变得有些严肃。烟盒里不再是满与浅的区别，而直接面对空。也就是说，一也只有在面对空时才会得到重视。还有烟吗，她走过来问。说着，拿起烟盒摇晃。她没有听到碰撞声。但这不重要。桌上还有完整的一盒。就这样，我又想起了龟兔赛跑的故事。有一天，龟路过躺在树下睡觉的兔，挑衅兔说，兔，我们比赛跑怎么样，这次比谁慢。兔当然懒得理龟。兔机灵，知道反正是比什么，怎么比，依照故事讲述原则（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结果龟都会赢。

378

十月，所有妻子规定必须为女人。十月规定二、所有妻子不能称自己为自己的妻子。

三、一与二如果产生矛盾，那么本条为空。否则，在一与二基础上可继续往下规定。直至所有妻子都不可能分裂为尼姑的命题为真。

十月，仿佛单曲循环。扫堂腿与在阳光中醒来，房屋里空荡、明亮，在一个下午。脑子左侧靠近眼眶处还在胀痛已经三天。感觉胃部空着，但无食欲。略有呕吐感。这会儿是十月，在十月末，不出意外的话。但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是不是在十月。类似比如在亚洲。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不会有大的错误。伸开手掌，让光线射着，掌纹繁复也没感到什么新鲜的神秘。总归只是一种分形结构。妻子出门去了，不在这里。她在她此刻所在的地方，

(理发或在一条什么街道上)在世界上。不在这里,这里是世界上的中心。唯一,不是世界以上或下面,这里是核心的核心。此刻,这里完全没有人物关系。走去厨房烧水,还是继续躺靠着(在一张床垫上),这明显是一个漫长的选择。已经很久没有恍若隔世的大梦感,这里是实际的玄谈庙。下午(两、三点钟)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射在地板上,暖和极了。这么说独自一人杵在玄谈庙缓东缓西(难道这就是恢复身心吗)也没那么糟糕。无所思吃着一只苹果,就着这些光速运动的光线。与光速(知道但不可想象)相比,我几乎绝对静止(怠速)。一部手护拖拉机拖拖拉拉行驶在乡村公路上那种怠速感就像。它随时可以散架但没有。又仿佛一头受过大量弓声惊吓的燕雀诸如此类一只苹果估计需要一小时以上才能吃干净。那也是值得的,与在梦中相比。梦中我去参加科举了骑着一匹骆驼,从钱塘江出发还没走出浙江便迷了路。水壶也掉了。梦不像实际可以随意想象它是来真的,我险些哭起来在河边一株柳树下前无古人般倚靠着。也没有尼姑、鸬鹚、大部队什么的经过我悲凉极了。以为是在梦中但不是。一个农村来的举人我是。妈的我还要衣锦还乡呢在计划中。跳河也是没出路的,在不是十月也一定是秋天河边的树木正在大批量落叶。总之就是这么一种无解的局面。醒来后,脖子上和手心都已经汗湿。仿佛经历了什么憾事。大概是病了罢,我心想。有一种魂魄归位后沉淀下来的疲劳。在一个十月末的下午(此刻的一种)。就这样我第一次想起一九八六年一个下午我去村电厂附近的农田收割晚稻。我看见我磨磨蹭蹭顶着下午的光线走在机耕路上,前方一头比我还高的弯角大山羊挡住了

路。这羊两个眼珠泛黄，须长且硬，嘴里嚼着茅草，从两条后蹄间不断排出羊屎颗粒。仿佛一尊羊神它有一种特别的冷漠。我怕。手里紧紧捏着镰刀不动，假装若无其事望着它的眼珠。相持许久，它才一点一点往后退去。它退一步，我前进一步。它停下，我同时停下。从它眼珠发出的清澈光芒中，我能感觉出它总体的迷茫。我能感觉到。是为记。

十月霜降。霜降过后重阳，之后秋收起义，之后在十月末尾立冬。十月是八月的尽头，是秋天的结束。十月过后，十一月（预言仍是不现实的），一个和尚将会从东边走来，骑着虎，只要路过沟渠，他都会跳进去躺上一会儿。可我毕竟还没想好（也用不着负责）。但命运的安排是我们都会化为石油，这又是肯定的。一个人不能没有忧虑（之所以为人），忧虑过头却也不会有大的好处，不是谁都有能力天赋去成为一个纯粹的杞人。一大袋瓜子壳（净含量 500 克、山核桃味）立在书桌上，不要去嗑第三粒瓜子（这是神秘主义），要学会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又太实用功利），都不及中庸。就像二月一样，事情会自动到来，也会自动过去，这符合历史的发展需要。它不是规律，但需要见证。十月末，鸟在做些什么？对此，我（还是太习惯于荒芜与传统）亦是一无所知的。另外，烧水时不要总是望着喷雾的壶嘴！它不会有什么深刻的涵义。

380

在文档中搜索“鹊印”“血滴子”这类词藻，暂时也是没有的。十月末，当一个人坐在窗前时，她正好完全坐在窗前（磨洋工）。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完美统一。随着秋季的即将过去，她体内的哀伤也渐渐褪去。发发短信，时而点燃一支冒会儿烟雾，她明白这些无非是对理想尼姑生活的模

仿，在心里头落个自我安慰罢了。我走过去，询问她能否帮我剪一下头发（它们实在太长太蓬蒿）。这时她扔过一条面包说，当中午饭吃，还有两个小时就过期了。意思大概是，既来之则安之。生活与文学它们的共同点，是要有一定的严肃性。这会儿已不是过午不食的时代，这会儿又是什么时代呢？徐徐望去，一眼望不到尽头。中午，在淘米时，我突然想起很多。有的还相当复古，譬如买珠还赆的楚人究竟有什么不对吗。他仍是可以被理解的。想起来，我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楚国应该也不远。

下雪？那要等到冬天，还有些日子。这才华中地区的十月末！

也用不着突发兴致去抄写什么金刚经（那实在是浮夸浪漫主义）。即便空落，那也只是暂时空落，而不用去特意拔高。十月漫长也短暂，一切（为了言说方便）都是暂时的。一切也要引起重视。会议在秘密召开，有些套话、大话甚至空话（要有光！），该讲还是得讲。程序使然。但不要讲太大声（它很快会在空气中消失）。要学会自己对自己讲，这样才足以保持日常自我分裂。否则，它还有其它什么解决之道呢。十月末，我拉开窗帘，推开窗，长久未见的一头鸟射入并稳稳停在空中。我还是感到了欣慰，就像一个来自旧社会的故人，他重新及时回来了。我一定是有许多话（有些不能说，有些是说不出的，但都）要跟它谈。但是没有。当我想开口时，它马上阻止我说：你是人，不要跟鸟说话。说了，就会成为预言。

阿曼达还养了几匹马。

π (pi) 开根号后小数点第三十六位数字是什么。不是七。即便是，它难道又能对世道演化

与进出口贸易造成重伤。同理，轮回这类概念既暴力又粗糙，还不如去信仰中草药。白种人（包括外国人）的命也同样珍贵（以上帝的单方面视角）。海洋蒸发。十月，回到物种内部和仔细揣摩它的意图以及数学表达式。俗话说从一片掉落树叶中知道秋天的道理，这些古人也真是的。而我们恰好遗传了他们的意识连同自我意识。我们比他们旧，他们才是新鲜人类。损耗了什么？楚怀王的主力正在北上，留给大秦的时间不多了（这会儿还是秋天）。当一幅画（蓝图也行）无限巨大，它还是画吗。

当一头鸟足够宽广，我们通常认为它已经成了鹏。

这鹏翱翔于虚空混沌，吐气为天，排泄的粪便自然成了大地。粪便中的细菌微生物反复进化、革命，之后各式物种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得以出现。公元二零二零年，星期三，昨天还阳光明媚的，这会儿已是阴雨天。但抓间谍的工作仍要紧抓不放，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382

秋天，一头鹅得到被害妄想症。

（长年修行的结果）并传染给了鹤群。它们近亲，在百千万年前，它们还没掌握以卵蛋孵化来繁殖的方法。历史有时就是这么随意（还有比这更准确的用词吗），历史从来也不是劳动者（人民）所创造。

劳动者需要的是幻想带来的幻觉满意度。其它的哪管它洪水滔天，念念佛经、嗑瓜子壳、数数钞票纸总而言之只要开心就好。

也不一定。

冲床主要分机械式和液压式，依滑块运动方式，又可分为单动、复动、三动等冲床！

就好像如来佛是现在佛，阿弥陀佛才是未来佛。基础理论最好搞搞清楚。否则精度还在其次，南辕北辙的，大家都没好果子吃（指东道西的前提是需要有西，而这也是莫须有的）。曾有一时，当地特别流行叼鸟门的测字算命形式，在玄谈庙门口的地摊上。那是一只经过训练的青色小鸟，能听懂人声指令。尼姑们不是好惹的，三番两次对算命师下达驱逐令。

“你们这些五迷三道的东西，离佛家正统甚远，我们不欢迎！”尼姑们怨恨道。

“怎么啦？”算命师义正言辞，“都是混口饭吃，还分出个子丑寅卯来啦。”“庙里养尼姑，你们又算哪门子葱！”算命师道。

“哟！我说施主，你这么一个小乡野痞子、十三点，还管起我们佛门的事了。胆子也忒大了吧。”其中一名扫地尼姑说，“信不信我废了你丫挺的。”香火钱不容易赚。

“好啊，甚好。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废我。妈的你连个蛋都没有，你还拿你的两个球来废我啊，来！”算命师一副道骨仙风派头，但也不是吃素的。“鸟！”他命令道，“啄她们！”

这青色小鸟缩在鸟笼里，大概受了惊吓，始终不动，十月。

一个人无缘无故坐在窗前（也饮水），与她特意坐在窗前只是安静坐着，两者区别在哪里。佛又云，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大到一个杯子（人造物）摆在桌上，轻到社稷，都是因缘所致。这因缘即是宇宙酵母，形似龙牡壮骨颗粒。就连情感一向也是视觉化的。秋天末尾，我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火焰抵抗几乎为零。

热插拔思想（约等于这会儿的内卷化）在当

时也一度流行。

对瀑布而言，虎就是热插拔。同样（但不是平行），鸟与天空相互也是。而雨是鬼（但它们的关联来得更激进些，而且主要发生在四月清明前后）。但也不像锁孔与锁。它们不是一一对应、非此即彼的关系。

怎么说呢，时而会有一种哪吒厌倦了闹海的感觉。在彻底躺下的时候。二、只要条件允许，范围适当（对一个以休息见长的人），修生养息也是一种修行。

无非也只能是这样，旱涝保收是旧社会特有的传说。我们的戏文从是年一月起始，至今已走过春夏秋，它的传奇感略失，它的主角甚至主语，以及核心观念都还在寻觅中。这能怪谁呢，戏台吗。我们的主角（儿）也不可能通过观众举手产生。

他们也不关心这些劳什子。

384

当然，这都是文过饰非的后话。

就这样躺着，在坐标原点，在社会主义十月行将结束的一个近中午我试着去概括、浓缩、总结出一点什么。我试了，它们仿佛是一些成语（十月，又是在秋季（另一种淡季），我们使用得确乎是有些频繁了的），隐约夸父逐日、偷工减料、此地无银三百两、叶公好龙也算一个，龟兔赛跑、关公磨刀、龙虎小霸王、屎命必达。成语也是一种语言符号，既成事实、鸡犬相闻与相濡以沫，譬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刻舟求剑（这是必然的。与它近似的例如瞎子点灯）。还有相当之终极的盲人摸象、大音希声、投鼠忌器之类。睡去！动物类的有田忌赛马、鹬蚌相争、亢龙有悔、一行白鹭上青天。自然风光的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穷山恶水，草长莺飞自然也相当好用。还有八仙

过海什么的，大致上也就这些，足以燎原。这火势温吞，泛绿，连绵。在词语的火焰中，我也成了火焰。这正是修炼的至臻场景。鸟尽弓藏，我利用最后一点浅意识快速让脑子的水位降落，昏昏沉沉睡去。仿佛灵如鸽子鸟运行在兵荒马乱的水面上。

投给川普的人是有福的。他有可能连任总统，让美国继续伟大。同理投票给拜登的人也是有福的，事不过三，这位耄耋老人宣布，美国将要比过去重建的更美好。十月末，照邻终于在长河垂钓起一尾他梦寐以求的斤鳊。“你怎么看，”我问他，“这次谁赢？”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照邻说，“亡羊补牢，我们还是再守一下草鱼罢。”

这十月当地下过三到四天的雨，全部小到中雨。起过一些风，但都不大，以东南风向为主。下雪？当然还没有，整个十月都还在秋季。阳光时好时坏。在好阳光里，我与妻子出门散步，她不再年轻。与最好的尼姑相比，这时候的她仿佛只是一个普通女人，重新回到以往吸烟的那种日子。而在坏阳光的天气里，我极少出门，宁愿坐在窗前有时阳台上耗坐着也大量且重复饮水。成熟的代价。不动，也不腐朽。没有娱乐，（这可是在十月！）哪怕召唤出一头类似吉祥鸟那样的东西。约等于在旧社会并且没有言下之意。频繁走去厨房烧水，也偶尔望着墙上的裂缝：它既不是事，也非物，不是事物的一种。即使出门（在连续的阴天空），也懒得遇见穷人、捻与年轻的新晋东林党成员什么的。当一株树木立在路边，那就是一株树木随便立在路边难道还会有什么先进的启发吗。就好像证明： $1=2$ 。

解：假设 $a=b$

$$a+a=b+a$$

$$2a=b+a$$

$$2a-2b=b+a-2b$$

$$2(a-b)=(a-b)$$

$$2=1$$

就好像帮派也是一种社会修辞手段。而一朵云（注：一、静止停在空中。二、“高而奇怪”）已超出我的认知常识，仿佛又合乎其理且不证自明。而我的担忧始终是，孩子会自动长大，学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吗。天蒙蒙亮，在送张临去学校的路上，他的两只鞋的鞋带散开着。父子有亲，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总归是我的后代。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而十月已是很晚的季节，如果一个人有时长的话。而旧社会（打开天窗说亮话）饿昏过哪怕一个人吗，如此说来，仿佛我的忧虑不见得并非一点道理没有。而星期二过后是星期三，这天正好星期五，即今天。以及此刻。妻子一个人出门去了，一个除我以外在世上同样有孤单感觉的一个人（这很奇怪不是么），以超越大多数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也即将出门。提着灯笼：升级后它会成为一部神灯。而我们知道并且已经习惯，神灯的主要功能是始终不亮。一九八六年，我在村口见过一个路过的道士提着一件类似的东西。

我的意愿（它一定是抒情的、长篇和无以复加）是拿起它（桔子），长久举在空气中。

但是没有。

十月末，秋天。当一个桔子安静摆在书桌上。

插件集。

387

瀑布写的是全部。全部表明它有限、封闭且不自洽。但瀑布必须又是打开的，这打开不像一个花朵，打开后它枯萎脱落。它只会接着打开。这便是瀑布的整体结构，十一月（阴雨），我突然想起我遥远的外婆，以及两瓶鲜荔枝罐头，大约在一九八六年。

插，插入的插，插秧的插。它突然、强势，没有预留的空间。它使空间得以打开，打开后使得原本空洞的空间更为空洞。漏气，也让人激动（我们为之承担了痛苦的后果）。在反复插入以及更深入的插入中，空间被不断打开、解体，物与事与事物得以显现，它们的最终结果（在任何算法上）保守估计为空，约等于什么都不是。必先苦其心志，说的正是这类意思：为了空乏其身。

一、立冬后的玄谈庙。尼姑裴坐在庙大门口

的门槛上发短信也等日出。(既已来到世上(这也算某种插入),一个人即便以虚拟的形式出现也应有她的归宿。而这是我能想起她的最好的安排)这一天阴雨,已是上午10:36分,她的日出可能已经过去了或不会到来,但她在等。等待为空,或什么都没在等,这也是一种度日的良好策略。

裴停下,抬头叹了两口气。

望着远处以及更远的远处。大致上望着,就好像一切像是梦幻,就像这两扇打开着的庙门,她可以打开后关上,关上了又重新打开。又仿佛这一切都是命定,就像这庙门的门框,她想。并感觉到。

她是这样想的,即便等不到日出,至少还有短信可发。

二、竹林危机。

我做了一个梦(下午14:20到15:01分之间),在裴倦怠的梦境里,我在水边努力削着土豆。当时(周围有一种旧社会的质感),我是一个游荡着去乡试的读书人。被裴的魔力控制我走下大路来到溪流边。在鹅卵石石滩上,丢着一个大麻袋。麻袋上有人刻意放着一个趁手的削皮器(KitchenAid牌的)。有土豆从上游漂浮下来,一个接一个自动聚集在我面前。我只有坐下,脱掉鞋履,撸起袖子削起土豆皮。也不存在明确的目标,削完一个便装进麻袋里,接着削下一个。朝上游看去,那土豆漂浮物相当之无尽。

同时我还在思考乡试的作文题。用白话还是之乎者也写,我颇为有些疑虑。甚至写些什么更无从下笔。那是一篇议论文体裁,两个词语四个字标题。组合在一起挺奇怪的意思。是与外星

生物有关吗，还是能源开发啥的，醒来后（即使从裴的梦里来到我的梦，还是进一步醒来，在这会儿）我都不记得了：（近似，但不是竹林与危机）我问正要出门的妻子，她白了我一眼。拜拜，她说。明显带着多余的怨恨。

我不可能再次想起！我不知道。梦并不是一种空间。但这还是其次。

三、这会儿仍是秋季吗。是（以光线明暗度来看），也不是（谎言与真理是近义关系）。这都不重要。这会儿，一头鹅倒着且斜插在路上。鹅脖颈粗、硬，整体鹅身与路面呈锐角。它在反抗什么？如果它在反抗。还有一、两天，美国就要搞大型选举了。美国也是一种外部势力。美国历史短暂，连一个普通朝代的国祚还不到。美国还有优秀的写作传统，从惠特曼到威廉斯，有许多我喜爱的作家：赛林格、斯坦因（要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是需要有勇气的）、奥哈拉与特德·贝里根诸如此类。她们都很美。这些也不重要。秋天，当一头鹅插在路面上不动，一定是它愿意插在路面上。且不可被尼姑任意替代。

四、暗黑破坏神。

走去厨房烧水时，顺带把一袋剩余的瓜子捎给在另一个房间的妻子。（也不是为了讨好）她正在光线下发短信。“你打出过的最高符文是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

“有十八号吗。”我问。我把瓜子袋放下。

“不知道啊。”她在翻看短信。

“那有没有带孔的盔甲什么的。”我说。

“没有。”

“盾牌呢？”

“没有，没有，没有。”她连说了三个没有。说完，长长吐叹了一口气。就好像在把她尼姑理想破灭的怨气一次性喷射到某人身上。

是的，一个人要接受现实并不容易，它不仅只是一种枯燥的趣味。

我走去厨房烧水。烧完水，返回这间窗户朝北的房间。一点自然光线都没有。还没完全坐下，就感觉有点后悔。我还想再嗑一些瓜子壳。华佗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名医，他首创以全身麻醉的方式进行外科手术，以减缓患者痛苦。

五、引擎盖上的猫。

穿三条裤子。

傍晚，造云梯的木匠还没达到。她还在来的路上纠结踏杆的单复数问题，以及云梯的必要性。工具与手段与正义：在私有制产生后，它成了一种休闲行为。

390

现阶段的次要矛盾是什么？当一首音乐停下，它长达 5:54 秒。一个已是相当长度的声音，中途任何没有停顿。戈培尔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他们的反应较多表现在情感领域。而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不是谁都适合当产品经理不是么，一根充电线它永远不是一根直线。同理，副排长已严重厌倦甚至排斥食堂伙食，为此他隐瞒他的抑郁症倾向，三番两次打报告说要回乡养鸬鹚。

在非洲大陆，穿三条裤子的人在天亮前又一次离开了营地。不能像上一次那样空手而归，这一次他必须带回鼯鼠、几根墨绿色羽毛，一点汽

车零部件什么的。为此，在深入丛林以前，他必须经过几只潜伏在水底的河猪。

六、惜售。因为我们的夏粮丰收了，秋粮也一定会丰收。翻过面也一样，要确保夏粮的大丰收，我们会先让秋粮也大丰收。一九八六年，我们去看台风。但不知道去哪里看。我们中的张伯松说，台风嘛，去天台（tai，一声）看，那里风大。

我们不知道天台在哪里。

这都不晓得啊，张伯松说，李白的诗梦游天姥读过没有，读过没有。沿着我们的天姥山往东走，一两天就走到，很近。

一九八六年，张伯松是我们一群人的头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天礼拜二，我们在张伯松与他的猎犬（其实是一条普通农村柴狗）领头下，往东向最远行走了不到两里路，因为肚子饿或借口必须要回自家料炕头拉屎什么的，一个个的陆续返回了村里。傍晚，又聚集在我家电视机旁看小飞龙动画片。

七、田忌赛完马后，坐在院子里闷闷不乐，望着鹅。丫鬟端来酒和葡萄串，剥干净皮送到他嘴边也不吃。田忌说，你来我这里多久了，我怎么不曾见过。丫鬟说，回将军的话，奴婢来府上三年了，平常只是在柴房做些杂务。明白，田忌说，天气转凉了，多穿点衣裳。这点食物就赏给你们享用罢，田忌罢手让她退下。

田忌继续坐在院子中央，心情不好不坏，但怎么也算不得快乐。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古人（什么时候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但周围的社稷又实在让人懒得去苟利。齐国的秋冬季一向以来大约

是这样的。

八、抬头，或者蓝色是永恒的象征。

一朵不正常的云停在空荡的天空。也不是，云无非是云，即便再不正常，它还不就是一朵云。这一朵云没有不正常。它只是有些普通。而此时的天空空荡且正常（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没什么可说的。这么说，问题出在云的停法上。这云停在空中不动，除非天空移动它跟着移动，否则它与天空相对绝对不动（这不是反动）。从鸟稳稳停在空中起至今，这种停法一直以来是牢固的，我不怀疑。有时，我抬头看一眼云和天空，很快又低下头，继续写作（纯输出）。（你要学习吸烟，首先要学会拥有一部自己的打火机或火柴。我走过去跟妻子说，并取回这部只剩余八分之一气量的火机）并假定一切正常。

392

但怎么可能呢。一朵云停在空中，这时明显能感觉到一种不正常。它影响到我写作，或者反之它就是来源于写作：对事件进行变态处理。它们是共时的。它们（一朵云停在天空中、写作与我）的这种明显不正常感只能来自于身体的不和谐：这就算跟自然哲学道教什么的搭上边了。我不知道。只知道一个人饿了，就要吃饭。想说话，就去写作。不想说话（包括不能说：怎么可能呢），那也去写作。通过写作（只要足够逻辑与诚实），至少可以得出他是不是处于正常状态。这有什么好处？而田忌不熟悉这套，他望着院中那两匹鹅：反复无常，又没有情感。他想起了别的。

九、比如，迈阿密的阳光。

再明亮一点，它刺眼。要是光线再细一点，

就会觉得轻。那是一整块的阳光,全新、通用、均匀,随便照射在无人的沙滩上,有一种赢家通吃的幻觉。

十、幻觉分析。农民分到了土地。没有——就没有——。在刚刚浪费的一分钟,在东八区。虎(它是一种标准幻觉)。虎与会稽山脉。与降落伞。一个秋天的桔子摆在书桌上,进入冬天它成了一个过季的桔子。一个桔子没有提前剥开。此刻,这一个桔子只有一种可能。松鼠找到了树洞。棒棒糖(或三脚猫)计划。慢进。星期三,阳光很好,照邻暗示偏房去市集买两双袜子(要彩虹条纹的!),遭到对方无情白眼。皮痒想吃柴棍是罢,偏房训斥道。可见女权泛滥不见得是好事。玄谈庙有开设分庙的打算吗,没有。不求数量,庙够用就行,至少裴是这样想的。庙也是身外之物。与蓝色是永恒的象征一样,庙象征焦躁。在选举日,前来烧香的文人墨客显著减少(近乎断崖式下跌),他们终于有了别的消遣。幻觉也是有瘾头的。一张牌闷着,它是一张方片三(在不翻开的情况下。翻开后,又懒得去承认它。免不了——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可能既是佛陀,又是尼姑,即便在幻觉中。凡事都得有个度。一九八六年,夜晚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感觉村口站着——一个外来的尼姑。推开后窗望去,寂静的路灯下,仿佛连根尼姑毛都没有。这不是真的。假的也不像。这就是幻觉,小伙伴说。他也有这种毛病,总认为自己是托塔李天王转世。幻觉而已,在黑暗的童年时代,这些实在还算正常。(灰鸟不是,那是一头我实际见识过的鸟儿。)一个一个的都是天空恐怖分子。往回倒十秒以前,蓝色差一点包围了红色。幻觉通常是疯狂的前奏,而后者并没有意义。裴

已经在庙门槛上连续躺坐了三天又三天，时而幻想会有一头前去交配路上的狮子经过。只是怎么可能呢，亚洲并没有狮子这种东西。我们深入山中，去寻找失落的怪物，也一无所获。在无限沮丧的回村路上，还遇见一个刚从朝廷辞退下来的右派。他掏出一副龟壳，给我们每人掷了一卦。总体说来非富即贵，其中天赋充盈者某某，得道成仙也是不在话下。我们都记得这段难忘的往事。回头见！右派说，我在终点站等你们。说完，甩起大袖，双手背在身后，磨磨蹭蹭走了。他说的终点站是蓬莱吗。他看着像一个骗谎话的。一九八六年，当地下过一场雪（我要细致想才能完整想起）。下雪把各种事物碎片联系在一起，有事实也有的（大部分）可能只是幻觉记忆。我总归不愿意把它们分辨灵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我们家分到了三亩多的田。后来因为人员损失以及我农转非，后来只剩下我妈的八分田。平常也不耕种，让它自然荒着。

雪在下。窗外，阳光极好。

十一、积习难返。

是看法形成事实。在看法没有获取以前没有事实。我想的对吗，裴问菩萨。

初冬的玄谈庙，尼姑们陆续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余裴还留守着。她也没要去的地方。那里、这里，人应该多跟菩萨在一起住，而不是到处凑热闹。这是一个人价值取向的问题。庙正好提供了某种价值。庙里有菩萨，裴正在掸掉覆盖在菩萨身上的脏东西。

没有对与不对，这只是你的看法。菩萨道。就好像我是菩萨中的一个，也是一堆空壳烂泥，

在这样的一间破庙里。这三个都是事实，也都是看法。所以烦劳你，不要问了，我作为你认为的菩萨怎么会告诉你我的看法呢。事实是我也没有看法，不想有。况且我说的不一定是我想说但也许是你愿意听见的我才勉强说与你听，南无阿弥陀佛（妈的），你开心就好。

菩萨身上的脏东西难清，裴用抹布擦了一遍又一遍。第三遍着重擦了塑像的膝盖。也没有平常的那种怨恨。

十二、水貂。

中午吃完饭，他来沙发垫子上歇着，打算写一点瀑布。这会儿是 14:25 分，还没写出一行。水貂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它大概就像那种提供皮毛产品的小动物，可能只在少数寒冷地区养殖。水貂就是这样，在所有自然动物中并不算特别的一种养殖类动物。一个人需要写作。处于写的状态中，他可以忘掉周遭的一些事。他对此有良好的经验，他在什么新闻上看到水貂，便把水貂两个字写在书上。水貂是一种胎生哺乳类动物。不像鹅、虎、仙鹤之类，水貂他不熟悉。关于水貂，他还得去网上翻看一些资料了解。水貂大致上是这样这样的，一种可爱小动物，皮毛柔软。要去了解的并不算多。而他开头打算是这样写的：在供销社大门口一侧，种着一株天竺，在一九八六年。这也是一种感觉，如果他想写一写水貂（其它也无所谓，不讲究）。可能是这下午他的脑子昏沉，他有些写不动。因为一九八六年实在过于广泛，脑壳会瞬时水位暴涨。而水貂大概是一种没什么压迫感的无害动物，在写作上，它可以是另外一种放松点的气息、形状，还有节奏什么的。就像

水貂这个名字。他去感觉了(以作品的艺术感觉),但不具体。它感觉像一部B级恐怖片的片名。像一部反应旧社会地主与佃农之间温情又残酷的农耕片仿佛也合适。谁知道呢。下午在继续。而他只是躺在沙发垫上,(发生什么事了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想动手写点什么。也不是必须的,他总感觉那无非也是一种徒劳。就像一只什么水貂一样。

十三、月球上的一粒灰尘动了一下,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对一个坐在阳台饮水的人有什么深远影响,有。就因为这影响深远,这影响来的并不及时。同理,玄谈庙也是一门生意。它偏门但传统、经营愈发惨淡但供需关系仍旧坚固。3、诗意与自由的相似性。

4、连庄。

这些都不是裴要思考的选题。一个热衷于发短信的尼姑,她还是一个——不说饱经沧桑,至少也是渡尽劫难的尼姑。现如今她衰老了,头发掉落,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她的历史不再往前展开,两片乳房严重下垂,只有回忆,无穷的回忆重复且日常伴随着她。以前,她的终极目标是去苏联当尼姑,而现在她正好在这里。苏联或玄谈庙,它们归根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们既是系统,本身又是错误。是彼岸的彼岸。升天捷径,是最终道场和清净家禽养殖场,诸如此类是出家后抚慰心灵的家。是自己对自己投反对票、底线以及说到底是一副烂摊子。等待香客送来福利的日子朴素又寥落,这个上午,裴干脆反锁上庙门,也懒得打扫庭院,径直奔赴厨房。她要为自己(玄谈庙只能是菩萨的玄谈庙),为在这孤愤的静好岁

月里做一道宫保鸡丁。

十四、微波。

一根微波在我眼前晃动，光亮、扭曲，无用。（仔细观察，上面还有谁的潦草签名）它不是我的微波。

397

十五、有丝分裂。股票和西装，前进。吸嗨，在光线中暴走，前进。刀锋与翠鸟与农奴制，前进。两根温烫香蕉，继续前进，不许掉头！钵（包涵沙漠托钵僧），前进。无头苍蝇、大批黑色鸬鹚、象群继续前进。且难免走向共和。超时空城乡结合部，前进。东林党与洁厕灵，前进（降低音量）。东西带来了吗，还剩多少。以时速一千公里前进。兔子和异形，前进。从寡妇到尼姑，裴一路前进。前进，但不限制方向，只管前进。可乐与新生活运动（那又是在哪个猴年马月的事），前进。刮风，前进。打雷，那更要前进。冷冬将至，孔乙己携手祥林嫂前进。前进无须动力，前进自带秩序与惯性。羊群被赶上独木桥，它们被迫前进。甚至前赴后继。一名小战士匍匐前进，朝着碉堡。海瑞什么的。仿佛倭寇发现了新大陆，前进。前进，面条与终身制。中午我们吃点啥，妻子小跑着过来询问（她的海带呢）。貌似归隐的间隙性忧伤与前进。前进与下载（一切都已经云化了）。鼠标的哲学是什么，要是它带来方便也一定会带来灾难。力，就好像当时的溥仪看着照射在晚清的反光一点点消失。奇怪的午餐，和尚躲在钟里，前进。前进进。100万个柿子。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地区，前进（未完成）。在墙缝里。

十六、在弱智社会。有时我不想吃一根香蕉，这时书桌上正好摆着一条鲫鱼。它快没水了，嘴里吐着传统的泡沫。这时它离自由很远。它无法制造出足够用来游泳的水分。佛说，要以慈悲为怀。佛是对谁在说？佛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但又不是统治阶级，它说的话只需信一半。而在特别弱智的社会，一个人在台上既表演相声又表演嗑瓜子壳。而后者正好是前者的形式与内容。

总的说来，也算是一种有感而发罢。

十七、佛脚。

这时的夜黑，房间内只有一个烟头在发射微光。等烟头烧完后，房间内全黑。一个人这时伸出它的一只脚，在黑中，动了一下（只一下）脚指头。表示一切都在虚指之中。

398

十八、电魂。

听刘宝瑞《官场斗》直至昏睡过去。梦游去了普陀寺（在海边一块巨型岩石上，庙里各色菩萨身上挂满了螃蟹）。荡了会儿秋千，在寺院梧桐树下。尼姑们都跑光了吗，异常清净。走去香积厨，看到米饭在锅里半生不熟的。干脆去劈了些柴火来，烧水。怎么也烧不沸腾，无奈之下只好燃烧起寺庙。灿烂烟火从庙顶升起，在明月夜空中炸开，有一种在迪士尼公园的感觉。远处海平面斑斓，波纹错乱。我没抬头，我知道，半空中已出现不至三个电魂，集中多支闪电（紫红色外延）的火力朝我射来。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甚至看着它们击穿我的胸口，可是没有任何感觉，只知道我坏掉了。醒来，0:12分，感到胸口恶心。点燃一支，吸着也恢复身心。这个夜黑，但黑得干净。

这是一个干燥的黑夜。想着是不是想起谁，或谁，结果也没能够想起来。

十九、刘青云。

这会儿（一个星期六，我正在河边绑鱼钩），刘青云他在做什么？要是这会儿他还在香港。

二十、《河边》

离开河边，是在一个中午。分不清是在河边的中午，还是中午河边。统一离开它们后，我没再实际返回我走远。抛开、沉默，直到不在仿佛一种希望如一朵虚火被泼灭而花并不觉得悲伤云云。没有缘由。

399 河边是什么意思？我实际只是看着河并不在河上（或里、中、内），不在那儿。在（中午）河边，所有树木只剩一片树叶没掉。附近，一株银杏整树金黄灿烂，也在河边。在我离开后，它们重新成为河边仅剩的事物。只是，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只是认为是，并且我也可以不知道。走远了，我不会再返回。

在河边是说，在一个离一条河不远的地方、中午，一个人（事到如今，我已经过时了）坐在一株（它的树叶不再牢固）银杏下，既不动也没在韬晦（抛光），仅作一种能量体，关着。这时阳光很好（冗余），胜过一切安慰。

就像在一个中午，我来到河边。仿佛来到一切河边：所有树木（那是因为冬天）树叶统一掉在地上，没掉的那是它们还不想掉落。我来到（没有原因）那一株银杏树下，坐下。坐着，看河以及河边，并没觉得语法涣散，而河对岸（那也是河边）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实际上（不是因为对称）

没必要去讨论它（只是因为远）。

在河边（仅河的这边和整体的中午）如果有并且是一种思想，那它一定是一种无效消耗。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等于没有。这就像这些所有的树木它们统一固定在河边且树木，我这时还有什么可感怀的呢。确实也没有。

这时，河边阳光和煦从树上掉下的雌鹿，瘫在地上。鹿头咀嚼腐败的树叶也吐着唾沫。

“怎么样？”我帮它问我。

我没说话。稍微看着它的概况。

总归没什么实际看头（哪怕在中午，河边：这又从哪儿说起呢。）

在一个仿佛实际的中午，我一个人走去附近的河边。因为在之前的另一个中午去过那里，我就想再去看看。只是，河边有什么（一条内河、阳光，以及所有树木）可看的呢，所以也就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也不太像是别的。我没想起来（我是在返回路上，才遇见那个人他也去河边（或正从河边离开）我就告诉他别去了，那儿毕竟没什么看头。）

他没说话，走远去。

我想，他一定是到了那儿（河边，或最迟中午的河边），否则他不至于那么沉默，仿佛在一朵云破败后形成的没落如此这般虚弱、统一，并且稳定和不分轻重。不知道。

我要去的河边有树木（冬天，它们的树叶都掉落了）、一些（也许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我才走去）好的阳光，或者纯粹只是附近一条河的边上。在我到达后，（这要看实际的情况）我会分崩离析吗不会。实际上，我还没去，就已提前返回。从一个中午：河边（或诗里）。

二十一、汉奸。

星期一，阳光很好。裴坐在玄谈庙门槛上晒肤色也修剪指甲。仿佛一个大势已去（还有比这更妥当的描述吗）的招徕或衙役什么的。很好的阳光照射着一个脱离欲望的尼姑。她仔细并来回检查每一根手指。每一根手指都光滑而且灵活。她对手上的每一道纹路熟悉。包括掌纹在无情岁月中的变化她也有良好记忆（一一对应着那些困苦往事）。这是一双总体上无可挑剔的手，当它空着时，它完美（在阳光下）。当它活动时，比如抚摸一头鹅，她能感到这双手与鹅在亲自交流。当它既不空着也不忙碌就像现在这样，它简直全对。它曾经也是一双劳动者的手。它现在比起曾经更像一双独立的手。除了用它吃饭、挑水与念佛与偶尔举着，她平常很少用到这双手。她想起张长衫曾经发誓对她说，一个女人拥有这样一双手，她实在是应该去观音身边当尼姑的。冤孽啊，裴叹了口气，在心里头想，真是冤孽。

二十二、在（一个黄道吉日）修剪头发时想起出师表，下午。郁郁，也飞扬，当一个人行走在动物园路。当一个人行走在动物园路，她不是一头崎岖的麋鹿，不是一朵雏菊、贫矿或一支拖把。她正好也不是一盆水煮鱼片。她像尼姑，但尼姑又没什么药用价值。像一部汽车，但那也只是像。她一个人走在动物园路上，郁郁，也飞扬，仔细吸着每一部汽车的尾气。

14:07分，妻子出门去了。她暂时不会回来，在傍晚以前。像所有正要出门的妻子一样，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妻感她出门去了。所以她们统一被成为妻子这种东西。妻子与面包屑。甚至妻子与

一个静静的湖面。

它们有什么非此即彼以及美学上的差异吗，也是没有的。就好像现在剩下我与一部打火机单独在一起，这算是一种发现么。这（当一部打火机立在桌上当然）不会引发任何一次起义，当一部几乎没有气体的火机仍然能连续打起火花。而近空，正是这一年来所有感觉的总和。我不可能特地去发明一种感觉。那也太锦上添花了。（就像举起一只手，空举着，它绝不是强调佛法的辽阔或先进）它只是举着，像真理一般。或一般性真理。重复嗑着几粒瓜子壳。既机械又物理，穿过窗户，阳光不断朝我扫射。而我是那么完整且全密封与涂炭。相当于一匹煮熟掉毛的鹅那么硬，还相当于其它。

说的都是些虚头巴脑的感觉。也就难免沉浸其中。反之难道这一天还会有其它严肃的娱乐吗。这一天天空极好，同样极好的阳光纯粹只用来照明。世道（至少从窗口望出去）清晰、明朗，民风平和优良，潜艇满油，君臣之间有情有义，鸡鸭兔相亲有加，互不侵犯。数学基础仍旧坚固，海洋变换稳定、可预测。宗教派别分支以及分支的分支风格日趋于雷同，而全面现代化指日可待。下午，一头候鸟已迁徙到指定位置，而其它候鸟群不知所踪（历史上，这种事时有发生）。而下午，一个人坐在窗前枯坐着（非空，他那么满）也饮水，他得到了什么。仿佛洪水退去，一根木头搁浅在石滩上，而同样一头最新最最新的翠鸟一定停落在木头上。（因为它是翠鸟）无论什么，他得到的只能是感觉。这感觉（不是一种，它就是感觉）从任意地方冒出，取之不竭且乏善可陈。只要他愿意，这感觉还能被存储。用语言的方式固化（由

此可见它就是插入)，排列与任意修改。在可控的损耗范围以内。而在下午的下午（17:45），他还记得妻子出门时，站在门口（对着门）叹了一口气。他突然知道了妻子的那种感觉。他还没忘记。他会保持住这种感觉，一直到天黑前妻子归来，提着那部不灭的灯笼。

二十三、要有枪。

一头驯鹿正处于发情期，整天到处游荡。在阿拉斯加荒野，黑暗漫长的冬季即将到来，达斯汀还没有盖好他的新木屋。他已经独自在此地工作了七个月，砍倒杉树，刮掉树皮，裁切，他有全套优良的工具。而现在，冬季就要到来，木屋的建造进度远落后于计划。他原本打算在冬季到来前至少搭起最后一根横梁，等来年春天再盖上屋顶，开窗，装上门，铺上地板，那时他就可以从父母家搬走，住进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屋。他喜欢一个人生活。喜欢在周围二百五十平方公里内只有他一个人和那些动物们。他自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流水的涨退规律，他知道鼬鼠藏在什么地方。在十六岁时，为了更好地狩猎他学会了开飞机。他去年买了一部飞机，用设陷阱捕获的猞猁、狼、貂鼠这些动物皮毛换来的钱。可是这会儿他不得不停下木屋的建造，因为冬季就要来了。驼鹿也许正在经过这块领地的某处，它们重达几百公斤，他要去猎杀它们。他需要过冬的肉。否则在整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他只能吃一点兔子。他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捕获其中的一头雄性驼鹿。他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他并不喜欢射杀大型动物的那种感觉。但他是一个荒野中的猎人，他必须要。他

热爱在荒野独自生活的感觉，孤独而自在而平静，他有父亲留给他的一把老式来复枪（也能发射霰弹），很好用。他还有一把随身佩戴的手枪，在帐篷睡觉时也带着。他准备明天一早出发，开船往上游去寻找那头驼鹿。如果成功，那将是他捕获的第十一头。但这需要运气。并不是每一个狩猎季他都有幸能猎到那样的动物。他也不喜欢杀死它们以后，动物倒在荒野上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他说不上来但复杂的感觉。他感觉将来有一天他也会像它们那样倒在荒野上。但这不是眼下要考虑的事情。上帝保佑。他平常很少用到这类祈祷，在荒野中生活，他只能靠自己。上帝保佑，他需要尽快入睡，好在明天早一些出发。是什么在支撑这样的生活？

美国。

404

二十四、窝料。

时常审视自我的结果往往是既不会增加对它的认识，对它的憎恶与原谅同样也不会减少。要是从一九八六年（当时，我还没学会抒情）的角度来看这会儿的我，我可能会觉得这个近中年的人有一些古怪，但不会对他感到害怕。要是从未来（它会来）往回看，大概会觉得他还没成熟，不知道在混些什么：他不可能整天还只是在跟时间对耗（这正是从现在的我预看到他的样子）。而以现在的我的处境来看，我无非还是一个坐标原点。且还在点位上（附近有一顶棒球帽子和一个刚刚清空的烟缸。这个上午，我就像一个准备过冬的松鼠，不停吃着零食：薯片、苹果，饮水，嗑瓜子壳与持续怀念一个荒废多年的末路村霸）。

二十五、旧社会密码。

雷鸟馅饺子。反水。在若干次发疯后，尼姑得到了对花粉过敏的免疫。错误的标准通常建立在大批烧香客的平均认知基础上，他人即地狱，地狱与地狱难免火并。

这也不影响什么。

十一月，空荡的玄谈庙，裴坐在院子中央在阳光下念佛。比实际的天空还要空荡：庙或尼姑。遗忘是不现实的，爱恨情仇，她能做的只是把它们搅搅浑。之后过滤，沉淀在心里头某个偏僻点的角落。总之就是物化。而念佛，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她不懂也没兴致去搞懂。念佛是对一切的拖延。这时，一个人昏昏沉沉走进庙来，抱着鹅。

直到傍晚，裴替他指点完迷津（一道一道制成表格。比如第八条：绝望是共识，不值钱），他才勉强离开。

二十六、极少数派的篝火。作家与掷骰子（同理，尼姑与理性：循环论证的必要性）。从一堵墙上撬下一块砖，放到墙头。如此反复墙会升高吗。极端情况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鸬鹚也会自我反省。而在普通历史中，鸬鹚作为物种与狒狒没有过任何接触史。星期三（1969.11.19、阴），“会上，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完不成任务，干部自动下台、罢官！台下群众们纷纷摩拳擦掌，拍案而起。”只是这能怨谁呢，酵母吗。在闹完天宫后，悟空回到花果山，赶走了其它猴子。

二十七、宋朝。

人饿了，就要吃饭。吃饱饭，不久又会饿。

所以，你想谈论宋朝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想歇一下，在写作途中（感受一些恶意）。

二十八、练气。

我点了一碗鲜肉馄饨。扫钱、打印单据，我拿着单据走去煮馄饨的区域。一个妇女接过单据。她瞟了一眼，对另一个妇女说，鲜肉包一份。另一个妇女从蒸笼塔抽出一屉包子，说你的鲜肉包一笼。为了不给她们添麻烦，我接过这份东西。吃完后，原路沿着五龙路回到家中。中午，路上（一些基本事实清楚）阳光很好，仿佛记忆中一九八六年的那些阳光。我想起了火车。一部缓慢行驶，方向大概是北上的慢火车，还有其它一些什么。

406

二十九、中午，一个女人扛着一根木头。

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同一根木头，也是同一个女人（少女）。十年前，她扛着这根木头，来找我造一部云梯。我没有答应。世上并没有登云的梯子，我告诉她。不知道她相信没有，十年后，她又来找我。她还是想造一部云梯。我不知道。但她一定有她不能说的理由。勉为其难，我只好用这根木头大致给她做了一部。她扛着它来到院子，爬上云，消失。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

三十、均田免赋。

人类沉迷于巨大的事物、壮举、病态意境、火锅、空，诸如此类为了暂时遗忘活着的恐惧。烧鹅要多汁、每天要喝八升水、做瑜伽、谈论自

由与平等、挑选度假路线图、向神仙祈祷、刷鸡巴毛抖音、突然发愣（望着天空）、数钱、育儿、掂量灵魂重量如此这般云云，遵守能量守恒定律。一头鹅同样复杂（与一部射电望远镜比），它至少有一百个以上部件组成。对事物进行分类与无尽分解，让裴感到茫然与烦。又是光线极好的一个初冬上午，坐在玄谈庙门槛上连声叹气而她自己完全没有察觉。这就是为什么她后来成了尼姑（梵文 Bhikkhuni）而不是其它的原因。直觉上，她来的有些迟。但仿佛也没错过什么，都在那儿。

三十一、要怎么解释一株树木立在路边，解释它什么。一株常见（不是榆树、柳树）我不知道名称的高大树木常年立在那儿，几乎跟我的窗户齐高。它不是一株落叶树木。它有从所有树木抽象出来的树的象，不用怀疑它不是一株树。也不存在意外，每次我转头往窗外看，它都在那儿。不动，一些树叶在风作用下摇晃。但绝对稳定，活与独自在。它的附近没有其它树木。它有时会有几匹无聊的鸽子鸟停在它的树杈和树冠上。停会儿，也就飞走了。它作为一株这样的树木几乎可以完全理解（并没有奇怪的地方，不是吗）。作为其它，我不知道。不去讨论。它是一株（这样的）树木，立在路边。也许对它来说，这就够了。它是一株植物，而周围是城市。它被移植到这儿，应该有不少年了。它不像是从这里直接长出的。多年后，它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它模样。它是自己长成的。它的树叶密集但能很好地接受光线照射。它正是以这种方式扩展自身，它不需要解释。安静但无法观照自身，它正处于混沌中。

三十二、午餐也很重要。

在俄罗斯，十一月。一对灰熊母子爬上停泊在港口的一条潜艇。它们去那里做什么？一名军官射杀了它们。理由是这一对灰熊对潜艇和当地居民造成了潜在伤害。

这是真的（事实），但粗糙。

新闻还播报了其它。一些什么选举舞弊（CNN：“你不能因为哪个派别现下正时髦就去投哪个。而是根据你的信仰。”A说（拿着一支话筒），“这里是美国，你要有信仰！”“我就是信仰时髦啊。”B说。B蒙着脸，染着一个紫色火焰头，看着相当欢乐）、持枪集会、哪哪疫情又新创高啦。以及一个儿童乱穿马路被撞击、一举打掉顽固村霸恶势力团伙、（现阶段种植猕猴桃的优势）各地降温等等诸如此类本地新闻。都逃不出讲故事的本质。

408

三十三、青衫湿。

一种无效的语言只能对应一个无效的世界。一株树木立在路边，与此相对应，在语言中也有同样一株树木立在路边。可能倒立，但谁在乎呢。反之同理，菩萨与尼姑一一对应，而佛经里说的净是一些怪话。这是一个略显清凉的初冬早晨，用过早餐（一根半熟不透的香蕉），07:32分，裴等不及开始这一日的念经活动。《地藏经》，可消灭无量罪业、救人于大苦大难、忏悔种种业障。功能巨大，念者有份。裴缓慢念着，一句跟一句，望着院子里的那匹鹅。它已经很久没下蛋了。立冬后，它异常负面，整天卧孵在光秃的葡萄架下。不动，鹅头深插进翅膀里。完全变得不像一个动物。

三十四、TWO PAIRS OF JEANS

The hem of two pairs of jean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ow can there be so many eras?) nails floating on the lake. In the hopeless days of rising immortals and after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In the arrival of wave after wave of low tide, the lonely revival, I always have and only have two pairs of jeans.

三十五、在乌龟泛滥的放学路上。

我被电了一下。不知道被何物所电。晴朗空荡的天空中并没有闪电。电鸟，它离我还远（在河对岸的倒拖柳树上停着，也不在看我）不可能隔空来电我。再说了，对它有什么好处呢。无缘无故的，附近也没有什么高压线之类。我举起手，举着，想被再电一下以确定来源。但是没有。没有得到任何电感。

409

也许那是一支来自不同时空的射电，匆匆经过后一去不返。一九八六年，我在等电。我是一根准备好了的导体。中途，一个赶路尼姑绕着我走了两圈，走开了。是她暗中漏的电吗，不可能。不像。与鸟一样她没有动机。她一根一根划着火柴，走远了。我等到她的身影在山水间渐隐消失，也没等到电。假如它真是一根一次性的电，那么我的等待没有意义。再假如这根电只在无意中出现，我又怎么可能刻意等到呢。假如都不是，是其它。那么这就是它的事了，与我无关。妈的，我开始觉得有些无辜，在机耕路上。

三十六、文乱。

世界上只有一个玄谈庙。玄谈庙里只驻扎着

一个姓裴的尼姑。裴，当她是女人时，她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说裴既是尼姑，又是一个女人。不是精神分裂，她们正好是两个不同的人。她们相互不认识（怎么可能认识呢，作为女人的裴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寺庙（在河南，四海寺），她也不是尼姑，只是一个香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玄谈庙的裴，我认识。她俊美，健壮，成为尼姑后变得沉默、恐怖，衣冠品味低劣。附近的狗鸭这类家禽都离她远远的。另一个女人裴，我当然不认识。在《叙述和抒情》中，她被我描述成一个有被爱妄想症的寡妇。她也想成为尼姑，但总归缘分不够。她实际是不是这样，我无从考证。我记得是在二零一三年，下午（那会儿我住在通州），我听见敲门声。两下轻且连续，另一下差不多轻，但更短促。能听出是两个不同的人在敲门。我走去开门。门口正好站着两个年轻女尼。两个我都不认识。她们介绍说，是河南来的。并声称东西已经带来了。

410

以上，都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玄谈庙是什么意思？它看着像一个陈述句。

三十七、碑。

那会儿，丈夫与妻子正在吃夜晚，在浙江。我在这里（傍晚刚回到家），在 facetime 上同步看着她们，听她们说话。妻子说，丁师傅打来电话，说原先预定的那块石板有一点裂缝，问是不是要紧。要紧的话，还是过去一趟确定一下。她上午就坐车去镇上了。走了不少路，她的腿最近不知道怎么又开始痛风得厉害。不光两条腿、脚底板、还有腰的老毛病又激发了。我想大概是前段日子连续挑了几天水浇坟堂的缘故，妻子说。还是天

气原因，说不清楚，妻子说，她想去弄一下针灸。我插话说，你这个不是什么风不风的，就是以前过度劳动积累下来的病痛。只有多休息，没别的办法。她说，妻子接着原先的话说，她中午才走到丁师傅的石塘，那块石板丁师傅的意思是换成大理石。厚度（大约4厘米）薄是薄了一点，好在牢固是没有问题的。在上面刻字也清楚，妻子说。她已经看过两边石柱的狮子和凤凰了，雕工还是很好的，活灵活现。妻子问我是什么想法（以非常客气的口吻），她说她还没有给丁师傅最后答复。我听着，大致能听明白过程。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在商量的不太像一个普通物品。我至少不能说，这种东西只要你们满意就行。不能这样应付。但还是说了声，简单点罢。这种东西就简单点，我说。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在想。还好，妻子没再继续往下说这个，换了个话题说点其它。都是妻子在说，丈夫没有说话。他有时会停下碗筷，转过头，去看走廊顶上的燕窝。那里原先（四月份我还在浙江的时候）飞来过一对燕。这会儿冬天，大概也飞走了。不确定。

三十八、兔、野菊。

走去河边钓鱼。早晨，在一个半废弃的村的小径上。一个可以说是在树林中和荒野上的村落。门神贴纸破败。狗，一只拴在门口，用铁链。另一只在道上吠，尾随。路边有一蓬芭蕉。有一户农家散养着大批鸡鸭，鹅也有（只见着一只）。一个老妇在搓衣板上洗衣，打了声招呼。路边有不少坟，新旧都有。真假不明。几只鸡在飞，跳到桔树杈上，拉屎。桔树上还留着一些成熟的桔子。有一枝树（桔树）上挂着一堆破渔网。村里应该

有几户是渔民（河就在村旁边不远），我经常在河边碰见过的那几个。算不上认识。有一间还在住人的屋子，门开着。门口水泥门框上写着“禁止入内”。往屋里看去，有一张八仙桌摆在算是客厅的位置，屋里极乱、暗黑。农具、电瓶车、饭碗、电风扇什么的齐全，大概住着什么老人。那条狗不是她家的。她养家禽，有一个鱼塘。影响中是这样。她家不是渔民。另有其人，她不是那个洗衣的老妇。小路，或者说小径那样的小道，整个路线不算长，三五分钟能走完。她家差不多在村中间位置。与另一户搬走的门户相对着。另一户是完全荒废了，跟垃圾屋差不多。几只家禽在走廊（那是一户说不上什么结构的屋舍）里自由走动，有一种不知晋魏的视感。仔细看，也有些恐怖。但这家不是。这家墙壁看着还有些牢固，不会随便倒塌。家里感觉没有人在，大概是去旁边的地里干活了。我转过头看，这狗还跟着，但似乎有些犹豫。我暂停下，点起一只烟。它也停下，停着。有些不敢与我对视，左右顾盼，或绕着圈。也不走开。几乎每次都能遇上它。一般它都是在我还没走到它家，就开始吠。见我走上去，它便追出来。一开始势头挺猛，见我不怯，随后也就装装样子。做狗就是做狗。我把钓箱放下，坐下来歇会儿。我平常不这样，都是步履不停穿过村。那河就在村边上，我平常总是急着走去河边。还有什么能比走在去钓鱼的路上，更让人畅快呢。它甚至是一种幸福。那些鱼就在河里，它们估计都等不及了。这会儿，我要尽快走去河边上。这天天气很好，整个一天都会是这种好天气。气温正在暖和起来，几乎没有风。我可以在河边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乏味。当然，最好是要有足够好的鱼口。这

点上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钓鱼的天气，绝不会空手而归。对付那些鱼儿，我已经有相当的经验。这段日子以来，我的钓鱼技术已有质上的进步，耐心、提竿时机准确，中鱼后也没那么急迫着要把它提出水面。尤其那些上斤两的鳊鱼，即使用短杆，我也有足够的信心。我起身，重新背上钓箱朝河边走去。

三十九、致那些滞销的诗集。

书店不会出售兔子，一部诗集也不会出现在农贸市场。它充其量只会出现在废品回收站。被捣成纸浆，重新做成纸张，用来印下一部诗集。

四十、招安 (Zhaoan)。

413 K 的旁边是 L。照邻有 100,307 根头发，在鼎盛时期。眼见着一节长久（仿佛来自旧社会）闲置的电池（555 牌的）亟需来上一次短路，下午。虎忧伤（残废）吗，除非它见过清明时节鬼的恍惚。每年十一月，虎同样不可避免掉进坑里，且自我感觉良好（约等同于在无底洞）。在枪毙前，鹤主动做起一连串热身动作。

大耗，也饮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造反精神！（想象它用绘画来处理。）

但她毕竟只是一种传统物理现象。

尼姑划燃一根火柴。

不够，又接着划燃一根，用它点燃蜡烛或随便其它。她痴迷于这类微暴力带来的覆灭感。并想象她自己是一粒超闪流星周围的大面积黑暗。这样，她也就满足了。有时，在出门前，妻子会摸一下裤带上的钥匙串。而我是 OK 的。我一直在执行任务（主要是放松）：想象在一幅画中一支

点燃的蜡烛。在黑暗中，它仍是一支发亮的蜡烛吗。

写意亦或写实，总归还是一副操劳的命。林冲？他早就投奔水泊梁山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也不用过分责备他。是他的阶级属性的天然软弱。（谁说被招安不是一种幸福呢）愿意跟自己单独死磕的主，历史上毕竟少见。除非去编造一种新历史。但那样也太文学了。少做，总要比做好。最好不做。一九八六年，仇恨它自己会灰飞湮灭。这时，从烟缸捡出那根最长的烟头点燃，不吸，等着它烧完。

举个例子，有见过一根绳子从宋朝一路延长到晚清的吗。也是不可能有的。

D 也在 K 的旁边。

但要远一些。

怎么说呢，星期一，从窗户往外看。远远看着一个月湖公园里的尼姑。远到看不见。这便是这些年来，我（对一切）的一贯看法。这样一来，好处是尼姑是不是举着一根火柴（她是要大炼钢铁吗），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与必要。

“老实说，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酵母。”

“你说什么？”

“酵母！未来我们都会成为酵母。”

16:48 分，（从街上回来后，拎着萝卜和一袋大概是什么米炸成的什么东西和一副带绒鞋垫）悲观者的黄昏恐惧症提前发作。只有那种垃圾音乐与反复嗑瓜子壳能帮她安全度过。而我的想法跟她有点不一样，更温和。素材，她无非是一种素材。但也仅限于写作途中。

否则，整个下午我只是在擦键盘上的灰尘。

四十一、狐狸。

原则上，裴住在玄谈庙是一个写作事实。

不是说我什么时候想起用她，她才在那里闪现一下(坐在庙门槛上和在和吃一只苹果)。不是的，她又不是薛定谔的猫。

她一直在那里，许多年了。不管是不是我想起，在每一个时间她有她的事情在处理。她不仅尼姑，还活。当我没有想起她时，她也许在厨房烧水，在对着一根手指头发愣，念佛经也叹气，她时刻都在(她所处的世界中心)。她连续。当这里(华中地区)冬天，她那里(浙江东北部地区)也是冬令时节。她不是过去式。但也无法从我的(粗糙的)世界割裂，单独存在。我有，但也是唯一拥有的，只是对她的解释权。她毕竟是尼姑：自由一些，但也有时代局限性。有时(就像今天阴雨)，我让一个脚部受伤的狐狸躲进庙里，在菩萨膝盖上卧着。裴看见了，也没有反对。

四十二、皖南事变。

11:16分，上午。把手表摘下，放在书桌上。神秘的后台、抄网。从恐龙身上掉下一副暗金装备。随意定调子已成为常态。故意摔破了一只钵(自己对自己)，点解。还在苦等秋收起义的农民来到十一月中旬。所以，黄鹤在运载完道长后又回到窗前。

从亮度观察，一只灯泡明显介于通电与断路之间。

可想而知，裴的联络邮箱号是：Nicole@theXUANtemple.com。且没有正确的登录密码。吸取(双吸)，或轻取(空砍)。同理，走向共和(抒情)。这个冬天，虎山是不会下雪了。但也只是直

觉，而非预言。作为一个香火中的尼姑还去关心这些劳什子做什么呢，实在是平庸之极。

双话事人？也不是不行。现在什么都讲究一个多元、多边啥的不是么，鸬鹚。

疫苗与起了些自然风。

四十三、python 训练营。

要是 a 成立，那么 b 运行。二、要是 a 不成立，那么 b 无论如何正在运行。由此，可以推论出 a 是一个借口。谎言，或乱七八糟其它什么。人工语言能判断是否，但不理解是非。中午，一杯隔夜茶水(都已经发霉了)摆在桌上。妻子出门去了。因为她是妻子，所有妻子中的一个。这很好理解。同理

一个妻子在回家后还是妻子。并且是同一个。并不会因为假设她只是去街上转了一圈而长高，遇见龙，或思想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成为一个杰出的尼姑很难）。她返回，一是因为她还认得路。二是出于对一种稳固家庭生活的需求。

一般来说（情感上），好的妻子总是冒着风雪回到家中。披着几根海带（非必须），周身云雾缭绕，双目迷离如兔。也不吱声，直接倒在沙发上不动。我走过去拨开云层问她，怎么样。她也懒得言语。

四十四、补觉。

这天早上阴天。

念完早经，连早饭也没怎么吃（只是随便嗑了几粒瓜子壳），裴就去睡回笼觉了。她平时不这样。终于还是上了年岁，她想。即使身轻如尼姑，在自然规则那里也只有顺服。恍惚中她依稀看见了往后日子里的那些光景。一庙，一菩萨，一个

尼姑，闲暇时也养殖一点鸡鹅什么的。还会有许多年要度过。就这样她又梦见了那同一个到处云游的尼姑，在雨中，她望着丢弃在路边的一部蓝色手护拖拉机。

而我一直睡觉到第二天中午 11:24 分才起床。走去厨房烧水，还走错了路线。

四十五、尼姑的延伸。

一个硬币只能看见其中一个面。

当她翻过桌上的那个硬币，去看另一面时，她突然停下了。

一个立在桌上的硬币，沿着尼姑的那根手指看过去，正好两个面都看不见。

也就是说，此时，尼姑与硬币的面向完全垂直。尼姑不再能借助事物而得以延伸。

417

四十六、仿佛忘记了许多事情。而那些（哪些）事情确实发生过吗。在地级市。在菩萨身边，我感到昏沉又空荡。翠鸟在内部环境在心里总在丢失。也时常忘记举起手，在每次遇见危险尼姑的河边。仿佛我天生（一九八六年起）就会写作。十一月，利大于弊。当一株树木立在路边，必然就会有一根木头倒在路上。当天空看着空荡，实际上它必定空荡（只是我们看不见）。仔细辨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就像鸟飞过天空的空荡，鸟本身就不空荡了吗。写《鸟荡经》时，我并没想起这点。而就像空荡的虎（它介于有与没有之间），空荡而昏沉。仿佛虎从来都是这样。而我却从没注意到。大约是我一向以来空荡而昏沉，而我并不自知（这怎么自证？）。而社会（相对于内部环境而言）只是旧，绝非空荡和昏沉。而一

只手表（几个反复来回跳动的数字）还有比它更昏沉的事物吗，比中午的一碗米饭还要来的空荡。打蛇要打七寸，说的就是万物空荡而昏沉。这才十一月！当一个尼姑与一个非尼姑相遇，她们没有化为乌有。因为（她们）空荡而昏沉。鹅也是。但鹅是好的空荡与昏沉。在院子里养鹅，使得玄谈庙的空荡、昏沉变得更有层次。也更细腻。这就是为什么裴总是望着它，但又不知道在望着什么的原因。那里提供了一种安慰功能。这安慰同样如宇宙般空荡而昏沉，而它们一一清晰且并列运行着。一只手夹着一个烟头，另一只手空着，搁在桌上。单独来看，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荡。而摆在一起（一只手和一只手。而且它们从来都只是一只手和一只手），那又是什么感觉。在空荡、昏沉的下午，我仿佛来到菩萨身边。她伸出最长的那一根手指头，更正我说：把字体放大一号。

418

四十七、广告拦截。

这是一个由广告堆成的星球。尼姑专用护手霜、核桃味瓜子壳、宪政、无残留农药、孙子兵法、各自信各自的神、气功（气是一种客观存在！）、保护鲸鱼（用得着你保护吗）、碳排放、合法出版诗集、移民（从大陆到大陆）、音速喷射机、石油、天然山泉、焖烧壶、阿联酋航空和自拍杆诸如此类包括一切有形无形分类，每个人在推销他的三瓜两枣。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它们无一不是面向未来。而广告告诉你，这些都是美好的。十一月中下旬的这天，天空阴，一个人照例坐落在寒牖前。空坐，也饮水。尽力不去抬头看一眼天空。但因为这个动作实在太过轻易，有好几次她差一

点没能忍住。

四十八、滚动条。

我通常使用竖向滚动条较多，横向要少些。滚动条表示在可视区附近还有其它内容。

也可能没有。只是说那里是一块很大的瀑布。

419

四十九、干净。这是一块干净的透明玻璃。干净透明到能在它的另一面看清一个停着的苍蝇。玻璃的干净在玻璃内部。纯粹的分子结构，不含其它杂质。光线从一个面进入，另一面穿出，几乎没有损耗。对光线来说，这是一块绝对干净的玻璃。干净并不能单独成立。（什么意思？难道他们的宣传工具失效了）而就在当地时间 18 日，柏林爆发反防疫游行。干净也是一种相对概念（有什么不是？）。在玻璃的干净表面（主要是平滑），吸附着大量灰尘。灰尘看不出干净，它只是灰尘。苍蝇不动。它不认识玻璃。冬天到了，它也没有要去的地方。它也有短暂但干净的蝇生，这是肯定的。它的干净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自然昆虫。没有脑子，它无法被污染。而玻璃更是一种矿物质晶体，无所谓干净。玻璃透明，透明既干净。玻璃用途广泛，正因为它的透明与干净属性。下午，需要有光从外面射进来，通过这一块窗玻璃。那些干净的光线。穿过一块干净玻璃，射在一个尼姑身上。她需要更多的光线。她是一个尼姑且无解。她干净吗，她曾经、现在以及未来都在尘世中。尘世就是尘世。她反射也吸收光线，不透明，她绝对实心。她是这样想的：没有光，也就无所谓干净。而佛就是光。心里头的光。这佛光照射八方，放之四海皆通用。她藏着这些光（亮：亮到透明），

平常很少使用它们。由此，她觉得她亦是干净的，至少在内部她干净。没有一丁点儿尘埃。有，也是少数几粒且是干净的尘埃。她一一都还记得。不妨碍什么，她允许（理解并接受）有这样的杂质存在。她作为尼姑已经度过了她的大部分人生。她将来也会继续尼姑下去。成为尼姑是她的一次飞跃，她这样想。她掏出手绢，缓缓擦起这块玻璃。

五十、小雪。

有什么样的庙，就会有什么样的尼姑。同理尼姑反作用于庙。两者实在是一种相互绑架关系。问题是在没有庙以前，尼姑们都去哪儿了。她们出发了吗。或者在尼姑匮乏的时代，庙空荡荡的，院子荒着，菩萨香火缺失，不复往年早涝保收的光景。那是上世纪末的一个傍晚，天还没黑透。裴慕名只身来到玄谈庙。庙空着，一匹负责看守寺庙的鹅卧在庙门槛上睡觉。

420

鹅，裴走上前说，和尚都死哪去了。

鹅全身雪白，没有说话。仿佛它在这里等了很久。又仿佛它也只是新到，我们无从考察它的来源。

而另一版本是这样叙述的。鹅白了裴一眼，说，我警告你，不要吃我的蛋。说完，鹅领着裴走进寺庙中。

五十一、（有时，我的一只握着一部打火机的手握着另一部打火机。而我脑子里却在思想一个人舞蹈着把自己投进水里，在舞动中他撞在了一头巨型石斑的鳞片上。我没有往下思想。回到实际，我同时点起两个火焰。只是点起，并没有实际用它们来点燃什么。（那我又点起它们做什么呢？就

因为一只手正好同时握着两部红色塑料火机。不一定是：事件发生不会只是单独一个原因。）这是我的问题。当一个人总在做一些意义微弱的事，他基本上是一个无害的人。

也不是在感怀。空耗或随意修真，也不像。他的附近也没有脆弱的篝火。在一种难以定义的状态中，没有乐观，他也没感到负面。他决定走去厨房烧一些水。离开椅子，他走去了。就好像他可以暂时离开“这里”一去不复还。）

五十二、吴奇隆。

在新浪微薄，这个账号有 42,907,690 个粉丝账号。接近台湾人口数字两倍。也就是说这些账号中恐怕有一半以上不是台湾账号。这些非台账号，理论上对应着一个具体（实名制）粉丝。他们是一大群什么样的人，那么关心吴奇隆。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七年，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的饭馆，有时边吃饭，边听他在电视机里唱《祝你一路顺风》。他给我造成这么一种台湾印象：那是一个时髦也忧愁的地方。

五十三、浅析新新浪漫魔幻表现虚脱超现实社会无浪潮玄谈主义。

无论它是什么，从一开始反对到后续懒得反对和最终也不拥护。

2、在蛋和石头的站队中，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并保护好家人和自己。

3、尽管随地吐痰，遇见河面就下竿垂钓。

4、不拜僧，也不拜佛。

5、（这是一定的）不要相信尼姑的火柴！

5.1、虎也是。

6、诗是一种简短的写作：

在桌子上倒立起一个瓜子壳，把一根手指也点在桌上。

7、但凡遇见数字7，需要停下，并悔悟。

8、突然。突然之后，没了（相当于它只发生了半个事件）。

9、鸬鹚不是一种工具。

10、裴曾经对我说起过：知道吗，我们在同一阵风里。

11、（待续）。

五十四、十一月二十一日长河垂钓空军归无感。有四五级风，浪大。河边没什么人。遇见住附近老钓友一位，寒暄几句天气。他是早先去的，暂时还没鱼口。在离他不远的陡坡处下竿，守近两小时，一口无，渐寒。遂收拾钓具归。以上。

422

五十五、竹林指挥使。

在这样一个冬天下午（阴雨天）想起指挥使这个人物。想起后，又不知道去想他的什么。在故事中，他原本有两个丫鬟（A和B+：有读者疑惑这个代号，其实不是。它们指丫鬟的胸围尺寸）。一个（A）后来离家出走了（消失），实在是受不了他时而暴戾、颓狂的性格。另一个大概纳为了妾。在旧社会，这也算一个底层女人修成了正果。指挥使是一个特别模糊的对象，形似官场失意后的卢照邻。但又不通风雅。对朝廷的情感也是亦爱亦恨。爱是因为那毕竟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他付出了一切，也获得了利益。在他最得意的巅峰时期，只要勾一下手指头，随便一个路边的妇女就会因幸福而昏厥过去。他时常怀念起那段明

亮的时光。恨呢，原理无非也是一样的。恨总归粗糙。浅层次，与平庸。他也不能去真恨。良心上受不了。在这样一个突然阴冷的冬日里，他还在静静等待（一头祥瑞从天而降），准备好了再次被召唤呢。

但这也只是我在远处对他的外部观察，仅为概况臆想。我从没走进过他的内部世界。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可谓如出一辙。不是不愿意，而是旁人根本走不进。它实在全封闭。

五十六、天堂疑云。

比没有要好一点。

天堂在彼岸的什么地方，在天堂是不是也有彼岸。裴想不通。天堂那么高，高而远。天堂一定洁白。而彼岸，从这里望过去，若隐若现，至少还搁着两个海那么遥远。

它们重叠吗。亦或都具有排他性？

它们是不是用来骗人的比喻，是两个空荡概念。尼姑自己制造的疑惑，只有尼姑来解析，裴躺在床上想。她一只手按在胸口附近：那里仿佛正要拱出一个罪恶的花朵来。另一只半举着，依照观世音菩萨洒水的姿势。在玄谈庙一个略显凄苦的雨天下午。

她仿佛看见她正同时走去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往高（上升），也往远（那是一种离去的感觉）。难，但还是能走。她怕的是走错。在必定有一条是错误的路上越走越慌，她隐隐感到害怕。尼姑能进天堂吗，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即便去了天堂，她还能轮回吗。她下世可不想再做一个无所依存的人，即便一头痛苦的狒狒她也能接受。这些疑问都很严肃，迫切（这都十一月了！）且必须要

有真切解答。

而回忆，归根到底是没有意义的。

五十七、像孩子一般。

尼姑总归是人群中的异类。成为一个尼姑，意味着她放弃繁殖，自愿断绝子孙。在有一搭没一搭的传统儒文化中此乃最大之不孝。这也就是算了，旧社会的东西。可是尼群选择的这类无性繁衍方式确实有它消极的地方。她们就像一群赌气，不是，她们根本上就是一群离家出走孩子。永远摆脱了后代带来的烦恼，也就停止了自身的成熟。这是大面上讲成为一名尼姑的必然结果，它既是桎梏也隐含着机会。裴当然不关心这些。裴并不是故意成为的尼姑。她当年离开村子，是她感受到了村里人对她的奚落，逐渐演变发展成侮辱的性质，她实在住不下去。在一个秋天傍晚，她只好突然蒸发。

424

在裴离家与同样突然出现在玄谈庙的这段时期（十来年），是一片空白史。我也无意去捏造一些诸如曲折、离奇的经历作用在她身上，毕竟裴是一个实际中存在的人。大致上，那些年她的活动路线是从村到镇上，后面又出浙江去了远一些的上海（在当时非常流行），也许她还到过别的周边城市，但顶多不会突破长三角区域。直到她带着疲惫孤影出现在玄谈庙（仿佛是终点，也是原点），那会儿她已是一个近中年的女人。由此隐约可见，成为尼姑大约是裴的生命趋势。又是一个十一月雨天，上午不像上午。裴坐在庙门槛上，抱着鹅取暖。望着每一个稀疏零碎路过寺庙门口的行人、动物与车辆。它们只是很快经过，但她却想起许多往事。这些是她的故事，我不可能也

没必要精确知道。

不妨我也可以这样往下写：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响了三下，都是同一个人从淮安发来的短信息。

“字体。”这是最新一条（写作者注：它是一个暗号）。二、“我找到那根绳子了，长衫。”这是中间那一条。

三、只有“嗨。”一个字。

但那样就显得太伤感我又不愿意。

五十八、更深的插入。

学会与一匹鹅相处而不是重新改造它成为一头雁。A，它不是一个点（优点）、一个风雪中忧伤的鸡蛋，不是鸬鹚，它一旦是什么它突然就不再是什么。

425

A是这样的，它总归不能被大写。

在关公磨刀的井边 A 表现得尤其冷漠甚至在历史深处也一样，A 不是方法。用来否定事物，但 A 无法否定 A 自身存在。进入 A 并深入，我们又能发现它什么呢。而抬起 A 去看，它的下面并没有明显的东西。有时，A 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踩着那部无敌风火轮。A 不是没有形象。只是这形象并不统一。当它像鸟时，它没有像一头普通鸟那样停在空中不动。而假设它像风，我们还费气白力地去谈论它做什么呢。仿佛用 A 取消 A，无非也是一种徒劳。但以我的性格，又不能不去试。

五十九、由于连续受暗淡光线影响，这些天裴没有进食，只喝了些水。在十一月下旬将会继续阴雨到月底，在尼姑的冬天。

世道是在变好还是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

二十一世纪前叶。

世道与浆糊且均匀。

一只雨中的黑猫它是一只猫是一只猫是黑猫在雨中它是一只雨中的猫不是一个黑人。一个猫和一个黑人完全不同。猫是低等动物。不理解社会主义猫也不需要去理解这些劳什子。猫与猫在一起因为同类。这就像猫与杜甫不可能成立，两者差着几个物种呢。尼姑与菩萨也是。

尼姑是后天的。

不同于黑人，黑人的问题是他们天生是黑人在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注入了深邃意味。据《山海经》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已有黑人出没。黑人跳着舞蹈，在篝火边。一直到黎明。星期一，中午，一个黑人的对面站着一个人，中间并没有搁着镜子。事情就是这样的，黑人的问题（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是一种暂时性问题。黑人的另一种解释，是没有户口的人。

426

所以说世道变化拼的纯粹是运气。

有一个永恒形而上的世道，在裴温吞的心里也是不置可否。

喝着水，在冬天，冷暖自知。

六十、天下财经。

不确定性很高级吗，有没有中医高级。

同理，天下再广、大、深入与无序，它也逃不出八卦。

为了防身之需，裴曾买过一支忍者飞镖。有时外出以前，她会凭直觉往贴在墙上的八卦图丢上一把。命中哪个卦象，出庙门时就往这个方向走。要是钉在阴阳鱼上，或掉落在地，她通常不会出庙。这天小雪，她想去镇上买一个软一些的枕头。

连着飞了三把，飞镖都钉在了墙上的同一道墙缝。

那墙缝蜿蜒、有力，支裂缝繁复但清晰。裴忽然想起，连忙翻开左手掌对照，竟与那道主掌纹如出一辙。

六十一、载体。

一个作品（无论它是什么），需要通过载体得以证明。就像尼姑的衣钵。在过去的一半小时，我坐在窗前喝水也作作品。但是没有历史记录（写下，又删了）。在写作时，我是一个诗人。而文字，也只有文字是它的载体。实在也没有必要跟它过不去。

假设，我在写的是一个水壶那样的东西。我反复写：破坏、组装、修改这个水壶，在心里，在一整个下午。这个过程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个水壶非常的刻舟求剑）。我也可以不留下一个字。就像有一次（在冬天的七圣路上的一个饭馆），邻居说，他用不写作来写作。

这不是扯淡又是什么。那一段时间，他确实丢失了他的载体。

写作就是制造载体。至于这个载体（壶）里载了些什么，它哪里有什么（它仅仅是一个指向）。通过它唯一可以推测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东西上实际消耗了一些时光，反正也是那些无法阻止它挪动的不屈时光。

六十二、施粥的方法。

玄谈庙处于浙中北丘陵地带，依水环山。庙门前有一条小溪流经过。溪上筑有一石拱桥，大弧形，宽足十尺。现已废弃使用。另寻不远处建了水泥板桥，更利于机械交通。冬季，当地降水

趋少，溪流基本呈断水干枯状。即便汛期，溪流中也极少有鱼虾，主要是因为七八里路开外的上游山间，有一个稀土类石矿引发水质污染。贴着小溪，原先有一个机床厂。用来加工轴承之类，后来大概也没有私有化，具体如何处置，不清楚。现如今这些厂房还破败着，总之还没倒掉。机床厂旁边是一小片竹林。穿过竹林，就是玄谈庙。玄谈庙附近没有其它屋舍，无人居住。当地人说起玄谈庙，它既有寺庙又有指玄谈庙那块地界的意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那会儿，庙被拆过，菩萨统统敲掉，改成了学校（小学加初中）。庙内书声琅琅，人头攒动，一派团结严肃、紧张活泼的朝晖气象。我不曾有幸见过这般光景。等我看到它，已经是八十年代，原貌已基本恢复，菩萨金刚得到重塑。玄谈（坛）庙为什么叫玄谈庙，我没见过庙志，不得而知。大概跟佛教的禅宗派别有关系，它不是道士观或尼姑庵，但土地菩萨仿佛也是有的。有几年，在走去上学的路上，每天会来回路过它两次。但从没有走进去游玩，我一向来是有些怕这些灰暗事物。也没见到有什么和尚驻扎，烧香拜佛更是没有的。但庙门却仿佛一直开着。从门口看进去，是一个四方院子，两边有两层的木结构走廊，正面是一个木柱鼎立的高大庙堂。主菩萨大约是武将之类，面目狰狞。两侧有四大金刚守卫。玄谈庙平常相当寥落，只有在庙会期间偶尔热闹起来。赶市小贩、算命师傅、唱戏文的、看女人的，方圆十里八村的三教九流一概云集到此，玄谈庙暂时成了一个娱乐和经济交易场所。热闹散去后，立即又恢复了平常的荒芜。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对庙的笼统印象。而此时的玄谈庙已改成了村老年活动室。有一次回老家，我

特地去游览，也算是为写作采撷灵感之类（阿弥陀佛，我需要吗）。建筑还是熟悉的寺庙建筑，卷闸门锁着。门口蓬蒿杂乱，几只土鸡和一条柴狗在附近觅食游荡。我顿时兴致全无，在门口草草留了影，速速离去。世道更迭，至于想象中施粥这类佛门盛况，我也从没有在玄谈庙见过。想必在旧社会是有过的。

六十三、牛奶与单独站立。

在大数据统治社会，一个人类只是一点中央服务器上的数据。星期一，从上午到下午，这一点数据的活跃度为零，出现黄色预警。朝廷按规矩派工作人员前去查探，撬开门时，发现这个人（尼姑不像尼姑）正站立在窗前，不动，单手举着一杯牛奶。通过对厨房垃圾桶的翻找，发现它是兰雀牌的唯鲜纯牛奶系列。

429

六十四、念佛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停下。想念时，随时可以捡起来念。多念一句，少念一句也不要紧。要是世上有什么事只有好处无坏处，那便是念佛经。成本极低，也不存在污染。裴习惯在早上念，过午不念。她的逻辑是，既然是尼姑，总归是要念经的。而在何时念，每天念多少句，都不必过于讲究。心诚则灵，加之她原本就无所求，也就念得更自由与开放了。重要的是完成念这个动作，而不是其它。佛经里记的什么，她也关心不着。她只是一个半路尼姑，她想。在所有历史上的尼姑中，她并非特殊的一个。她喜欢以当地越剧的戏文唱腔去念《地藏菩萨经》，对《般若心经》《金刚经》之类兴致不大。这是念佛。治水则不同。治水面临的是一个不受人意识活动影响的

客观世界。

六十五、兔子。六十六、还是兔子。

裴没有过入门师傅。按规矩，她也就不算正式皈依。但当地人还是普遍认同她是一个合格尼姑。对她擅自霸占玄谈庙的行为也没有过分指责，一个废弃的土庙而已。实在没大的生产力。

有一次，裴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她是“玄谈庙的那个死尼姑婆”，她便在心里头有些不舒服。她需要一个法号。她想，没有师傅，自授也不算坏规矩，既然已经在群魔乱舞末法时代。她随即手写几张告示，贴到附近几个村的村口小卖部墙壁，或香樟树下广而告之。言辞之恳切，欢迎善男信女前往烧香、祈福，有求必应之类。落款处委婉提上一笔，兔子大师敬上！

430

六十七、接连扑出两个点球。

虎与山顶单独并没有意思。把虎与降落伞放在一起，也会因为两者联系微弱而不了了之。在经验以外，虎艰难。

倒着播放 one day, after school-arab strap, 听起来会像是 daft punk 和崔健合作出来的某种音效，不再是歌曲。而唐格律诗不一样，流际天江长见唯，尽空碧影远帆孤。大概其还是同一个意思。这说明高斯模糊是一种较为乐观的图像(思想)处理过程。虎，无论经过怎么处理，变形与扩散，它都不会超出虎的界限。

中午，一头虎站在山的高处，虎以上天空空荡。
走去厨房倾倒烟缸里的烟头与杂物。

十一月末，你的跳板呢（从屏幕外面抛入，并稳稳降落在跳板上）。

虎与虎也是。虎明显不是虎的移动方向，但正因此，虎才得以续命。虎四处游荡，遇见墙壁便穿过。遇见穷人，它必须掉头。

虎通常走在虎前面。拖后的虎是另外的事物，甚至不是。除非虎转头回望。但怎么可能呢，拖后的虎永远在虎身后。

把虎与写作绑在一起，同样也是没道理的。走到一个无风的地方，虎停下，望着这停着的风。

六十八、（第四幕）在绝望平原找到衣卒尔，摧毁他并和他的灵魂对话。

深青色天使堕落。

光（某种事物）与暗（感受）。

太慢的太极拳。

两个其中有一个是骗子，立场相对的两个播音员。或都不是，他们只是习惯了那种理由正当充足，措词严正有力的说话表演方式。那怕对于一个锅盖。

锅盖与缺乏忠君的能力。

★德行能当饭吃吗。

裴下午睡了一觉，自己和自己。睡醒后，发现只有自己。而月末的天空继续空荡，且阴着。

想会儿“关卡”这种东西，让脑子运动盘旋起来。在胡思（写作）中耗到傍晚，而身体以足够维持活着的呼吸靠在床头而不发生任何作用。也不打算嗑瓜子壳。

这都是理想情况。

六十九、鹅与鸬鹚的故事。

鹅擅长搞破坏。鹅把鸬鹚拆开，丢得到处都是。鹅跳上树木，远眺也进入坏循环。

星期一，鸬鹚也是。

鸬鹚散落在地上，无所谓它是不是鸬鹚。

七十、大海。

也有这样的時候。晚上接张临放学回来后，我回到房间坐着，准备记点东西。他推门进来提醒我说，记得明天带他去辛亥革命纪念馆一趟，要拍几张照片。我说好，把门关上。

七十一、大海（二）。

一个人想去看大海。想看一看大海的海面。她去了。在海边，她看到了海面。正是她想看到的那种能全部带走一个尼姑忧愁的大海海面。一九八六年，裴走出村口，往东方向走去。那是东海的方向。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是张长衫跟我讲，说他陪送了裴十里路，实在送不动，便从澄潭镇坐车回村来。那她呢，我问。她还是接着走啊，沿天姥山唐诗之路。张长衫说，过了天台就能看见海。她去海边干什么，我问。不知道啊，张说，她就是发神经，说一定要去看海。妈了个逼，一个破海有什么好看的，张说。是啊，一个破海有什么好看的。我呼应说。那她要走多久，我说。大概四五天，要是她没走错的话，张说。她这个人啊，发起病来，我跟你讲，怎么说呢，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啊老兄我跟你讲。张说，唉，我们啊，有缘无分。我总是这样觉得，有缘无分啊老弟。唉，没招儿。张说。你说一个女流之辈，动不动要去什么看海，她看的懂海吗你说。是啊，怎么可能看得懂呢，一个女流之辈。我跟着说。跟着说是为了帮助张接着往下说。他整个人看着有些烦躁。你吃过海带吗，张说。可以防

止大脖子病，张说。我说没有，海带是怎么样的。张就接着说了海带什么的。

我在听他说。

傍晚，吃过夜饭，我提着水桶来村里唯一的那口井边打水。坐在井口，想了会儿他们说起的大海。在海边当空明月下，一个披着海带的本地尼姑。

七十二、如何照顾贫下中农的情绪。

游士的手套与磨洋工。消散的寡妇的怨恨重新汇集又消散。都是穿同一条裤子，在沦陷区晴朗天空下衰人甲乙丙丁。还有什么可辩论的呢。葡萄藤漫延（一种生命移动方式），苦力自然潜入湖底。龙干旱得不行，掉鳞，主体思想严重短斤缺两。有歧义吗，没有。当尼姑划燃她的火柴棍。（不是因为恐惧）有两种可能。但两种都太唯实，不太可能（注意，总开关一直是打开的）。而当另一个尼姑举起手，长久空举着。即便对她自己，光荣但也没有大的实质性意义。但她自己情愿，这就不好意思去批判了：一个是旧社会，一个是古代，那会儿都还没有发明暴躁电冰箱不是吗。“你想来点什么？”“电冰箱。”总之语境不对头。这就像外头在下雨，一个人抱着一个容器（不是鹅）走进雨里，避雨。她怎么可能是当尼姑的料呢。尼姑无法远离穷人与永远逃不开帮派羁绊，尼姑总归是内耗大师。且不怎么关心如何收场。仿佛那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她脱先了。疲惫但是唯一之道，持续脱先。也只能这样。难道扛着一部云梯去强攻吗，没有这种逻辑基础。即使在写作中，鸬鹚。

在这里，鸬鹚约等于稍息。

鸬鹚在这里纯粹以形式出现它仍旧可以被替换。但鸬鹚仍旧好于妻子或尼姑，在这里。这是肯定的，因为鸬鹚在这里只能是一种肯定的事物。这里是亚洲东部。没有新亚洲，亚洲从来都很旧。除非重来（作什么呢？）这里有神秘不外传的佛跳墙。

书法与顿悟艺术。以及这个、那个，想起一出是一出。尼姑么，她又没什么除吃、睡、念佛以外的外沿。驾驶喷射机去彼岸的想法也只是灵光一现，没有具体可操作性。所以尼姑（兼寡妇）精通埋怨。裴也不会是例外。但她已经对此厌烦了转而移情寄托于山水也让她感觉腐朽。她原本是一团激烈火焰，她这会儿哪怕用300根火柴的火苗也引燃不了她。事到如今，她快消耗完了。她这么认识。中午（星期五），她用一根筷子敲一下铃铛。表示需要进一口食。她吃的慢，情绪芜杂、弥漫。基本上她是念一句经句，敲一下铃铛，随之进几粒米饭，这种节奏。尼姑也要先学会照顾自己。之后才是抒情、打保龄球、哲学悔悟诸如此类等等。她也不能自己骗自己，相信最后会成为观世音菩萨身边的尼姑。她没有那种福气。她是来受罪还债的。无须同情自己，这一世她一次性还完前世们造的孽她就算完成任务。她认识到她的这个真理。并没有感到自己孤单。相反，她最近仿佛荡漾在一种不可名状的虚拟中，平稳且充满。跟她曾经有一次嗑了药似的。实在不行，也可以去买些薯片来吃。

434

七十三、河边（二）。

早上，我去河边垂钓。还没到中午归。河边飘着细雨，有小风，气温在五摄氏度的样子。河

水已经退去很浅，我试了试走水，无法立起鱼漂。河边没有人，只有在不远处的河中间，一条小舟上一对老人在收网。跟往常一样，还是选在老地方下竿。架钓箱，开饵，上鱼线，绑钩，一整套流程做完。抛几竿后，感觉没有鱼口。这细雨没有停的意思。出门前，我考虑过，想着可能不会持续下，也就不想麻烦。尽量少带些装备。中午的食物也只是带了一支香蕉、一杯热水和一个棒棒糖。烟也只带了大半盒。我想着河边冷，实在也是吸不了多少。这得看情况。但这样的天气，不指望会有什么好的鱼情。上个星期就是这样，在河边吹了一上午风，一个吃口都没出现。进入冬天，这条河基本上就这样。那些鱼都去上游了。总是要去钓鱼的，早晨醒来时我躺在床上，不怎么想动。外面有一点细雨，感觉没什么风。就在昨晚入睡前，我还在担心下雨的问题。这会儿看着还行，可能用不着带雨伞去。也许抄网也用不着带去。应该不会有什么上斤的鲫鱼。钓鱼的好季节已经过去了，这会儿是冬季，一无所获才是正常情况。我还是要带去两个橡皮手套，这个等一下不能忘。还有水。需要用装在保温杯里，在冷飕飕的河边吹着风喝凉水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要是没什么鱼口，我想也会提前收竿回来。不能总是像以前那样，再没有上鱼，也是一整天耗在那里。没有这种必要。特别在这种鬼阴雨天气，谁还去河边钓鱼呢。要不是离河近，可以走着过去，穿过一个村子就能到。要不是这样，我大概也不愿意去。这会儿不像刚学钓鱼的时候，仿佛没有了那种热情。那会儿，我总是在钓鱼的前一天晚上入睡前，会把明天钓鱼的整个情况通想一遍。反复考虑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用多长的

鱼竿，什么线组，鱼漂选多少克重。想着是不是尽早赶去那里，抢一个好点的位置。有时候，想着这些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事情整个晚上都没法睡着。要一直到天快蒙蒙亮，总算昏睡过去。不天亮，又急忙起床。随便吃点早餐，赶去河边。即便这样，也不见得那天能钓到满意的鱼获。这也没什么。总是要去钓鱼的，不能一直就这么躺着。也许很快就会回来，要是没能钓上鱼的话。我都能大致想到，一个人在河边，天冷飕飕的，吹着风。感觉水里没什么鱼，有，它们也懒得去碰鱼钩。鱼是冷血动物，在这么底的水温下，它们实在也不愿意游动。它们这会儿游到岸边浅水处，并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其它它们也不知道的什么原因。

七十四、移动。

尼姑移动。稍后，风也动了一下。但不是移动，动完后，风回到原位停着，不动。尼姑继续移动，在她自己制造的那点风感里。移动的尼姑，她有一部分还是女人。她能感受到这部分女人带来的沉重。另一部分纯尼姑，轻盈，仿佛女人表面的外衣。尼姑穿着厚厚的黑色羽绒衣。厚黑，但蓬松、轻。在出了阳光的冬天街上，尼姑缓慢移动。街上，大部分是女人们。也有一些小孩和老人，在他们（女人们、小孩子和老人）自身组成的人群中穿梭。尼姑不是。她只是移动。在人行道的一边沿着那排正在落叶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在移动。她是尼姑吗。从远处看，我并没有把握看清。但像。除非尼姑，一般的女人不会像她那样移动：几乎经过每一棵梧桐树木她都想停下歇上会儿，但是没有。她的移动还是平稳、连续。缓慢并不是指移动的绝对速度，而是她在阳光里运动的感觉。那是一

种缓慢仿佛只是在移动的感觉。它是不是尼姑特有，反正我也没有和尚身上见过。也许她只是一个天然接近于尼姑的女人。或者她正在主动学习成为一个尼姑。谁知道呢。她的这种走路，感觉就像是从一个女人走向一个尼姑。

她在一株不是梧桐树的矮小树木边停下，而这时我已经快走到她身后。一股清淡、正宗的尼姑气息在她附近弥漫（与我不一样，分布在我四周的都是些恶意）。这时我完全确定，她已经被彻底尼姑化了。一个苦行的尼姑她是，我想。她不属于城市。她有七十岁吗，也许有。她的岁数可能大于她的体重数。她伸出手，去翻拨一片树叶上的一点脏东西还是什么，她盯着它在研究。一定是什么东西在吸引她。她像一个巨型鸬鹚，在庞大、厚、黑、蓬松的羽绒衣包裹下。鸬鹚与尼姑，她像。我驻足，14:38分，在她附近在路边一条长凳坐下。欣赏旧社会风景同时，等着她继续移动。她的名字叫什么，茱迪吗。如果她其中有一个名字叫茱迪，那么她曾经也是一个十七的少女。那时的茱迪喜欢打网球。喜欢在走去打球的路上遇见风。

她不可能有这样的名字。她长久在那株树木边停留，让我等得有点不耐烦。特意浏览街上是不是还有类似其它，毕竟也没发现。

喂，动一动，尼姑、茱迪或鸬鹚。

七十五、终章：革命与念佛。

1986年。我沉入水中，到达水底。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菩萨塑像沉在那里。我敲它脑壳，感觉它是空心的，隔着水介质也能听见一点空旷的声响。它密闭的嘴里还他妈吐着一个个的泡泡。

我气不够，得赶快上浮。就这样，它带着微笑用我完全不懂的什么咒语把我静止定在水底。足足有十分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当我有时感到虚弱时。而我对黄昏的恐惧，有些时候也会嵌入这种记忆。——裴说。

十二月，以及跋。

439

永恒与重复使人虚无，而生命正好是避免它们的唯一形式，十二月。下载客户端了吗（持续革命的重要性）。也可以像一个仁至义尽的射手座松鼠那样精确磕着瓜子壳，以缓解黄昏迫近的恐惧感。一个女人（冬季，尼姑不再出没）伸出她那根最长的手指，晾在空气中，这是一根什么样的手指。它永远指向一个不存在的对象且遥远。除非你先抵达那儿。但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只能在被设定了的中心：这里。没有方法能逃离这里。不能实际隐身，一根超硬的超光速光线你也不是。也不是一根地平线。你的定义是“在这里”。而不是除此以外其它。事情搞到这种田地，我们说你也不妨只须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还想着使用回光返照这类行销手段，既走险实则也是无效的。土改带来的不仅仅是解放了广大农村生产力。进入十二月份收官阶段，鸟将

再次插入人民无心插柳创造的历史中，稳稳停在空中不动（真气涣散，连一点挑衅的意味都没有）。而虎，除非下雪，我们很难有缘分遇见它。虎确实被动。经验告诉我们，虎作为一种大写技巧，也是退而求其次等而下之。这实在不是虎的错。错的是标准。一头标准的鹤，一个标准的口号、云、寺庙及其它，标准不可动摇。而反观照邻，他的标准是在落第后，仍旧保持着那点微弱火气。他也只能这样，在当时的旧社会。不要！他当时连忙劝阻从路边草丛堆跳出来的那个女支持者说，不要举起手，一切都会过去。就像谁或又有什么事物能逃出秩序呢，也是没有的。就像我们总是说，在没有鸟以前。这么说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以及接下来想说什么（哪怕自话自说）。它更像是一个提示或点拨，表示可以开始了，妈的，剩下都是你的事。而这种事仿佛正好是没有标准的，因此而迷人。通常的情况是秋天，一个仿佛梁山伯的人缓缓走在路上，（抱着鹅）他在走什么，他也不知道。通常是因为从某种视角观察，这种事确实已被常态化。当一根手指点在桌上，一部打火机也立在桌上。其中蕴含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但它仍不能称之为标准。它是写作，而不是文学权力。张临上午在学校会饿饭吗，他迟到了。这是我的错（我们离开大道，走了更堵塞的小路）。我正在忧虑（它与现实的关系在此不展开谈论），在一种自毁式写作它怎么可能当饭吃呢的任意年代，脖子上还缠着海带。这是一种奇观吗。限量，且远远偏离核心或传统价值观。自取其辱的重点是在自取。我让一头鸟有时是一根稻草停在空中，是因为它本身就自愿。而实非我原创。我能做的极其有限，只是去接近鸟的这个动作。理解它不

是一个修辞手法。不产生效果，也没必要拒绝，它总归自给自足。如果有，这恰好是它的标准。然而这种标准仍旧是在写作中发生的一点感悟杂质。大致上就是这样：身处社会主义，难免不会有一点左倾。一九八六年，我在村口遇见一个赶路和尚，全身泛着淡淡的紫色光芒（他们这一路向来是这种范儿）。东西带来了吗？他俯下身来问道。我环顾四周，感觉他主要是在问我。当时，我还是一个羞怯少年，捧着半碗温凉的饭菜。我点点头，以为他说的是一个终极暗号。他从包袱挖出一个偌大的黑钵，倒走了我的午饭。现在分析起来，无论从那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我的源头。假如我在往后出家（出世算不算），它便是缘起。假如我正好成为了一个写作者，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已经摆在那里的最初的写作事实。这个和尚（他不重要）说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它不会是一个桔子那样的实物。这种概率很小。也不太像佛门中的什么神秘宝器。它顶多是一句预言：为此，我写了整整一个长篇的《鹅》。写完后，我对它的认识只会变得更少且更不稳定。比如，我能相信这个东西实在是来自农奴制吗，它在伦理与审美上都不该如此无稽。这东西远，但我又能随手取到。要是这东西轻，它必定又是能够弯曲，藏在身上。事到如今，要确定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已变得愈发不能够。我终究不是无限，也没那种闲情逸致。但不论怎么研究（在写作以外，我宁肯是一个徒手木匠），它始终与半碗米饭等同价值。搞得更真的似的。（十二月一个冬天下午，裴坐在一杯冒气的茶水旁边望着菩萨掉渣。一种稳步走向慈悲的感觉朝她袭来，仿佛一切事物的漂亮结尾。是不是要搞一下翻修呢，她想。是不是就这种自然状

态菩萨也满意呢。哪天会不会来个地震。要去趟台湾进修吗，在有生之年她将永远这样想下去。这种年月，真当一个尼姑走远了，我又突然在写作中想起。似乎有点舍不得。凡事得有个了结。在《叙述和抒情》中，我记得是这样处理的：烧掉寺庙后，裴跟着还俗的阿强下了山，重新回到世俗生活中。那是另外一个女人裴：她也是很好的。但我们的裴不能这样潦草安放。她不是一种东西，也有情感。我们暂且把她悬置。容我再想想）但它也不会是假的、太虚，甚至空。它只会在自身的不断转向中，持续走偏。而我的工作，无非是尽量保持它的现实感（吃着三片芦柑）与流畅。但难点正在这里。在没有鸟以前，一个停在空中的东西（全黑），不是鸟它又会是什么东西呢？而且在当时特殊的情景下，它甚至是不允许被谈论的。这就有两层意思了。一、因过于神秘（在语言以外什么的），它本身不能够被谈论。其二、那只是一种人为的强制。两者我都没有默认与接受它们的必备道德与性格。但总归要谈，谈意味着一切且有限：这就算填上坑了。实在不行（硬谈也是一种品格），那就（实际上我们也只能如此这般不是吗）玄谈（即空谈的一种）：一种安全但无效的非经验谈论方法。就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取消了功能（仅保留当地语法结构）的无效语言工具。我的运气一向极好，它们正好是现成的。十二月的玄谈庙，庙门敞开着，唯一的尼姑却不知去向，仿佛故意蒸发。整体气氛已不能用冷清、潦倒这类通用词汇去渲染美化，也用不着让一匹鹅倒挂在院子中央的树杈上沥干水分，没这必要。又或者召唤来一头熟悉的燕雀，停落在菩萨膝盖上拉一点喜庆的鸟屎以增添趣味。一个不再有任何动

作的过气寺庙，仿佛已没有谈论它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它已被全部萃取精华且不可再生。它当然也是朝代（包括自身更替）的必然产物。曾有一度抚育、盘活了大批和尚，形同虚设后来也零零碎碎接济过几个落难尼姑。可见佛门之包容，并非外界说的那么强的排他性。可庙毕竟是庙。事物有起初，在一个统一时空中就一定要有它的结尾：每每到冬季，我仿佛总在处理类似的事情：结尾一部书稿或一年又一年养老送终之类。这已经无关个人情绪了，它是必要去面对无处不在的一个巨大事实。可以这么说，玄谈庙现在正当处于它最好的时候。玄谈（不是口语），它与空谈的本质分别，是它没有谈论对象。它也没有啥本质。两条裤子，两条裤子的裤边。当一篇著作中出现这类表达（我一般称它为叙述愿望），基本可断定那是作者在刻意玄谈。不是沉闷的娱乐，也绝非无聊（它太高级）与严肃的相互混合体。玄谈，一言以蔽之，一种不需要负责任的谈论技术。玄谈只关乎玄谈本身。而它本身却也是无论如何不存在可谈论的内容。在解放前，玄谈庙亦是如此。僧侣们作为完美利己主义者事务忙碌，知识贫乏，没工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不是他们要去掌握度日的方式方法。而诸如香客、居士、衙役之类游去寺庙，他们的动机无疑更为俗气。剩下无非也只有菩萨（不动与自由），为了排遣过于重复的冷淡景象，不得已只好热衷于此道。单谈那是没有办法。菩萨，晚上吃点什么？菩萨对着它的回音空旷问道。菩萨，晚上吃点什么？回音一阵一阵渐弱反问道。“东西带来了么？”菩萨道。“东西带来了么？东西带来了么？”“裤边！”菩萨道。“裤边！裤边！裤边。”“南无！”菩萨道。“你这就有

点刻薄了啊，裤边！”菩萨相互一问一答，仿佛菩萨对岸仍是菩萨。一九八六年，小雪。因为感到孤独，我时常退化成一只羊，少顷，又变化为一只贝壳，或一股气。其实不是。我只是突然变得不想开口说话。当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停的那么稳当，我还去说它作什么呢。而当一个窗全部打开着，我说，把它再打开一些。我又是对谁在说。当我张开嘴，对着空气说出一句话。这一句话，譬如“稳定压倒一切”，没走多远就消失了。仿佛彻底化为乌有。这里头没有思想！我这样想，并尽量做到不把话从口中送出。这致使我在大部分时候沉默。这沉默轻、心不在焉，也不会反复积累。不会因为过于沉默而发生爆炸。沉默与鸡肋。对我来说，这沉默大约就是内耗。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吗。尤其在写作中（它本身就是一种沉默），这沉默永远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无尽拖延。与打哪指哪（而这也已经过时了）。虎，快要下雪了，它还在沉默个什么。但虎必须沉默，虎没有语言。不像鸟儿，它有鸟的语言。所以当我们看见一头鸟停在空中不动，它其实是一种反语（那是它的事，而且是它自愿）而非沉默。事情到了如今这种地步，沉默已是一种普遍且无效的现象。一根用完了的鸡巴，还硬挺着，这算什么。它仍旧是无效沉默，哪怕对它自己。也谈不上是一种美德。由此可以推论出，玄谈与沉默在相当层面上是一回事，只是后者来的刻薄些。在这样的（自己想！）十二月冬天，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妻子出远门去了，留下丈夫在窗边独自喝水。在所有丈夫中，他是其中一个。在唯一的丈夫中，他又包含所有丈夫的功能。他喝水、嗑着瓜子壳，也对着那道墙缝沉默不已。就好像这是在平常的一天，那部神灯

是关着的。他不妨也难免不会想起虎，稍远又想及虎山。哪里终于下雪了吗，他想。从窗户远远望过去，那雪更远，一时半会儿的还下不下来。那是一场需要漫长等候的大雪。且下与不下，完全凭概率。虎不是。当他回头再去看虎，虎（虎虽然也是一种概率事件，但它的一切行为与思想又是一种必然）已经走远了。他只有嘘出一口长气，重新回到椅子上继续像一间（早涝保收 / 年久失修）印刷厂那样沉默着，时不时的换着听点垃圾音乐。甚至在一种前后都不着村店的自我夸张情形中已荡然不觉得那还是一种沉默。抒情（即语言迷失）、感怀（这年头有个毛可感）、悔悟与诸如此类放任自流，仿佛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也就在这种时候，他不再有进入写作的任何可能。他被迫举起那部神灯（一种永久不亮的灯具），大范围举着。以为它还像往常那样吸收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黑光，却没有。恍惚间它亮了一下。这亮就像是一种突然释放。等释放完后，迅速又重新暗淡下来。莫非它不是神灯？在历史的最深处，不是，至少也是在历史的最前沿，照邻有一次问，这漫长的旧社会究竟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也不知道。我说，你知道有一种不亮的灯吗。知道，神灯嘛。照邻说。把打火机的出气阀门调节到中间位置，那样打出的火苗防风效果似乎最好。在厨房烧水，也在厨房看着水壶上的冒气壶嘴。十二月也就这样了。单独分开看，它正常。（事与物能一一对应）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杯子和水都异常干净。但十二月作为整体来看，我们又怎么能看到它全部呢。再说了，也不是这种看法。一个人的看法不说偏激，它还总是在重复。她只会沿着熟悉的道路看去，就像一个尼姑她总是看着

她的那根火柴。并从中总结出只适用于她自身的那套理论（原则一：有，总比没有要好。否定作为一种方法也相当低级），在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难免会有写作写到恶心，想吐的时候。在也算得上呕心沥血（掩耳盗铃）的十二月，14:31分，鸬鹚一会儿。出门，15:23分，在两只现出炉的广州烧鹅前伫立两分钟愣是没想起广州或南方，在阳光普照的汉阳大道上（道路对面就是归藏500罗汉群的归元禅寺）。鹅的通常用法是作为一种语句推动。此两鹅情况比较复杂，它们精光锃亮，还冒着热蒸气。就这样想起的反而是祖国统一与玄谈庙那匹纯鹅。这就是在走路散步时写作的麻烦，极容易混淆实际的现实与写作的现实。好在这么些年来，我已熟练掌握这类频繁切换视角的写作习惯，只要它的情感是真的且大环境永远是在社会主义。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二零零四年、夏天，写完《散装麻雀》后，我就想着即刻动手写一部与我而言的终极小说。写不出来。当时我已经有这部小说的全部（它必然轮廓）形象与方向，但没有写它的方法。只知道它一定是诗歌的。为此，我接着去写了《百鸟无踏》（写了整一年（2013~14，那十年我在干嘛），它才只有八万字！）。那算不上一部小说。照邻多次在酒桌上提起说，他想用这个名字写一部长篇。正好，我在这里作个声明，勉强当作一个人情予以赠送：照邻，好好用，这个名字与跟你有缘份。在经过若干年诗歌训练后，我信心暴涨，同时进行了蓝色、鹅与叙述这三部东西的写作。都写完成了。完成后，我看着它们想。就这样，我的瀑布写完了吗？从情感上来说，是。但还不够完美。它们还是太短（这是唯一的遗憾与不应该）。就这样我又去写了《小

写》，为的就是这次瀑布的大写。它还没写完，还在写中。发个牢骚。继续：黑暗中，想起一个苹果，那是大渴的标志。02:24分，应该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呢，它黑，但主要是暗淡。就仿佛一九八六年灰鸟在消失后，它飞在的那种空间。又或者在无底洞内部，是一种绝对理想（概念）化的黑暗。在这种黑暗中，一个苹果位居正中央，当然一样黑与暗。苹果（一只红红的红富士）只有轮廓与质感。久旱逢甘霖，黑暗中。我躺着，不动，仿佛贴身躺在一个尼姑旁边，这黑暗不分内外。远近都是黑暗。以至于仔细寻找，我也是不在其中。也不在黑暗以外。仿佛这黑暗无处去观察，但它就在那儿，且不远。红色，也在黑暗中吗，没有。可以让一个尼姑或鸬鹚运行在这黑暗中，但绝不会是一种颜色。黑暗中只有黑暗。一九八六年，离开的东西已经离开且消失，不会再返来。仿佛进入某种（哪种？）黑暗中。不是的，黑暗也不能说这、那，它就是黑暗。它顶多黑一些，还是暗一些。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从黑暗走向黑暗，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黑暗中，只要记住一绝不会等于二，也不统治二。而光只能诞生于黑暗中。否则就乱套了，没有黑暗就不会有全部。一个大马哈鱼极尽所有力气喷射出那股粉红色精卵烟雾时的痛苦，它面向的仍是黑暗。一头怪鸟（反正不会是一只大喜鹊）静止停在空荡的天空，更像是停在天空的空荡中。这空荡即是黑暗（的表现形式）。但我们也不能说，形式必定大于内容。怎么会有内容这种东西呢，在黑暗中。在黑暗中，要是风，那一定是一阵南风。要是出现虎，四周恐怕就已经在下雪了（冬至要到下旬！）。下雪让黑暗仿佛变得没那么黑暗，但那是错觉：黑暗

并不能用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描述黑暗自身。当一个虎在雪中，它根本意识不到黑暗存在。所以我们说，虎是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虎随时出现，只是因为天空在下雪。何况两者也没有先来后到的分别。这时，尼姑轻轻翻了个身。一只手穿过黑暗，抚摩着我的脑壳。我把它放在她自己的胸口上，在同一个黑暗中点燃一支，吸着（楼下冰箱里就有一袋苹果，它们新鲜、一个是一个，水分饱满）。在黑暗中，我仿佛一个宇宙婴儿而不是落榜书生。就是这么一类灾难感罢，大同小异。它是可以展开的在场。无尽，但不可以跳出这种感觉（供需关系）。甚至没有主语。我去翻找了，在黑暗中，也许它本就乌有，能力不够我没找到。黑暗，无论怎么定义它，它都在黑暗中。它可识别，但不能够去认识。一九八六年，当一个孩子在放学路上遇见鹤倒插入在路上，他感到紧张。只是这对理解一般的黑暗有什么帮助呢，没有。那只是有些在旧社会的感觉，是一件明亮的事物。要等到夜晚来临，他才能体验到黑暗带来的未知恐惧。就连英勇的尼姑也救不了他。不像这会儿，黑暗是温暖的。在里面（准确说是在其中），他可以四处漫游，不会因为遇见这些小型动物而感到残废。他已熟悉这套玩意儿且金刚不坏。把帽子带上，在黑暗中。确定的就是确定的。尼姑在黑暗中大肆念着佛经，菩萨们在同样的黑暗中组织它们的阴谋。都是生意，没有准对谁也没有哪个来的更黑暗。在黑暗尽头，一个庙悬在空中，庙地基下埋着一只手表。只是有黑暗尽头那种地方吗（黑暗从没有历史）。天黑了，荒野上的孩子们要尽快回到家中。怪物将与黑暗一起降临，要把门关得紧紧的。入夜，躲在被窝里读水浒传盗故

事或向未来的自己发出求救信号，但不要发出任何响声。黑暗不仅在窗外，它已经填充进屋内。没有东西能隔离这黑暗，除非主动昏睡过去。什么是黑暗？妈的他怎么可能知道呢，当时他就在黑暗中。他毕竟不知道，这黑暗会与童年的痛苦一样，久而久之也就飘散去了。黑暗中没有真正的阴影。也没有更大与广泛的黑暗。黑暗只是在（这里、那里）。而在心里面，我空荡，连黑暗（更别说光明）也不见得有。这让人难过。比较而言，一九八六年我面对的黑暗要正宗原始一些。这会儿的黑暗更多是一种物理现象，明暗对比。不就是光线微弱了些吗。莫非黑暗中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物，也是没有的。在黑暗中，我能感到自身在呼吸，这已经足够让人满意。还能想起一头鼻孔喷火的单峰骆驼行走在漆黑沙漠中，已经足够幸运。多年来，我已找到与黑暗相处而不是抵抗的大招。那便是要是在黑暗中感到黑暗，我就翻开一只手掌，朝上。仿佛托着什么，但一定没有什么。它仅仅表示且绝不能推翻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有一个实体。它穿越人类及所有生命的黑暗被放置在这里。它是全部打开的。与尼姑挑水、勤劳粗糙的手不同，这一只手已经自我解放。它自命为黑暗的安置。放在平时，它空牢牢的除了夹着一支香烟，几乎没有其它动作。但在如此黑暗中，即便夹着一个微暗烟头，它仍能表现出特殊仪式感。它要比童年时的手掌大出三分之一面积，掌纹更为繁复。我主要依靠它来写作。不说驱散黑暗，它怎么可能呢，在黑暗中，我几乎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它。它还有其它用途譬如去厨房拿一只好吃的水果。但就在这个时候，睡眠中尼姑却突然侧过身抓住它（两只手中的另一只），就

好像她抓住的是那只黑暗中的手。一名尼姑如何处理黑暗，我没想过。大凡尼姑本就偏黑暗。灿烂的，我是不曾见过。十二月（也该是这种时候了）、星期一，大雪。尼姑（她或她们，始终是裴与裴）放下炸弹，仰天长嚎，在奇怪但彻底湮灭以前。转换为另外虚无能量。我明白，那正是（我们总是说，有什么不是呢）历史的必然矫枉过正。说句不动听的话，作为总结，尼姑终究也是没有灵魂的。与徒有一身空壳的菩萨雷同。好在黑暗之中并非必需要有灵魂。若有，何不见得不是添加给身体的格外负担呢。也就无所谓有无了。只在有了信仰的需求，一个人才迫切需要似有似无的灵魂。黑暗中，我们的尼姑始终握着她的那根火柴棍，这便是原因。在不再有尼姑伴随的冬天，我照常坐在窗前。窗户打开着。窗台上摆着一盆枯山水盆景。在黄昏到来，天黑以前，我会一直耗在这里仿佛一头异形。思想、望着—根墙缝或外头天空的空荡（无论它怎么变化），偶尔叹气除外不会有其它多余的动作。这已经是十二月。下，向下的下。作为一个我一直在遵循的动作状态，它也应该快要下到底限。它不会无止境下。也不循环，就像一个雨点落到地上成为水而只有消失。无疑我也会厌倦鸬鹚，在它被使用完后。仙鹤、最好的光线、一株树木立在路上，哪怕虎（它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介入我的写作？我想不起），在它们生产意义同时，我都算不上有注入好的情感。不是不愿意，是我并不想它们成为某种关系的产物。虎，它就是虎。单独且冷漠，即便在雾气迷漫的河边觅食，它也用不着谁去审美。它的价值观并不是以一道风景的面貌得以体现。它就是一个动物，有个虎的价值观。而我频繁且任性

启用它，无非是图它一个方便。虎（鹤、鸬鹚），纯粹就其发音，也非常符合下的这个动作。鹅呢？鹅不是，它是例外。鹅主要是出家和尚与尼姑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关键要素，也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不是理由）。鸟就更不用说了，拖家带口的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将它抹掉。当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是不是在旧社会它都是一头鸟、空中与不动）能理解它的人总归已经不多了。我不仅是其中一个，还是一个半。毕竟我还是它的翻译。鸟恐怕是唯一向上的事物，与我而言，鸟确实有它正面的（鸟的）价值：颓废，其次浪漫。为什么它会在十二月份重新返回我的视线范围，一定有它的道理。一是它原本就在这里（这里），只是隐没进入事物的黑暗反面（一九八六年，灰鸟就是这样闪失的）却从未实际消失。二、这也是身为鸟的自由，也是权利。我翻阅了《鸟史》，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但我们也不要忘了，鸟群只是一个鸟的集合。从一四九二年到一八二零年，大约有七百七十万非洲黑人横跨大西洋，成为新大陆奴隶。那里没有传统旧社会。森林茂盛，河流健壮，病菌稀少而珍贵，遍地无污染原生态。儒释道现象一概没有。一群黑人作为工具去那里做什么，挖掘灵魂吗。无论如何，理论上（鸟无法脱离鸟）当一个鸟飞去空中停着不动，它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那种认知高度（有时我感觉平和，当我脑子涣散。其它时候的感受要差许多，当我清晰意识到世界是一种不能再糟糕的东西。两者分布都很均匀。而我对它们有所偏向，知道它们是暂时的），以为空坐在窗前（冬天，那个半露天的阳台已不起作用）也是一种神迹。哪有那么好的一劳永逸的事。都是吭哧吭哧在自己

制造的小型旋涡中磨洋工，以及两条裤子的裤边。在一九八六年，它们正好一根是把握风向的乌毛，而另一根怎么看着，它都不像是另一根。没法向任何一只鸟儿交代。但娘希匹，那又怎么样呢。在一部诗集扉页，我还记得它的题词：献给每一个我认识的疯子。他们提前使出了唯一有效的绝招，泥石俱下化身为一道举世无双的瀑布。局部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上午的烟缸中已有六七八个烟头（没有一根特别长或短，但有两根是垂直插着：它们在缸这个有限空间中构成了一种谁也不挨着谁但是竞争的关系）。这说明之前发生过几次燃烧事件，在我恍兮惚兮神游的时光。在距离关公刮骨祛毒过去大约两千年以后。可能还吃了几片康师傅苏打夹心饼干。我不确定。这个时候，11:07分、星期二，妻子早已经出门去了。无须像往常那样过分注释，她。（我不认为以下说法有失公正）多年实践证明，她是一种相对正常的事物，是我的参照仪器、家具或永不损耗的光线之类，总之除开妻子这种法律身份，她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提醒我是有同类的这么一种警示作用。而不要闲的没事走飞的过远，过高，没什么好处。知道吗，你就是苦头吃少了。她以前总这样像我妈那样说话。缓缓步入中年后，她基本不怎么跟我说话。握着一部遥控器，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的。最多问我借一支烟、打火机这样的事。我们也不闲聊经济、修真、地缘政治与写作。只有一个人有病，他才会想起去写点劳什子。她这么认为。她在少女时代也病过，往后就不了了之了。与她的尼姑事业如出一辙，这确实关乎一个人是否具有灵魂。她也不在乎。她的遗传基因得到繁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这是母性使命。从这方面来说，她已

经成为各方面极为优秀的造物者。事情（这一切）就是这么在发生。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尼姑在无法自拔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远越偏，以至这类偏远无法通过度量衡精确计算。也就不了了之。事情总是会发生，发生了，之后不了了之。一根火柴被尼姑点燃：它都算不上一件事情，也就一个事件。在空气中迅速不了了之。没有留下任何经验。又或者不了了之即终极经验。玄谈庙也是，无非不了了之。这不用去预估，它已经是一个真命题。虎与下雪呢，在十二月冬季，它们本就是不了了之的事物。要是下雪又会怎样？我们以前总这样想。天真地以为下雪会带来其它可能性的故事，那也太忽视不了了之的严肃性，太旧社会质感。而不知道，我们实在要的就是不了了之的感觉：约等于颗粒无收。这是好的。否则，尼姑可以消失，但她引发的影响又如何消灭呢（最迟到一九三七年，他们甚至还计划完全消灭上帝）。也只能不了了之。一件接一件事情，而不能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因为事情正在发生。已经发生或生成后就更不用说了，事情已变得不可随意改变。是吗，不外乎只是些能量涌动与转化，那就让它不了了之罢。总的有这样的觉悟。书上说：知天命，尽人事。可不是说着玩的。书上又感叹流水的德行，曰：逝者如斯夫。这还真是在说着玩儿。它隐藏的暗黑意图是想说：丘烦累了，你们鲫巴随便（什么是现代性？照邻的理解是：操完了走人）。下午，我让一个鸟从赵国邯郸飞来，飞经淮安时不想飞了，默默停在空中不动。然后呢？哪里来的然后。它作为一个事件，本身就准备好了不了了之。它最好作为动作存在，而不是事件。英特耐雄纳尔也是，它已然不了了之。值

得为此叹口气。可以料见，在不远的往后，水母将接管整个世界。好在它们也会不了了之。事情就是这么在发生、展开与流淌着，不了了之。暴力从来没有带来进步：这又从哪儿说起呢。那就让它悬置，不了了之。就像在这个不了了之的下午，出门的妻子还会回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进门便说：外头下雪了。一边摘下斗笠，解开蓑衣，把雪花抖落得到处都是。电视遥控呢，她询问道。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一个保管篝火火苗的原始智人，我说。傻乎乎的，一定是你搞丢了。她说。她在翻找沙发，像个暴躁鼯鼠那样。我说你这么说不对了，不符合逻辑啊。证据呢。我说。妈的，你还想要证据。她说。你有没有良心啊，还偷家里遥控器。她连翻说。就这么举一个大概例子。事情就是这么在发生。一时半会儿的恐怕不会不了了之。但也就那样，它不会有什么故事化的了结而只能成为下一件事情的其中一个起因。而从纯实体的角度考虑，睡觉仍旧是旧社会穷人度日的最佳方法，穿两条裤子。A。当且仅当它能被握住时，A 可以出现且不指向任意什么。譬如，铁匠坐在炉火边休息也吃着一只雪饼，A。仿佛真要下雪了吗，在这种天气，A（中庸，但主要还是偏保守）。而如果直接单用，譬如五个 A：AAAAA。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从厨房里传来一句对话：知识改变命运。她们在谈论什么？什么又是谈论。A，一个干净杯子里冒着热气的茶水的布朗运动，它有什么可谈论。没有。鸟与 A。要是鸟恰好可以替代 A，那我们最好也不要去谈论鸟（有一次，我用了足足三百行去谈论它）。A 也不是突然出现。它只是偶尔，后来就表现为一种惯性。麻木或其它，它绝不是风格。即便在社

会主义的广阔天地。毕竟我是释怀了的，对于 A。如同佛说的，放下。A 一贯以来就是这样：握在手里，它可能会自燃。丢在地上呢，又有点可惜。总之就是一些前往封地之国路上脑子一个劲儿想着啖食火锅的那类感觉永不停歇但也不像一种运动（当 A 与运动结合，那么运动仿佛就成了一个可怖的字眼）。传染吗，A。我没仔细思考过，大概不会罢。A 又不是事物的一种，连一个字节的信息量都算勉强。A 与牛鬼蛇神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在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统计上，它至少与另外的有一天是重叠的一天：是遇见灰鸟的那天吗？不像），A 望着村后山上的一个山尖。只是望着，并没有想起沙漠、海洋、一个女人、暴雪中一个忧伤的卵蛋之类。那要等到两千年以后。而那时她已逐渐进入两鬓发白无处哀嚎的中年，（也许再过两天，到中甸，就要下雪）A 确实不应该成为尼姑。包括她的反面。A 是如此反感嫌弃 A，它还怎么可能自洽呢。A，当她是丫鬟时，它仅仅是说丫鬟的胸膛尺寸。一个旧社会少女，这些年来，我在写作上是不是投入了过多的关注。我们又没见过面。当时，我站在一部西门子冰箱前，知道里面存着一袋好的桔子，但又不想打开它。她小跑过来，抓起我的手一根一根数着手指说：好消息是，革命即将在十二月底前提前胜利。可惜吗？也不可惜。说到底 A 是 a 的大写，而它终究是我的个人选择。按照邻的说法，这里头或多或少包含了某种宿命。而我是宁肯不信的（而这无非也是宿命的一部分，照邻说）。我还记得写过动物园路上的那些阳光送给照邻，在诗里。每一句都有阳光。全部都是，倒着读也行。也就是说，当且仅当 A 是阳光时，我才真的有把握抓着它们，

且牢牢握在手中。而这一切貌似又有什么卵用呢，星期五。A 的旁边当然是 S（我们可以忽略它）。这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我见到 A，A 进入我脑子。我用手指去接近并敲击 A，一个 A（就像这个）出现在纸上。这会儿，它们都不是我需要的，A 与对制裁的反制裁，要是没有实际鸟用，它们怎么又会出现且被历史记录。冬天，看见一个危险的尼姑走在错误道路上，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一个错误的尼姑与她的危险道路。或者也可理解为自古以来，尼姑们错综复杂，行踪隐秘，云里来雾里去的并不需要什么道路。除开下山挑水，她们其实也没有要去的地方。尼姑与降落伞。但也许是我的失算，如今的尼姑确实越走越远了。大概这也是尼姑一意孤行的用法所最终决定的。不要与尼姑过不去，我这样安慰着想，她已远离了后代。也决不回头看一眼来时的路。我羡慕她如同得到了道的轻快背影。拜拜。十二月进入中旬，天空阴着。我大概是病了。坐在窗前感到呼吸气闷，（也不饮水）自然而然又想起朱德与他的扁担。（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想了一小会，又关上玻璃窗户，翻开电脑荧幕写起东西来。写——得——极——缓——慢。只用了一根手指头。另一只手，左手的全部手指搁在膝盖上，不动。超常规写作需要仪式感，而我的通用办法是根据当前情绪找一点垃圾音乐塞进耳朵重复播送。在这种哀伤远远小于大势已去的天光，火花马的星期六便是极好且注定选择。虎，我在音乐帮助下，费了老劲这样敲下这一个字。看着这个字的形音义，怎么看，它仿佛都是在凑数。虎什么？什么虎。事到如今，虎难道还没被写完吗。把它 / 放在手上 / 不同的老虎 / 走去 / 不同的 / 山顶。就连这样不着调的

虎我都已经写过。更别说常见的雾气中的虎。还不如跑去厨房吃一点香蕉。但（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既然已经写下，它就有绝对的权力在这里。一头虎拦在路上。写下这一句后，我就有了一种对虎的假设。这是一头迷了路的虎。它的下一句会是什么？会是什么呢。我感觉仿佛完全忘了。不再有能力想起。我的脑子昏沉极了。就这样我只好去找出去年冬天写的那篇关于写东西的文字，我需要重新熟悉起这一切。如下：“倒数上去最近一首（昨天中午），它是这样写的：雪还没开始下 / 鸟却从天空 / 落到地上 / 不止一只、三只 / 是一大群大鸟从空荡的天空 / 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 /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首诗有四句话，分七行。它是《冬至三首》中末尾一首。最近，我很喜欢写三首这种形式。三首写在一起，没有特别主题，也不需要一致的写法。三首并在一起作为一首完整的诗，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省2个题目。诗必须要有题目。这么说，仅仅是我讨厌无题和那些没有题目的诗。很多时候，写一首诗仅仅是为了解释它的题目。关于诗的题目，理想的情况，它正好是个完整的句子。是不是。但很少有人这么取，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出于传播上的考虑。理论上（谁的什么理论？），单独的词语对诗没有什么意义。诗假设可分拆，它的最小单位应该是句子，而不是词语。从这个角度来说，题目也应该是句子。但又有什么所谓。诗么，没那么多规矩。现在，再看（不是读，仅仅是看。或者不出声音那种读）一次这首只有1/3题目的冬至：雪还没开始下 / 鸟却从天空 / 落到地上 / 不止一只、三只 / 是一大群大鸟从空荡的天空 / 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 /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读起来似乎没

什么问题，但看起来问题却很大。现代诗的习惯是从上至下，左至右一行行读。这么说，它的正确形状格式应该是：

雪还没开始下
鸟却从天空
落到地上
不止一只、三只
是一大群大鸟从空荡的天空
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这样才更直观，能直接看出这诗的形状。这几年，我比较喜欢这种形状。外在结构上具体表现为单独的一句分行，与上下的分行字数不等。我一直保留着这个洁癖，难以忍受上下两句同等长度。也许它与语句的旋律有关。增加了旋律（呼吸感、自由感）可变化的概率，弱化了节奏（激情什么的）。理论上（谁的理论），形状不是诗的全部，也至少占诗的80%。一首好看的诗，一定有好看的形状。反之一样，它的形状不会好看到哪里去。这无关审美。那是另外一回事。以前，古诗有标准形状，有固定的声音变化。一个写诗的人做做填空题就能搞定，效果也不错。现代诗也差不多。有人喜欢瘦长，一句话分三四行用。有的扁平，三四句一行，读上去慢一些，或者长长一句一行，抒情一些。这些都不重要。无论瘦长扁平，如何分行是每个写作者的密码，是技术。包含着写作者对他想要的那种诗的绝对性。它们能不能比较，分高下。我想应该不能。但再想想，也应该可以。既然它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倒过来，如果诗句已经确定，那它的分行形状也应该完全确定。但没有人这样写去诗，这不符合实际操作。

所有诗都是一句跟着一句往下写。在哪里分行，分行后的句子怎么写，没个标准。正因为没个标准，诗才好玩。诗也只有在这个地方，还有那么点玩头。至少，对一个喜欢较劲的人，诗在哪里断句，接下来跟什么话，它不会那么随便。它肯定有它的理由。回到这首诗的分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过程。我在回忆。乱七八糟写完前面两首之后，我需要再写一首来结束这三首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我完全不知道。它还没写出来。平常最理想的情况，是先有一个画面。根据这个画面，去写一句话。这种画面往往就在眼跟前：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支塑料火机压在烟盒上什么的。但我不想写这个这会儿。写烦了。再说，我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等。没想到等来这么一句，“雪还没开始下”。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好像没问题，可以写。冬至的诗，写雪没什么问题。一句平常的话，也是一句没问题话，“雪还没开始下”，打到写字板上，是不是要在前面加一个“下午，”。“下午，雪还没开始下”这样会不会更舒服点。是，好像也不是。还是不要了。那么就这么摆在第一句，不需要“雪，还没开始下”。“雪还没开始下”，它不可能是“雪，还没开始下”，或“雪 / 还没开始下”。“雪，它还没开始下”呢，好像又没这个必要。不是这个心情，也没这种身体情况。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雪还没开始下”挺好，可以了。接着写什么。“一个女人站在路边数钱”？这招前两天已经用过了。产生的画面有些重复。不要。再说，如果跟“一个女人站在路边数钱”，最好在“雪还没开始下”前面有“下午，”。还是算了。当我无法用画面去联系语句时，还有一种办法是用声音。“雪还没开始下，一头鸟却从天空落到地上。”这

是一个不错的声音。我想起这个，并把它写下来：雪还没开始下 / 一头鸟却从天空落到地上。一头鸟是什么样的一头鸟，我没去再想，而是删掉了一头这两个字。也许最近我在尽量避免一开始的句子。一头鸟，一个女人，一支火机，一写的太多，有些不喜欢。雪还没开始下 / 鸟却从天空 / 落到地上。分成三行。落回到地上呢？还是不要了，似乎多了一点意思，复杂了一些。而且与上一句字数相等，都是五个字。这绝对不行。2句话，三行。作为一首短句子的诗似乎少了点，如果就这么写完了，也不是不可以。它是完整的。但确实有些偷懒，懒到让人觉得在装逼。这倒也无所谓，不装逼，那还写个鸟诗。关键是它的形状，第一到第三句6、5、4个字斜下来。这个形状独立成诗不舒服。接下来应该要写一行长的，至少要多于5个字。而且因为第一行是6个字，它最好不是6个字，应该比它还多。可以想象，这鸟已不是一头单鸟，它会是一群。这么想，写写鸟群的数也符合逻辑。“不止一只、二只”，中间的顿号让这半个句子多出一个空格，是合适的。我当然不会在一只后头跟二只，必须不是二只。这没什么道理。至于三四还是五只，无所谓吧，太多了七只也不好，太突兀，显得有那么个说法似的。三次普普通通，可以。这里就不用头了，用只。一般单头的时候用头，多的时候还是用只。这都是些什么鸟习惯。我想这并没太多意思，趣味而已。“不止一只、三只 / 而是一大群鸟从天空 / 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这样一来。句子的形状成了5-4-3-5.5-8-9，这似乎不是一个喜欢的形状。它意味着跟的最后一句，可能是一个3、4字的短句。最近不太喜欢这样。那就动点手脚，在鸟

前面加个大，在天空前面再弄几个字。5-4-3-5.5-12-9，这样还行。要写的意思也写完了。意思平了点，可以在后头跟一句结束。议论一下，跳一点也是可以的。过去处理这种诗的时候，一般用个名字就完了，比如“美国”什么的。造成一种无厘头的感觉。但这套不能老玩。想点新的又不一定有那种运气。最后只有平平常常跟一句“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搞得好像有那么点发现感似的，以增加这首诗的合法性。整体下来，形状问题不是很大，能接受。理论上（不知道），为了具体起见，应该在最后一句前面加在某个地方，“在殿前村，”，“在虎山，”或者“1986年”之类的。但气息不对，读着不顺，也就算了。主要是“这在”连在一起读，我的这种嵯县普通话已经够别扭了。那就这样？那就这样。关二爷保佑，没有对不起谁。”其实不用看，我也知道，所谓写东西，无非是刻舟求剑。跟等候灰鸟是一样原理。只不过后者本身就代表莫须有亦或徒劳。星期六，长河垂钓：轻空，归。躺进水缸里，冒些烟雾仿佛也在烟雾中上下求索点什么。以用来概括已经度过且接着要度过的活着。（总是这样，只要闲着）拖泥带水它仿佛总在趋近于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上岸的鲫鱼。它不是一张纸牌，原先闷着，翻开后是方片3再翻开，还是。或从一个点（A）出发，遇见另一个点（还是A）就转向：它不会回到原始A点，但也不远。不是用路程或距离评估，那样就太粗糙了。总之它不是，不像。它如果是一张纸牌的感觉也是缓慢以绝对不被我看清的速度在翻开，这会儿它与地平面的角度还只有约为30度。而我的身体状况应该已是它的补角。诸如此类它无法描述、定义与哪怕用一句话说出（它怎么可能是

一个事件呢。它不是一种具体意义：比如伸出一根手指，单独看，它成了一根奇怪的手指）它只是一种生命体验且只被我捕获而。值得安慰的是每个人的体验都差不多。只要他愿意就这么在水缸里躺着，时不时的吐出一两个完整泡泡。尽管残暴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所拥有的专利——如同英国自身在爱尔兰的行为所展示的——但天主教西班牙帝国却是格外的残酷和专制，这种说法促使英国启用一种自由的语言来描述和诠释自己的帝国雄心。走着去两里路外的小卖部购烟，08:21分。经年特定阶层生活所形成的牢固废柴习性。遇见一些假坟及一根“禁止移动”警示水泥桩，天空阴且多云。穷人们都去哪儿了，土路上蓬蒿枯萎，空荡荡的。在平时去钓鱼经过时我没空也不会去注意这些杂质。这会儿已是十二月中旬。它的深入一层次意思是这会儿已是当地的冬季。在冬季也许意味着许多，但不会是值得拥有“这里毕竟还是亚洲秩序”那样的旧社会心情我不知道。重要的是在返回路上冒着这天的最新烟雾。戴着一顶钓鱼帽（而可借景抒发的感怀显然已所剩无几）。从一部展开的重型吊车边上绕过。它的重大、形制、钢铁材质似乎统一在象征着什么。以及什么。不用我活动脑子，身体能感受到。在庞大地级城市边缘，星期天。昨天，我的一个女朋友冷不丁在通讯软件上问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最近。她问。可能是我对她们疏忽或并不是刻意我只是嫌麻烦，自从有了妻子以后，我的女朋友一年一年的在减少。就那样，钓钓鱼什么的。仔细想了十分钟以上我遥遥远远回复她。不知道她收到没，她没再回复。仿佛一九八六年以后，我就不再年轻。在一个拐弯处的凸面镜前我停了

停(为什么)。那是一个接近天空弧度的塑料凸镜。理性告诉我们,镜内并没有东西,是纯粹的平面反射也没有镜内。长久望着自身的变形虚像让彼此恍惚。一,它伸出一根手指。一种昏头的呕吐感呼之欲出,只因为一路上吸得过大口。我得快些游回到屋子去,早上的天气还是有些冷。今天应该不会去钓鱼了,我这样想。不能一有空总去河边待着。总会有一些事情等着要去处理。一个大人,他应该是一个成年人。他有许多事情包括送张临去上机器人课什么的,包括是不是要理个头发、其它劳动诸如此类一个人总有一些持续性活着的任务。还有写作,他有些时候看见文字就恶心,想吐。他这是快要进入筑基了吗。总会有许多微型的、最终的劫难需要去渡过。他也不可能一一准备好了应对。没有那种经验,他兵来将挡车到山前,这是他的小学教师兼父亲曾跟他讲过的教诲,他还记得。他在返回路上想着这会儿是不是要跟他 facetime。他大概正空坐在浙江,在一个走廊上而头顶上的那个燕巢空着。他不会再有思考了,已经遗失了那种机能。在一九八六年,以及往后的若干年里,一到谷雨前后的天气,他便会带上鱼竿和我,我们一起急着去溪流中钓鱼。重复过滤一种记忆,使得这种记忆线索稳定难以消灭,钓鱼便是这样的往事。而且正好是。而不是我们在白虎山开荒种下桃树、在每天走去上学的乡村公路上远远等着一部熟悉的自行车到来或其它。唯独钓鱼成为了此中情结。这其中,除了情感教育,我想一定是还学到了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去深究。就好像要是下雪又会怎样(它的内容是什么)?是雪,它总有机会下。下了,它才成为下雪。尤其在这样一个十二月冬天,下

雪（它毕竟是这样一件无声无息的事物）不会来的太晚。或太突然。它在该下的时候不会停着。而下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下雪就是这样。下午，外头雪在下。一点不起眼的细雪。下在空茫茫实际中。我躺在床上，连窗帘都懒得去拉开。下雪（一九八六年，无底洞），其实无非也就这样。作为一个向下的动作，它只是更容易让人联想起穷人，以及其它遥远的事物。地主和日本鬼子都是恶棍混蛋。一个朝鲜小学生在课堂笔记上认真记下。教室外，一场大雪正在落下。她抬起头，目光失真，仿佛想起了什么？从一个近处的事实抵达另一个遥远事实，下雪无非其实就是这样。下雪，而不是雪。要是下雪，尼姑还会卷土重来吗。一般不会，我们发过誓的。虎呢，虎与下雪这个天然设定我们已不至数次提起，而现在终于下雪了。虎立在雪中，我以为。虎确实也立在雪中。但它为何仍旧如此单独。且重复。就好像虎只能单独（否则不成立）而重复（它已不仅仅是虎才会出现的问题）。雪在下，虎立着不动。或反之，虎始终不动，附近下起了下落不明的雪，小雪。无论我怎么叙述，它们都只能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事实而不能互为补充。仿佛悠久伟大的传统，让人着迷也难免不遗憾。但也不可惜。虎么，我终究已经历过它最好的时候。把它与下雪放在一起，无非是我单方面的随意强制。下雪呢？它们实在是自由的，也与我无关。雪在下，下雪实在无非也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其它。最多，如果可以，我还是愿意去水缸躺着，仿佛又能想起那只下雪天的鸟。那一定是灰鸟（它也是我的情结吗，是也不是。但一九八六年，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已足够遥远），它停在下雪的天空。仿佛当我想起

时，它就已经停在那儿。稳稳停着，（灰鸟是一只黑鸟，小巧、全身通黑）鸟爪收拢，鸟头也插入收拢的翅膀中。它附近，细乱的雪花根本不像正常雪花，没有一粒停落在鸟身上。可见它很好地保管住了它的火气。实心，也有一种莫名温暖。那是下雪带来的温暖，是好的。但也就在这种时候，我仍旧不敢去打开窗，与这位年轻的老朋友打声招呼。我个人还是愿意我们相遇是在结尾。一九八六年冬天，我还记得当地没有下雪，连风雨也极少（更别说大范围出家、木匠来到村子、鸬鹚出没与选举诸如此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显然不是什么巧合（因为也不重要）。两条裤子与海带，巧合吗。再譬如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而在没有鸟以前我们终究也没法理解私有制，既不巧合，也不重要。而从地板上捡起一个瓜子壳与充电、巴黎与捻这样的怪奇动物，它们已不是巧不巧合的问题，更多的是放弃。以前（在还年轻的时候）我以为写诗是为了毁灭诗（我当然骄傲），后来我放弃了这种观念。没有特别原因，只是不愿在一个想法里停留过久。就好像下雪，直觉告诉我，它一定是关于虎的，而绝非巧合。那么，下雪与尼姑呢。在一套业已固化的语法中，没有新的知识，它们带来的仍旧只是迷茫。仿佛这迷茫偶然但是充盈的，其实不是。我知道，当一个人带着尺子去动物园，她并不是想着去测量点什么。不是因为失落（这年头谁不是），感到饿或反社会，不是的。她只是需要那种她自己不清楚但仿佛可用以安慰的感觉。对一头抒情动物。而就连这一点，与她也是不重要的（她想过后果没有？）。佛说：放弃一切。他想干什么？首先要放弃的便是这个想法。于是乎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尽管去假设与独裁与马桶、南方与虎与经验。它们一律不会对谁造成什么损失与重伤，微波炉与文学严肃性。旧的世界被打破了，然后呢。反正新世界也没什么新的。进入后人类时代？这不是一个哲学混子在扯犊子还会是什么。靠的还是流量与香火，说到底。而不是在一根（它一定笔直）底线上闲逛。吹着呼哨，紧锁裤带，晃到哪儿是哪儿要的就是这种闲庭感觉，A说。而A她不会是一部拖拉机，一个医院。但A也不会没有出处，A必定有迹可循。还想着去台湾进修吗。照邻隔空问我，让我转问裴。在昨天下午那场细雪停下时，他在练习毛笔草书。乎法肯凯尔斯！我假装裴已回复我而我转发抄送给照邻。而裴已经远远消失，在这次写作中，在她的尼姑之路上一去不复返。不要给她们任何机会！也不要划燃她们赠送的火柴。这是最终的暗示。而“即使抱着鹅”与“望着一个硬回车键（或烹小鲜）”它们又有什么重点与原则上区别呢也是不会有的，在一言以蔽之旧社会。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先进得让人发昏。13:07分，剥开一个桔子。而在一九八六年，当我们走在去河边的路上，我们并不知道那里已经站着一个看水的女人。那会儿也是冬天。或跳水，我们并不清楚她的实际愿望。也不会去故意虚构说，她身旁还站着一头炫目超世翠鸟（小型个体，佛法僧目）。搞得跟印象派、超现实旧未来主义似的。那样就没意思了。十二月（它主要作为序列），而不是冬天、某种萧条气氛与其它。当我这样去理解时，这个隔壁村的女人也就明亮了起来。与她的对立面一起（与一个女人相对立的是什么东西？尼姑吗，过于传统或，一根导线、虎（怎么可能，不是）、共和制？不知

道，感觉接近但统统都差那么一点，仿若鸡肋）可随时弃之。在十二月冬天，怎么说呢。要是当真需要表态，我只能承认，敌人的敌人仍旧是个谜语。就好像虎，它只能作为谜面存在。虎，打一动物。能猜它的谜底也是虎吗（虽然也决不会是其它种属）。不能。就因虎绝不会与虎对立，它们不是彼此的破坏对象。这多少让人沮丧，仿佛一个左派兼东林党分子的无尽忧伤。（下午，也许我可以过江去照邻那儿喝个茶，顺道路过归元禅寺）我在想。沉思（相当于全面不动），也歇息。靠在一部足以毁天灭地的沙发上。让两条腿自然交叉，在茶几上搁浅着。永生（Eosin）牌的，它是。正对着这部电扇造型的小太阳取暖器，星期三。我预感会得到一点什么启示。只要长久保持住这种平坦与恍惚。特别是空间的间，它得是多宽的一道缝隙才算是间。它在这个屋子的客厅中大约表现为3乘以4乘以3米。足以在里面制造出一个海洋。正好淹没过我脖子且水位极为稳定，我这样假设。抛下写作又仿佛仍在写作中（否则这一切又是什么呢），遥遥远远睡去。稍后，我便站在了一块跳板的末端，上下四周皆空白一片。一、这是一个非梦。二、处于一个非写作空间。“东西带来了吗？”三、一个声音仿佛天籁询问道。我听见了并迅速记下。但那根本不是一个声音。鬼知道，我只能听见，而无法辨识。仿佛它说的是“东西带来了吗”仿佛又不是。记下后，我举起手。“万岁。”它接着从四面八方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嗯，万岁。记下便是，我想。它怎么说我就怎么记。我举起手。“跳。”它说。“什么？”我问。它一定是知道我听见了，没有说。是跳吗，我问。它没说。我只好跳了起来，离开跳板。以为会撞到云，但

没有。而要是我往下跳的话，实在又害怕。以为会跌落到无底洞。我在这两种跳法中犹豫不定。跳，一个声音（命令），一个动作（直觉是往下）。我愿意相信哪个呢。要是在实际写作中，再不济我也可以叹一口气。但那是在睡去，在一种非时空写作中，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举起手，举着，我已感受不到有任何的输入与蓄势待发。也不愿意（即便可以游戏化）重来。星期四，一个雨点停在空中，那就让它停着。一扇窗打开，打开后，天就黑了。但也让再打开，或重新打开变的不可能。一扇窗已完成它唯一的动作，它成了一扇打开的窗。而一个在十二月份全部消失的尼姑（她已明显堕落到历史最底部），并不能指望她穿越后又归来。这叫什么事儿，不符合规矩。包括用法。一个鸬鹚、穷人、一个插座，统一有它专属用法。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在当时旧社会。所以李清照的怨恨实在也是真情外露，是诚实的。同样，批林批孔也是。时光荏苒，时代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与气色（譬如一部电冰箱又能说明什么呢）。规矩始终是饿了就要吃饭。而土豆主粮化也无非是一道梦幻泡影。而猪肉的味道并不代表正义与平等，只是祖先遗传下来的选择性记忆。窗，打开着。一支佛法宣扬部队悄悄经过村庄，时间、位置、行动人物面孔都来的极其模糊。只知道天快要黑了，一群人抬着一只缸那么大的钵。他们（也夹杂着一两个女人）要去哪儿（他们从山背后来）？他们只是经过村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穿过窗往里看去，屋子里已经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灯火。一个人（其中一个抬钵的女人）突然大叫一声，倒下。其他人则迅速逃离现场。而窗没动，还是打开着。只不过屋里更黑了，黑得更深。

13:03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打开门, 下楼, 走去买两盒黑色中南海。走和去是同一个动作吗。有时是, 大部分时候不是。在街对面小区的一幢楼上(二楼), 一扇白色的窗打开着(窗帘也是)。这么冷的天气, 这种打开是否还具有意义。我没有往里看, 像个烟鬼那样急着奔赴去超市。一扇窗打开着。无论从窗外, 还是窗内去看去, 它还是打开着(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还是其它。钵掉落, 比如说倒扣在村口。这时, 从屋子里穿过窗户看出去(穿过那株大香樟树的零散树叶), 天已经黑了。这么快, 仿佛它一下子变黑(我们没找到原因)。那个女人同样倒在钵的旁边(仿佛一个久经考验的战士)。但这就对了吗, 坐在屋里一条凳子上的人想。她想伸出手去把窗关上, 但那口钵和那个女人实在来的突出以及重要。即使在黑乎乎的村口, 在那里的东西, 就在那里。这一点无法改变。不会因为一扇窗打开后, 天变黑。而重新关上, 天就不黑。这是不现实的, 也永远不会。但这就对了吗。是打开, 这一切得以出现(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女人会突然像狗那样叫起来, 不会。她只是在那里。趴着, 或在回忆或不在回忆, 都有可能)。也许是屋子里的人打开的, 也许不是, 是风。但一扇窗已经打开, 就必然会有打开后的后果。但这就对吗, 任意重复打开一扇窗: 有限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无限的真理。譬如在冬天玄谈庙, (我还能怎么说呢) 一个并不或只是不屑于存在的尼姑度过了她的平稳一天。只撞了一下钟, 但这就对了吗。但她也不会有大的错, 无非是缺乏信仰。她从来没有那种信的能力。但她总归还是不对。在一个怎么也不对的地方, 她不可能全对。也就一定错。那么, 一切都是她

的错。她这样想，就好像她以前也是这样总结，只是没意识到。她叹了一口气，缓缓爬向那只倒扣在村口的钵，不知道在爬什么。也就在这个时候，那扇窗突然关上（与它是怎么打开的无关，它突然）。且一关便是全关。天当然也是。窗突然全关后，天也突然全黑。全黑到不再能感受到任何事物，突然以至于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仿佛熄灭，但不是。熄灭没有那么突然。又仿佛沉默。更不对。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她不知道。（她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她是突然不知道的。我们也是（理论上）。这时（下午 16:28 分），我叹了口气，拉开窗帘，打开窗，望着窗外。那里是些什么？仿佛突然我不再知道。一个燕雀那样的黑东西（就是这么巧合）疾速飞过窗前，它飞过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它在飞什么，我更不知道。就连我一直知道的（就好像天空空荡）我也怀疑。这天空阴着，必然空荡或其它。我是怎么知道的。仔细想，我并不知道。或许我从来就没知道过（要错就全错）。我只是以为知道。就好像那也是知道（的一种）。是吗。我不知道（并不是由于厌烦）。是知道了，难道它就不再空荡了吗，天或天空。这会儿我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空荡：我怎么可能知道空荡呢，它无非只是一种生命感受。而绝不等同于知道。知道，是很难的（譬如：成为一个诗人也是，我已经忘了）。我知道这一点。也知道，许多事（事到如今，我已经知道太多，这些、那些，而有些我并不想知道）我不会知道（而正好有一些是我想知道的）。不是能力、缘分有限，是我实在迷恋于一种怪异整体的徒劳气氛中，从一九八六年起。东西带来了吗？那个路过村子出家人问。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但我一直相信，

他是知道的。否则我们的相遇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也无处去知道。只知道，什么时候我知道了（也许突然，但一定是对的），我就一定会知道：阿弥陀佛，这与信不信无关：我信菩萨，但我并不知道菩萨：那凭的完全是运气。一竿，一河，一个人坐在岸边。仔细看，还是一根鱼竿、一条正在退水的河，一个黑点那么点小的人远远坐在岸边不动。我们只知道这些。也相信。河边一定有不小的风，从波浪来看。十二月冬天，一个人坐在河岸边的风中，看不出他的天然阶级属性、武术功底或远大抱负什么的。只知道两个小时过去了（约早上8点至上午10点），他还没钓上一个鱼。他还坐着，是他还愿意坐在那儿，我们猜测。并相信这种猜测。这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只有一件事情过去了，他才会觉得难以理解）。早上（风大于阳光），一个人想去河边钓鱼。他去了。这是他昨晚入睡前就已经想好了的。要是风不是太大，他就去。他这么想。这早上，北风在四五级的样子。他还是去钓鱼了。这很好理解。他想到了要去钓鱼，那就应该去钓鱼。去完成这么一个动作。他也相信能钓上一些鱼。但也只是相信，并不确定。他平常也是这样，钓鱼靠的更多是运气。他理解这一点，钓鱼这件事。也不喝水，他一个人坐在河边。这么冷的劲风，那点稀薄的阳光随随便便就被吹散了。他都没想起喝水这回事。他想，再等会儿也许就会有鱼聚过来。他起竿，重新拉上饵料，抛入流水中。架好竿（只让竿稍露在水面上方一小段距离），在钓箱坐下。他感觉（这种事只能凭感觉，他不可能知道）这回指定又是空竿。在抛线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但钓鱼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没什么可奇怪的。很容易理解。完成钓鱼这一个动作，而不是非得挂上一条：那个鱼得有多倒霉。他理解这些。没什么的，他想。就这么一竿接着一竿空牢牢抛进水里，最后连一根鱼毛都没钓上来，他能理解。他相信自己是理解了（就事论事，根本不需要通过其它事情去比较）。对钓鱼这样一件事，他已经钓过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他都能完全理解。有些不理解，是在钓完以后，在回去的路上，他有时会想想，难道这就是钓鱼吗。特别是大多数在没钓到鱼的时候，在这么冷的天气。他有些不理解。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即便不理解也他不会觉得多奇怪。一个人想着去钓鱼，他去了。钓完后，他一个人回来。他提前完成了这一个动作。他发誓再也不去钓鱼了，有时他会这样发誓。他多少能理解这种感觉。他也知道，指不定明天他还会去河边钓上一会。谁知道呢。钓鱼就是这样。不是一件一件可以分别开的事情，不是每次钓鱼的总和。他这么理解。他总觉得钓鱼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没过去。即便他已经钓过那么多次。而有些时候就是一根竿、一条浅浅的河流、一个人傻乎乎坐在岸边吸收风。也不知道（也不相信）水里还有没有鱼。他都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还不回去，还像个反生命的变态神仙那样杵在那儿。但他不会这么去想，那会儿他正在钓鱼。而我们，别去理他就是。次日，风和日丽，得两板鲫。近中午，归。为什么是旧社会？旧在哪儿。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旧社会与虎。甚至与冰箱（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在旧社会十二月冬天，当时的关公在做什么。假设也是在一个星期天。我似乎已经忘了。仿佛与它不再有交集。仿佛从没到过那儿（：那儿，旧社会）。仿佛那确乎是一

个存在的地方，在心里面。在没有鸟以前，也是。只是我确乎到过吗（我们说过，达到是不可能的），仿佛是。但一定没有留下证据。或似有似无的踪迹，我也无处去寻。下午，一个明显来自旧社会的人站在门口，抱着鹅。她却欺骗我说，不是的，她实在是来自淮安。妈的，这又有鸟的区别。问我借碗水喝，我也没给她。我同样没有感受到她的情感。转而举起手，单手举进空中举着也是。仿佛旧社会已远远离去，消失。怎么可能呢。在昨天以前，它还明显就在那儿。忽而我又去问照邻，还在旧社会活动吗，我问。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说，并补充说：没事儿吧你，旧社会只是一个词汇。你的意识形态忒落后，他提醒道。我突然有些担忧。要是旧社会不成立，那么这一切（这些、那些）同样也不成立。当然，在旧社会与在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东西，它们方位不同。也不在一个隐喻级别。印象中，旧社会至少阳光明亮，天空清澈而空荡，仿佛最好的秋天。尼姑与道士们经常性昏倒，相互狂发短信。而鹅或鸬鹚统一集体倒插在路边，这已是旧社会的标志。所以，为什么是旧社会。这就是。旧社会也不是旧。诸如新世纪并不新之类。旧，它的本意是指一种鸟。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那么，在旧社会仿佛就成了在这样一种地方：那儿鸟群泛滥，语言腐败，历史几乎没有。也就不会有正确的情感。同理，即便下雪，旧社会的雪无非也只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而不再是一种解放工具。试想一下，在旧社会下雪的天空下，一个人（除非她是一个黑人）提着一部灯（不是灯笼，也不是神灯），她的绝对理由又是什么？要知道，她的穿是一条埃及棉花牛仔裤！由此可见，旧社会也是一种省略，与不说。至少不能多说。但凡

任何事，说多了与反复说，就会变得不了了之。随处可见的谎言如此，旧社会（虽然万恶，但总归可以接受不是吗）亦是。下午 13:45 分，妻子走过来说，要不要出去走走，透个气。去哪儿，我望着她发亮的脑壳说。她没说话，自己出门去了。提着那部唯一的灯笼，攻守兼备。不管怎样，言而总之（去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旧社会仍是浪漫的。到了十二月冬天下旬，这次写作几乎就要抵达结尾。仿佛离别，对于长久以来照顾我的这一切，风、雨、虎、阳光、寺庙、尼姑或在河边诸如此类在心里头生出怀念来也就在所难免。回头看去，它们（小说处理的无非是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经验与恐惧）仍在那儿，在原先的位置且不可动摇。且只有我能获取它们的意义。在阳光下翻开一只手掌，还没等它完全翻开，我便停下这个动作。不是我不耐烦。这就像送一头鸟去淮安，还没走到一半，我就不想送了（而鸟总归是鸟，停在半空不动。而那会儿必定又是在秋天）。只因它们有共同的情感特征，而我又是一个如此被动的人，也就最终接受了它们。一九八六年，我站在窗前，望着空荡天空中的一点杂质。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它都不应该。但它就在那儿。它是什么？并不像普通的事物。它也不可能不是什么，既然我已经看见。当时（一九八六年，我还没学会抒情）我不可能知道。后来这类杂质积累越多，我也就是认识了。不说多细致，至少也能划分出大致类别。这其中，鸟一定是先来的。它最为成熟。它的形态与动作，还是关于鸟的想象（在没有鸟以前），我们注定相遇。（但这就对吗）。无论燕雀，还是精确到一头中午阳光下的翠鸟，我同样注入了好的情感：在写作中，我视它

为一种结构。虎呢？虎当然是后来的。与下雪一样，我只是等待。包括它们的可能性，等着便是。不管它们来与不来，以及怎么来（比如突然。比如同时来，那又会怎样？），我都能得到安慰。尤其在这种冬季，兵荒马乱的，它们的出现概率往往大于其它。好在这些年来，我已习惯。又有什么不是呢，我老早已习惯用一部打不着的火机点起一个火焰并燎原。是惯性在排除各种可能。在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仿佛也只能这样。而在更大的前提下（这也是我们唯一需要思考的），我们都不会成为终极尼姑或真人。哪怕只是趋近，也是莫须不会有的。至于鹅，那纯粹是一场意外。鹅是杂质中的杂质。还不如一个兔子或有气无力的异形。或一个朴素的电子，都比它来的偷工减料。鹅的优势是，没记错的话，它仅存在于预言中。而就连这点（鹅很难做到无限）我也就逐渐也对它们颇有一些窝火起来。特别最近几次去垂钓的小路上，总遇见那两匹灰鹅，跟没开化似的，它们明显是家禽。它们甚至还是鹅的对立面。这让人烦躁极了。我的态度是什么？对于鹅，恐怕得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呼喊：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退让啦。我停下，在脑壳里盘旋想了会儿，没有理她。就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回头，所有事情就会变得泛滥而没完没了。必要的克制就是我对鹅的态度。冬至，鹅眼见着气血喷张，准备大煞四方。一般这种情况下（革命过时，但也不是闹着玩儿），我都是躲得远远的。隐匿于竹林（这实在已是理想情况）或干脆躲去下雪的虎山（去的人没一个回来的），远离历史现场。只是这仍旧对吗？我想，鹅用以大写，终于是一种无奈。鹅发音短促，非雁非鸟又极其任性。

即便在它脖子上打结，它也不可能真的走向共和，或更高级文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因果还是其它理论计算，鹅都只能是一场意外下的言不由衷。其它诸如鸬鹚与尼姑，大方向没有问题。但说到底谁又能照顾（认识）谁呢，也就抛入广阔天地自生自灭去罢。无非只能这样。十二月，又是在重复的冬天，我一定是感受到了某种宿命。（明天只吃一顿饭）否则，我不会看着射进屋子的那些阳光，长久看着，又始终不知道在空看什么。仿佛我也是连续的。而不是仅以文学感的方式存在：世道就是这么变糟糕的。再往里添点禅宗、女权、时髦量子佛学什么的杂碎就齐活了。一九八六年，一个寒风中的疯子。当我模仿起他说话的方式时，我感到无稽。而当我去学习整天在堂前念佛的二妈的念念碎，也许是我造诣不够深入，也没觉得有多开阔。但他们是大师。他们至少制造出一种特殊且似乎切实可行的世道，在心里面。我羡慕他们，但终究不可得。正是出于这个诸多动机中的其中之一，我开始大写的写作。这是要写到《自按》了吗，也未尝不可。一个人想去写一部长篇（他想成为一个作家），对于他说一段漫长叙述。他就去写了。这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唯一需要处理的问题：什么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一个动作。写与作，合在一起都是。他这样去理解。一件他一个人就可以搞得定的事情。那么，什么是写作呢？早上，一个人坐在窗前或一个半露天的阳台上，从正在拖地的妻子的视角看去，这一个人正在写作。即便他只是在电脑银幕前枯坐着不动，也不饮水。她（她早就已经习惯了）能听见他轻轻叹着气。就好像叹气也是写作的一种途径。她没去打搅她。打扫完屋子，她出门去了。从早上到上午，

一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写作。这是一把舒服的棕皮靠椅。是一个舒服的木匠才可能制造出来的椅子。他有时（仿佛一个超低智力老派狒狒那样）让身体仰躺在椅子上，两只脚交叉，高搁在书桌上。他在想，写作。或大部分时候他什么都没想，脑壳放空。但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一眼就看到不远处同样空荡的天空。这个上午，没并别的活着以外的杂事，他需要写作。或者去河边垂钓也行，其实，但没有。他正写作呢，他想。多年（至少有二十年）以来，写作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必选动作。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木匠了，去爬上关公的膝盖四处瞭望。他认识到这些。还认识到早上到现在，一个字都还没写下呢。他需要实际的写作，而不是空写。空写也算写作吗？这是个哲学问题。他对此向来比较消极。他也不着急。不是写不出，他可以随意写下几千字不停。他以前就是这样，一坐下来就可以写。写到哪儿便是哪儿，他也不在意。只要身边有足够香烟、音乐，当然有阳光就更好了。他这会儿不这样写。也没特别原因，只是不愿意。写作而已，他想。就好像他已经完全清楚、明白写作是怎么回事儿（包括诗、小说，它们必定趋向随意化，除非一个人想通过故事去说出一点什么道理），他想。什么是写作，仿佛对他已不是一个问题。二、一个鸟从不知道的地方飞来，落在树上。这是一个常见的简单事实。却也是一句复杂的叙述。人类用了数万年才得以说出它。说出后，他们也就成为了当时的人。只是他们从这一句话中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除了离开事实越来越远。以上，是为按。十二月近末，圣诞快乐！以及新年。望着妻子的背面，此刻离我最近的事物。冬天的妻子烟量大增，头发枯燥，坐在窗前阳光里无聊狂发短信。仿佛两者（冒烟与通讯）皆可取暖。正因她是妻子，我

可以任意忽略她，视线越过她脑壳，望向窗外（那儿运动还在扩大化吗，河岸边的张生是不是还在反复点燃那堆潮湿的篝火。我已经很久（入冬以后）不想去了解这些了）。我在写作。在等她出门，暂时离开这个地方。上午，星期四，她也许会有出门计划。也许继续会像一个守庙尼姑，随着时光缓慢流淌。但都是她的事、内政亦或度日方法，她也用不着我去支持。即便在情感上。嗑瓜子壳吗，我问她。也不是在问。明白，她敏感，立即反应道，我这就出门。约一分钟后，她出门去了，带着少许怨恨（一、对庸常生活。二、毕竟还没达到怒火的地步）。我能感觉到。就这样，把事情（全部：已发生与忧虑中的）捋上个两三遍，我正式开始接上这一天的写作。一个鸟，从不知道的什么地方飞来，飞落在一株树木上。当时，一个人正准备穿过铁轨，走去树下吸会儿烟。她看见了。她没动，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停着想想了想，终于什么都没想起。怎么办？因为鸟的缘故，她伫立在原地（偶尔仰天怪叫两声），直到第二天下午（已经是一个星期五），她才想起冒出水面时，肩上并没有挂着海带。这样写是不行的。主题过于宽泛而核心思想空穴。我不得已只有删除它。但又能删除什么呢。写下后，它已经在那儿。况且这鸟也老实，始终没飞开，陪她一起耗着。这种事件发生形式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并不常见，也就必定有它特别的含义且文学。莫非这鸟是一种象征或者暗示，也不像。鸟么，即便它是一个塑料袋也行。其次即便鸟飞走，也不会改变这一个人的动作。这是肯定的。这一个人也不是尼姑或其它。她普遍，顶多无非是那种有点抑郁倾向，想去附近看一下火车的那种妇女。绵羊与捕快，

在走去的路她想起。她容易分析,但没大的必要。她只是整个离奇事件的起因。也不是,那鸟也算(但次要)。假设她是 A, 而鸟是 B。那么这个事件便是 A 与 B 相遇,相遇后,A (也许是因为 B 的作用)不动。B 也是。但并不是因为 A。B 有 B 的目的,我们不关心。这里, B 的重要性一直要小于 A。因为 A 更容易被理解(或原谅,在写作中)。这是发生在旧社会的事吗,不是!可想而知,这件事的任意性表明它独立且超越时空。就是说,如果它有意义(被动),也是人所认为的。它是一个事件,一个事实,仅此。而对于事实(哪怕现实:在奴气弥漫的土地上。大概意思,出自微信朋友圈语),我们总是无能为力。中午后, 12:59 分,阳光照射在一个事实上。没有色彩、情感,结构松垮,不知所终。仿佛它是怎么开始的,就怎么结束。或根本也不存在什么始终(在语言中又有什么始终)。我感到一阵气闷,便脱先,在“杯子虫子飞进杯子,一只杯子飞虫一只虫子,飞进一个飞杯,虫子,一个杯子,飞进虫子一个杯子,飞。一杯虫子,杯子一杯飞,虫子与杯子,一杯飞,虫子飞进杯子,杯子飞进虫子,飞虫,一杯虫,虫飞,一个杯子,进,飞进,杯子与杯子,虫子牌的,一个杯子。虫子飞进杯子,虫子牌的。飞虫牌杯子一只,一只虫杯,始终。杯子始终是虫子、飞虫牌的。飞进杯子虫子,是飞虫牌的。杯子飞进虫子它是飞虫牌的。飞杯牌,虫子。谁知道呢,虫子或杯子,始终有谁知道呢。有什么始终呢虫子或杯子。或虫子飞进杯子或不飞进,虫子始终还是飞虫牌的。杯子也是。一只虫子飞进杯子,始终是飞虫牌杯子它是。一只虫子就这样被飞虫或虫子牌了,始终。谁知道呢,杯子与虫子。甚

至虫子与杯子。不知道。始终虫子与杯子，是这个那个牌的，虫子。诸如此类杯子，或虫子。始终就是这样。杯子飞进虫子，除非虫子不小心飞进杯子，都是这样。不论它们是什么牌的，杯子还是虫子。飞！一只杯子，或一只虫子，飞罢。杯或虫或杯子。只能飞。只能这样，飞，虫杯一起飞。飞进，或只是飞进杯子（或虫子）都行。反正无非就是这样杯子。一杯虫子飞进，虫子、杯。一杯虫子也飞不进虫子。飞进与虫子与杯子等等诸如此类。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飞，虫子与杯。不可能不是虫子与杯子不是吗不是。飞，一个动作。飞不是杯子。杯子静物，虫子飞进杯子也是。始终都是。杯子虫子与飞，始终是。诸如此类始终是，杯子或哪怕虫子始终怎么可能不是呢虫子，或杯子。是虫子，也是杯子。杯子只能飞进虫子，而虫子也只能且始终飞进杯子。或虫子，都行。不是吗，虫子。一只虫子与一只杯子。谁知道。杯子仍是杯子。不是杯子是虫子。是杯子。杯子的杯！而虫子只能是虫子的虫诸如此类都是一样的。虫子飞进一只杯子，虫子。一起飞杯，虫子。杯子虫子一起飞杯。飞虫。杯子虫子飞虫，一只杯子飞进杯子后飞虫等等诸如此类哪有什么始终呢在虫子看来杯子，此类诸如一只杯子飞进虫子”咒语中昏睡去，运行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黑且虚空中，再想要用火柴燃起一个火焰已不可能。但它仍旧是重复：对重复的重复。一种冲浪运动、自由涌动或其它，而不可静止。我能感觉到。或我仅剩余这类感觉而非身体什么的，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没有帆，倒闷在浅滩。一个人（黑人）磕着瓜子壳，似乎在巡视他的河岸。两根光线从他的目孔中射出，笔直、红亮，

在淡黑中扫描一切。他的第三只眼关着。瓜子壳扔得到处都是。他有时停下，身体像发抖似的突然扭曲舞蹈。两根光线划出光滑且充满弧度感的平面。或追上去，一头撞在一株倒拖柳树的根部，我们完全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 5:2）。当黑关上后，我才彻底进入无知。星期五，端着一个杯子，走去厨房烧水。星期五，单边霸权主义与雾霾什么的。在星期五河边，还有一些鱼儿等着被垂钓。星期五，在托尔斯港，早晨。走出信佛旅馆，往北走就是索尔街。一辆桔黄色的铲雪车停在街边，司机靠在驾座上，他睡着了。车载音响调得很低，听不清在放什么。在早些时候，铲雪车已清理出路面，现在的整条街看上去是好的，空气也是。走在空气里，是那种走进空气里的感觉，走会儿就腻了。这条街大概就这样，再走几步，拐个弯，那里是一条直通港口的小路，路口。一条更细的小路，通往积雪覆盖的山坡。港口唯一的教堂，再显眼不过，就在坡上。今天是星期五，没有人去祷告，再说在这种可能好的天气，谁还愿意来港口呢。A 沿着小路走去教堂，她本来想去灯塔。但当她爬上教堂的红色尖顶往远处张望时，她相信了，刚才她的决定是对的。尼姑与彼尼姑。在一些不需要下雪的地方，雪正安史之乱般飘荡在空中，在一个星期五（或十二月末尾）。同样，一头熟悉的鸟稳稳停在空中，（不管是不是星期五）从地上往天空看，它仍旧老派、始终忠诚也绝对纯洁。只要它出现：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我的到来（朋友，把怪物置顶在首页！），我还有什么可担忧（与埋

怨)的呢。晚清与旧社会统统已一去不复还。而要面向的对象,也因为意志实在消沉而自我解散了。因此(因此)。历史会重演,是吗。这会儿我似乎又没那么肯定。历史与马克思,以及与恐龙。以及妈的,回光返照现象的原理又是什么。世道太感性总归不是什么好事。丢一个一块硬币,前两次都没丢好。后头几次也没丢坏,一律都是字面朝上。再譬如,大中午,一个人停在跑道上缓慢蒸发(我们无法观察到,但知道)。问她这么搞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她也不说。只是孤单单(像一头鸟头朝下的鸟儿)站在一旁念大悲咒。也不知道她在反对(拥护是不可能拥护的)什么:都十二月末尾了,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大势已去,没有。而在稍后,当我重新去审视眼跟前的这一道墙缝,仍就一无所获。大概是我的运气已经用完了。如同一匹马混入马群,爆炸后,马群四处逃散开去。连一根毛都没留下。这中午,冬天阳光很好。我想起要去听一下国际歌,也就去听了。有时也停在卧室的门框下,勉强端着一只杯子。这一切就这样瓦解了吗?仿佛也是好的。这一切又是什么(全部),在这里。想到这里,一时间我竟不知所以。没有知识链接,不饿,也没有要去想念谁(可以肯定,一头鸟停在空中就是这种情况)。我早就应该去掌握这种感觉,但没有。一九八六年已远远过去了,我又抓着它不放做什么呢。一个丈夫从雾气中走来,迎着他的后代。我也还是不要以虎的审美去审视他,他不需要那种(被)感觉。就让他顺着一个方向,一路处在无尽的悟中。也是好的。更别说,一头斜着倒插在路上的鹅或鹤,我有那么恶毒吗。至少也非常恶意。当我火气充足时,我的攻击基本不分目标

任意展开（我甚至想过，实在不行就把玄谈庙也一烧了之，岂不落得个干净）。再再譬如，一株树木立在路边，那是它原本就立在那儿。而不是其它（凑数）。很久没有那种一键卸载的感觉。此刻，阳光很好，我仿佛良心有所发现。茱迪与她的马匹向前走了十米后，实际又向前走了一段。十二月末尾，院子里的枇杷树开花了。它是提前开的花吗，是季节决定一株枇杷树木开花。而不是意外（那是我的感受：意外，但并没有感觉不正常）。在并非不正常的十二月末的末尾。当我去感受风，我更多是在观察风吹动一株雏菊。它也开放了，白的碎花连同茎叶一起摇晃。转而，当我去思想一个尼姑，脑子却是空荡的。对尼姑的印象已大不如从前，不记得了。当我无缘无故去打开一只抽屉（为什么），又关上，我也不记得。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空坐着冒会儿烟。我不记得这是否还是一种革命手段，有效果的。我能感觉到，就这种时候，即便给我虎（的形象），它也不会起到大的作用。不要给我！新一轮的冷空气在两天后才会到来，吸尘器（海尔牌的）丢在墙角。它的手把已经在生锈了。我从没写到过这种扫地工具。吸尘器也是身体的延展，通电即可。院子里还有其它不少野生花草，没有一样我可以叫出名称。不是雏菊就是。不是不记得。一九八六年，我统称它们为兔草。我的任务是去野外割足两竹篮的草，用来喂三十头以上的长毛兔。冬天，饥饿的兔子非常残暴。它们有时会去隔壁屋舍咬食对方。有一次我把一个雏猫头鹰（它的弯喙还有点软）跟一个成年白兔关在一起，培养感情。也许是物种的差异，它们彼此感到恐慌。当时的世界并没那么美好。当我要叙述全部，当然就会包括童年。

事物在童年时代总少不了痛苦无知与暴力。在前苏联的童年或更广泛人类初级阶段。在或封神世纪等等诸如此类,世界(非佛法范畴)是在变好吗,是不是在变得更清晰。这取决于谁在看。以及说到底还是看法。而看法正好又是不重要的,一株枇杷树。每一次我只能有一种看法。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谈论过多次。我也不认为譬如对一株枇杷树那样的东西能分批次谈尽。其二、尽管通过对随便一个事物的谈论,可以产生无穷尽信息,但它仍在全部以内,没有溢出的可能。这就是我可以在一部书中去谈论全部的基本根据。当我谈论到像一个兔子、一个干净的杯子,还是一个百事可乐,我就等于在谈论一切且自我批评。而我正好又擅长这个,正如裴有一次(我在河边捧着饭碗吃中午饭,她端着一个洗衣盆,嘴角吐着泡沫)假惺惺跟我说了句实话:我是如来佛派来的混世魔王。仿佛天机透露,她当时的表情相当之神经。这些,我还记得,依稀。枇杷,一株树木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怪名称(我不打算对这部长篇做勘误、补遗及其他工作)。难怪我看着它,脑子就发晕。这天是耶稣基督降临到人间第二千零二十个十二月的倒数第二天。一个人在他的阳台上走过来走过去,说着一一些僭妄的话,自己对自己。除了刹不住话头,他却也没有感到有罪。一九八六年,以及在往后的日子,牢牢端住一只饭碗。这是什么意思?钵的原理又是什么。它们可以被讨论(写作)吗,并不能。这是一只手,它规矩、老实。在我不对它施加指令以前,它不动。一九八六年,抓住一只温暖的手,两只中的一只,两只手彼此抓住。只是这可能吗,这也是不可能被讨论的。我还在讨论它,无非是我总想着去否定这些、那

些的这一切。它们或不对，或让人整体感到悲哀。身体排斥而我总归缺乏分裂的能力。我的那部两里路长的云梯还没拿去开光呢。平时我也懒得折腾它，对高度的需求愈发寡淡。怎么说呢，我这会儿就坐在厨房在一个BRITA牌烧水壶旁边，随手按一下键就可以取到水。而不会去遥想埃塞俄比亚、脱欧、静静的土星环什么的，理论上也照顾不到它们。都是一些杂质环绕，它们。而我是中心，这一点（我试了，试着释放出胸中的那匹鸽子。猜怎么着？它只是一个精神幻觉，特乌有）绝不会改变。而在二月到十月，它正好是一个穿长衫的书生在河边升起篝火时的怆然。他是没戏的（连失业救济金的申请流程都没搞明白），意识太过落后。一般来说，用（）括起来的才是本文的重点。重要性仅次于标点。也可以剥一个桔子吃，要是感到真气实在恬淡，在这个十二月最末尾难得见到的好光线里。光，一种尽管可以去大而化之的东西。光到达的时候，事物也正好达到。光总是在持续达到。也就是说，光是唯一的原创。历史上，一个人只能用掉部分的光。一九八六年，村口出现一个东阳来的道士，骑着一匹冒汗麒麟，后脑壳泛着淡淡的紫色光芒。乏善可陈，他们这一路都是统一套路，毫无神秘可言。什么是光？无非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而写作。写作如果作是名词，那么写的指向就特别明确。但写出来的作品，总会丢失或者干脆说掩盖许多写的事实。它包括写途中的停歇、脑子对一个事件的疑惑和最终确认的过程，以及点燃一支烟什么的诸如此类情境。这是遗憾吗？看跟什么比。（要是写和作是同一个动作（在词源上，它们确实又有大的区别：写和作和写作，它们最好是三个不同的动作。那么），

写作和作品的因果关系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写作出来的东西（副产品）可以放弃某种不必要的强调（什么意思？）。这些没什么可扯的。下午，一个人坐在窗边写作。写了一下午。写什么？写诗。不是，他并不关心这些。他写了一首诗（短东西），还是稍长，几千字什么的，这是他整个下午的活动。这个活动几乎静止，不需要身体运动。最多拿起一把火机，点支烟，要不去厨房冲杯水，接着回来坐着。一个下午过去了。他在这个下午是一个写作的人。在到目前为止一生中的一个下午。他以前也经历很多个这样类似的上、下午。它们有可能生产出一点东西，有可能一无所获。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制造了一点东西，有时运气不好，写什么都删了（不一定在文字上）。但他还是度过了一个完全的写作的下午：这可不是生活。生活是去看个电影、谈个爱情、坐在无限星空下发呆、一把牌闷着，闷到底之类的。这就是写作。而且除他之外，只有上帝（他当然对这些鸟事没什么兴趣了）知道。比如：《洗碗》。在君主制时兴的年代，在佛陀感到可渴的时候，在岛屿无聊的沉没中，在消防车到达现场和没有鸟之前，在一朵花枯萎的初级阶段，在骄阳五月，在弹壳退出枪膛的刹那，甚至在一行过分修饰的诗句被删除后，甚至在3个孩子丢失的前一天，甚至在大批兔子来到河边时起了雾，甚至在风吹起无数树叶的中途，甚至在一盏关着的灯反复被打开关闭的表达中，甚至在去动物园看马匹的路上一个人忘了带上尺子，甚至单独的一头蝠鲼潜入海底在周六上午11:59分，甚至在逃离阶级矛盾和没有氮氧含量空无的外太空，甚至雨季来临在看不见的公龙四处游动的一九八六年，甚至在平原上一根豪华

的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甚至在（必须在）翻开一张方片3的无法捉摸的中午，甚至在得到安慰的一个独特雪花的边缘（一个人感受到了她的爱情），甚至在玄谈庙接近倒掉的想象里，甚至在一只手掌的正上方，甚至在一只自然的鹿长出嫩角的无常中，甚至在（这个我们不能说），甚至在清凉的无底洞，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关公磨刀的井边。

以及跋

487

阀门，在一个味同嚼蜡的中午吃一碗臊子扯面时你在关心词语的什么？连根拔起什么？为什么是连根拔起而不是醍醐灌顶。在建行ATM机上取些明早回江东的钞票纸（80%新版连号）。阳光很好，在路上走着，词语。太阳是一个具体词语，它至高无上。太大于大。太阳，一事物只需要一个词语。太阳是一百万件事物组成的一事物。太阳太和阳，日和红。一般来说，不可能不出现太阳这个词。它就在那儿。你知道电饭锅吗？你是否知道有清静（ 10^{-21} ）那样的数量单位。你知道驴和马交配的产物是骡。而童年通常意味着痛苦（幻想中的）。你永远在我斜对面：构成一种趣味。最近，你看到孔乙己在用鲁迅的方式捍卫鲁迅。事情就是这样。你从后长街打车回三角湖地铁站，中途，那个说本地话的司机突然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唱了起来：我是一颗石头。用高音。

并且对着红灯。你简直想不通伯牙当初为什么要摔琴，他究竟在留恋什么。你总归被地域性所局限：我们看见凌乱的能指，统一指向单一的所指。哪又是什么样的概念？词语，一旦出现，便成了语言动物的权力。按一下开关，灯便打开。再按，灯又关上。开和关那么近义。当黑暗被关上，光明打开。反之一样。黑暗中，一只袜子。黑暗中，一只袜子的什么（一，或初始状态）。黑暗中，一盏灯亮着。一只苹果部分在黑中，余下部分在灯下。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怀疑它。还没有这样的词语。也不是。跳是一种可识别的动作：快速升空后自由下落到地上。跳作为一个词语它稳定，中性和够用，没有被神秘化。就像一个人累了，就要睡觉。词语也一样。

不要相信任何感觉包括来自身体的，它们没科技感。也不要笃定一个倒、斜插在路中央的少年是疯的。事情还远远没到那份上：这是你的名言。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错的。在墙上刷满浆糊和我想除了浆糊也不见得还有其它不是偏颇。冥会儿想。前提是选好一个大势已去的时辰。被爱妄想症什么的，秋天。深入一切！以无人驾驶的形式。一条弯曲的河和虎和费解：大陆在默默移动。感觉到了吗，仿佛一个哺乳期的尼姑擦起一根诚实的火柴。那么虚弱。我翻了个身，在河面上。溅起一朵浪花。这年头，事情就是有这么颓且废。嘴上硬，但其实没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也不是他的错。但这就是内容。但你能说万有引力不是内容吗不能。需要站在更高的梯子上去观察。内容而不是感觉。不远处，一个人跳上虎，骑走了。在黄昏胜景中。这不是感觉（感觉并不可靠）。东西带上了吗，我朝她喊。下次，她

竖起一根手指头道。她和虎没回头。封建制真的已经过气了吗，我有点拿不准。总之，有总比没有来的简单。起雾时，我上了岸。但那只用了三、四年的卡西欧电子手表掉河里了。但愿下次哪个年轻的东林党能捡到它。也算不枉一场缘分。

（写于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使用汉语。）

感 谢：杜金柱

作者/装帧：张 羞

出 品：坏蛋继续出版 2021.01

